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大地腾龙

(F)

 **eBOOK**  
网络资源 学校版

## 第九章

中海却像一座山屹立不动，只用怨毒的眼神狠狠的死瞪着他。

“你不要太爷刚了你吧？小辈。”他叫着，已近至三丈了。

中海说话了，一字一吐直透耳鼓：“留下疤眼老三，你们可以逃命自去，龙某不想多杀人，冤有头债有主，龙某只找疤眼老三，不要迫龙某多开杀戒。”

几句话把沧海神蛟激得几乎发狂，一声怒啸，飞扑而上，咬牙切齿势如疯虎。

中海仍屹立不动，直待对方纵至两丈处，右手先动，左手随之。接着，飞刀一把把连珠似的飞出去，幻出一道道电虹，接二连三地破空飞射。恶贼的黄蜂刺已经发完，不需顾忌了。

“啊！”沧海神蛟狂叫，声震山谷，只躲开第一把飞刀，第二把便插在他的左腋下。

冲势太猛，半途受伤收不住势，他浑身一震，仍踉跄前冲。

远处锦毛虎站住了，突然扭头便走。

“飕飕飕！”第三至第五把飞刀，接连地插入沧海神蛟的身躯，左胸上方，右肋、小肱，飞刀的小木柄十分触目。

第六把飞刀仍在中海手中，两指头掂住刀尖，刀柄向前。比拟着已到了身前不足三尺的沧海神蛟但并未发出，两指一翻，飞刀调了头，刀尖转向前面了。相距太近，飞刀必须转向，但他并未再发，仅用刀指向对方胸口，冷然注视，身躯仍站在原地未动分毫。

“噗！”沧海神蛟的三角刺坠地，拖着重有千斤的双腿向前挪动，双手大张，眼珠子似欲突出框外，浑身在颤抖，抽搐，痉挛，用近乎窒息的声音叫：“小……小辈，你……你胜……胜了……”

声落，向中海猛扑。

中海向侧挪了一步，将手中的飞刀插入腰带中，伸手拔剑，向锦毛虎退走的方向走去。

沧海神蛟站立不牢，仆倒臭水坑的边沿，骨碌碌向下滚，“噗通”一声水响，臭水四溅。他像是一条泥鳅，把一坑臭水烂泥翻得四溅飞扬，已无人可认出那是水性超人的沧海神蛟了。

锦毛虎瘸着一条腿，一拐一拐的向前狂奔，他知道危机已迫在眉间，必须在中海杀了沧海神蛟之前逃开，不然性命难保。

中海根本不想找锦毛虎，他在找疤眼老三，到了先前与沧海神蛟交手之处找到了疤眼老三的足迹，疤眼老三用木棍代脚，一看便知。

急行半里地，前面是谷右方的山脚，疤眼老三撑着拐杖，一拐一拐地向山下奔去。稍前面，锦毛虎刚向山上奔去，快接近上面的参天古林。

中海强提余力，忍着浑身的痛楚，奋起狂追。

锦毛虎一拐一拐的向上爬，快接近古林边缘，扭头一看，中海已快到了，他心胆俱寒，低叫道：“老天爷保佑，让我逃生，我发誓今后再也不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了。”

老天爷果然保佑他，让他逃近了林缘，跌跌撞撞上两步退一步，已拉远至七八丈了。

中海也快筋疲力尽，一步步向上爬。

锦毛虎不得不感谢老天爷的照顾，看样子，中海如追上疤眼老三，必会耽误不少时光，只须给他些许时间爬上森林，老命便有救了。

正在沾沾自喜，突然发现山下有两个人影纵跃如飞而来，一青一绿相并而行，已接近至两里之内了。他看得见下面的人，下面的人也自然看得见向山上爬的人。

“这两个人是谁？是敌是友？”他自问。

然而，眼前的形势已无暇容他多想，下面中海就快追上疤眼老三啦！逃命要紧，即使是友，也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是及早脱身为妙。

他气喘吁吁，浑身大汗，拼命向上爬，近了，救命的树林似乎张开大慈大悲的手，等待他投入菩萨的怀中。

“得救了！”他喜悦地低叫，爬向绿林。

相距还有丈余，蓦地抬头一望，煞时手脚发酥，滑下了五六尺，他眼中泛起恐怖的神色，连呼吸也几乎停住了。

林缘一株巨树的横枝此时正蹲着一头长有六尺的金钱大豹，阴森森地瞪着他，做势下扑。他几乎可以数清豹口旁的钢须，似乎可以闻到它血盆大口中的腥味。

左侧不远处，树根下也伏着另一头大豹，正贴地向这儿爬行，钢毛耸起，铁爪徐张，徐徐前移。

如在平时，即时有十条大豹也吓不了他，这时却糟了，脚下受伤，精疲力尽，别说是两头大豹，一头山猫也足令他心惊胆跳。

他倒抽一口凉气，右手死抓住长剑，左手急忙去拔腰带上的小飞剑。岂知左手刚沾着小剑柄，发抖的身子支持不住体重，遽而向下滚去。

“哎呀！”他惊叫，手忙脚乱急抓茅草想稳住身子，愈乱愈糟！一连向下滚了好几滚。

“老大，抓住！”耳畔有人叫，有一条脱力的手将他的手勾住了。

他全力一抓，抓紧了伸来的手，仍滑了两尺许方行停住，原来是疤眼老三抓住了他，他反而在疤眼老三的下面了。

中海咬牙切齿地爬近了，厉叫道：“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锦毛虎心胆俱裂，突然扭身扔出一把小飞剑，拚命向上一窜，窜到疤眼老三的身左。这瞬间，他感到左小腿一麻，窜上时不打紧，停下来便感到一阵剧痛；伸手一摸，摸到一把飞刀，钉在腿肚上，斜向上插，贴骨透肉。

“哎哟！”他痛得脱口大叫，人向下滑。

中海向侧一挪，小剑落到山下去了，接着向上一窜，便接近锦毛虎的脚下方，一把便将锦毛虎的左脚筋扣住。

锦毛虎只滑下尺余，突然伸手抓了疤眼老三的腰带，剑指向疤眼老三的下阴，向中海叫：“不许动我，不然我宰了老三，你便问不出口供了。”

中海并未放手，突然嘿嘿长笑，笑完，切齿厉叫道：“天地间竟有你这种卑劣无耻的人，你简直丢尽了世人的脸面。”

锦毛虎不住喘息，大汗满头地道：“道州做案不关我的事，你不能找我算帐，你说冤有头债有主的，放了我，你可以问老三。”

中海冷笑道：“作案的人有四个，谁知道有没有你一份？”

“咱们五雄结义乃是六年前的事，以前咱们兄弟素不相识……”

“且慢分辩，等证实确实没有你时再分辩也未晚。”

“我发誓，与我无关，放我走！”锦毛虎魂飞魄散地叫。

疤眼老三抓住机会，一脚疾飞，踢掉了锦毛虎的剑，冷笑道：“呸！怕死鬼，太爷只道你英雄过人，敢作敢为肝胆相照，原来却是这种货色；滚你娘的蛋！逃命去吧！没有你的事，太爷一人做事一人当。”向中海冷冷地道：“阁下，你要问就问吧！太爷知无不言。”

锦毛虎向侧爬，爬了七八尺，软弱地爬伏在草丛中，伸出颤抖着的手去摸左小腿肚上的飞刀，手忙脚乱地取出金创药敷上，撕掉裤角吃力地里伤。

中海首先摘掉疤眼老三的剑，拉断他盛有五芒珠的百宝囊，咬牙切齿问道：“谁指使你做案的？”

说！”

“我已告诉过你，不知道。”疤眼老三顽强地答。

中海手起剑落，“喀”一声刺穿疤眼老三的右大腿，钉在地上，大吼道：“你再说不知道，龙某要刮你一千刀。”声落，拔出一把飞刀，抵在疤眼老三的疤眼角上。

疤眼老三痛得浑身抖动，居然没叫出声来，龇牙裂嘴叫：“我的确不知道，刮了我也是枉然。别人给我一百两黄金，叫我去杀人，连要杀的是谁我也摸不清，只记得地名是三山集而已。咱们干这一行的人忌讳甚多，照例是概不过问其他的事，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决不过问。”

“那么，谁给你一百两黄金？难道你也不知道？”

“那……那是……是……我不能说。”

中海劈胸一把将他抓起，摇晃着厉叫：“说！说！你犯不着替人挡灾，让真凶逍遥自在。”

疤眼老三感到骨架快被摇散了，叫道：“是虎牙追魂牟子秋，他给我一百两黄金，叫我随他去杀人。”

中海心中一震，他记起冯略的管家霍远说过，主人冯略有一个远亲叫虎爪追魂牟子秋，在江湖上混得不错，无所不为，是个江湖恶贼。

“另两个呢？”他再问。

“我不知道，只知是两个花甲年纪的人，两个都用剑。据我所知，牟子秋也是请来下手的人，四人中只有一个人出钱的人商谈，找一个人做帮手，再由帮手请牟子秋，牟子秋又请我，我是最后一个参与的人，除了知道请我的人是谁外，旁的便一无所知了。”

疤眼老三倒也干脆，一一说了。

中海心中暗懔，暗中主使的人显然经过了周详的计画，以单线收买凶手，如果经手的人死了，任谁也找不到主使的人了。

“牟子秋目下何在？”中海再问。

“我也不知道，咱们这六年来早已不通音讯。”

“谁定下的分主意？”

“当然是出钱的人，只为了避免惊动官府。”

“哼！你们好毒的心肠，分了还要放火……”

“冤枉，放火另有其人。咱们四个人先由一个老家伙使用迷魂毒烟将人熏倒，据说苦主是个手脚极为高明的入，所以用迷烟，然后由牟子秋用虎爪分，遗下虎毛故布疑阵，不许顺手牵羊掳走钱财物品，以便嫁祸猛虎脱去干连，事后，咱们四人各自东西，从未谋面，那晚我根本没有动手，迷烟已将人迷昏，只牟子秋用虎爪分，另两个家伙大概也仅砍了一两剑而已。”

“你还知道什么？”中海问。

“知道个屁！杀一个村夫，只须五两银子就有人干，杀一个不太有名的武林人，代价也不过是五十两，我杀一个没无闻的人，便得了一百两，我还用再知道些什么自找麻烦么？我什么也不去打听便到衡州府快活去了，远走高飞尽量少管闲事，想不到七年后仍被你找到，算我倒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太爷认了命，你下手吧！傍我个痛快，你去找牟子秋，他可以指示你一条明路，但我警告你，他朋友甚多，千万别枉送性命。

“另两个老家伙的长像如何？你说来听听。”

“没有用，咱们是在晚间村外会合的，黑暗中谁也不会留神去打量对方，找线索只有从牟子秋身上追，别无他途。

蓦地，下面有人大叫道：“龙老弟，抬头！”

中海一惊，抬头一看，茅草簌簌而动，两头金钱豹已飞扑而下。

他吃了一惊，想不到大豹会反常地从上坡住下冲，大概是饿急了。

他找出刺在疤眼老三大腿上的剑，喝道：“快走！逃命去吧！”

声落，大豹到了。

不远处，刚包里好伤处的锦毛虎惨叫一声，与另一头大豹缠成一团，一人一豹向下滚，大豹的吼叫声令人毛发直立，动魄惊心。

下面的人又叫了：“向旁闪，攻腰。”

中海出身于狩猎世家，当然知道闪向侧下方，但他想保护疤眼老三，不能闪。

大豹来势如电，贴地扑到，一声狂吼，巨爪凶猛地抓到，血盆大口倏张。

以对付猛兽的兵刃来说，最差劲的便是剑，用剑斗虎豹，简直是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

中海浑身是伤，精力将尽，竟然想在爪下救人，用剑迎击向下扑的巨豹，不啻以卵击石，自寻死路。

还好，他刚挺身扬剑，左手将用来对付疤眼老三的飞刀全力掷出，重心倏移，脚下茅草又滑，身不由己向下滚，骨碌碌地滚下山去了。

下面的人是神驼杨彪，将手中的飞燕荆萍，推跌丈外，向上飞抢。

飞刀贯入大豹胸口，大豹的双爪下搭，一口咬住疤眼老三的肩膀，一人一豹同时向下滚，紧跟在中海身后。

神驼杨彪到了，一把将中海拉开向侧移。

“救疤眼老三。”中海大叫。

神驼丢下中海，苍木盘龙杖疾挥，“噗”一声响，大豹脑袋开花，松了口，滚下山去了。

神驼一把抓住疤眼老三，苦笑道：“晚了，大罗天仙也救不了他。”

另一面，咆哮声惊天动地，另一头大豹已滚至山脚，一阵抓、咬、撕、摔，锦毛虎肉碎骨裂。

慢慢的，大豹也静上下来了，摇摇幌幌的向一侧移动，腹下血如泉涌，被锦毛虎的剑刺入腹中，走了五六丈，低吼着躺下来。

疤眼老三胸曰被抓裂，肩膀全碎了，瞪着怪眼抽气，血肉模糊。

中海抢近，叹口气道：“我不想杀他，但……唉！也许是他恶贯满盈，终于难逃死劫。”

疤眼老三口角抽动了幾次，想说话，但却没有声音发出，怪眼一翻，

双脚抽动，渐渐气绝。

神驼丢下体，道：“老弟，不用替这种人惋惜，他杀人上百，死有余辜，这样子死还算便宜他了呢。我来晚了一步，总算老天爷保佑，看到你平安无恙我很高兴。我的天！你的伤……你竟然还能支持，真是老天爷有眼。”

他不管中海肯是不肯，探囊取出一颗丹丸，硬塞入中海口中，抱起中海道：“一切容后再说，我带走你，不要说话，我找个地方替你疗伤。”

中海已支持不住了，浑身脱力，虚脱地道：“谢谢你，老前……辈……”话未完，精力已尽，蓦然昏厥。

“可怜！孩子，苦了你了。”神驼惨然地低唤。

他抱着人向下走，下面的飞燕荆萍已经不见了。

“贱货！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还不给我滚出来？”神驼用打雷似的嗓子叫。

空谷传音，回声不绝于耳，但飞燕荆萍早已逃之夭夭。

神驼抱着中海出到谷口，对面来了一大群村民，那是吴昆山带着四十余名壮汉赶来接应。双方照面，问清了来意，神驼便带着中海到碧云谷村养伤。

神驼够朋友，一住三天，亲自照应中海的饮食，调理药物。吴昆山就更不用说，亲与他的妻子张罗中海的起居。两村的人，皆至诚地替中海焚香祷告上苍，保佑中海早日痊愈。

村中的戒备并未松懈，劫后余生的芳尾村村民也先后返回故家园，说起这次的劫难，一个个犹有余悸。但两村的人已受到神驼的警告，决不可透露有关中海的事，走脱了飞燕荆萍，恐有后患，如果透露口风，日后将大祸临头。

第四天，中海立即辞别村人与神驼登程。吴昆山带了十名子侄坚持送两人出谷。中海退回村民相送的盘缠，洒开大步与神驼展开轻功迳自走了。

三天的养伤期间，他始终不愿将往事告诉神驼，只说疤眼老三是杀害他父母的凶手之一，内情绝口不提。神驼也不好勉强他，问也问不出结果，中海的口风紧得很。

到了建宁府，才知道中海的名号在这次碧云谷黄泉坡恶斗之后一鸣惊人，大地之龙的名号不胫而走。

传消息的人是飞燕荆萍，在她的口中传出的消息道，大地之龙不怕蝎毒，单人独剑力屠海宇五雄，和凤阳七女与会，只逃出飞燕荆萍她一人。

消息愈传愈离谱，大地之龙渐成了神话式的人物，至于有关中海苦斗五雄的真像，没有人知道，谁也不知他付出多少代价，更不知他从九死一生中冒的风险是如何的可怕。

小襄王已在凤阳七女的七妹返回报迅的第二天带着人奔向福州府，飞燕荆萍逃得性命先到建宁，然后追赶小襄王去了。的这一走，中海的日后处境更是步步险阻。

中海和神驼在建宁分手，各奔前程，临行神驼告诉他，日后如果需要帮助，可派人知会一声，不管身在天涯海角，也会赶来助他一臂之力。两人殷殷道别，互道珍重各奔前程。

中海带着骨匣，取道奔向崇安。

经过黄泉坡的苦斗，他知道如不痛下苦功勤练武艺，日后必将苦难重重，经验与教训令他获益不浅，也更为虚心苦学，无形中进境惊人。学艺就

怕心不专和疏懒，能鞭策自己痛下苦功的人，决不会学无所成。

下定决心之后，他不再急于赶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每天决不耽误练功的时刻，不再匆匆忙忙东奔西走，因此，到崇安花了两天的时间。

知道疤眼老三所说的事实后，他虽感到找真凶的事困难重重，但却毫不退缩，深信必有成功的一天，即使花上一辈子的时光和精力在所不惜，凡事不可操之过急，他决定慢慢来。

目下已有两条线索，一是疤眼老三所说的虎爪牟子秋，一是抢劫程巡检获得金针的千里旋风闻达了，他决定到崇安府送回吴济慈的骨灰后，再赶回雁石神针冷冰的府馆找冯略探听虎爪追魂牟子秋的下落，然后再打听千里旋风的消息。

到达崇安已是傍晚时分，落了店，向店伙打听道路，然后带了骨匣，转出南大街，向近街中心的崇安药局走去。

别小看了崇安这座小山成，它却是建北的第一文化大城，城南三十余有大名鼎鼎的名胜武夷山，小城中经常有不远千里前来游山的王公巨贾，有不远千里前来武夷茶的雅客。

再就是武夷山清溪九曲第五曲的大隐屏，那儿建有两座儒林中颇享盛名的书院——文公书院和紫阳书院。游学建境的儒士名流，必须到这儿讲学就教方算光彩。紫阳书院各省皆有，但这一座与众不同不是代表他父亲朱松在紫阳山读书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名列孔门从祀的大儒，先后在各地建了紫阳书院奉祀他。这些书院中，以这座和歙县的紫阳书院最负盛誉。因此县城中不时可看到成群结队的两书院生员，和远道而来的游学士子，说是文化城决非过誉。

两天前，福州府布政司衙门儒学府教授李大人陪同京师前来督学的国子监博士鲁大人文铭，和诚心堂助教黄大人正轩前来监察院务，并讲授诚心堂的义训。师生们忙得不亦乐乎，今天才解禁，放了三天假，士子们涌上了县城。

夜市提早开，城门已闭，街上有三五成群的士子们玩赏街景，这些苦学生们难得有三天假期，该痛快地散散心。

中海捧着骨匣囊，走在一群书生的后面，身后一名老学究摇着一枝手摺扇，踱着四方步亦步亦趋的走着。

那时读书人埋首于八股，重文轻武，学舍书院中虽也有骑射的课程，但也只是意思意思而已，所有的生员士子想找几个像样的人很不容易，中海穿一身直袍，直袍是平民的贱服，走在一群戴儒巾穿儒衫的人当中，不但衣着有异，他那六尺高人熊般的身躯更像是鹤立鸡群，他之所以引起老学究的注意，并非无因。

走着走着，他感到左肘一震，手中的骨匣包几乎失手坠地，撞力不轻。

他吃了一惊，手上一紧，扭头一看，在夕阳余晖下，他看到一个身材修长的老学究，正竖眉瞪眼的向他怒视。

他松一口气，转身欲走。

老学究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袖，怪声怪气地叫：“好哇！你撞了我老夫子，不道歉便拂袖而去么？”

顽劣之徒，不可教也。”

中海一怔，心道：“这老学究果真不讲理，他在后面撞了我，反倒说我撞了他，岂有此理？”

但他不愿计较，陪笑道：“对不起，小可走得匆忙，老先生海涵。”

老夫子也是一怔，他想不到中海是如此好说话，接着老花眼半眯，手抚已泛白的山羊胡，摇头幌脑地道：“孺子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去意匆匆，岂非赴死乎？”

中海不由气往上冲，这老学究嘴上太缺德，好话不说，说他要去赴死，未免太不像话，但他忍了一口气，不悦地道：“老先生，读书在明理，小可并未得罪尊驾，何必出口伤人？”说完，扭头便走了。

老学究又将他拉住，吹胡子瞪眼地道：“竖子不肖，朽木不可雕也，你印堂发黑，气色丧败，去死不远矣！奈何不信吾言！”

中海仍未发火，冷冷地道：“子不语怪力乱神，夫子儒门之士，岂效下愚之徒妄论相术气色，不自惭乎？去休！去休！”

掉了一串酸，他突然急走两步，大踏步走了。挣脱了老夫子，他脚下加紧，从先前的一群儒生右首超越。

这瞬间，他无端地打一冷颤，接着连打两个喷嚏。

这群书生共有五人，怪，五个人似乎皆未向在旁打喷嚏的中海注目，只顾细谈两天前黄大人所授的义训。

中海却向五人瞥了一眼，忖道：“这五个士子似乎有点奇怪，一个个矮小瘦弱，獐头鼠目，那有半点读书人的气质？”

他未多作打量，大踏步走了，眼角瞥见后面的老学究，撩起衣袖正摇头幌脑地跟来。

崇安药局门面相当大，灯火迤明，由于是在夜间，上门的客人并不多，小地方的药肆，多是做城外四乡的生意，夜间城门关关，客人自然少得多。

店中有三名店伙和两名小后生，没有客人上门，五个人聊得起劲，内面的长案后，两个眼神锐利的中年人正在品茗低谈，语声甚小，看神色像是在谈件秘事。

中海跨入店门，扭头一看，老学究已到了邻店的店门，而那五个矮小的儒生则仍在十余丈后。

一名店伙见有客人上门，含笑问道：“客官是捡药么？欢迎光临。”

不但态度客气，而且说话也是相当道地的官话，中海将骨匣往柜台上一放，还未答腔，老学究已经挤着他也往柜台上一靠，没有半丝读书人的站样，眯着老眼抢着道：“小子盲耶？此人气色苦绝，病入膏肓，不捡药为何而来？岂非废话乎？”

店伙冲着老学究一笑，似乎不以为怪，中海却大为不悦，但也懒得计较，迳向店伙道：“劳驾儿台请贵店管事前来一叙，小可带来一些事物，必须与贵店管事当面详谈。”

里面两个中年人徐徐站起，向柜台上走来。走在前面的人，戴一顶四方平定巾，鸭青长袍，身材修长，四方脸，举步从容，一双大眼神光炯炯，到了中海面前，隔柜抱拳作揖含笑道：“敝下姓安名宁，乃是敝号主事，客官贵姓，找敝下有何见教？”

中海不再说假姓，道：“小可姓龙，乃是受人之托前来贵地。请问安兄，贵店可认识一位姓吴名济慈的人么？”

两个中年人煞时脸色大变，二个店伙也屏住了呼吸，老学究原是一脸游戏人间的怪像，也突然变了色。

安宁一把抓住中海的衣袖，紧张地道：“老弟，请里面说话。”

另一个中年人向店伙低叫道：“关上店门，快请束主出堂。”

门外，五个刚到的士子互相递送眼色，瞥了中海一限，直至看到店伙关门，方迳自走了。

老学究前一把抓住中海的左小臂，问：“老弟，你是送信来的？”

中海一怔，怎么老学究不酸了？一双老眼非但不老，而且神光似电，与先前判若两人。

他点点头，问：“老先生也认识济慈兄么？”

“你也叫他为兄？”老学究问。

“小可与济慈兄……”

话未说完，老学究猛的一跺脚，扭头便向外走叫道：“糟！我得找那五个鼠辈。”话未完，便向店外抢，脚下奇快，一闪不见。

中海莫名其妙，向安宁问：“安兄，那位老先生是否有点精神失常？”

安宁含笑摇头道：“他是小号的大东主，一个游戏风尘的奇人。”

中海毫不自觉地打一冷颤，不再多问，随两人向里走。小后生奉上香茗，安宁神色凛然道：“龙老弟在何处认识在下的东主的？目下他身在何处？”

中海愕然，原来吴济慈是崇安药局的小东主，难怪他要托自己将骸鼻不远万里带回故乡了。

中海惨然一笑，轻叹道：“八年前；小可因案被诬流役肃州卫，三年前，济慈兄亦流役该地，因而结识……”

“什么？你说敝小东主被流役边塞了？”安宁跳起来叫。

“是的，听说他是因盗嫌而被流役的，详情小可一无所知。”

“他目下怎样了？”另一中年人急切地问。

中海打开骨匣的布巾，一面道：“两位先请定神……”

正值此时，内间匆匆抢出三个人，为首是一位身材雄伟的花甲老者，长髯拂胸，剑眉虎目。中海感到来人有点面熟，突忆起吴济慈的脸型确与这人十分相像，连忙站起行礼道：“如果小可所料不差的话，老伯定是济慈兄的……”

“老弟请坐，吴济慈乃是犬子的辈名，他的名字该叫真阳，江湖绰号人称夜游神，请问老弟台贵姓大名？老朽吴世安。”

中海一怔，想起在山神庙纪玄告诉白衣神君的话，说是受麒麟山庄的大总管八臂金刚箫哲之托，寻找夜游神的下落，而白衣神君曾说，夜游神的家传伏魔剑法在江湖颇负盛名。看来吴济慈的事麻烦大了，他定下神，告坐毕，黯然地道：“小可姓龙，与济慈兄在卫所服役，相处半年岁月，始终不知他真正身份。”

“小犬虽不敢说身怀绝艺，但身手也不弱，他为何甘心流役边荒？此事实令人费解。”

“令郎于送解补所之时，已然容毁身损，经脉临绝，元气大伤，已至朝不保夕去死不远之境，小可虽略识歧黄，然令郎伤病交侵，而所需之药物却求之不可得，只能苟延性命，仅拖了半年时日，就于……”

话未说完，吴世安手中的茶杯失手坠地，“叮当”两声打得粉碎，大滴泪水洒下胸襟，浑身痉挛着，脸色如同白纸，以手掩胸，许久许久说不出半句话。

安宁一阵惨然，按在吴世安的肩膀，颤声道：“二哥，坚强些，你得面

对事实，节哀为上。”

中海也感到眼睛发热，解开了骨匣，道：“老伯务请节哀，且看看令郎所留下的物品，也许可在其中找到令郎受害的原因。小可与令郎同病相怜，半年来小可一直照顾他，直至入土，皆是小可一手安排，令郎逝世之前，曾希望小可在刑满返回故里之时，能将他的骸骨给带回故乡，大丈夫千金一诺于……”

这时，店门悄然而开，老学究脱力似地幽灵般倚靠在柜台上，已无法向前举步走近，颊肉不住抽搐，中海的最后三句话他全听到了，哀伤令他不胜负荷这晴天霹雳似的沉重打击。

中海强忍心中的酸楚，继续往下说。他知道吴世安老来丧子的痛苦是多么深沉，打击该是多么的重，但他不得不说，摊开了布囊，现出底部缝合布囊方块，道：“小可在去年底获赦，本年初返回原籍投到，为践实小可的诺言，因此便将令郎的骨灰取出，待机前来贵地交与令郎所说的崇安药局察收了。令郎仙逝前片刻，将四张刺了奇怪符号的羊皮纸亲手交与小可手中，说是上用奇特的文字将受害的经过刺留纸上，请求小可必须秘密地携送到达，小可因返乡期限急迫，因此先返回湖广故里，不料祸害接二连三，便利用亡命天涯的机会实践诺言，天幸能平安抵达贵地，想必是令郎在天之灵暗加保护，小可方能将令郎的骨灰送回故乡。这是令郎的骨匣，布包中留有令郎留下的羊皮纸遗物，请老伯察收。”

吴世安一把将骨匣抱入怀中，挥泪颤声叫：“孩子！孩子！你……你……你……”

老学究踉跄走近，撕开布囊，取出了羊皮纸。

中海离案站起，低声道：“小可重案在身，天涯亡命，不宜在贵地逗留，明日须离开贵地远走他。”

## 第十章

他的话意中，似乎不想攀长春子的交情，有点爱理不理的。

老道的话，使得在下面偷听的中海骇然变色，心中狂跳，暗叫不妙，想不到这个鹰目炯炯的老道就是即将掀起江湖风暴的长春子。如果在未获知吴济慈遗书中的内情以前，他决不会怀疑早年三大高手之一的长春子会是暗中主宰江湖上无数武林人物命运的魔头，当然更不会心中生惧，但这时他却心中发冷，一股寒流直往上冲，长春子哈哈大笑，笑完道：“玄玑道友，这么说如果不请你行侠仗义，你就无所谓了，是么？”

玄玑子也是早年武林群豪中声誉甚隆的人，只不过是名头没有宇内三大高手响亮而已，对于玄玑子的事迹，中海毫无所知，他连目下武林高手名宿都没弄清楚，对前一代的人当然陌生。

玄玑子摇摇头，道：“什么事也不要提它，只除了武夷山的山水风光可以一谈之外，世外之事我绝对不闻不问。”

玄玑子的话显然已经截断了从前的一切关系，关闭了谈判之门，拒绝了对方的要求。

长春子脸色一沉，冷冷地道：“不请你行侠仗义，请你为非作歹兴风作

浪呢？”

玄玑子冷冷地盯视着长春子，神情严肃，似乎要从对方眼神中找出调笑戏弄的表情。但他失望了，长春子脸色冷厉，神情严肃，显然毫无戏弄的成份，他一言不发，离座举步向亭外就步而走。

长春子伸手虚拦，冷笑道：“老朋友，你还未答覆我呢！”

“答覆什么？”玄玑子冷冷地问。

“请你为非作歹，兴风作浪，如何？”长春子一字一吐地答。

“你戏弄贫道么？”

“我长春子一向言出如山，从无戏言。”

“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咱们方外人苦修一生，到头来依然是一杯黄土埋白骨，所为何来？倒不如趁咱们还有几年的时光，好好地过几年快活日子，也可弥补咱们所浪卖的近百年光阴。”

“你要怎样？”玄玑子变色问。

“咱们重出江湖，为所欲为。”

“又怎样为所欲为法？”

“返回三界内，重入五行中，名利色随心所欲……”

话未说完，玄玑子呸一声吐出一口痰，恨恨地吐在脚下，举步便走。长春子勃然变色，大怒道：“道友，吞回你那口蔑视贫道的痰。”

玄玑子冷哼一声，道：“你的脏话污之我耳，蔑视你又有何不可？贫道想不到尊驾年已就木，修真近百年，依然难脱名色之枷，竟生出这种卑鄙念头，足见你人格下卑之甚，你不仅不珍惜半世作来的侠名声誉，想拉老朋友下水，与你同受后世同道的耻笑，同落永世骂名，你可谓无耻之极！你若收回那番胡言乱语，贫道便吞回适才吐出的痰。”

长春子迫近一步，冷笑道：“除非你随贫道走，不然……”

“不然又怎样？”

长春子脸上泛起冷酷的狞笑，一字一吐地道：“你得死！”

区区三个字，把下面的中海惊得机伶伶打一冷战。

玄玑子退后一步，神色一弛，恢复了先前木然的神情，毫不动容地道：“贫道行年九十有六，死了不算短命，死，太平常了，任何人也无法避免。要命，你尽避拿去，要贫道和你同流合污，告诉你辨不到。”

“我不信你不怕死。”

“信不信由你！”

长春子右手一动，冷电四射的长剑出鞘，狞笑道：“凡是方外之人，都是些怕死之徒，不然便不合修仙学道妄图长生了，你自然也不例外。”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未免太下乘。”玄玑子庄严地说。

剑虹一闪，玄玑子右胸裂了一条深约三分长有三寸的口子，鲜血泉涌，但他屹立如山，似乎毫无所觉。

“给你三声思索权衡的时刻，生死就此决定。一！”长春子声色俱厉地说。

玄玑子泰然举箫就唇，袅袅音符徐徐升，动人心弦的低徊的箫音在天宇中震颤。

“二！”长春子的喝声如沉雷般响起。

沉雷似的喝声，丝毫未扰乱抖切低徊的箫音，更未能扰乱低柔的旋律，玄玑子竟然连眼皮也没有眨一下。

长春子的剑尖已指在玄玑子的右肩井上，低吼道：“你答不答应？说！”  
玄玑子闭目垂全神地在吹他的箫，浑如未觉。

“三！”长春子大吼。

玄玑子依然吹他的箫，不加理睬。

“嗤！”剑刺入肩关节三寸。

箫声倏止，玄玑子右手颓然下垂，老眼徐张，脸上泛起一丝怜悯的笑意，盯视着长春子，沉静泰然而低柔地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如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即便是死了亦可含笑九泉，道友，千万珍惜你一生以血汗换来的侠名……”

剑虹再闪，刺入了他的左臂关节。“得”一声轻响，竹箫坠地，他重新缓缓闭上双目，身形摇摇欲坠，颈上冒出冷汗。

长春子怒火如焚，一声怒吼，剑一吞一吐，刺向玄玑子的心坎。

下面的中海在长春子刺出第一剑时，惧念全消，玄玑子那种视死如归不加反抗的举动，令他感到热血沸腾。他只想到一件事，就是像玄玑子这种宁死不屈的人，决不该横死在长春子的剑下。

他在热血沸腾之下，顿忘厉害，跃出藏身的巨石，向上飞纵，取出三把飞刀分握在两手。

他到晚了，长春子的第三剑已经出手。

“打！”他情急大吼。飞刀随着喝声出手。

长春子拦住玄玑子，所以背向外，飞刀来势如电，一闪即至，他像是生在背后有眼睛一般，剑仍刺中玄玑子的胸口，但分了心，未刺中心室，偏了些儿。剑虹一闪，“叮”一声脆叠，飞刀突然在与剑尖相触时爆炸，化为百十颗碎屑和火星。

中海在三丈外呆住了，他没有看清老道是怎样转身的，飞刀触剑竟然爆炸，更令他毛骨悚然。

“篷！”玄玑子直挺挺地仰面倒下去了。

长春子站在上面，冷冷地注视着下面的中海，剑尖下垂，鲜血从剑尖向下滴，冷冷地问：“年轻人，你是谁？”

中海左手还有两把飞刀，右手一抄，捞住手边的一段枯竹做兵刃；硬着头皮叫道：“你又是什么人？为何在名山胜地杀人？”

他明知故问，出于无心，只不过是脱口反问而已。长春子却相信他是刚到的人，未再深问，一步步往下走，收剑入鞘，冷冷地道：“发飞刀先发声，你像是侠义门的子弟。只是今天你管事管得不是时候，常言说得好，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你该自食其果。”

中海心中发慌；面对着这位老前辈的前代名宿，赫赫盛名的剑术通玄的宇内高手，要说不发慌那才是欺人之谈。他感到心向下沉，手心冒汗，喉部发干，浑身关节都有点发酸发僵，情不自禁地一步步向下退。

亭上，玄玑子以腰劲撑起上身，颊肉在抽搐，呼吸急促，无言地向下注视。

长春子大袖飘飘，泰然地向中海迫近，一面若无其事地往下说：“管闲事必须量力而为，自不量力那是愚妄，误人误己智者不为，你却愚蠢得有些冒失。光凭满腔热血想打抱不平那是不够的，艺不如人必定枉送性命。我的道号叫长春子，三十余年前行道江湖四十年，侠名满天下，称为宇内三大高手之一。你事先不打听打听便鲁莽的插手，太愚蠢了。贫道已将名号说出，

你此刻是否感到后悔莫及了？”

中海已退至坡下，大声道：“在下一生行事从不后悔，只要义理在我，何悔之有？长春子又能怎样？难道说你自以为是前代的绝世高手便可任意杀人么？道长既是侠名四播声誉极隆的前辈名宿，当然知道你的行为……”

长春子不等他说完，一声轻笑，人影如电，突然一闪即至，一耳光向中海掴去，奇快绝伦。

中海居然能闪避这电光火石似的袭击，左闪、疾退、出招，竹竿倏出，来一记“狂风怒卷”，反应快极。

长春子轻咦一声，顺掌下削，“卡”一声掌过竹断，像一把利斧，削掉了尺余竹竿。竹竿粗逾饭碗，削断处整齐平滑，如同斧劈。

中海不管手中已经轻，一声低吼，再次反扫。长春子顺掌一勾，像一把巨钳，扣住了扫来的竹竿。

中海感到手上一震，手中的竹竿像是成了铁棍，一下子重了万斤，抽不出推不动，虎口血出。大惊之下，他放弃手竿向后疾退，喝声“打！”左手的两把飞刀化为电虹，射向长春子的胸腹。

长春子如影附形跟入，信手将竹竿子一拂，两把飞刀全插在竹竿上。他丢了竹竿，笑道：“你很了得，只可惜内力修为太差，那儿走？”

中海一见两把飞刀失效，扭头便跑。

跑不了，身后喝声如在耳际，显然来人已近身，跑不了只好拚命，向左一闪，大旋身右掌“拂云扫雾”封住门户，左拳来一记“毒龙出洞”拚命了。

“噗！”右掌格中了伸到肩后的大手，他感到是格在钢铁上，整条右臂发麻。但总算不错，居然被格开了。

“得！”一声轻响，击出的大拳头在同一瞬间被长春子的左手指敲在拳背上。他感到拳骨欲裂，奇痛难当。

长春子的右手续向下沉，食指已点近他胸前正中的七坎大穴。

中海强忍痛楚，向左扭身仆倒，一发之差，避过一指，生死关头，他不能不全力求生，左手一触地面，右腿已飞扫而出。

被对方拳脚近身，那是有失面子的事。长春子不在乎中海的拳脚，但却不愿让中海的脚近身，稍退半步，“咦”了一声叫：“好小子！你的身手不弱哩！”

叫声中，人已一闪而至，掌如开山巨斧，疾攻两掌。

中海身形闪动，用上了如意身法，在危机一发中不但避开了两掌，也回敬了一腿，退出圈外。

两掌落空，长春子脸色一变，道：“唔！看不出你还有两下子真才实学，你是何人门下？”

“艺自家传，不劳多问。”中海答，他已惊出一身冷汗，老道掌势之快，令他心中发毛。

长春子又改了笑脸，立掌当胸道：“贫道要试试你的内力修为，看你是否值得手下留情。”

声落；欺身直上，掌一翻疾吐而出，一无风声，二无潜劲，生像是轻飘飘地随手一掌拍去。

中海不想接，但已没有闪避的机会，人影一闪即至，掌已近身。百忙中，他扭身出掌一勾，避实就虚的来一记“带马归槽”。

岂知就在他扭转的霎那间，一股无可抗拒的潜劲近身，“噗”一声右胸发出奇响，奇猛力道将他震得眼前发黑，气血翻腾，身不由已地向后倒飞，“篷”一声跌了个仰面朝天。

他头晕目眩，但居然还受得了，这得归功于近来苦练有成的练气术，内腑未受损伤。刚挺身站起来，身侧青影已到，一只脚正向他的小肌踏下。

生死须臾，他的怯念消失了，死且不怕，何怯之有？一声怒叫，向侧挪动下身，乘对方踏下的瞬间，全力一掌劈出。

“噗！”击中了，重重地劈在对方的内踝骨上，他也向左滚出，一跃而起。

身形刚起，“噗”一声臀部便挨了一脚，奇猛的打击力道将他迫得向前冲去，“叭”一声爬倒在地。

青影又到，他身躯一扭，翻手时手中已拔起了一把飞刀，翻转时飞刀迫空而飞，人亦站起。

八尺外站着长春子，右手食指中两指挟着他扔出的飞刀，冷冷地向他注视，寒声向他道：“以你的身手和超人的反应来说，足以成为一流高手之林，但内力修为太差，只能聊算二流人物，你姓什么叫什麼？”

中海浑身冒汗，胸臀仍隐隐作痛，一面全神戒备，一面调息，道：“无名小卒，姓名有污阁下之尊耳，不说也罢！”

长春子冷冷一笑道：“说不说也不急在一时，日后再说。贫道目下正在用人之际，替你找一处让你安身立命的地方暂住……”

中海不等老道说完，冷笑道：“在下有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免劳道长窦心。”

“那是说，你愿随贫道效命呢？”

“在下有事待办，从不替人效命。”

“两条明路你都拒绝了？”

“正是此意。”中海傲然地答。

长春子神色一冷，眼中涌起重重杀机，道：“那你得死！”说完，将飞刀抛在脚下，又道：“用你的刀结束你自己，免得贫道多费手脚。”

中海俯身拾刀，手一触刀柄，便全力顺手掷出，接着向侧一窜，远出三丈以外，撒腿便跑。

身后，长春子的长笑声入耳，语声直入耳鼓：“哈哈！竟然有人要在贫道面前逃走，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中海不辨东西南北，全力狂奔，他的轻功本就高明，加以峰顶草深林茂，转折窜逃极易，虽是技臻化境的长春子，要想在短期间追上他也并非易事。

真糟，他逃至下山的路上来了。攀上峰顶的上层，一条铁索下悬十余丈，壁间有石坎以资承足，必须援索而下。第二段是三层悬木的巨梯，共有八十一级，上接攀援的铁索，下抵崖壁底部，看去像是直沉千丈，胆小的人不要说爬，连看上一看也是会心飞魂破的。

奔到索道口，他大吃一惊，老天！稍一大意他便要失足冲下百丈深崖去了。

他想绕道，可是扭头一看，老道已接近至三丈外了，他当机立断，奔至崖口抓住铁索向下急降。

天无绝人之路，下面空悬的木梯上人声吵杂，一群紫阳书院的士子正在叫嚷着向上爬，看人数当在百人上下。

他一面下滑，一面叫：“长春子老道在上面杀人，在上面杀人……”

他的叫声宛若沉雷，下面的士子们一阵大乱。

长春子一怔，被中海的叫声愣住了，看下面大群士子热闹腾腾的叫嚷着，他不能无所顾忌，传至官府耳中毕竟不光彩。他拾起两块拳大碎石，向下急投，然后扭头便走，消失在草木丛中。

中海命不该绝，降下五尺余，惊骇中抬头上望，正好看到碎石下坠，依稀可看到两团小黑影迎头飞至。

不由他闪避，也无处可避，“噗”一声左肩挨了一记重击，左臂立即不听指挥。

他临危不乱，双脚猛蹬崖壁，身向外荡，第二块碎石“叭”一声巨响，火星四射，击在铁索上碎成无数石屑，依然感到石屑着肉刺痛的感觉。

左手脱力，肩痛如裂，几乎使他失手下坠。右手拚命抓紧，以腿狭住铁索，吊在半空中喘息。

下面已有几个大胆的书生到了下端，一个大叫：“上去看看，老道走了，追上他，屏顶没有第二条下山的路，抓住他送官究办。”

一面叫，有人一面向上爬。

中海心中大急，暗骂道：“这几个书呆子真要命，我没下来他们却要向上爬，岂有此理！”

向上爬的士子们却向上叫：“上去，快上！免得被老道溜走了。”

大隐屏高耸入云，只有这条路可以上下，但中海却不知道，心道：“老道定以为这两块石子可以要我的命，自信太过，可能已经走了，我何不去看看玄玑子的死活？也许还有救哩！”

他利用一双手脚向上攀升，事实上他也无法向下爬，下面的书呆子已经阻绝了下路，铁索幌动着的，显然还不止一个书生向上攀爬。

他大胆地向上升，果然不错，长春子早就走了，大隐屏虽然四周都是绝壁断崖，却阻不了像长春子这种武林绝顶的高手，老道的游龙术和壁虎功，足以上下自足。

远远地，他看到小亭中人影全无，先前坐起的玄玑子又重再躺下了，他的脚程比书生们快得多，抢上屏顶，便看到躺在血中的玄玑子。

他看清玄玑子的伤势，知道已无法挽救了。黯然摇头叹息道：“道长，有事要小可代办么？”

玄玑子半睁着眼，用走了样的声音喘息道：“施主，听……听我说。世间能……能克制长春子的人，恐怕只……只有庐山天池……电剑童婆婆，带着我的箫去……去找她，她会传你克……克制长春子天机剑法的……的剑术，为世除……害，功……功大莫焉。”

“道长，小可功力……”中海大叫。

“小心，长春子自……自命不凡，交手时专喜刺人七坎，七坎不会立……立毙，痛……苦非几，日后遇上他，须小心七……七坎……”

话未完，吁出最后一口气，身躯一阵痉挛，断气了。

中海抹上老道的眼皮，拾起竹箫，苦笑道：“道长，你所托非人，我怎能和长春子互论长短？我根本不配和他动手，动起手来死的必定是我，唉！我恐怕无法替你报仇，也无法完成你的心愿了。”

下面，十余名大胆的书生已经快到了。他对箫有偏爱，想放弃又感到可惜，而玄玑子临死时将箫托他带到庐山找电剑童婆婆，不管他是否答应，

至少也得尊重死者的遗言，如有机会途经庐山，何不找一找童婆婆。

他仔细将竹箫打量一番，只见与长箫并无不同，只是比常箫稍坚而略轻，箫身刻了两个字：玄玑他将箫插在腰带上，由原路下山，返回排云山庄，已是午后了。

看看接近庄院，远远地奔来五男两女，领先的人是庄主的拜弟安宁，他们显然是前来找他的。

双方接近，他心中一怔，后面两女之一他认识，是在雁石程厝所遇的那位黑衣姑娘，此时仍是一身黑衣。

“老弟，你到那里去了？好叫人耽心。”安宁老远便叫。

“咦！是他！”黑衣姑娘讶然叫。

双方迎上了，安宁迷惑地说：“咦！你们认识？”

泵娘爽朗地笑道：“三叔，他就是侄女所说的大地之龙嘛！但他那时说姓海……”

中海讪讪地接口道：“小可在官府有案，不得不改名换姓，姑娘休怪。”

“龙老弟，没有人会计较你的姓名的。”安宁含笑接口。

泵娘神色一变，变得凄然若涕，盈盈行礼，怆然地道：“龙兄万里迢迢，身在难中仍义薄云天泽及枯骨，将家兄的骸骨送回故乡，此恩此德，妾身没齿不忘，妾刚从远道返家，家父将龙兄的义行说出，听说大地之龙不姓海，妾深感讶异，因将龙兄在雁石的事略加禀明，而龙兄久出未返，妾便与三叔前来找龙兄。”

安宁大笑，接口道：“丫头，你说了这么一大堆，是卖弄你的文墨么？”又转向中海道：“她叫玄霜，你叫她的名字好了，咱们武林中人不拘俗套，她比你小，你叫她小妹也未尝不可。”

玄霜粉脸嫣红，跺脚叫：“三叔，你老人家好意思取笑侄女么？”说着，向中海灿然一笑，接着惊叫：“咦！龙哥的脸色怎么……”

中海吸入一口长气，抢着道：“不久诸位便可知道了，小可几乎回不来了呢！”

“怎么回事？”安宁惊问。

“一句话，九死一生。刚才在一座顶有凉亭的奇峰上……”他将遇长春子的事说了，最后道：“不久之后，士子们必定报官，小可恐不宜在责庄耽搁了。”

他的话，把七个人吓得脸色发青，安宁紧张地道：“咱们回庄再谈。长春子假使来庄上看二哥，二哥如果为了济慈的死……糟！咱们必须先和他计议，务必劝他暂时忍耐。快走！”

他们从后门入庄，前厅的伏魔剑客已和长春子起了冲突，而且已经不可收拾。

长春子不是一人来的，他带了两名中年老道前来，这家伙一早便到了天游峰的天游观找玄玑子，玄玑子却到了大隐屏，便打发同来的两个老道在接笋峰下相候，自己到大隐屏找到了玄玑子，迫他就范，威迫不成，下毒手时却碰上了中海管闲事，他动了收罗中海的念头，岂知中海已知他的底细，不受他的抬举，追逐之下，居然被中海逃下隐屏顶，恰又遇到来游山的大群书生，为免引起官府的注意，他只好用碎石击中中海。他对自己的功力颇具自信，满以为必定可将中海击毙，便下了山峰，到接笋峰找到了两个同伴，迳奔排云山庄。

三十余年前，他在庐山与四绝秀士论剑，想乘机除去劲敌，不料反而几乎送了老命，如果没有初出道闯荡江湖的伏魔剑客相救，他早已埋骨五老峰下了。

伏魔剑客救了他，带到南康加意调理。事后，他将身上的玉玫送与伏魔剑客作为信物，说是日后如有需他相助，只需派人将玉玫送到漳州长春观，他长春门下弟子必会倾力相助。

三十余年来，伏魔剑客从未找过他。他明里隐世暗地在江湖游荡，长春观只留有几个门人，由大弟子海天散人主持，暗中与海盗勾结，外人毫不知情。

这次他利用行脚福建之便，顺道看看三十余年的救命恩人，同时，他也希望将伏魔剑客兄弟俩罗致在手下。

他来得不是时候，碰巧穷学究送客外出，而三庄主伏魔剑客却是一个霹雳火牛脾气，听仆人说长春子来访，登时激动得几乎失去了理智，立刻将仆人召集至偏屋的灵堂内，率领五名健仆出迎。

真是天意，义弟安宁恰好带着玄霜姑娘到后山找中悔，没有人可以阻止他的冲动。

栅门开处，不须出声请，长春子已和两老道跨入栅门迎着老脸铁青的伏魔剑客稽首，笑道：“吴施主，三十余年久违，还认得贫道长春子么？时光过得真快，南康一别，施主长髯已斑，而贫道却须发全白了，可叹。”

伏魔剑客忍耐着，一时还不想发作，暗中直咬牙，想将老道请至灵堂再行理论，沉住气回礼道：“少年子弟江湖老，三十余年的岁月不算短哪！道长不是隐世了怎？今天怎地又重光临寒舍？难道道长递记得吴某？来得正好，请到厅中一叙，这两位……”

长春子向同伴伸手，道：“贫道与施主引见两位同道，浙江四明兴云观的云飞云腾两位道友，施主大概不会陌生吧？江湖上双云道长的声誉，不在目下十六高手名宿之下哩！”

双云道长含笑稽首，云飞道人客套地遁：“久仰伏魔剑客吴施主的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尊颜，贫道甚幸，甚幸。”

伏魔剑客有点失惊，这两老道确是江湖闻名，为人亦正亦邪，但脾气火爆，有这两个老道在，说不定有麻烦，他回了礼，道：“久仰久仰，两位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请进。”

说着说着，已到了第二道庄门，伏魔剑客带客先入，脸色仍未恢复正常。

长春子走在左首，一面相度庄中形势，一面信口道：“听说令郎已经外出三四年，至今仍无音讯是么？”

伏魔剑客心中大痛，但仍然忍住了，问道：“道长怎知此事？”

“三月前贫道遇上玉麒麟成君玉，听说施主与他的大总管八臂金刚交情不薄，托他派人到边塞查访下落，所以知道，但不知有消息么？”

“有，月前八臂金刚已派人前来告知查访下落。其实，八臂金刚与吴某并无交情可言，只是十年前无意中助了他一臂之力而已。这次吴某并未托他，他是在朋友处听得消息，自告奋勇地派人出塞一尽心意，盛情可感，黑道人中像萧哲那样重情义的人，不可多见。”

说完，神色冷冷地扭头注视着长春子，复杂的神色，令长春子大惑不解。

双云道长早已发现伏魔剑客神色有异，但却不好过问。长春子似乎心中一动，投头向后面庄中健仆看去，他看到五张饱含敌意的面孔，和怨毒愤怒的眼睛。

他再向庄中各处留心察看，不错，气氛确是不对，附近每一个庄中的人皆怒目而视，饱含敌意。

老谋深算见识多广的他立即提高了警觉，疑云大起，知道这次造访将有预期外的大麻烦。他先不动声色，平静地问：“施主说已有消息，结果如何？”说完，踏入了厅门。

伏魔剑客再也忍耐不住，向厅左的廊下一指，大声道：“且到侧院一行，便知道结果如何了。”

说完，领先便走。

不在大厅待客，在客人来说已是不敬而有失体面的事，如果改在内厅接待，当然光彩，但改在侧院则未免有轻视客人的意思，怎能在侧院接待声誉如长春子的客人？长春子登时不悦，向双云道长送过一道怪异的眼光，大踏步跟上，向侧院走去。

西廊的尽头便是院子，长春子一怔，站在院口道：“咦！有招魂和香烛祭台，不是在办丧事了么？”

前面的伏魔剑客并未停步，站在厅口的招魂下，向厅中一指，厉叫道：“你看吧！暴桌上的金上内盛的骨灰，也就是我那爱子的遗骨，你这下子总该满意了吧？老道。”

长春子愕然，走近厅门向内瞥一眼，惑然地问：“施主，令郎去世了？”

伏魔剑客痛苦地叫：“去世已三年余了，死得好惨。”

长春子脸色一变，警觉地问：“怪！听施主的口气似乎认为令郎的死与贫道有关一般，能否加以说明？”

“不但与你有关，追根究源，就是死在你的手中。三十年前我救了你的性命，不想三十年后你竟杀了我的儿子，天哪！天道何存？”

伏魔剑客痛苦地叫，老泪滚滚。

长春子大惊，沉声道：“施主，此中必定有误会。三十余年来，贫道足迹罕临贵地，甚而丝毫不知府上的情况……”

“你该知道犬子在江湖上有夜游神的名号吧？”伏魔剑客抢着问，死死地瞪着长春子。

“贫道略有风闻。”长春子点头答。

“犬子的装束，道长想必不陌生。道长在江湖暗中培植实力，消息必灵通，当然不会不知犬子那一身银灰色带头罩连靴夜行衣。”

长春子心中一凛；这些年来，他利用毒娘子出面网罗天下群豪，暗中培植实力，外人决不可能知道，而此时伏魔剑客的口气分明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他冷然地注视着伏魔剑客，沉住气道：“穿这种夜行衣的人，贫道似乎见过三两个，至于令郎……”

“你不否认三年多以前在吕桑山盘龙岭天王寺……”

长春子大吃一惊，抢着问：“那晚躲在檐下的人是令郎么？”

伏魔剑客凄然地道：“听你的口气，似乎你并不知道那人就是小犬，我……我……唉！”

没话说，只有认命。”

长春子的眼中涌起了重重的杀机，问道：“吴施主，令郎将那晚的事告

诉何人？”

伏魔剑客摇头，毫无心机地道：“他如果告诉了旁人，道长今天便不会如此安逸，毒娘子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了，小犬为人素极慎重，决不会冒失地在外面胡说八道。三十年前在下与道长之间的幸会，只有家兄知道，如果早让小犬知道，他也不至于死在道长手中了。”

长春子欠身黯然地道：“贫道抱歉，无意中造成大错，愧见施主，希望他日有向施主……”话未完，剑虹一闪，剑气急射。

他乘伏魔剑客悲痛得失神的霎那，突然拔剑下手。

伏魔剑客做梦也没想到长春子会突然下毒手，根本毫无戒心，何况两人相距又不足五尺，即使有戒心也无法闪避，剑虹入目，胸前七坎大穴已被利剑穿入。

“啊！你……你……”他只叫出声，叫不出来了，踉跄后退，“篷”一声仰面便倒，滚到院中去了！地下，鲜血触目惊心。

“杀！不留活口！”长春子叫，剑气飞腾中，五名健仆如雪见火，惨叫着——中剑仆倒。

双云道长不知长春子与伏魔剑客间的恩怨，一听说不留活口，立即撒剑发难，一奔入大骊，一奔入灵堂。

云腾道人狂风似的卷到灵堂，里面有三个仆人，刚发觉厅日有变，云腾道长已然冲到，三把小飞刀破空而飞，三名仆人一个也没走掉，中剑倒毙在灵堂内。

云腾道人抓过烛台，往灵一凑，火舌立即猛烈的烧起。

长春子迳奔大厅，直杀入后堂。

庄中大乱，庄汉们抄兵刃向庄主的宅院集中。

灵堂后，二十余名子弟从后杀出，但云鹤道人一支剑八面威风，凶狠狂野无人敢当，左手的小飞则更不发则已，一发就中，一面杀人一面阻截赶来救火的健仆，足以应付自如。

庄中鬼哭神号，庄后中海等一群人距后庄门还有半里地。安宁听到庄中突然传出警锣声，大吃一惊，叫声“绣1”立即汝腊狂奔0中侮左手感不便，但量能杓手旁骊？也尾巴急起0后庄门木栅倏开，奔出五名庄丁。其中之一看到狂奔而来的安宁，大叫道：“安爷，大事不好，事不好了。”

“为何鸣警锣？”安宁一面飞奔一面问。

“长春子带了两名老迈在庄中放火杀人；二庄主恐怕……”

安李心脏俱裂，疯狂地柄入松门。

庄中能用刀剑拚命的人只有百名左右。但能派得上用拐的人却是少得可怜，而三个老道皆是剑桁通玄，杀人不眨眼的高手名宿，尤其是长春子，他有气馥身，即使闭着眼睛让壮汉们砍，也休想损他半根汗毛。他杀至内进花驴，所经处立即倒了十名庄汉1手下没有按得住剑的人。

进了花骊，他正待冲入内堂，刚接近堂口，“轰”一声大震，朱漾大门落下一道蜡枫，住了两座后堂门。

“赢隆！”花骊后面也掉下了一座大铁柅，进出路全闭死了。

“哼！这些小玩意也想困住贫适，量不笑话？”他冷笑看说，仍然冲向左侧的内堂门。

“嗤嗤嗤……”内堂门关了五个圆孔，一阵敝雨射到。

他大袖鲫尸佛，横剑糟住双腕。疾仞而上。

敝雨尖像被大风所吹，纷纷向旁飞走了，他用上了歪氩绝学，大袖拂出的爱氟略带风之爨卜说明了他的竖气只右八成火候，距登皋造极的通玄之迹十分遥远，至气至八成，如果年龄已超过七十古稀之年，便到此为止，即使右所精进，也成就有限了。

饬雨失效，阻不住他。到了栅旁；“铈”一读鸣，酒杯粗的铁栅断了两根。

接着，剑孔中目出了淡紫色的浓烟，急喷而出。他心中一懔；放弃砍栅念头；H火速后退，他不知还有何种陷入的机关埋伏，使用歪气必须呼吸运氟，而且不可接二连三地使用，支持不了多久，那将大量耗损真力，有尘雾便会妨碍呼吸，万一在屏住呼吸期间仍未出困，量不团了？匾中如果再着毒。

“长春子带了两名老道在庄中放火杀人，二庄主恐怕……”

安宁心胆俱裂，疯狂地冲入栅门。

庄中能用刀剑拚命的人只有百名左右，但能派得上用场的人却是少得可怜，而三个老道皆是剑桁通玄，杀人不眨眼的高手名宿，尤其是长春子，他有罡气护身，即使闭着眼睛让壮汉们挥砍，也休想损他半根汗毛。他杀至内进花厅，所经处立即倒了十名庄汉，手下没有接得住剑的人。

进了花厅，他正待冲入内堂，刚接近堂口，“轰”一声大震，朱漆大门落下一道铁栅，护住了两座后堂门。

“轰隆！”花厅后面也掉下了一座大铁栅，进出路全闭死了。

“哼！这些小玩意也想困住贫道，岂不笑话？”他冷笑着说，仍然冲向左侧的内堂门。

“嗤嗤嗤……”内堂门开了五个圆孔，一阵箭雨射到。

他大袖一拂，横剑挡住双睛，疾冲而上。

箭雨突像被大风所吹，纷纷向旁飞走了，他用上了罡气绝学，大袖拂出的罡气略带风雷之声，说明了他的罡气只有八成火候，距登峰造极的通玄之境还十分遥远，罡气练至八成，如果年龄已超过七十古稀之年，便到此为止，即使有所精进，也成就有限了。

箭雨失效，阻不住他。到了栅旁；“铮”一声清鸣，酒杯粗的铁栅断了两根。

接着，剑孔中冒出了淡紫色的浓烟，急喷而出。他心中一懔；放弃砍栅念头，火速后退，他不知还有何种陷入的机关埋伏，使用罡气必须呼吸运气，而且不可接二连三地使用，支持不了多久，那将大量耗损真力，有烟雾便会妨碍呼吸，万一在屏住呼吸期间仍未出困，岂不糟了？烟中如果再有毒。

就更不妙。

他抬头上望，上面的承尘像是用木板造的，假使也有埋伏机关，便有点棘手了。

他抓起一张木椅，向上猛砸，“篷”一声巨响，木椅四分五裂，而两丈上空的承尘却只出现些少损痕而已，都是巨木所造的承尘，不是木板。

前后路被阻，唯一的出路是两厢的厢门了，他板倒了神案，运起千斤神力，推向厢门，“轰隆隆”一声巨响，沉重的东厢门被撞得四分五裂。

这瞬间，他感到脚下倏地一沉，脚下出现了一丈见方的大陷坑，所立之处的地面向下疾沉。

他手急眼快，幸而所站立之处正在坑的后方，前面的半座神案向下沉，

他的剑尖一震，“拍”叫声拍在下沉的石案上，提气轻身借力上跃，不等身形落地，便向前穿入倒破了的厢门。

一不做二不休，他杀入了东厢，开始放火。

安宁这时已到了庄后的内堂，大叫：“进入密室，不可枉送性命，本庄的人速退！”

他夺过一名妇仆的剑。向人声呐喊处奔去。在他身后，中海亦步亦趋，玄霜姑娘则随在中海的身后。

一名妇仆惊惶地掠过中海的身左，中海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夺过妇仆的单刀，扭头向姑娘叫：“吴姑娘，速叫伯母和内眷及早走避。”

他已出了屋上了瓦面，迳奔西厢他的住处。

东厢火焰上升，西厢杀声和惨叫声震耳欲聋。

西厢前面的花园中，五个健仆拚死挡在刚由偏院杀到的云腾道人的面前。花木丛中，已有三名仆人倒地挣扎，云腾道人一支剑风雷俱发，八方飞腾凶如猛虎，健仆们只能此进彼退互相策应，无法和老道硬拚。

中海在瓦面上向下纵，恰好落在老道身后两丈，一咬牙，将单刀挟在左腋下，拔出三把飞刀，乘老道刺倒一名健仆霎那间，喝声“打！”飞刀出手。

他的飞刀比声音快，老道听到喝声，飞刀已经入体，十四节脊骨两旁的命脾二门，两把飞刀几乎尽柄而没，另一把则正中脊心。

“啊……”老道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号，扭身扔剑，剑化一道长江，射向挺刀抢近的中海去，居然来势奇疾，临死一击其猛可知。

他剑一掷出，人像中箭的狼，扭旋蹦跳着摔倒。

中海疾冲而上，百忙中扭身运刀拨剑，“铮”一声巨响，他感到手中一轻，火星入目，虎口一阵酸麻，沉重的震撼力将他震得连退三步，几乎跌倒，惊得脸色泛白。

老道临死掷出长剑，力道骇人听闻，不但击断了中海的单刀，也几乎将中海震倒。假使中海不用飞刀全力一击而中，决不是老道的敌手，说不定还得死在老道的剑下。

他惊得脸色大变，惊出一身冷汗，丢掉断刀纵上，一脚将快断气的云腾老道踢开，道：“不是长春子。”

“长春子已杀入大厅。”一名健仆叫。

在全庄惨号震耳声中，他忘了自己的安危，忘了他禁不起长春子一击，甚至忘了他左肩还在疼痛着，飞步绕出大厅，奔向东厢。

在大厅的左侧院场旁，劈面撞上了云飞老道和安宁，两人正在舍死忘生拚，双剑凶猛地纠缠，进退如电，剑虹幻起漫天异影，风雷之声刺耳惊心。四周，七横八竖躺了七具健仆的体。东厢的火舌已经冲顶而起，木材的爆裂叠震耳欲聋。

中海机警绝伦，明知无法和老道相抗，必须智取，看到老道的背影，立即向下一仆，贴地前窜，躺在一具体旁，悄然拔出三把飞刀。

云飞老道不知身后来了人，木材的爆裂声乱了他的听觉，只顾着抢攻，把安宁迫得渐渐力竭，眼看命在须臾。

安宁已看到老道背后的中海，也看出中海手中没有兵刃，只看到中海突然仆倒直向前窜，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面对云飞老道的疯狂抢攻已没有让他分心思索的机会，只能全力封招，心中暗暗着急着，眼看健仆们死的死

伤的伤，庄中火起，看来排云山庄这次毁了定了，目下只有他一个人，连一个老道也接不下，大劫难逃，一切就将完了，怎不令他心焦？

云飞老道已主宰了全局，“飏飏飏”连攻三剑，将安宁迫得从左面绕退了五六步；一面迫攻一面狂笑道：“阁下可说是贫道今天所遇的唯一高手，大概你就是浪得虚名的三庄主安宁了？纳命！”

喝声中，攻出一招“流星赶月”，迫得安宁急退丈外，这时两人已换了位，安宁的靴子踏在中海的左腿弯，再往后退，拚全力封架。

中海闭上眼，忍痛假死，丝毫不动。

“铮铮！嗤！”清鸣震耳，安宁终于将袭来的凶猛招式封出偏门，危极险极。

云飞老道一声长笑，如影附形迫近，招出“灵蛇吐信”，一吞一吐间，剑已突中官而入。他的右脚踏在中海的左腋下，正待将左脚跟上，还以为脚下是死呢！

中海好不容易等到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右手的三把飞刀突然有两把脱手疾飞，身躯向左猛翻，右手乘势急送，手中的飞刀不已偏不倚地送入老道的下阴，直透腹腔。

“啊……”老道狂叫，向下一挫，递出的剑突然脱手疾射，左掌全力下拍。

中海刚转动身躯，老道便坐倒在他的身上，那一掌拍中他的背心，他只感到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老道则抽搐着逐渐断气，死时仍爬伏在中海的身上，两人皆面向下仆倒，身躯交叉着。

老道的鲜血，染得中海也成了血人。

对面，安宁安静在仰面躺在血泊中，腹下贯入云飞老道临死前掷出的长剑。双方相距大近，剑到时他身形未稳，没法躲开全力的一击，应剑倒地，剑仍斜插在腹下，人已断气。

中海昏厥了许久，神智渐清。首先，他感到奇热如焚，口舌干燥。然后是火焰和木材的爆炸声传来，风声呼呼，热浪逼人。

接着，他感到下身麻木，有奇重的物体压住他的下半身。

他摇摇头，想将昏眩摇落，挣扎着翻过身来，伸手推在压在下身的物体，手触处黏黏地，摸了一手血。

四面都有死，血腥已令他嗅觉麻木，但看清手上的血迹，他神智完全清了，连把挺身站起。

“哎……哟！”他本能地惊叫一声，背心和左肩因挣动而触动伤处，痛得他龇牙咧嘴。

一阵热浪卷到，他身形一晃，“得”一声轻响，腰带上的竹箫滑落在地。他低头拾起，瞥见先前压在他下身上的死老道脸容，颓丧地自语道：“又不是长春子，可惜！”

又一阵热浪袭来，轰隆隆连声狂震，天地摇动，凶猛的热浪几乎使他掀倒。

原来是大厅在火海中倒塌，声势骇人。他向外侧飞奔，远离了火场，举目四望，远处木栅也似乎在燃烧，整座山庄全陷在火海中，看不到半个活人。

“天哪！想不到我竟替吴家带来了横祸飞灾，这是什么世界？天理何

存？”他痛苦地厉叫，泪洒胸襟。

他不能逗留，最近的村庄约在十里开外，必定有人赶来救火，不走不行。他的行囊已陷在火海中了，祖传的一盒龙雏针也完了，目下他身上几乎一无所有，除了剩下的六把飞刀和两颗夺命返魂丹之外，还有两锭碎银和百十制文钱，真是身无一物了。

“我得在附近找找，看看庄中是否有人逃出。”他向自己说。

幸而木栅外有一道护庄沟，不然定然波及庄外的参天古木，森林如被引燃，就不知要烧掉多少人畜了。

他从还未燃烧的一段木栅跃出庄外，绕庄四周走一圈，不见半个人影，只好放弃找寻活人的念头了。凄然取道出山。

走上出山的小径，小径通向云窝；找到一处山泉，脱下衣裤洗掉血迹。背心疼痛，左肩如裂，他不得不吞下一颗白衣神君所赐的夺命返魂丹，穿上湿衣裤上路。

蓦地，他站住了，耳中似乎听到一声微弱的呻吟，像是传自左首山坡下的草丛中。

“咦！难道有人受伤在草中？”他想。

四面仔细打量，不见人影，他不再迟疑，顾不了自己伤势，向草丛中掠去。

不错，有一个人，仆倒在草丛中，浑身是血，只消一看那人的穿着，他便认出那是大庄主穷学究吴世奇。

他一把将穷学究抱起，奔至水泉旁将人放下，将唯一的一颗夺命返魂丹塞入穷学究口中，用泉水送下，但他知道，救得太晚了。

穷学究的七坎大穴，露出一口剑孔，虽不很深，但拖得太久了些，这时即使有仙丹妙药，也救不回穷学究的命了。

剑孔中没有血流出，血已经凝固在伤口，由浑身是血的光景来看，可知穷学究定然饱受创痛的折磨，耗尽了真力，油尽灯枯，大限将至。

中海对医道造诣极深，看了穷学究的伤势，他的心不由冷了半截，夺命返魂丹只能拖延他的痛苦而已，却救不了命，他只能本着良知尽一份心力。

穷学究得丹药之助，一阵喘息，终于神智徐清，睁开无神的双目，用糊的声音说道：“谁……”

谁救了……我？”

“老伯，我是龙中海，你老人家感到这样了？一穷学究伸出抖动的手，抓住了中海的手，问：“老弟，庄……中情形怎……怎么样了？”

中海一阵惨然，又不能直说，他也不知究竟，略一沉吟，才道：“小可不知，只知安宁叔已……”

已经……小可杀了两名老道，便受伤昏厥，不知其详。”

“我送客回来，途遇长……长春子，他……他立即动手，我中剑落荒而逃。老弟，听……听我…说。”

“老伯，你……”

“你听……听我说。这两天来，我已在朋友处替你……你打听有关令……令尊的事，千里旋风已死……死在山东。安庆双丑已……已投入黑旗令主手下，虎爪追魂牟子秋已不在金华，可能已洗手归隐。去年有人在徐州碣山以西，与河南交界处的平邱集看到他，但他已不是虎爪追魂，却叫邱士雄，是当地富绅。你……你可以到那儿去碰碰运气。老……老弟，你……你能答应

我死……死前的最后要……要求么？”

中海心中作难，但毅然地说：“老伯，只要小可办得到，必定全力以赴，但愿不负你所托。”

穷学究挣扎着，满头大汗地道：“老弟，快扶我起来。”

他脸上出现了红潮，一字一吐地道：“老弟，为了江湖大劫，为了未来劫运，希望老弟能唤起武林同道的注意，找机会揭破长春子的阴谋的重大责任。”

中海悚然而惊，这付担子太过沉重，别说他一个区区江湖亡命的话无人敢相信，即使是穷学究兄弟出面指出长春子的阴谋毒计，也没有人会相肩他们的话，穷学究把这付担子交到他肩上，他怎能挑得起？恐怕口风稍一漏出，大祸立至，他这条命岂不完蛋？

穷学究得不到回答，“哇”一声吐出一口血，凄厉地叫：“答应我，老弟，答应……我……”

“答应……我……”馨音全变了，不像是人的声音，浑身肌肉开始松弛，双目一翻，吐出了最后的一口气。

“老伯，我愿尽全力，但我得在……”中海大声叫。

可是，穷学究已吁出最后一口气，死在他的臂弯中。他扶持看体，久久不能移勤，心中大乱，像是座石像，直至听到远处传来吵杂的人声方始神魂入窍。

那是一群临村的人，赶往排云山庄救火的。他等众人去远，才将穷学究的体移至小径上，大踏步走了，他不是傻子，当然知道揭发长春子恶毒阴谋的事有多困难，任重道远，前途多艰，如果鲁莽从事的话，随时皆有不测之祸，送掉性命而事无所成，不仅排云山庄的人死不瞑目，他龙中海也不甘心，必须慎重策划方能有成。目前他只是个江湖亡命，位卑言轻，而天下群豪大多数已被毒娘子所网罗了，他所知的便有三生、玉麒麟父子，六指琴魔等等，不知道的人自然更多，他无法获悉对方到底网罗了多少人，决不可向任何人事先透露口风。他希望先找三两个同道共商大计，一个人的力量委实太过有限。

他想到天玄剑，但天玄剑已闻风隐遁，到何处去找？第二个可靠的人是白衣神君，可是白衣神君也离开了华山梅海。

经过三天的思索，审慎的的衡量，他决定首先从练好自己的气功和剑术上着手，然后再结交天下群豪，先建立自己武林地位，再求发展，再就是追踪虎爪追魂牟尼秋和安庆双丑的下落，更希望在江湖闯荡追踪期间，能遇上白衣神君和天玄剑。

他一直没有想到大峪山主，他认为大峪山距中原太远，江湖的纷争不会牵连到大峪山的好汉们，所以未加考虑。

他决定先到碣山，先求证邱士雄是不是虎爪追魂，决定之后，他以剩下的碎银定造了几枚金针，开始以新的面目出现江湖，向山赶去。

庐山县是属徐州管辖的最西一县，与河南归德府相邻。徐州地属南京，但行政却直属京师，所以名义上是直隶州。

那时，黄河由南京入海，县城就在黄河的北岸，后来才迁到河的南岸。

这一带就是所谓的黄淮平原，黄河在这一带简直年年在变，像一条可怕的孽龙，几乎每年都会不安静地扭动着庞大的身躯，凶猛地打击着绵延数千里的堤岸，河床比地平面高。河堤一决，滚滚黄流就一千里，所过之处庐

舍荡然，人畜尽没，又形成了新的河道。

有利必有害，有害必也有利，黄河的改道会屠杀千万生灵，但旧的河床又成了一片沃土，养活了百万生灵。

从山往西走，约百里地便是河南布政司的归德府虞城县，一在河的南岸，一在河的北岸。两地交界处有一座刚建了不足三年的平邱集，那是三年前一次大泛后留下的大平原，后各地移来的一群富冒险精神的人，辛辛苦苦凭血汗建立的新村集。去年秋泛，黄河在虞城的下游开了个缺口，因此河北岸少了万顷良田，而河的南岸又多出了万顷新土，死了万余人，有十四座村镇平空消失。接着，秋去冬来，由南京、河南、山东这三省的人向新生的土地涌来，在稍高的土地重建材镇，开始划地为田，及时播下了冬麦。

开始时来人不多，只建了两座村，这两座村恰好与平邱集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相距各有十里左右。西南，是河南人建立的嵩高庄，西北，是山东人建立的泰山村，两村皆全力开垦，彼此之间的感情并不十分和好。

新生的土地，其肥沃的程度实令人难以相信，只要撒下种子，不要施肥，也不要照料，保证可以收一季吃三年，只怕你不下种，因此，谁不想要多开几亩？谁不想将对方的人撵走？

而平邱集的人却也古怪，他们自己耕不了那么多的新沃土，却又不愿让别人来开垦，麻烦可就大了。

平邱集共有近两百户人家，算是一座大村，村东南是通向碣山县城的黄河渡口，村南是徐州至归德府的往来大道，是一处宿站，也是四乡五村的货物交流要津，乡民每隔三天便会将土产运来贩卖，称为赶集。三教九流之徒路过这儿，也把赶集当成衣食父母。

集中主事的大爷，叫做邱士雄，村人都称他为邱大爷。他有三个拜弟，二爷叫白英，三爷叫于镇四爷叫吕岳。邱家宅第丛多，光仓房即有卅六栋，每栋能藏小麦万石。至于牲口，马牛羊鸡犬猪六畜成群。若要问他的田地究竟有多少，他会坐在马上用鞭梢向南一指，道：“喏，就是这些，谁知道到底有多少亩？往前走，直至对面天底下都是我邱大爷的田地。”

这一带既少树木，也少村庄，既没有山，也少丘，一望无涯，田接着天，连东西南北也不易分清楚，天底下到底有多远？不知道。春冻初解，麦苗也一股劲的往上抽，举目一看，蓝的是天，绿的是地。

重阳节快到了，该准备田里的工作了，必须准备整田，在严冬到来之前，种子必须播下，等到麦苗长到三四寸时，恰好迎接十月天的瑞雪。

秋风起吹，大道上黄尘滚滚。暖洋洋的太阳，照在身上热烘烘的。

“叮铃铃！叮铃铃！”小铜铃的清亮鸣声悦耳动听，大道西面来了一匹健驴，驴儿挂铜铃，确是少见。

嵩高庄自入秋以来，一直就笼罩在愁云惨雾中，村中死气沉沉的。怪！今年大丰收，村民为何竟变得死气沉沉？

西寨门迎着从归德府伸来的大道，大道贯村而过。寨门口站着四五个孩童，听到铜铃声，全抬头向徐徐驰近的健驴投以好奇的眼光。

驴是叫驴，矮小得像是一条狗。其实，驴儿并不小，只是骑驴的人太大了。乖乖！这家伙怕不有八尺高？壮得像一头牛，这么大的一个大汉，骑在这么小的驴背上，看去委实令人替驴儿叫屈。

那驴不但驮了个大个儿，背后还搁了个不大不小的马包，大个儿满脸风尘，挟着一根北地罕见的山藤杖，杖头挂了把干枝儿，吊着一块白布招，

上面写着：“专治疑难杂症，祖传妙药仙方。”原来是个走江湖的草头郎中。

“的的得得得！的得得！”蹄声不疾不徐，到了寨门口。

“唏……”一声马嘶，寨门内奔出一匹驴马，向西举蹄如飞，骑士加上一鞭，绝尘而去。

叫驴以为来了同伴，咧开大嘴怪叫，一阵乱蹦乱跳，铜铃摇得乱响。

大个儿俯身一把逮住驴耳朵，双脚着地，“叭”一声给了叫驴一记山藤杖，笑道：“畜生！我真该蒙上你的眼睛，免得惹事生非。”

叫驴像是大个儿胯下的小猢，动弹不得，乖乖地安静下来。

大个儿下了驴背，向嘻笑着的一名孩童道：“小扮儿，这儿可是平邱集么？”

小童脸色一沉，噘着嘴儿道：“这儿是嵩高庄。”

大个儿笑笑道：“哦！这是说，还有十里地。谢谢你，小弟弟。”说完，牵着驴儿缓步进了寨门。

大路通过寨村，村中定然有小食店和施茶站。大个儿到了一座食店前，将绳挽在拴马槽上，遮阳帽摘掉，先到水井旁吊起两桶水。喝了两碗水，脑袋里往木盆一泡。

天气相当热，这时已是牌末时分，村中似乎冷清清地，往来的行人匆匆忙忙。突听到蹄声入耳，有马儿从东面驰来。

新建的村庄，房屋相当凌乱，仅官道左右稍为整齐些，但看上去仍然很不顺眼，东一块荒地，西一块麦场。小店对面是一座村人集会的场所，广场的北面是龙王庙，算是一处相当宽敞的地段，四周新栽的槐树已有七八尺高了。

便场四周是凌乱的草屋和大泥砖砌成的宅院，街巷的暗影处陆续出现一些老人和壮汉，间有一些老大娘瑟缩而木然地站在四周。

“的得得！的得得！”蹄声震耳，接着倏然而止。

大个儿抬起水淋淋的脑袋，用已呈黄色的汗中擦掉眼中的并水，向广场看去。

店门外，涌出五六名村夫，还有系了围裙的店伙，一个个神情愤怒地向广场注视。

三匹黯红色的健马在广场中心勒住了，马上的雄壮骑士高坐雕鞍，微笑着徐徐四顾。不但马骏，第一名骑士大环眼，狮子鼻，血盆大口，留着八字大胡。头戴英雄巾，穿一袭天蓝色劲装，背上系了剑，腰挂百宝囊，脸上挂着傲然的神情。

第二位骑士是个三十左右的年青人，穿一袭绿缎绣小白花劲装，佩剑挂囊，一副脸庞相当难看，不仅难看，而且充满不健康而且阴险狠毒的意味，但身材却健壮高大，与身上的色彩极不相称。

第三位骑士壮得像头大牛，青巾包头，大牛眼，朝天鼻，双耳招风，满脸横肉，络腮胡根根见肉像刺般。穿一袭青劲装，腰上围了一根九合金丝大长鞭，把粗盈渥，鞭梢仅大如小指，在腰上围了三匝，定然是丈二春的重家伙。

第一名骑士兜转马头，向两名同伴笑道：“两位先看看，这就是嵩高庄。”

“于兄，他们人呢？”黄白脸皮的青年人冷冷地问。

络腮胡大汉用马鞭向四周一指，哈哈狂笑道：“瞧！这不是人么？有上

百之多呢！炳哈哈！于兄你请咱们兄弟俩来对付这些毛虫？”

于兄呵呵笑这：“符兄，别小看嵩高庄好乡邻，他们当然不能提刀动枪抛头颅洒热血，但他们会用重金请些三山五岳的英雄豪杰替他们保卫乡土，昨天和咱们在土沟狠拚而送命的三位好汉，据说还是花了五百两银子请来的呢。据我猜测，俞庄主今日用十六辆大车运走了大量的麦子和高粱，要变卖成金银再请三两个高手和咱们拚了。”

青白脸皮青年人冷冷地问：“于兄，为何不将车拦下？”

“哈哈！拦下？不必了，让他们把粮食卖光，他们便会自己走路的，咱们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了，拦下岂不成了拦路打劫？说出去不光彩哩！”

青白脸皮青年人一抖，健马向龙王庙冲出五六丈，扬鞭大叫道：“叫你们的庄主俞老狗出答我的话。我山东沂州双煞玉面煞彭业，和你们开诚怖公地谈谈。”

龙王庙内立即闪出五名大汉，保护着一个白发如银的老者，站在庙门口的台阶上，大声道：“于三爷，不可欺人大甚，你们公然进村来生事，不嫌过份了么？”

叫于兄的人是平邱集庄主的拜弟，老三于镇，他哈哈大笑道：“俞庄主，于某来了两位朋友，不知宝庄的方向和座落的所在，因此于某伴同他俩前来拜望庄主，顺便来看看贵庄兴旺的光景。”

三匹马全堵在台阶下，骑士们高据雕鞍，手按在判官头上，半俯下身子怪模怪样地斜视着俞老庄主，神色中不知包含了多少轻辱，多少藐视。

俞老庄主哼了一声，神色肃穆而沉静地道：“于三爷，老朽请你们立即离开。”

络胡大汉牛眼一翻，吼叫道：“什么？老家伙，你要撵咱们走？”

“撵？老朽不敢，只请诸位离开。”

“哼！谅你也不敢！”玉面煞冷冷地接口。

于三爷哈哈一笑，接着沉下脸，厉声道：“俞庄主，你好生听着。假使今年你们不顾咱们的警告仍然在这一带田地上播种，对不起，休怪咱们心辣手辣向老少妇孺们下手了。你以为还可以请到多少高手和咱们一拚，尽避请，反正先后你们已经死了六十六人了，再死千儿八百又何妨？总之，不管你请人也好，请官兵也好。住下来都没有关系，种庄稼可不行，一万个不行。言尽于此，你好好地斟酌啦！”

虬须大汉用大拇指指着自己的鼻尖，怪声怪气地道：“老家伙，你好好看清太爷的脸容，以便日后可以见官报案，我乃山东沂州双煞的老二，叫黑煞符群。一生中不知杀了多少人，可以说满手血腥的了。平邱集邱大爷是咱们的好朋友，他叫你们滚你们便得滚，不许爬着走。你如果再不知趣，赖在这儿不走，哼！我宰了你这老山羊，听见没有？”

玉面煞也冷笑一声，阴森森地道：“老猪狗，千万记住，任何人敢出村整田，他将永远不会活着回村子了。老二，咱们先在附近看看。”

黑煞兜转马头，意气飞扬地叫：“老大，这就走。”

三匹马像狂风般涌入左侧一条小巷中，立即引起了一阵骚动，人群走避不停，鸡飞狗跳。

黑煞撒下长鞭，领先驱坐骑冲出，立即引起一阵骚动，风雷声大发，鞭影飞腾，一声暴吼，接着“叭”一声巨响，巷口突出的檐角应鞭折坠，马儿已狂风似的急卷而过。

龙王庙前的俞庄主咬牙切齿地瞪大老眼，死死地注视着三个人的背影，却是无可奈何，村中关门叫嚷之声不绝于耳，蹄声久久不绝，毁坏物品的声音震耳欲聋地频频传来。

大个儿先前已将双方的对话听得字字入耳，直至三匹马冲入小巷，方重新洗他的汗水。

洗掉脸上的尘土，现出了本来的面目，脸色红润，略带古铜色，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留着潇洒的八字短胡，一口整齐而锐利的牙齿，英姿勃勃。

他敞开青直缀的领口，露出一小段壮实的胸膛。他端了一桶水，走近叫驴，将水桶放在叫驴前，一面倚在拴马栏上留心驴儿喝水，一面冷眼注意着村中的动静。

小店前，店伙和村夫不住地切齿咒骂，也摇头长叹。

蓦地，右面蹄声如雷，小巷口飞出十来只鸡，鬼叫连天，黑煞驱马疾冲而出。

“叭！叭叭！”鞭声震耳，三只鸡应鞭裂成六片，羽毛纷飞，血肉四溅。

左面不远奔出一群大小绵羊，大概羊栏被毁，被人赶出来了。

接着玉面煞疾马冲出，铁蹄过处，羊群狂窜，后面，已有五头羊倒在血泊中哀鸣不已。

黑煞怪叫如雷，狂笑震天，居然驱马追逐飞散了的鸡，每次鞭声一响，必定有一只鸡被他击成了两片。

合该有的事，两只鸡惊得奋起疾飞，居然飞离地丈余，向小店前飞来。

黑煞哈哈长笑，驱马冲来，“叭”一声鞭响，飞得慢的鸡凌空而落，羽毛飞舞，血肉四溅。

另一只鸡很幸运，飞过了拴马栏，窜入小巷中去了。

黑煞不甘心，在鸡飞跃拴马栏的霎那间，鞭已抽出，可是鞭梢突然一折，一发之间，鸡逃掉了分之厄。

马儿在拴马栏前刹住了蹄，右面不足五尺，就是倚栏的大个儿，大个儿左方的叫驴突然骊出一声怪叫，不安静地扭动着。

黑煞还未看出鞭梢的轻微扭动变化，一鞭落空，勃然大怒，正待抖驱坐骑绕道再追，叫驴的怪声却吸引了他的注意，首先便接触到大个儿那双若无其事的眼睛。

他的怒火全集中在大个儿身上了，长鞭一抖，鞭梢已收在手中。马儿徐移，移向大个儿的立身之处。

大个儿双肘架在栏上，背倚着栏，平静地抬着头，若无其事的注视着黑煞。

店门口已经没有人了，人退至店中伸出脑袋向外瞧。不远处，玉面煞不再追逐羊群，小驰而行，驰向龙王庙。

黑煞感到无名孽火上升，全村的人纷纷走避，没有人敢如此大胆在站在室外正眼相视，这大个儿居然点坐不惊地不躲不闪，而且还大刺刺地看热闹哩！那还了得？他哼了一声，虎吼道：“小子，你可是高高庄的人？”

大个儿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呵欠，伸手指着驴背上插着的山藤杖，有气无力死气洋洋地道：“专治疑难杂症，祖传妙药仙方，在下走江湖行医口，爷台可需在下效劳么？”

“混蛋！”黑煞怒吼。

大个儿徐徐站正身躯，歪着头招手叫：“阁下，为何出口伤人？你下来，

咱们谈谈。”

这时，庙前广场的玉面煞已发现这儿有变，策马驰来。庙右角，于三爷的马也刚好冲出，见状一怔，也策马奔来。

黑煞大怒，将长鞭扣好，飞跃下马，双手叉腰，直迫至大个儿身前。两人同样壮实，只是大个儿要高上二三寸，黑煞似乎要壮些。

黑煞在三尺外站住了，吼道：“好小子，你吃了老虎胆……”

“老虎没有多大用场，吃了胆可以壮胆，那是欺人之谈，只不过能利尿、通便、明目罢了。”大个儿抢着答。

“混蛋！他妈的你敢在我黑煞符大爷面前卖狂，你也不竖起你的驴耳朵打听打听便在大爷面前讨野火，该死！”

大个儿脸色一沉，冷冷地道：“你这家伙简直像一条疯狗，岂有此理。”

黑煞忍无可忍，一声怒吼，伸手就是一耳光抽出，捷如电闪。

会者不忙，忙者不会，大个儿左手疾挥，“噗”一声格开了来掌，右拳疾飞，来了一记“霸王敬酒”。

快！快得令人眼花，“噗”一声闷响，黑煞的下颌挨了一记重掌，踉踉跄跄地急退了四五步，几乎坐倒。

大个儿将大拳头伸至口前，向拳头吹了一口气，然后向后一靠，又倚在栏上了。

黑煞被打得口角溢血，牙齿松动，眼冒金星，一声怒叫，飞扑而上，双爪齐出，来一招“猛虎扑羊”，像一头怒虎般疾冲而至。

大个儿等爪堪堪及身，闪电似的疾出“童子拜佛”，“噗噗！”半分不差的架开了抓来的爪，上抬、下扣，“噗”一声夹住了黑煞的后颈，全力向下一按。他个儿稍高，这一招用得很恰当。接着右膝上抬，“噗”一声再在黑煞的下巴来上一记狠击。

黑煞上身一挺，向后仰身暴退，“嗯”了一声，鲜血和几颗大牙往外直跳。

大个儿得理不让人，如影附形急进，左手疾伸，劈胸一把抓住黑煞的衣领向后带，右拳再提起向下挥。

“噗碰！噗……”一连四声巨响，黑煞的头左摇右摆，两颊各挨一拳，两肋也各接一记重击，拳拳着肉，记记落实。

“滚！”大个儿沉喝，左脚钩住黑煞的右脚跟，右手送出一掌。拍拍双手，然后又腰站在地上不动。

黑煞“叭”一声跌了个仰面朝天，再来一个大背翻，“噗”一声转面落地，仆倒在一堆马粪上，手脚脱力地抽动不已，爬不起来了。

玉面煞的马狂冲而至，马止人下地，像一阵狂风般卷向叉腰而立的大个儿，掌如开山巨斧，攻出一招“吴刚伐桂”，掌出有风雷之声，声势汹汹。

大个儿左手一拨，揉身直上，右手伸两个指头来一记“二龙争珠”，迳自掏向对方的双眼，电射而去。

玉面煞很了得，左手上抬，削向大个儿的脉门。右手收招变式，改掌为爪，反扣向大个儿的曲池穴。

几乎在同一瞬间，两人的右腿已接着攻出。

“噗！”双靴接触，两人齐向右飘退。

接着，双方再次横上，拳风虎虎，掌势如排山倒海，展开了快速绝伦的狂攻，只片刻间，便换了四次照面，各攻十招以上。太快了，分不出招式，

看不清拳掌，但见人影急剧地进退盘旋，只看到拳头指掌变化奇疾，风雷声隐隐，动魄惊心。

于三爷到了，飞跃下马道：“住手！停一停！”

“噗噗噗！碰！”小臂接触和掌拳接实的怪响接二连三地传出，两人无法收拾，也不敢收招。

于三爷伸手拔剑，喝道：“且住手！且……”

“噗拍！”暴响乍起，人影分开了。

玉面煞“哎”一声惊叫，斜飞八尺外，再连退两步方稳住身形，额上大污如雨，脸色泛灰，以手按住左肋，目中似要喷出火来。

四面蹄声如雷，五匹健马溅起滚滚黄尘向这儿狂驰。小后门内有人喜悦地叫：“五爷将人接到来，赶这三个恶贼走路。”

五匹马最右侧的一匹就是不久前奔出西庄门的一人一骑。

大个儿只飘退两步，火速向刚站起身满身沾了马粪的黑煞，“噗”一声一脚将黑煞踢开，夺了黑煞的九合全丝鞭，“呼”一声鞭啸，划出了一道淡淡半弧。

“来吧，使剑的老兄。”他向挺剑欲动的于三爷叫，神定气闲，只不过是额上见汗而已。

于三爷心中骇然，不敢上，怒声问：“阁下高姓大名？因何伤我于某人的朋友？”

大个儿扫了众人一眼，淡淡一笑道：“在下姓龙，名嘛，不说也罢。”

“阁下可是嵩高庄请来助拳的人？”

“怪事！谁请谁了？龙某行医济事，途径贵地，正在这儿驴，还未进店买酒进食。这位什么黑煞什么大爷口出不逊，毛手毛脚，开口就骂举手便打，简直岂有此理？欺人大甚。龙某既然在江湖上混，如果没有两手花拳绣腿防身，那还了得？”

于三爷看西面来的五人五骑将到，心中一懔，忍下一口恶气，道：“好吧！绑下有理，得罪了，于某向阁下道歉，后会有期，以后再算。”

“慢走！口说道歉，话中带刺，说走就走得了么？”大个儿欺上叫。

“你想怎样？要于某给你磕头不成？”于三爷沉下脸问。

“咱们两人聊手，毙了他。”玉面煞撒剑怒叫。

大个儿冷冷笑道：“龙某出门不想生事，但也不怕事。阁下的朋友无礼在先，少不得赔偿在下些少损失，如果两位想联手行凶，在下奉陪。”

这时，五匹马到了，五骑士飞身下马，向场中走来。最右那人是先前策马出庄的壮年人，与最左首那位壮汉同一打扮。两人一个是请人助拳的村中子弟，一个是刚才驰出催驾的五爷。

中间三个男女一表人才，全都是穿劲装的武林朋友。中间那人长眉入鬓，目似朗星，留了三鲈短须，年约四十出头，身材修伟，腰悬剑，肋挂囊。

左首那人五短身材，结实矮壮，年约四十左右，精悍之气外露，腰带上挂着一只长革囊，里面盛了一对双怀杖。

右面的人是个女的，徐娘半老，生得粉脸桃腮，黛眉带煞，是个生有七分人才，但令人看了心中生寒的女人，看一眼不打紧，看第二眼便会害怕，她眼神太厉害。腰上也悬了剑，脚下的小蛮靴锃尖儿雪亮。

于三爷心中暗暗叫苦，知道嵩高村请的人到了，必须赶快摆脱大个儿，急问：“你说吧，你想怎样？”

大们儿瞥了新到的五男一女一眼，不加理会，向叫驴后面的马包一指，道：“在下这次从开动府赴徐州，生意差，整个月来没有治过半个病人，妙药仙丹也无人问津。刚踏入徐州的地头，好运就被阁下的朋友撵走了。出门人和气生财，少计较绝不会吃亏，在下不愿多追究，阁下请解囊买些药，开个利市以换回被撵走的财运，怎样？”

于三爷强忍恶气，问：“阁下的意思是强卖罗？”

“不！强卖强买，不是生财之道，买与不买，悉听尊便。”

“你说吧！卖什么？”于三爷让步地问。

“在下的止丹十分薑光，只卖三包，每包白银十两，便宜得空前绝后。”

三十两银子买三包止药，见鬼！于三爷不吃这一套，怒叫道：“什么话？你……”

“老实话，在下的药从不二价，童叟无欺，信誉保证。”中海幌着长鞭抢着接口。

“如果于某不买呢？”

“在下决不勉强，那么在下就和尊驾的朋友算账。”

于三爷忍无可忍，同时他身上也没有带银子，想买也力不从心，他向玉面煞举手一挥，咬牙道：“彭兄，咱们拼了。”

中海举步迫近，长鞭一抖，道：“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在下也不甘受辱，奉陪。”

剑拔弩张，恶斗将起，旁观的五男女互相打一眼色，中间那人突然沉喝：“不许动手！”

满嘴是血脸色发青弯腰驼背站在一旁的黑煞用漏了风的含糊口音道：“你凭什么？”

“凭陈州三侠的名号和真才实学，我寒剑李如陵蒙俞庄主敦请前来保护地方，怎么能够不管了事呢？”

大个儿冷哼一声，接口道：“李大侠，破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阁下最好少管。”

寒剑李如陵呵呵一笑道：“老弟台幸勿误会，在下愿与老弟做这项买卖，请放他们走，俞庄主不希望庄中动刀动剑，以免妇孺受惊，因此请老弟让他们走。”

大个儿将长鞭丢给黑煞，道：“既然如此，在下也没话说，黑煞，咱们买卖谈不成仁义仍在，下次见面时希望你老兄多多照顾，在下的跌打损伤的药十分灵光，希望下次你老兄能够用得着，你们可以走了。”

说完，大踏步向小店中走去，寒剑李如陵抱拳施礼道：“老弟台……”

“对不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下岂能要足下破费购药？止泻散每包三文钱，足下如果要，包里中多的是。”

大个儿回礼抢着答。

寒剑李如陵呵呵一笑，并肩随着大个儿走，笑道：“老弟能制服沂州双煞，定非常人，兄弟以至诚就教，幸勿见拒，可否示之老弟真名号？”

“江湖小混混，何来名号，在下姓龙，就叫龙郎中，天色近午，该是午餐的时候了，在下须进食后赶路呢，少陪。”

大个儿摆出一付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色，迳自进店去了。

于三爷已将不能支持的黑煞弄上了马，与玉面煞死瞪了陈州三侠和大个儿的背影一眼，驱马转身走了。

寒剑李如陵低响向同伴道：“俞兄与周三随张贤弟先到庄主府上安顿，并烦请庄主前来一行，我与那龙老弟攀份交情，他将是咱们一大臂助。”

说完，进入店中。

龙郎中在店内找副座头入座，店伙计笑容满面，七手八脚的奉上香茗，像是请到了龙王爷的圣驾般的高兴。

小店门面不大，但店前的广场倒还宽敞，前面搭了一座凉棚，因此店中相当凉爽。唯一的缺憾就是店中栽的槐树还未成荫，和卫生条件不够。

龙郎中一个人据了一副匹头，店伙计来了两个，喜气洋洋地伺候茶水，深以能伺候替他们出口气的大个儿为荣。

一名店伙送上面巾，喜悦地问：“龙爷是小饮呢？抑或是……”

“请来两壶高粱烧，然后上些窝窝头填肚皮。”龙郎中也堆下笑，和气地抢着说。

店伙笑得爽朗，道：“小的自作主张，替爷台张罗了几味下酒菜，咱们掌柜的已经亲自下厨，笼爷且请稍候。”

“哦！真不敢当，请代向掌柜的致意，小可不惯食用精美菜肴，大鱼大肉就成。”

“龙爷请放心，小的理会得。”店伙接回面巾，笑着走了。

寒剑李如陵到了桌旁，欠身笑问：“老弟台能让在下借一席地沾光么？”

“李大侠请便，别客气。”

李如陵拖张木椅告坐，道：“不敢当大侠之称，如蒙不弃，老弟台叫兄弟一声李兄足矣，咱们江湖人不惯虚伪客套，老台弟相信也不是俗人，说话时开门见山，相信老台弟也不会见怪。”

“恭敬不如从命。小可大胆，说问李兄这次到嵩高庄……”

“说来惭愧，兄弟在江湖只算得二流人物，只不过在敝乡小有虚名而已，上月梢俞庄主派人到舍下，将平邱集三庄之争的前因后果说出，希望兄弟前来助拳，兄弟不仅是为了重聘而来争强斗胜出风头，激于义愤也不得不前来插手。不久俞庄主将前来与老弟一叙，他将会把附近三村新田之争一一详告，希望老弟台……”

龙郎中摇摇头，插口道：“李兄，小可只是个走方郎中，不敢轻易开罪人，更不能受雇任打手破坏行规。”

李如陵脸上一红，讪讪地道：“老弟取笑了。其实，不是受雇任打手的问题，问题是武林道义，咱们练武人固然讲的是强身养性，但不忘替人排解纷难，行侠仗义，扶弱济贫……”

“呵呵！李兄，小可惭愧，日夕为生活奔忙，衣食堪虞，自顾尚且不暇，岂敢奢谈行侠仗义去除暴奸？”

## 第十一章

“老弟，在下双目不盲，已看出老弟是非常人……”

“李大侠，天下间没有非常人，你我都是极平凡的人，所不同的是，你

阁下是武林中声誉甚隆，有田地有家室的地方名人。而我呢？惭愧，凭一双手一双脚流汗吃苦混饭糊口，闯荡江湖旦夕为衣食而忧。阁下练武志在英雄豪杰，而小可却只为了免于饥饿不得不练些小技防身，只求温饱于愿已足，不敢奢望做大英雄大豪杰，更珍惜生命，不想和任何人伤和气。”

他的话相当不客气，但神情十分诚恳，最后说：“李大侠，小可所说的皆是由衷之言，决无丝毫讥讽挖苦之意，只不过表明小可对人处世的态度而已。小可在江湖闯荡，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生事也不怕事，尽可能不和人妄论活计生意以外的事，以免恩怨牵缠遥无了期。咱们言尽于此，幸勿打扰。”

最后两句话就不客气了，简直是在下逐客令。

这时，店门口进来了俞老庄主，还有五个地方上主事的人。

寒剑李如陵知道无法再和龙郎中谈下去，只好苦笑着告辞，向俞庄主打眼色，七个人在左首一桌落坐。

酒菜送上，龙郎中逢自进食，吩咐店伙替叫驴安排草料，不再理会。

邻桌的七个人客套一番；店伙送上香茗，寒剑李如陵神色凝重地道：“俞庄主，敝下接奉手书，既与周大嫂及张贤弟赶来，希能为庄主分忧，对贵庄与平邱集之间的争端，下书人语焉不详，到底内情如何，尚请详告。”

一面说，一面用茶水在桌上写：“说与这位郎中听听，俾能将其留下助贵庄一臂之力。”

须知风尘奇人大多皆有怪僻，请将不如激将。”

俞庄主醒悟，长叹一声道：“真是一言难尽，说起来一把辛酸。去年虞县决堤，形成了这一带万顷新土。我们都是经官府核准前来开垦的，全都是家境清寒无田无地的人，不然谁愿意离乡背井到这儿活受罪，来时平邱集的人不但不排斥我们，反而给我们不少方便，谁又知道他们心怀不轨呢？当时咱们与泰山村的人挑黄河，老少们全出动，而平邱集的人却袖手旁观，十来里地的河堤，全是咱们与泰山村的人流血流汗成的。今年初夏麦子收成，他们却前来赶咱们走，展开枪收的血腥械斗，他们杀了我们十六个主人，泰山村也被杀了十五名。

最后官府出面调停，总算事态不再扩大。月前高粱收获季到来，他们又大举杀人，请来了不少凶手，我们也早有防备，但实力仍悬殊，他们不但抢收了本村大部份的高盘，且先后杀了我们四十四人。敝村派人向衙门投告，官府不予受理。他们更变本加厉，要敝村和泰山村迁离，不然将全部屠杀。他们已经志在必得，用金银买动了官府，他们会办到的。至目前为止，为了请人替我们主持公道，粮食已快卖完，只留下种子而已，我们已无力支持，唯一的指望，是李大侠三位了。”

寒剑李如陵长叹一声，黯然地道：“据在下所知，刚才那沂州双煞，只是平邱集近来所请的第三批职业凶手中的一批而已。另两批都是江湖中的败类，杀人不眨眼的恶贼，只凭在下三人，我看……俞庄主，这……这……”

“李大侠的意思……”俞庄主焦急地问。

“我的意思是……贵村该早作打算，还是……是……”

“怎样？”

“田地事小，性命事大……”

俞庄主倏然站起，道：“李大侠的意思，是要我们放弃以血汗开垦出来的田地么？不！

我们都是抛弃往昔的家业，离乡背井到这儿落业的，要放弃……”

“俞庄主请别误会了在下的意思，在下之意，是先不必急于冬耕，宁可过些时日辛苦些，先行忍耐些少时日，由在下至各地召请几位武艺高强的朋友，来和他们理论。”

“唉！但……但……本村的粮食已空……”

“庄主请放心，不必为银钱操心打算，在下自会慎重处理。侠义道的英雄豪爽，不会因银钱的事而……”

话未完，邻桌的龙郎中已酒足饭饱，离座到柜旁会账去了。

寒剑李如陵放弃了挽留龙郎中的念头，叹口气摇头，向俞庄主低声道：“看情形是无法挽留他了，任何事也打动不了他，咱们只好另行设法。”

“李大侠，我想，由我出面挽留他，也许……”

“我已试过了，他说过不愿多管闲事，任何人也留不住他的。请稍后十天半月，我往开封走一趟看看，请几位朋友前来助拳。在下未返回之前，庄主千万不可妄勤，小不忍则乱大谋，多死无益，务必管束村人忍耐。”

“老朽遵命，翘首静待大侠的消息。”

龙郎中四时出店门，外面闯入一名大汉，同里叫：“平邱集来了大匹人马，二庄主请庄主至庄门一行，他们要进庄了。”

俞庄主脸色大变，急急向外赶。

寒剑一把握住庄主的手膀，沉声道：“庄主，请记住，忍耐。”

龙郎中出了店门，站在凉棚下举目四顾，四周的村屋前，不少男女老少齐向小店默默地看望。店门前，一群村人皆用充满希求、可怜、无助的眼光，向他默视着。

他冷然注视四周，木无表情地排众而走，到了拴马椿前，沉静地解，挟了山藤杖跨上了驴子背，扭头看了从店门奔出来的俞庄主一眼，一抖，驴儿徐徐地驰上了大道。

东面蹄声震耳，烟尘滚滚，八匹骏马像潮水般涌到了龙王庙前突然停住不动，八匹马一字排开，将道路全都堵死了。

八骑土中，中间靠左的那位老兄就是去而复来的于三爷，沂州变煞却不在其中。

小驴蹄声得得，直向前闯。

“就是他。”于三爷指着迎面而来的龙郎中叫。

另七名骑土全是精悍壮实的中年大汉，一个个粗眉大眼，恶形恶像，带了刀剑身穿劲装，一个比一个凶猛，一便比一但狰狞。

中间两人是三角脸，一是高颧骨凸下颚的大汉。

三角脸大汉育了小驴背上的龙郎中一眼，冷冷地道：“就凭这么一个江湖小混混，也能将两煞赶跑？我不相信。”

高颧骨大汉鹰目炯炯，哼了一声道：“这人我认我。早些天在归德府小校场旁，他在那儿卖药，吹得一手好箫。”

于三爷接口道：“那么，他不会是高高庄请来的人了。”

“管他是不是，我找他。”三角脸大汉说完，便待下马。

驴儿到了。龙郎中在三丈外勒住，淡淡一笑道：“借光，让我郎中过去。”

他的目光落在于三爷的脸上，又道：“于三爷，阁下叫这许多人来，真要和我走方郎中过不去？”

我看还是免了吧！何苦来哉？”

最左首一名勾鼻大汉抽出插袋里的弓，扣上弦，弓弦徐引，冷笑道：“我神弹子田展要射他那张臭嘴。”

“嗡”一声弦鸣，一颗银星破空而飞，划出一道淡淡红影，一闪即至。

龙郎中下慌不忙，伸左手一抄，银星倏灭。他食拇两指抓着一颗指头大小银弹丸，装模坐样地注视片刻，顺手将银弹丢掉，滑下驴背，将驴赶下路左的龙王庙广场，点着挂有药招的山藤杖，手在怀中掏，掏出一把明晃晃约六寸飞刀。

他用食指拈住刀尖扬了扬道：“神弹子田老兄，你的神技果然名不虚传。你听了，大概于三爷在半路上碰到诸位，没空将刚才的事告诉你们便急急地赶来找场面。我再说一遍，我龙郎中走江湖混口使吃，决不想称英雄道好汉得罪衣食父母，不惹事生事，但都不怕事，你老兄神弹了得，给在下一弹。俗语说：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我郎中不愿白挨，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下来呢？还是马上接刀？”

神弹子田展大怒，一声怒吼，弓弦狂鸣，弹出有如连珠一般，连发三弹，全向龙郎中胸腹射去，相距只有三丈左右，弦响弹到，想躲委实不易。

龙郎中屹立如山，举杖尾信手连点，“得得得”三声极响，三颗银弹全被震飞五丈开外弹落在地上。

“下来！”龙郎中冷喝，电芒一闪。

“唏……”神弹子的马突然悲号，发狂地蹦跳，马额中心只露出一星刀柄子，蹦了两下突然倒在地上。

马群大乱，受惊向左右急散。

神弹子骑术高明，马未倒地人已下地站稳，骇然撤下背上的长剑，左手仍抓住大弓做兵又，摆开架势向前迫近，怒叫遁：“好小子，你该死，你……”

龙郎中微笑在一旁等待，左手已拈了一把飞刀，笑道：“你如果想死，我这一刀射你的咽喉，想活，射你的腿臂，老兄，你要死呢？还是要活？”

另一骑士已下马冲到，手中的鬼头刀冷电四射，从右侧急冲而上，一面怒叫：“田兄退，让兄弟剁下他的驴头做溺器。”

叫声中，招出“力劈华山”刀沉力猛，捷逾电闪；啸风之声令人闻之血为之凝，头皮发炸。龙郎中像是鬼魅幻影，左移三尺，刀尖从他的右臂前一闪而过，间不容发。

山藤杖一闪，看清的人不多，但见灰影一闪即没，然后才听到藤杖啸风的异响。

“啊……”使刀大汉发出一声令人心魄下沉的狂叫，“当”一声将刀摔出丈外，身躯疾转，转了两匝方始踉跄地冲出路旁，以手摸着右颊，“篷”一声摔倒在地不住地哀号。

地上，鲜血四溅，其中有块血团，那是颊肉。龙郎中那一杖，把使刀大汉的右颊擦掉了。

龙郎中虎目生光，向在两丈外发抖、脸色发青的神弹子冷冷地道：“我龙郎中行医济世，救人而不想杀人，但我这条命也不愿被杀。谁想要我的命，我将以牙还牙，你说吧，你想要我郎中射你那一部位？”

他那一记山杖，吓破了大汉们的胆，神弹子惊得手脚都软了，冷汗直流，颤抖着向后退。

于三爷急急奔上，伸双手乱摇，叫道：“请手下留情，有话好说。”

叫声中，硬着头皮拦在两人之中，向龙郎中不住地拱手。龙郎中冷笑了一声，道：“阁下，前倨后恭，你……”

“咱们有话好说，请高抬贵手。”

“哦！你老兄说得倒是挺轻松的嘛！”

“在下多有得罪，错不在田展兄。”

“那么，我找你罗？”

于三爷打一寒颤。退了两步道：“在下知罪，特请龙兄光临敝庄，为龙兄陪罪，尚请给在下次机会。”

他一面说，一面打恭作揖。

龙郎中收回了飞刀，冷冷地道：“在下要赚钱糊口，无暇接受阁下的陪罪，你走吧！”于三爷心头一块大石落地，陪笑道：“龙兄如果要钱，小事一件，敝庄刻正招请保镖……”

“呵呵！斌庄要请保镖？”龙郎中打断了他的话，笑着问。

“是的，是……”

“贵庄出多少酬劳？”

“年酬白银八百两。”

“哦！被丰厚哩！但在我来说，你们却未免太小气了一点。”

于三爷大喜，急急地道：“笼兄，这只是年酬而已，仅系指一些艺业稍次的人的酬金而言，对艺业超人的……”

“能给多少？”龙郎中抢着问。

于三爷心中更是高兴，还以为对方有意哩！笑道：“像龙兄这种超尘拔俗的高手，兄弟愿以年酬一千二百两聘请龙兄……”

“哈哈……”龙郎中狂笑，笑完道：“你老兄简直是太慷慨了，区区一千二百两银子要我替你们保一年镖。老兄，龙某受雇杀一个人是黄金一百两，折算白银是四百两，你却想用白银一千二百两替你们保一年镖，笑话！”

“龙兄，先到敝庄再说，咱们慢慢地商量。”

龙郎中去牵他的驴，摇手道：“没有谈的必要，近年来在下的杀人价格行情再涨，你们出不起，免谈。”

说完，跨上鲈背，山藤杖一挥，走了。

于三爷向大汉们挥手致意，上马追随小驴驰出了东庄门，跟随在龙郎中的身后，向平邱集缓缓地行去。

平邱集共有两座村，前村是赶集的所在，建有六座天棚，还有贩卖牲口的畜栏。居住在前村的人们，全是来自各地的行商，百货杂陈，是座相当繁荣的大集。

前村至后村之间，中间有一条两旁槐树成荫的半里长村道。后村，是本地村民的宅院，比嵩高村整齐得多，房舍的格局也讲究得多，四周建有丈余高的寨墙，右四座寨门，四角建了碉楼。站在北面的寨门楼向北望，十里外的河堤像一条静静躺在那儿的巨蛇。

南寨门的村道阔约四丈，可以并行四部大车，笔直地通向全村。前村的市集在大道的北首，南面是贩卖牲口的地方，往来徐州与归德府的车马，事实上是贯前村而过。赶集的日子，前村人山人海热闹极了。

前村的东首是店铺，西端的广场北角是天棚，是货物堆积的所在，南角是露天售货的场所。大道南端的牲口贩卖场占地甚广，臭冲天，好在远离市集，不然真会令人受不了。

街东是客店集中的地方，每一家客店皆设备齐全。明天是赶集的日子，客店中远道的客商将在今天到达投宿，因此店中伙计们都在忙个不停。

“的答的答……”小驴儿的蹄声，在小街上清脆地响起，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一群孩童跟在后面喧闹看起哄。

“的的得得！的……”蹄声暴响，后面的于三爷折入到后村的村道，马儿四蹄翻飞，向后村飞奔去。

笼郎中置之不理，含笑注意着四周的动静。出到街东，迎面第一家客店是鸿福客栈。小驴儿从容地踏入店前的广场，在拴马桩前停步。

龙郎中滑下驴背，一面解马包，一面向接过绳的店伙道：“伙计，把驴儿上厩。在下要在贵地耽搁两集日子，好生照顾着草料。劳驾。给我来间上房。”

所谓上房，只是一列单人住宿的房间而已。赶集的远客，除了与集上店号往来的商贩外，客人大多住统，住上房的人不多，因此上房的数量相当少。

龙郎中所住的上房，是后院上房中最外侧的一间，侧面有偏院，十来株高与屋齐的槐树散落在院中。

他前脚住进上房，后脚便跟来了一个中年生客，住入隔邻的上房，隔邻而居，看上去像是贩卖牲口的牛马贩子。

天色早哩！龙郎中洗掉一身风尘，换上一套干净衣裤，青直缀不加腰带，腰内藏插着一排飞刀的皮护腰，衣领后插着竹箫，端了把椅子在廊上坐，小木桌上搁着茶壶茶杯，他的双脚穿了快靴，高高地摆在另一把椅子上，坐像极不雅观，静待即将到来的变化。

果然不错，不久，人影乱窜，六个人踏入长廊，向他大踏步走来。

领先那人年在花甲开外，脸上皱纹不多，红光满面，鹰目、勾鼻、薄唇，三绺花白短须。头戴四方平巾，穿一袭天蓝色长袍，高底靴，看去身材修伟，但脚下迈着四方步，风度甚佳，确像富甲一方的土财主。他就是平邱集的富绅，大爷邱士雄。

他的左首，是个四十来岁的大汉，穿一身白劲装，外罩白绢长袍，大眼剑眉，海口短须，摆出一付文质彬彬的神态，从容背手而行。他是二爷白英，为人足智多谋，本地的人都知道白二爷是个笑里藏刀可怕的人物。

右首，于三爷于镇也换了一身海青长袍，摇身一变，变成了笑容可掬的士绅。

后面三个中年大汉却是劲装的打扮，雄壮高大，佩剑挂囊，顾盼自雄不可一世，粗膀大拳头，高傲之气凌人。他们是邱府护院保镖，村中人叫他教师爷。

六个人缓步来到了龙郎中的桌旁，龙郎中已含笑站起，向于三爷点头，道：“于三爷，咱们果真三生有幸，短短半天之内，三度幸会，不知这次又有何见教？同来的诸位，可否代为引见？于爷从嵩高村追到平邱集，是否过份了些呢？”

他的神情如谜，像是真诚相晤，像是质询，更像是找岔。于三爷堆下笑道：“兄弟是本集的人，这次特与两位兄长前来拜会老弟台。”

“哦！不敢当，不敢当，小可刚刚到了贵地，还不曾按规矩前来拜会贵集的主事大爷呢。”

于三爷分别向同伴引见，道：“这位是兄弟的大哥邱兄长士雄，徐州人

氏，是本集的里正。那一位是兄弟的二哥，姓白名英，关东人氏。”

龙郎中向两人抱拳行礼道：“久仰久仰，幸会幸会。兄弟姓龙，名郎中，走方行医济世，初临贵地，尚请大力提携一二。不久前在嵩高庄对于三爷多有得罪，尚请包涵。”

邱大爷不住向龙郎中打量，这时满脸堆笑，拖过了木椅坐下道：“三弟已将嵩高庄的事告诉老朽了，错不在老弟台，请不要介怀。”

“邱爷海量，兄弟十分感激。”龙郎中坐下答。

邱大爷清了清喉咙，故意装出一付委曲神色，道：“老弟台是吃江湖饭的英雄豪杰，见识多广，而我……”

“那里那里，兄弟仅靠小技混饭糊口而已，那能与邱爷相比？邱爷雄据一方，早年定是江湖大豪杰……”

两人抢着说话，龙郎中说到这儿，邱士雄急急接口道：“老弟幸勿误会，老朽早年在徐州时，舍下耕读传家，安份守己，三年前方迁至本地开垦，只学了点儿防身拳脚，从未在江湖闯荡过。”

“哦！兄弟胡乱猜测，邱爷勿怪，看不出邱爷却是祖上耕读传家的本份人，兄弟失敬了，请谅解了。”

邱士雄似乎听出龙郎中话中带刺，但却并不在乎，淡淡一笑，往下说：“老朽一生中到过的地方不多，见识浅陋，不知世事多艰，在此落业之后，方知世道艰难，一再受人欺凌，几乎送掉性命，因此在万不得已中，请来几位武艺高强的人保护家小的安全。我想嵩高庄的事，老弟台恐怕有所误会，因此前来拜望老弟说个明白，以免误会更深。”

龙郎中呵呵一笑，接口道：“邱大爷，说不上误会，你知道，江湖人必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就不可在各地多管闲事得罪了衣食父母。因此，嵩高庄的事，兄弟根本不曾介意。贵庄与嵩高庄之争，既与我龙郎中无损，也不见得有益，我犯不着卷入这涡子浑水，邱爷以为然否？”

“是的，是的，老弟所说，确是实情。”

“那么，咱们就不必再谈这件事了。”

邱士雄将坐椅挪近，低声笑道：“老弟，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噢！尊驾的意思是……”“百两黄金收买人命之事，就是老朽的意思。”

龙郎中脸上泛起一丝莫测的笑意，故作不解地问：“什么？邱爷要小可给你百两黄金去收买什么人命？”

邱大爷一怔，随即神情恢复原状，笑道：“不！老朽愿以黄金一百五十两，收买一个人的性命你看……”

“你是说……”

“嵩高庄俞老狗今晨派他的弟弟俞亮，带了大批粮食到虞城出售，远走开封礼聘狂丐西门守成前来助拳，事先已有人前往知会，因此可能狂丐已在途中了，极可能在虞城便与俞亮会合，明天恐怕便会到达，因此……”

“因此邱爷愿以黄金一百五十两，收买狂丐的性命？”

“正是此意。”

龙郎中摇摇头道：“对不起，恕难应命。一百五十两黄金，唔……未免太少了点。邱爷，你该知道狂丐的来历啊！”

“来历？老朽不知道，只听说他是个功力奇高，顶难缠的怪人。”

龙郎中向于三爷一指，笑道：“是于三爷告诉你狂丐功力奇高……”

于三爷搓手摇头，尴尬地道：“不不！兄弟也不知道，那是沂州双煞说

的。”

龙郎中大笑道：“三爷，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是么？沂州双煞只是一方小恶贼，江湖中他算老几呢？假使今天他知道明天狂丐可能到达，我保证他们绝不敢到嵩高庄去耀武扬威，他俩人要不马上卷包袱走路的话，我这个龙字倒过来写。”

“这……这……”于三爷搓着手说不下去。

龙郎中哈哈一笑，接口道：“三爷，兄弟相信府上必定另有功力超人，而耳目灵通的高手，那人是谁？”

“没……没有，老弟千万别猜疑。”

邱士雄接口道：“老弟台，刚才你说一百五十两黄金嫌少了点，你说吧！总该有个数目呀？”

龙郎中躺了个四平八稳，靴子搁上了桌，歪头问：“邱大爷，你该知道行情，杀一个三流高手的价格如何？杀一个江湖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又是多少？”

“这……这……我……我怎庆知道？”邱士雄急急地答。

龙郎中淡淡一笑，若无其事的道：“当然，价格是因人而异。杀一个一流江湖高手，银子是五十两。但如果找大户，可能杀一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高至黄金百两，甚至四五百两亦非奇事。邱大爷，你从前杀人的最高代价是多少？”

邱士雄脸色一变，猛摇双手急急分辩道：“老天爷，你老弟千万不可乱说，老朽绝对没有杀过任何人，你……”

“邱爷，我是说你以往出的最高价格是多少，而不是指大爷你自己去领赏杀人，呵呵，千万别误会。”

邱士雄吁出一口长气，定下神道：“本集杀人之事，是最近才发生的，嵩高庄欺人大甚，强占本集的田地，复收同凶手前来杀人，本集不得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请人回敬报复他们，本集公推老朽主事，统筹办理，一般的行情是杀一个村民白银三十两，杀一个对方请来的高手是一百两白银。”

“诸位，另请高明，在下不杀村夫俗子。”龙郎中断然拒绝。

“杀狂丐，黄金一百五十两，怎样？”邱士雄不放松地问。

龙郎中屈着手指头算道：“黄金百五十两，折合白银六百两，唔！等于杀一个一流高手。噢！

不行，狂丐是武林十六高手名宿之一，名列特等高手，六百两不行。”

“你要多少？”邱爷问。

“四百两黄金，不二价，不然尊驾另请高明。”

邱爷伸出大手，一字一吐地道：“一言为定。”

龙郎中哈哈一矢，也肯定地道：“一言为定。”

“预付金多少？”于三爷问。

“按规矩给。”龙郎中轻描淡写地道。

邱士雄双肩一紧，犹豫地道：“按规矩是先付半数，但……但……”

“你怎么知道按规矩是付半数？”龙郎中冷冷地问。

“这……这是本集的规矩。”邱爷闪烁其词地分辩。

“怪事，刚才兄弟已问过店伙，说贵集公识是点付钱，根本就没有先付的事。”

久不发话的白二爷发话了，笑道：“龙老弟，你探到的消息已经够多了，是么？不要再打哈哈了好么？第一，我告诉你，敝集确已请到两位高人，至于他们的名号，恕难见告。其二，不管尊驾为何而来，只要不是嵩高庄请来的高手，都是本集的上宾。其三，如果阁下有能耐杀了狂丐，四百两黄金绝不食言。其四，不必问规矩是何人订的，先付两百两，但有条件……”

龙郎中摇手止住了他的话，道：“在下既然想发财，自然先得打听清楚。”

“不错，尊驾还有什么需要问的？”

“二爷，你错了，交钱杀人，用不着追根究底，刚才你说有条件，在下先说我的条件，你觉得如何？”

“请说，在下洗耳恭听。”

“其一，不必先付定金，只须蓄金以待，事成再交。其二，狂丐何时到达，消息由你们供给。其三，在下的行动，不许你们干涉。假使你们派人监视在下，此事便作罢论。如何？”

“条件对我方大为有利，就此一言为定。”

“你们的条件……”

“很简单，以狂丐的头，交换赏格。”

龙郎中冷冷一笑，挥手道：“笑话，你以为龙某会提着脑袋讨赏么？废话！龙某的飞刀百发百中的，决无虚发。老兄，割脑袋的机会断不会有。”

“那……那如何取信？”

“你们在嵩高庄可有眼线……”

“不！没有。”邱士雄抢着说。

龙郎中冷哼一声，冷冷地道：“老兄，何必在龙某面前耍花招？你们如果没有眼线，绝不会收买龙某做凶手，怎会坦诚相商？不然在下恐怕还未落店，便被诸位留下了，至少也派人监视，防备在下是嵩高庄所请来的人，是么？狂丐到达嵩高庄，在下宰了他，贵集的眼线自会据实呈报，还要提头领赏？你们把在下当成什么人看了？哼！”

一名护院似乎不服气，冷笑道：“阁下的飞刀绝技既然了得，何不让咱们开开眼界？”

龙郎中瞥了他一眼，将茶盘中的三只茶杯递过，淡淡一笑，叉腰站起道：“老兄，你可以向任一处方向丢。”

所有的人全都站起身来向后退，惑然地盯视他。他手上没有任何刀影，直缀长及膝部，没系腰带，即使怀中藏有飞刀，掏出来极为不易，他的飞刀藏在何处？

护院双手分握三个茶杯，右一左二，缓缓退至院中。

龙郎中双手叉腰，相距护院丈余，亦步亦趋，虎目神光炯炯，紧吸住对方的眼神。

护院右手一扬，佻势掷杯。

龙郎中屹立如山，纹丝不动，只向对方冷然微笑。

护院想使诈，杯并未掷出，见龙郎中不上当，怪眼一转，妙计又生，突然三指一挑，右手的酒杯飞起，从右肩稍上处飞越，想将茶杯从肩上抛向身后，心道：“好小子，你再高明，总不能叫飞刀折向而在我身后将杯射中吧？”

岂知杯刚脱手，龙郎中的大袖中白虹一闪，接着电芒入目，“当”一声

巨响，茶杯就在升至肩上方还未下落瞬间，炸裂成百十片碎片，几块碎片更击中他的颈侧。

“哎……呀！”他惊叫，向左急闪，左手的两只茶杯下坠，他才听到飞刀啸风之声。

“乒乒！”失手坠地的两茶杯，距离地面一尺左右炸裂，碎片纷飞。

三尺外，两把飞刀插入地中。几乎尽柄而没。至于第一把飞刀，则贯入三尺外的槐树干上。

“我的天！”护院惊得毛骨悚然，失声惊叫。

龙郎中若无其事的将飞刀拾起，掀开衣尾，将之插入暗藏在内的皮护腰上。原来，他早料定对方要试技，在袖中预藏了三把飞刀。

回到坐处，他泰然地坐下道：“为免走漏风声起见，诸位可以走了。狂丐只要一到，可派人到店中找我。在下尚要歇息，不送了。”

邱士雄喜于形色，带众人告退。

到了店外，他阴阴一笑，向白二爷问：“老二，怎样？”

白二爷也阴险一笑，阴森森地道：“已可完全断定他不是嵩高庄请来的人。至于这家伙的来路，恐怕……恐怕是隐姓埋名在江湖上混，藉机找寻所要找的东西，满怀秘密的风尘奇士。这种人不好相与，咱们可得小心了。”

“反正他对我们有利，管他是何来路。”于三爷接口。

白二爷沉吟片刻，道：“老大，咱们何不请他到寨中招待？”

“你是说，引狼入室？”邱大爷吃惊问。

“唉！老大，你真傻，把他招待在金碧楼，等他杀了狂丐，便叫他和能王爷打交道，那不就完了么？”

“这……这怎么行？金碧楼是我事急藏身之处，而且花园对面就是天香丫头所住的天香楼，楼下是你几位大嫂的居室，那……那还像话么？”

“你真是，你舍得将四百两金子让他带走么？必要时恐怕还得请天香侄女……”

“什么话？你……”邱大爷怒叫。

白二爷不以为意，抢着道：“老大，别误会，我是说，必要时天香丫头的迷魂香还得派上用场，金碧楼机关密布，加上天香侄女的迷魂香，他龙郎中即使有三头六臂加上一对翅膀，也……哈哈！”

怎样？”

“不错，好！咱们这就回去请……”

“老大，你真是个冒矢鬼，这时转回去请他，岂不令他生疑？明天咱们治酒替他接风洗尘，乘机留驾岂不妙哉？”

“有道理，就这么办！”

谈谈说说中，定下了杀人灭口的毒谋。

龙郎中在廊下小坐片刻，像是个石人，想得入神，脸上的神色瞬息万变。接着起身往上房走，推开门又突带上，闪身贴壁躲在邻房的门旁，轻灵得像一只伺鼠的猫。

片刻，邻室的房门悄然而开，和他同时落店的中年人闪身外出，扭头一看，便看到了贴壁而立的龙郎中。

“老兄，你好。”龙郎中含笑向中年人打招呼。

中年人吃了一惊，惶然问：“你……你躲在房门外干什么？”

龙郎中倚在门边，笑道：“就等你，老兄。”

“等我？”

“是的，你老兄躲在窗内听了许久，大概全听到了。老兄，谁派你来盯梢的？说吧！我等候你老兄的解释。”

“你这是什么话？你……”

龙郎中左手一伸，闪电似的一把抓住对方的衣领向前带，脸色一沉，食指倏伸，顶住了对方的喉结，冷冷地道：“老兄，如果你想反击的话，我就顶破你的喉咙，乖乖回答我的话，安静些，别自讨苦吃。”

中年人惊得脸色泛青，恐怖地叫：“是……是于三爷派……派我来的。”

“你贵姓？”

“我……我姓廖……”

“廖兄，咱们屋里聊聊，亲近亲近。”

不管姓廖的肯是不肯，老鹰抓小鸡似的提入房中。许久，姓廖的满头大汗出房，龙郎中送至房门口，低声笑道：“廖兄，不送了，多蒙指点，不敢或忘，一百两黄金绝不食言，请静候佳音。”

由于近来三村械斗，赶集的人数锐减，集场已没往昔那般热闹，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村民和商旅，已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广场中的摊显得异常零落。

一早，龙郎中便在广场的西南角占了一个角落，开一块青布，摆上了十来瓶药膏丹丸散，还有十余小捆草药。山杖插在地上，布招儿迎风招展。

他坐在卷起的马包上，一本正经的吹他的箫，低徊婉转的箫声，与嘈杂的人声相应和，虽则人声吵，但箫声依稀可辨。

近午时分，艳阳高照，臭汗的气味熏人，已是旺市时分了。

龙郎中的生意不错，原因是昨天嵩高庄的事传开来了，村民一传十传百，经过他摊位前的人，全向他投以好奇的眼光。半天的功夫，他的跌打损伤药全卖完了，其他治病的药，也所剩不多啦！

他摊位的右首，是一座熟食摊，靠近往来大道，不但赶集的人在摊上就食，连大道上往来的人，也有食客光顾，生意不错，遮阳篷下两行食桌，在近午时分经常客满。

有些食客不用桌椅，左手两卷煎饼夹了些碎肉，加上两截大葱，右手是一碗小米粥，蹲在树底下吃得津津有味。

龙郎中的药快卖光了，看看天色不早，草草将青布的一角掀起掩住了瓶瓶罐罐，买了两卷煎饼，里了一大段牛蹄筋，夹上两根食拇指粗的大葱，右手端一壶酒，退到后面一株槐树下，倚树大嚼。

树后面，三个大汉却蹲着吃，中间放了一张小木椅，小椅上的盛盘中，有切成大块的肉块。三个人左手提着酒壶，右手抓着肉块往嘴里塞，一面吃，一面嘀嘀咕咕地低声商量，语声甚低。在人声嘈杂的市集里，大声说话也不一定能够听见。谁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呢？

龙郎中本来没有留意后面的人，他一面吃喝，一面留意着四周岔眼人物。蓦地，他似乎听到了什么，心中一动，留上了神。在人声嘈杂中，他居然听了个字字入耳。

三个大汉做梦也没料到有人会听到他们的话，毫无戒心地讨论他们的事。

蹲在最外侧的人吞了一口肉，低声道：“你们既然已摸清了附近的地势，也打听出来了些什么人了，那么，我们也该有所决定了。”

“大哥，一切由你的意思定夺。”左面那人含糊的答。

大哥摸出一制钱，道：“咱们由老天爷决定，钱若现出正面洪武两字，咱们接受平邱集的聘请，反之则接受泰山村的钱。”

右首那人放下酒壶，用衣袖擦去他嘴上的油渍，道：“怎样？咱们既然已经打听清楚双方的实力了，还由老天爷决定帮谁？”

大哥裂嘴一笑，玩弄着制钱道：“正视此意，双方的实力相当，只好让老天爷来决定了。”

“可是，平邱集出得起价钱。”

“但也别忘了，泰山村所请的枯骨魔僧这几天可以到达。”

大哥说出泰山村所请的枯骨魔僧行将到达，把偷厅的龙郎中吓了一跳，魔僧如果到了，还真不容易对付哩！

左首那人摇摇头道：“大哥，平邱集请的人也快到了哩。”

“二弟，在未探出请来的人是谁之前，咱们必须有所决定，是么？假使平邱集请了本会的人助拳的话，岂不糟了？”

“三弟，别忘了，五天之后重阳日，咱们还要在归德府聚会，听候差遣。这次少会主已安排下了天罗地网，志在必得，那小丫头的功力再了得也逃不过厄运，假使咱们不先找些银子痛快几天，日后万一死在小丫头手中，做鬼也不甘心。”

“大哥，那小丫头到底是谁？”

“不知道，反正她挑了本会徐州秘窟，小小年纪有此能耐，决非无名之辈。少会主已传下了金银玉版令，召集附近五百里内的会众，限期赶赴归德，搜寻那小丫头的下落，不怕她飞上天去。”

二弟不耐地叫：“别废话了，日子长着呢，咱们赶快决定，先找些银子快活快活再说。”

偷听的龙郎中被金银玉版令吓了一跳，接着心中一动，暗道：“好小子！希望你们的钱抛出反面。”

“叮”一声轻响，大哥将制钱弹得跃起五尺，被他一把抓住，摊开手掌一看，道：“反面，咱们到泰山村。”

“好！咱们赶一步。”二弟站起道。

龙郎中转身一把扣住二弟的肩膀一带，将对方转过来，冷笑道：“老兄，你们要到泰山村帮他们杀本集的人？你好大狗胆。”

二弟一声虎吼，一拳疾飞。

龙郎中左手一拨，右掌疾如电闪，“拍拍”两声巨响，两耳光抽得结实，二弟一声怪叫，飞撞出八尺开外，跌了个仰面朝天。

大哥一声怒吼，急冲而上。

“站住！”龙郎中沉喝。

这儿起了冲突，立刻招来了大批村民。

大哥被龙郎中的沉喝吓了一跳，脚下不由一慢。

龙郎中向围拢的村民高叫道：“这三个家伙是想到泰山村投奔枯骨魔僧的人，枯骨魔僧是个杀人眨眼的贼秃，受聘泰山村，要对付贵集，你们认为要不要将他留下？”

“快请邱大爷来，先打断他的狗腿。”有人大叫。

一呼百应，咒骂喊打之声应之而起。

龙郎中反而在一旁收他的摊子的药，不加理睬。

三大汉知道不妙，背起被击倒的人，奋勇夺路打出西村，溜之大吉。龙郎中不动手，谁也拦他们不住。

龙郎中刚收拾停当，于三爷已经闻讯率人飞骑赶来，问明了经过，一面派人追赶三大汉，自己迳自前来找龙郎中，见面便焦急的问：“龙老弟，刚才那三个家伙真是枯骨魔僧的党羽么？”

龙郎中不慌不忙的将马包挟在腋下，道：“是不是党羽我不敢认定，兄弟只不过在他们口中听说是投奔魔僧的人，将贵集的动静全打听清楚了，要返回泰山村，可惜，人多手杂碍手碍脚，反而让他们溜掉了，如果将他们擒住，定可将泰山村的消息全部弄清。”

于三爷立即利用机会，道：“老弟台，那魔僧虽说功力比狂丐稍差一筹，但凶狠残毒，心如豹狼般，泰山村将他请来，加上原来的东平四霸，不啻如虎添翼，可怕极了，敝地将危若叠卵。尚望老弟鼎力相助。请移驾至邱大哥家中从长计议。”

龙郎中不愿立即表示愿往的心意，摇头道：“对不起，兄弟只住客店，住客店也比较自由自在了些，而且不会引起贵集的仇家注意。”

“老弟台但请放心，邱大哥的宅中十分清静，老弟尽可任意出入不受拘束。客店中的客人往来繁杂，反而会引起仇家的注意呢。老弟务请看在兄弟份上，移驾一行。”

龙郎中略一沉吟，勉强地道：“好吧，但兄弟先申明，那枯骨魔僧与兄弟无怨无恶，素无往来，兄弟不能和他动手。”

“那……那老弟与狂丐……”

“多年前狂丐杀了在下一个朋友，所以在下答应以四百两黄金交换他的命。不然，一千两百两黄金在下也不见得答应，你以为狂丐的命只值四百两黄金么？”

于三爷心中大定，笑道：“只要除去狂丐，四百两酬金之外，大哥尚会另奉厚礼。这就走，且到大哥家中商量。”

他不再提枯骨魔僧的事，心想：那魔僧如果到来闹事，你龙郎中还能袖手旁观不成？邱大爷的宅第在前村的北面，后面有一座宏大的花园，楼房近三十栋，都是新建不久的宏丽建，比起附近的村屋，简直相去霄壤，十分突出，一看便知是富甲一方的王侯巨豪府第。

第五进后，左右分建了两座高有三层的大楼，回廊联络着东西两院，后临大花院，楼附近花木扶疏，幽静脱俗。

西楼叫天香，东楼叫金碧。两楼遥遥相对，中间隔了一座建了假山的亭台后院，北面俯瞰着大花园。

金碧楼，名义上是邱大爷读书养性的地方，非经许可，即使亲信役仆亦不许擅登。有十名健仆负责洒扫，没有女人。其实，楼上是他和三位拜弟及少数几个心腹聚会的所在，最下层建有地牢。楼上不知层经策划了多少霸占豪夺的阴谋，地牢中更不知暗杀了多少无辜。

地牢侧方，有一条地道内通向内院的密室卧房，外通大花园外秘密出口。平时出入，则经由回廊直达内院，而地底下的秘径，只有他的妻子和女儿知道，万一内院有警，可逃至金碧楼或者干脆逃出花园的秘径。

他有两女一子，儿子俱皆早已成家，住在第三进，女儿今年十八岁，也已有了婆家，但谁也不知道未来的新郎是谁。西楼叫天香，女儿的名字也叫天香，这是她的专用香闺，除了伺候的丫环使女，外人决不许走近楼房的

花木，是男人的禁地。

村中的人都知道邱姑娘有了婆家，但不知许了什么人。而这位邱姑娘，经常劲装带剑跃马盘弓在附近驰骋，也经常带着大群仆人使女至外面游玩，一去十天半月并非奇事。人长得既娇又艳，但脾气火爆，谁恼了她，她会用马鞭子将人揍得半死，所以只要远远地看到邱姑娘的胭脂马，便相戒走避，免得自找麻烦，她成了人见人怕的泼辣货。任谁也得让她三分。

前集没设有武馆，后集却有。邱爷本人只会花拳绣腿，三个拜弟都是一二十个人近不了身的行家。因此，主持武馆的责任，落在老四吕岳头上。

老四吕岳人很老实，是个实而和气的老汉，但他的凶头刀却凶猛泼辣，一刀下去保证可以将一头大牛的脑袋砍个皮骨不连。因此，武馆中所请的武师，全是且有真才实学决不含糊的高手，不然便不配任教师爷。而邱府的护院保镖，听说每个人都没有三头六臂，至少一个人对付十个小强盗是决无问题的。

邱爷的三个拜弟都是有家室的人，宅第落在村的东面。二爷小诸葛白英的偏院，就与邱大爷的东首相邻。

为了不让四百两黄金溜出银库，小诸葛出得好主意，不仅是引狼入室，而且是引煞神上门。

龙郎中当然不傻，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往龙潭虎穴钻。

白二爷已有万全准，不但派人检查龙郎中留置店中的行囊，也趁龙郎中安置在金碧楼的机会，亲自检查由仆人带至雅室的马包。但他失望了，马包和行囊中，没有任何可疑物品。

龙郎中被安置在二楼，三楼是邱大爷的养性居所。当天下午，楼下大开筵筵，邱大爷与三位拜弟率领着一群保镖参与盛会，至于沂州双煞和神弹子田辰一群人，并未参与盛会，他们被安署在白二爷家中，还不知道龙郎中已被邱大爷以重金请来了呢。

前进大厅西首有客室，那儿静悄悄地，似乎并未留有客人，但由进出的仆役神色估计，必定有神秘上宾。

盛筵在二更后方散，若大的一栋金碧楼，似乎只住有龙郎中一人。他所住的雅室在西首，从明窗可以看到对面二十丈外的天香楼，推开门沿走廊折出，可到窗外的外廊。外廊绕楼一匝，可以流览四周的景物。

龙郎中已有了七分酒意，手持竹箫，信步出了外廊，留意着四周的景物。大地黑沉沉地一片，星光不时从云层中透下，阵阵秋风带来了寒意。下面，灯光明灭不定，看上去一片凄清。他深深吸人一口气，自语道：“这家伙老奸巨滑，不易对付，我必须证实他的身份，才能迫出内情来，不然他抵死不认帐，岂不自费心机？恐怕这家伙已看出我将不利于他了，不然怎会把我送来这处机关重重的地方呢？我得预留退步，摸清底细再说。”

低头向下看，离地五丈余。假使下面的四周石阶没有机关，也不易一跃而下。往上一看，是三楼的飞檐，高约三丈，上去不难，但往上走可不是办法。

摸摸窗格，他发现是径寸的铁格子，没有削铁如泥的利刃，不可能破窗而出。轻敲板壁，俱是沉重的木料所建，由声响估量，厚度不在一尺以下，比铁窗格更难对付。他找出一把匕首，默运神功从地板壁处压下，力道发出十成，仅压入三寸左右，显然地板的厚度也在一尺以上。

“这老贼建造这座楼，坚固得令人吃惊。哼！三楼上定然有古怪，我必

须设法上去看看。”他向自己说。

转回走廊，顺手关上了廊门，眼角瞥见邻室的明窗内有人影一闪。他心中暗惊，心道：“有人在暗中监视，我得小心。身在虎穴，大意不得，今晚……”

蓦地，他听到外面似乎有黄叶掠地之声，心中一动，立即闪在门后，悄然拉开廊门，从门缝向外瞧。

果然不错，来了不速之客，两个高大的黑影，鬼魅似的出现在外面的廊下。

“这两个家伙好大的胆子。”他想。

两黑影一穿夜行衣，一穿长袍，穿劲装的人背上系剑，穿长袍的人挟了一根杖，脑袋光光，是个和尚。

“难道是枯骨魔僧来了？我可不能让他看到本来面目。”他心中暗说，悄然取出一条黑巾蒙上了鼻。

两黑影果然大胆，也似乎熟悉楼上环境，迳自推门而入，脚下悄然无声。

龙郎中躲在门后，严阵以待。

邻房的房门倏地悄然而关，窜出一个黑影，弹指发声，一闪即没。

两黑影随即进入邻室，门悄然的关上了。

龙郎中心中一怔，原来是楼上的熟客哩！疑云大起，火速外出，贴在明窗侧耳倾听。因为室门不但沉重无比，而且闭得严密，在门缝中决听不出室中人说出的话，而明窗是绵纸所糊成的，薄而近乎透明，声音可以出，只不过是听不清楚而已，他耳力通玄，居然被他听得真切。首先，他便听到极为熟悉的声音；那是枯骨魔僧的声音，字字入耳：“快说，那龙郎中到底是何来路的？徐州三个小痞棍到泰山村投效，说那家伙要找贫僧剥皮抽筋，到底是真是假？”

另一粗哑的声音道：“这人来路不明，江湖中从未听说过这号人物。”

“他目下在何处？佛爷要活剥了他。”

“大师切勿妄动，他……”

“为什么？”和尚急躁地问。

“巴图活佛着在下转告大师，那家伙是邱老狗请来专门对付狂丐的，等他宰了咱们唯一强敌，再对付他还未晚，大师务请忍耐。”

和尚略一停顿，恨恨地道：“好，且让他多活些时日，藏珍处所查明了么？”

“已查出在楼下水牢旁的密室中，但目下尚摸不清入室的机关，因此巴图活佛着在下转告大师，今晚暂行忍耐，待查清底细再要老狗的命，以免老狗毁珍逃走。”

“有把握查出么？”

“当然，在下混身投入老狗的保镖之列，所为何来？自然不会轻易浪费时光，半年来，金碧楼的机关几乎被在下摸清了。”

“那……我该走了。你转告巴图法兄，最好早点动手，狂丐明晚可能到达嵩高庄，他若是真来了的话，咱们可得冒险，不易打发。别信任那姓龙的小辈，佛爷不信他能杀得了老狂丐。把他留给我，我要剥他的皮吃他的心。”

“好，在下定将大师的话转达，两位请由秘道走，在下得看看姓龙的是否又到外廊吹风醒酒。”

龙郎中火速退回门中，藏身室门下方等候。

不久，室门悄然而开。走道上没有灯光，黑影根本未留意地板上伏着人，两面看看不见有人，便放轻脚步向龙郎中的雅室探去。

龙郎中徐徐站起，突起发难，左手一勾，小臂锁住了黑影的咽喉，右手飞刀锋尖抵在黑影喉结的上方，低喝道：“禁声，否则休怨龙某心狠手辣。”

黑影根本发不出声音，手脚略一挣扎，但感到冷冰冰的刀尖已有入肉的感觉，只好屈服，乖乖地停止挣扎任他摆布。

龙郎中将他挟入室中，一口将灯吹熄，拉脱黑影的肩关节，将人倒放在床上，右膝抵住需影的小肱，刀尖仍搁在黑影的咽喉上，低声问：“老兄，你要死还是要活？我记得你是保镖赵如，当然这并不是你的真名。”

赵如似乎很怕死，用近乎窒息的声音道：“龙兄，有话好说，在下不……不要死。”

“不要死，那你得据实回答龙某所问的话。”

“在下……知无不……不言。龙兄，四……四百两黄金算得了什……什么？地下室中一串珍珠也不止四百两……”

“龙某当然知道，所以要请你老儿将金碧楼的机关埋伏详细说明。”

“好，好的，我……我说。”

赵如对三楼的机关埋伏不清楚，只知道二楼和一楼及地牢的秘密，密室在水牢旁，但不知开启的方法。

龙郎中摸清了各处机关后，转变话题问：“巴图活佛是枯骨魔僧的好友，江湖中人知者不少，邱士雄是何来路？他怎会不知？为何仍将巴图活佛请来？”

赵如很干脆，道：“邱士雄是何来路，连他三个拜弟也不知道。巴图活佛目下已改名了，叫如意上人，由飞天鼠介绍前来助拳，飞天鼠是白二爷的知交，我却是巴图活佛早年在京师结交的朋友。这次巴图活佛和枯骨魔僧打听出邱府藏了不少金银珠宝，与枯骨魔僧定下计谋，想夺为已有，所以故意分助两村，令邱士雄上当，动手起来，邱士雄必定将巴图活佛请入金碧楼相助。真是鬼使神差，邱老狗不请巴图，却将你请上楼来，合该赵某倒霉，咱们算你一份，怎样？”

龙郎中一刀贯入他的咽喉，冷笑道：“很好，但你没有份。”

次日一早，健仆在门外敲门，送入盥洗用具和茶水。龙郎中一面洗脸，一面向仆人道：“劳驾，去请邱大爷前来一会，最好是四位全来。”

仆人应诺着走了，不久，四位爷全来了。

龙郎中已换了一身天蓝色劲装，五寸宽的皮护腰上，插了一排飞刀，换了发结，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雄壮的人穿劲袋，显得特别出色，加以脸蛋生得很俊，龙郎中像是脱胎换骨，与往昔走方郎中的神态完全不同。

房中宽敞，宾主客套毕，龙郎中含笑问：“一早请诸位来相商，再下有反客为主之嫌，多有得罪了，诸位海涵。”

“那里那里，老弟台别客气了，但不知……”邱士雄客气地答。

龙郎中淡淡一笑，答：“诸位不是请了一个大和尚和一个叫飞天鼠的人前来助拳？”

四人当即大吃一惊，白二爷沉不住气，急问：“老弟台怎么知道的？”

“如果不知，在下岂会问？请教，诸位知道大和尚的来历么？”

“他叫如意上人，徐州回光寺的和尚。”白二爷答。

“他用的兵刃，你们看到了？”

“看过，是一根禅杖。”

“他既不是主持，配用禅杖？”龙郎中问。

“这……这……”

“好了，咱们别打哑谜了，告诉你，他不叫如意上人，却叫巴图活佛，京师皇官中出遣的喇嘛，枯骨魔僧的朋友，五妖魔之一，诸位可感到意外了么？”

“老天！”四个人惊跳起来，中间的某几全打翻了。

“老弟，你……你怎么知……知道？”白二爷恐怖地问。

龙郎中在床下拖出以床单里住的体，道：“打开它。”

吕四爷身材高大，看似笨拙，但反应比任何人都快，一把拉开床单，惊叫道：“咦！”

是……是…是……”

“是邱大爷的贴身保镖赵如。”龙郎中接口。

“这……这是怎么回事？”邱士雄惊叫。

“我杀了他，一飞刀贯喉而死。”龙郎中若无其事地答。

“你……你……”

“昨晚三更初，来了两个夜行人，其中之一就是枯骨魔僧。府上这位保镖，将两人请入邻室，商量谋取爱上藏珍，原预定昨晚动手，里应外合。但巴图活佛请贵保镖传话，一是藏珍密室尚未侦悉，二是狂丐将到嵩高庄，必定前来碍手碍脚，要等龙某杀了狂丐再行定夺。

在下伏在窗下听得一清二楚的，却苦于无法入室。后来，在下寻路入室时，贵保镖突然闪出动手。黑暗中，在下不知来者是谁。

老实说，明里动手，在下胜狂丐毫无把握，胜枯骨魔僧亦毫无自信。因此在下只好下毒手使用飞刀，怪的是贵保镖死了，而两个客人却不见出室，是不是室中设有秘道？”

“老……老天爷，你……你的话到底是…是真是假？”白二爷用恐怖的声音叫。

龙郎中冷笑道：“是真是假，立即可明。诸位将体给巴图活佛看，再查问他的真名号，便知是真是假了。”

邱大爷一咬牙，叫：“四弟，带着首，走。”

白二爷按住他，道：“大哥，不可鲁莽。前厅去不得，请他俩人到金碧楼。

”“好。龙老弟，请大驾也到下面一行，仰仗之处尚多，乞请鼎力相助一二。

”龙郎中点头应允道：“愿尽棉力，但在下先声明，动兵刃交手，在下有自知之明，决非贼秃敌手的，只能从旁陪助。”

一行人来到楼下大厅，邱士雄立即着手布置，保镖们全来了，共二十四名之多。四兄弟也换了劲装。龙郎中仍赤手空拳，不带兵刃。

准备停当，远远地，一个肥头大耳，眼有碧光的胖大老和尚和一名尖嘴缩腮的中年人大摇大摆地踏着花径上的花砖缓缓而来。

胖和尚须眉皆白，红光满面，大牛眼中碧光闪闪，勾鼻阔嘴，门牙掉了两颗，颊肉下垂，点着一根禅杖，腰带上插了一只三尺长的布囊，不知里

面装了什么玩意，看上去甚为沉重。

那中年大汉尖嘴缩腮，双耳招风，大概三个人才有和尚大，显得特别瘦小单弱。他真不该和胖和尚走在一块，颇得不成比例，大者更大，小者更小。

龙郎中站在厅角，从窗格子中向外瞧，冷然屹立。

邱士雄与三位拜弟降阶相迎，行礼毕，胖和尚仰天哈哈一笑，声震屋瓦，道：“阿弥陀佛！施主今天出猎么？到嵩高庄呢？抑或是泰山村？”

邱大爷强压住心头愤火，道：“大师请进厅一叙，并非出猎，有一桩小事麻烦大师。”

“旋主客气，有事但请吩咐就是。”胖和尚笑答，踏入了大厅，进入了牢笼。

“篷”一声大震，厅门闭上了，铁叶重门自动闭死。四周小窗的窗格，全是儿臂般粗的家伙，除非变成老鼠向外钻，不然插翅难飞。

和尚一怔，目光冷然扫视，而看到的全是劲装人物，气氛不太平常。大厅中间的长案上，床单盖了一具看去像人的物体。看邱大爷四人的神色，令他心中一凛。

怎么回事？”他用打雷似的嗓子叫。

邱大爷踱至案旁，掀开床单冷笑道：“请活佛前辈来验看赵如的体，他已经招了供。”

胖和尚脸色大变，大吼道：“好家伙，你们杀了他？”

“他说你是巴图活佛，不知是真是假？”

胖和尚知道假面具已拆穿，立即反脸，哈哈狂笑道：“小辈，你很了不起，看穿佛爷的底细啦！真了不起。”

“邱某与大师……”

“别废话！领佛爷去开启你的藏珍密室，万事皆休，否则的话……哈哈！

来得好！”

原来老四吕四爷怒不可遏，鬼头刀火杂杂的扑上了。

“当”一声大震，火星飞溅，鬼头刀被禅杖所挡，吕四爷刀向上扬，连退丈余仍未止住退势。

“纳命！杖下替你超生！”巴图活佛狂笑叫，狂风似的卷到，杖发风雷，迎头下砸。

于三爷一声怒吼，居然敢用长剑出招，从右侧冲上，剑出“星飞电射”。

邱大爷白二爷皆撤剑上扑，展开生死相拚的狠斗。

保镖们呐喊一声，奋勇合围。

龙郎中仍站在窗台下，冷眼旁观，坐山观虎斗，心道：“杀掉几个，也可省我不少手脚，妙哉不过！”

巴图活佛凶悍绝伦，一杖砸下，顺手旋身扫地，“铮”一声巨响，抢救吕四爷的于三爷手中剑断了尺余剑身，“哎”一击轻叫，向后急退。

地下，吕四爷的脑袋被打入了胸膛，身仰面便倒，血肉横飞，死状极惨。

宝力最深厚骠悍的吕四爷一招毙命，把保镖们吓得屁滚尿流，胆小的见机便溜。

巴图活佛名列五妖魔，岂同小可。禅杖重有八十斤，长有八尺，两丈

方圆内风吼雷鸣，左荡右决波开浪裂，锐不可当，汪笑之声震耳欲聋。

飞天鼠鬼精灵，一看不对，在巴图活佛动手时，便已逃抵门旁，伸手拉门。

大概他已从赵如口中知道开启厅门的机关，俯身抓住了门下暗环。

两名保镖赶到了，两支剑飞射而至。

龙郎中右手一扬，两颗小石脱手而飞，他站在窗下，距厅门不足两丈。石子小，两保镖又毫无戒心，分别打入右臂，两人仍向前冲。

飞天鼠全力扭动门下的暗环，剑到，他一声怒吼，原势向后猛撞，从剑下退过，双肘一分，后两人中间退出，肘尖分别击中两保镖的左右臂。

“啊……”已受小石子致命的两保镖，终于狂叫着倒了。

“骨碌碌……”机簧声暴响，大厅门缓缓而开。

“杀！”飞天鼠大吼，旋身、拔剑、出招、杀人，一气呵成，捷逾电闪，将扑来的第三名保镖刺了个胸背透孔。接着人向外急窜。

“你也得死！打！”龙郎中沉喝，飞刀出手。

飞天鼠刚闪出半开的厅门，虽听到喝声，但已来不及躲避，飞刀正中颈根，“啊”一声惨叫，冲前两丈余，突然向前一仆，滚下阶去了。

巴图活佛凶性大发，震断了于三爷的长剑，杖尾后扫，大旋身一声虎吼，来一记“横扫千军”。

“啊……”惨叫声惊天动地，三名保镖一个折腰，两个被击中了腰肋，惨号着飞抛丈外，蓬然倒地。

邱大爷魂飞魄散，向后退，大叫道：“退！困死他。”

巴图活佛一步赶上，一杖挑出狂笑道：“往那儿退？哈哈！金碧楼的机关佛爷全知道。

接招！”

“蓬”一声大震，长案突然四分五裂，案上的体抛飞。原来邱大爷想搬动长案后的机关，却被巴图活佛一杖击毁了长案，机捩反被碎案所掩，一时间却无法搬动。

邱士雄心胆俱裂，奔向右侧的一座厢门。

这时，白二爷和于三爷已经隐入左面的洞壁中，大厅中未死的保镖纷纷逃命，各自开启壁墙中的机捩，由突然出现的洞穴钻走了。大厅门洞开着，外面呐喊声和警锣声震耳欲聋。

龙郎中拾了一只长剑，注视着巴图活佛追逐着邱大爷，徐徐移向厅中，他是唯一沉着冷静的人。他发觉邱士雄的轻功和逃窜术都非常高明，而巴图活佛却凶猛有余而灵巧不足。邱士雄利用厅柱和廊门窜逃，巴图活佛近身不易。这下说明了邱士雄所说只会花拳绣腿的话不可靠，结义兄弟中老家伙却是艺业最高深的人。

他向门外看去，发现有一名紫衣少女带着四名中年大汉飞掠而来，少女女儿修长，穿紫缎劲装，紫巾包头，短马靴，背上有剑，手中有马鞍，风尘满身，显然是经过长途赶路下马的。四个中年大汉也是一身骑装，剑佩在腰旁，满险骠悍神色，怪眼中精光闪闪。

身左，邱大爷逃入一座小门。接着“蓬”一声大震，小门被禅杖砸碎，巴图活佛一声长笑，追入门中。

邱士雄却从门侧的暗洞掠出，飞奔梯口。

很不幸，巴图活佛已知道厅中的机关暗门，狂笑着追出，飞扑而上，

左手巨掌疾伸，抓向上奔的邱士雄的左脚。

龙郎中心中一急，急掠而上，心道：“如果你打死了邱老贼，我岂不抱憾终生？”

他的身法委实唬人，恍若鬼魅幻影，也像电光一闪，但见人影一幌便已追及，大喝道：“贼秃，转身！”

巴图活佛吃了一惊，先前眼角瞥见龙郎中的身影还站在厅中，怎么眨眼间便到了右后方了？顾不得追逐眼看到手的邱士雄，收手运杖，大喝一声，转身猛扫。

岂知龙郎中的身躯突然下挫，禅杖落空，掠龙郎中的顶门而过，危机间不客发。接着剑虹一闪，“噗”一声右小腿挨了一剑。龙郎中在电光石火似的霎那间给了他一剑，僧袍破裂，但小腿毫发未伤半点，他的护体神功已练至化境，这一剑伤不了他。

龙郎中心中一懔，向右急闪。

“你找死！”巴图活佛怒吼，杖尾反挑。

“铮”一声巨响，杖剑相交，火星飞溅，龙郎中连退两步，长剑几乎脱手而飞。

邱士雄已逃上六级楼梯，向上急跃。

巴图活佛志在邱大爷，一杖未能击折龙郎中的剑，不由大惊，不再和龙郎中缠，怒叫如雷地向上追。

龙郎中刚稳下身形，长梯突然向上升，他心中大急，飞纵而上，左手一伸，抓住梯栏。

巴图活佛禅杖猛砸，吼道：“下去！”

“拍！”禅杖击中了梯栏，梯栏碎裂而坠，龙郎中也失去凭藉向下掉，长梯向上急升，升入梯门去了。

他刚落下地面，厅门已抢入了紫衣少女和四名中年大汉。厅中，除了死没有活人。接着轰然大震，大厅门再次闭死。“这贼秃已练成了铜筋铁骨，没有宝剑伤不了他。”他懔然地想。刚才一剑得手，他对自己的剑术极有信心，但对方不怕普通兵刃，即使有通玄剑术也毫无用处，除非他能辈中对方的双眼，而双眼却又是不能被击中的要害。

眼看楼梯上升，他追之不及，正想从另一座扶梯向上抢，厅中娇叱入耳：“鼠辈纳命！”

他转身一看，紫影已一闪而至。另四个青影左右一分，形成包围。他不认识紫衣少女，也不知对方的来历，厅中已没有他认识的人，显然邱府的人全逃走了，这五男一女定就是敌非友，八成儿是巴图活佛或着是飞天鼠的朋友来接应了。

已没有多加思索的时间，紫衣少女的剑幻出一道长虹，挟着隐隐的风雷声，射近他的胸口，澈骨剑气已先一步到达，剑虹来势如电，他必须反击了。

“铮”一声巨响，他信手挥出一剑，剑尖相触，龙吟乍起。

紫衣少女侧飘两步，一声娇叱，再次疯狂扑上，剑虹飞旋，数道剑影耀目生花，攻向他的胸腹。

他屹立如山。剑尖斜指，剑身发出隐隐龙吟，显然他已发现少亥的内力相当深厚，也将内力注入剑身应付。直等到影方的剑虹近身。他冷哼一声，剑化电虹射入少女攻来的剑影中。

“叮叮叮！”响起三声清鸣，急剧飞腾的剑影倏敛，风雷乍息，两人面面相觑，僵住了。

“谁敢上？”他冷叱，声小却直震耳膜。

四名劲装中年人惊愕地站住了，四只剑还在丈外，任何人也来不及抢救，全用意似不信的目光吃惊地注视龙郎中，脚下迟疑。

紫衣少女张口结舌，吃惊地站在那儿，她的剑尖指在右前方，持剑的手向外张，状极可笑。

而龙郎中的剑尖却点在少女高耸的双峰乳沟上，似乎已刺入衣内，只须稍向前送，准死无疑。

“你……你会妖术？”少女骇然地问。

龙郎中淡淡一笑道：“就算是吧！你是巴图活佛的党羽？”

“什么巴图活佛？”紫衣少女或然地问，接着喝道：“挪开你的剑。”

“你想试试妖术？不必了。”龙郎中摇头道。

后门突然移开，抢入白二爷，惊叫道：“龙老弟，且慢下手，那是邱大哥的爱女天香丫头。”

龙郎中一怔，收剑后退欠身笑道：“对不起，邱姑娘，在下鲁莽，姑娘休怪。”

邱天香退出五丈外，扭头问：“二叔，这人是谁？”

“你父亲请到的人。好侄女，你回来了，回来得正好。”

邱天香不再答话，一声娇叱，剑出“白虹贯日”，再次向龙郎中攻去，她不死心，要证明龙郎中的妖术是否真实。

龙郎中不愿和她计较，心中正在转令邱士雄颤抖可怕的念头，向右一闪，心道：“这女人心浮气躁，媚而艳，眼有流波，邱老狗的家世，必可从她口中套出。”

邱天香一招落空，迫近再发“流星追月”。

龙郎中淡淡一笑，长剑一震，邱天香的剑从他的右肩外擦过，他的剑搭在邱天香的右臂近腋窝处笑道：“邱姑娘，再胡闹你将丢剑。”

声落，作势上扑。四名中年大汉之一及时高叫道：“小姐速退，让属下们教训他。”

接着，四人同声长啸，四支长剑幻起无数剑影，由四方聚合，风雷声大作，漫天澈地向龙郎中聚攻。

龙郎中一声长笑，但见剑虹疾闪，人突向后急旋，“铮”一声脆响，左右两只长剑落空，后面攻上的人飞退八尺开外，剑阵立解。

两丈外，龙郎中将剑扔掉，笑道：“有机会再较量，目下不是自相残杀的时候。”

从后面进攻的中年大汉连退五步，方止住退势，吃惊地低头一看，左胸襟裂了一条三寸长裂口，衣伤肌未损，惊得他不由自主的打一冷战，脸色泛灰，倒抽一口凉气，用近乎窒息的声音自问：“这是……是什么剑…剑术？”

白二爷不仅吃惊，简直惊呆了，久久方向邱天香问：“天香，这四个人是谁？”

“天香也目定口呆，也久久方答：“是荆山四豪，四人同时出手剑下无敌。他们是成公子的得力助手，奉公子之命护送她女先一日返家。二叔，道位英俊的大个儿是……是谁？”

“他姓龙，是个走方郎中，就叫龙郎中，昨日才受聘对付嵩高庄的狂丐，来历不明，艺业超尘拔俗，到底他有多少惊人绝艺目前还未侦悉，来此目的大有可疑。你爹还希望你能揭开他的真面目哩！且先到楼上接应你爹爹，巴图活佛这贼和尚已将你爹追赶到楼上去了。”

泵娘大惊，急问：“巴图活佛真的来了？”

“来了，昨晚枯骨魔僧也到了呢！快走！”

白二爷领先奔上另一座扶梯，姑娘也随后跟上，到了梯口扭头向荆山四豪娇叫：“四位大叔请在厅中相候，巴图活佛下来时，请留住他。”

“遵命！”四豪同声答道。

她向上一跃，跃上了五级楼梯，手扶梯栏扭头向龙郎中灿然一笑，媚声问：“龙师父，你来不来呢？”

邱家的小辈对请来的人一律称师父，或者尊称教师爷，所以叫他龙师父。

龙郎中摇摇头，含笑拒绝道：“府上的机关埋伏可怕，在下只好在下面相候了。”

蓦地，“轰隆隆”连声大震，先前升上的扶梯突然下砸，接着巴图活佛像大鹰般飘落，大吼道：“姓邱的，你走得了？”

邱士雄并未出现，巴图活佛咦了一声，又叫：“你走吧，佛爷要捣烂你这座鸟楼，再放上一把火下去，怕你不出来送死？”

叫声中，禅杖一伸，火杂杂地向龙郎中和荆山四豪卷来，招出“狂风掠地”，狂野地猛扫下盘。

龙郎中急退，鬼魅似的反从后面欺上。

荆山四豪四面一分，大吼道：“四海滔滔，荆山四豪。哼！巴图活佛，你真要和敝主人为难？”

巴图活佛一怔，吼道：“你们的主人是什么玩意？”

“龙虎风云会少会主成爷。”四豪的老大意气飞扬地叫。

巴图活佛一声怒啸，禅杖来一记“毒龙出洞”，捣向老大的胸口。

邱姑娘飞掠而下，一面叫：“留下贼秃，别让他走了！”

荆山四豪还未合围，从后面闪到的龙郎中一掌已出，听四豪说是龙虎风云会的人，而巴图活佛居然不买龙虎风云会的帐，心中一动，掌上力道减了三成。

“噗”一声闷响，一掌击中后心。

巴图活佛竟未发现身后已被人欺近，可知耳目定然不够灵光。护体神功不可能永远运起护体，那会浪费神力，通常只在危急时运起，或者眼见危险光临，意动神动立起反应而已。

背后强敌近身，他竟未发现，护体神功自然不能立起反应。这一掌打得他眼冒金星，疯狂地冲前，几乎把刚避过“毒龙出洞”的荆山四豪老大的命要掉。

四豪的老大正值右闪避招，而巴图活佛却是收招横杖冲到，他大吃一惊，百忙中仰面便倒，滚出丈外。这一发之差，逃得了性命。

巴图活佛大怒，刹住了脚步，庞大的身躯疾转，回身一看，看到龙郎中正俯身拾剑，同时，一个紫衣少女挺剑掠来，左手中有一条紫色沙巾。四豪也向前挺剑扑去，四周也有入开始从门洞中抢入大厅。

他知道不可恋斗，不宜久留，一声怒吼，向右首的长窗冲去。到了台

下，左手挟杖，右手扬处，手中已多了一把精光朦胧的宝剑，剑身竟不足一寸，看上去像是一把三钢刺，但晶亮的光芒耀目生花，不易看清剑身，他信手一挥，明窗尽落，外面的径寸粗铁窗格触剑即折，如同摧枯枝般朽仅发出几声轻响，整座窗户立化乌有。在众人赶到之前，他已穿窗而出，像是化阵狂风般掠走了。

龙郎中虎目冷电四射，随后穿窗而出，想追，突又停下脚步，含笑自语道：“电剑婆婆说过，如果我找到一把剑，长春子的八成护身罡气将不堪一击。我想，我会把这枝剑弄到手的。”

荆山四豪的功力虽深厚，但仍比龙郎中慢得多，等他们追出窗外，巴图活佛已经进入了北面花园越墙走了。

“不必追了，诸位，没有人可以将贼喇嘛拦住。”龙郎中好意地出声阻止四豪追赶。其实他早料定四豪不敢追赶，乐得送个顺水人情。一会儿，一阵幽香送入鼻中，邱姑娘已到她身后了。

## 第十二章

宅中的人虽然已然全部出动，白、于、吕三家的弟子也先后赶到，但谁也不敢阻拦凶悍残忍的巴图活佛，眼睁睁地目送贼和尚扬长而去。

剩山四豪听龙郎中出声阻止，他们确也心中发毛，怎敢再追？乖乖地止步。

龙郎中鼻中嗅到一阵幽香，知道邱姑娘到了。

接着，银铃似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龙师父剑术通玄，刚才如果有剑在手……”

龙郎中泰然转身，摇头苦笑道：“剑又有何用处？恶僧浑身刀枪不入，禅杖可远及丈五六，充其量只能替他抓抓痒，不信可以问问令尊。”

邱大爷赶到了，是从地下室出来的，脸上惊容未退，额上仍有冷汗，铁青着脸说：“丫头，如果不是龙老弟击中贼和尚一剑，为父只怕早已死在梯上了。孩子，你得好好谢他。孩子，你刚刚到的么？”

邱姑娘收了剑，说：“爹，明天成公子也赶来……”

“什么？你让他来？”

“不是女儿让他来……”

邱大爷跺脚叹气，低声抢着说：“唉！你真不懂事，你知道为父就怕和他们往来，免得树大招风连徐州秘窟的人我也不敢招惹，你……你……”

邱天香脸色也有点不好看，烦躁地说：“爹，他要来女儿又岂能阻他？这次他要对付一个挑了徐州秘窟的神秘女人，天知道他存了什么坏心眼？我看哪！八成儿他又想将那女人弄到手快活……”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四叔死了，我得先办理善后，有话晚上再说，你先去见过你母亲。”

龙郎中相距在两丈外，一面和荆山四豪敷衍，一面凝神倾听邱大爷父女的对话。

四豪身旁还有三爷，于三爷客气地请他们到前面客舍先行安顿，丢下

龙郎中迳自走了。

白二爷过来道劳，一面陪龙郎中入厅登楼，一面说：“如果老台弟不在，金碧楼可就完了，万没料到贼喇嘛真能将楼中的机关摸清，委实令人心寒。好在二楼并未毁坏，今晚兄弟前来陪老弟喝两杯做伴。”

“二爷，不必了。大爷府中不幸死了不少人，二爷自然有事待理。今晚上兄弟想走一赵嵩高庄，先熟悉地势。狂丐有消息么？”

“还没来，可能有事被牵住了，那老花子比巴图活佛还要难缠，老弟千万小心，一切拜托了。”

“兄弟自当尽力而为。哦！听荆山四豪，他们是龙虎风云会的人，他们的少会主是……”

“少会主是小襄王成绍箕，玉麒麟成君玉的公子。唉！这家伙……别提了。请老弟代为守秘，这事决不能让外人知道。”

“噢！邱姑娘不是……”

“一言难尽。我大哥有一故友，在小襄王手下得意。两年前，他们经过敝村，被他认出我大哥的……我也弄不清什么事。事又凑巧，天香丫头恰好被那小畜牲碰上，真是冤孽。”

那小畜牲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淫贼，而天香丫头也不争气……唉！不提也罢。”

说着说着，到了走廊的花厅。两名侍仆已送来茶水。

白二爷止步说：“老弟，今天辛苦了，嵩高庄不去也罢，晚上兄弟在楼上治宴与老弟……”

话未完，一名侍仆接口道：“禀二爷，小姐刚才吩咐小的说，晚上要来向龙师父请益，命小的拏备吃食，还说不要别人前来打扰哩！”

“这……这丫头，真是！唉！”白二爷摇头叹气说。

“邱姑娘晚上要来么？”龙郎中向侍仆问。

“是的，龙爷。”侍仆恭敬地答。

龙郎中神色凛然地向白二爷说：“二爷，请转告邱大爷，兄弟不接近任何人，如果有人坚持要见兄弟将自行他往，不要理会咱们的前约了。兄弟的行踪，最好代为守秘。”

“自然自然，老弟请放心。只是……舍侄女……”

“邱姑娘是主人，不在其列。”

“呵呵！那……兄弟就放心了。告辞，待会见。”

龙郎中一面送客，一面在忖度白二爷发笑的原因，他本能地觉得白二爷没有发笑的理由，此中大有蹊跷，不得不提高警觉。

他回到花厅，有一名侍仆已经走了。

另一名侍仆含笑走近替他斟上一杯香茗，一面斟一面低声说：“廖义兄是小的知交好友，他托小的寄语龙爷，主人不打算付四百两黄金，要龙爷多加小心。”

廖义就是在客店中被他擒获的邱府眼线，双方议定，由廖义供给邱府的消息，他则以黄金百两为酬。

他含笑点头表示知道了，索来纸笔写道：“杀飞天鼠之酬金，希能立付黄金二百两。龙郎中。”

他将纸条交与侍仆，说：“相烦老兄送交邱爷，最好将金子带回。”接着低声道：“金子交你两人均分，务必守秘，不然大祸立至，切记切记。”

夜幕刚张，花厅中的金纱灯明亮，厅正中排了几味精致的菜肴，一好酒。侍仆早已打发走，换了两名俏侍女。刚准备停当，邱天香已盛妆而至。

灯光下，她又是一番光景。头上是三丫髻，扣了三朵珠花环。窄袖子紫罗衫，同色坎肩，对花鸾带，同色罗裙，显得娇如花，媚中带俏。粉颊薄施脂粉，衣襟着意薰香，她简直不像个叱风云的女英雄。

大户人家的闺女，不是庙会或者年节出现在人前，已经够惹人说闲话的了，几曾见过三更半夜接待客人的闺女？她就是偏不怕人说闲话，大胆得令人摇头。

当女侍到房中叫出一声“小姐有请龙师父”时，龙郎中心中反而镇定下来，出到花厅，他心中冷笑道：“有苗头了，看看今晚是你吞下我的钩呢，抑或是我吃下你的钩？”

天香落落大方地盈盈欠身相迎，明媚一笑，万种风情，嗲声嗲气地说：“龙师父，天香专诚请益来了，不要嫌冒昧啊！”

龙郎中回了一揖，笑道：“姑娘言重了，在下岂敢？”

“龙师父请坐。今晚以薄酒三杯，致谢日间龙师父手下留情之德，聊表寸心，并专诚向龙师父请益，尚请不吝指教。”一面说，一面在下首落坐，媚目流转，注视着龙郎中。

侍女斟上酒，她举杯站起连敬三杯。龙郎中也爽朗地回敬了三杯，打开话匣子，笑道：“邱姑娘的剑法并不弱，只是内力稍差而已。令尊早年是江湖名宿，姑娘家学渊源，自是造诣不凡。画间姑娘之所以失手，只是在下侥幸而已。”

“龙师父错了，家父世居徐州，从未在江湖中走动哩。”邱天香急急分辩。

“哦！真的？府上的护院与请来的人，全是目下江湖上名号响亮的人物，因此在下认为令尊也是江湖中人呢。”

“这也是不得已的事，为了争田，不得不出此下策。哦！我们别谈这些扫兴的事。听龙师父的口音，像是关中人氏，请问仙乡何处，府上还有些什么人？”

“呵呵！泵娘猜错了，在下是浙江人氏，只不过自小流浪在外，四海飘零，口音变啦！”

寒门不幸目下只剩下孤零零地一人。但听说还有一个堂姐，远嫁金华府冯家。又听说金华府的大族是冯家，有个叫冯略的人曾在南京金吾右卫任官。许久不知家乡的消息了，有空倒得回去走走。”

“金华冯家？不错，冯家还出了一个冯略，曾经兼任山西蒲州的知州呢。”

“咦！泵娘怎知金华冯家的事？”

邱天香似已察觉自己失言，支吾地道：“哦！这……两年前我曾经到过金华府，因此匆远。龙师父既然是孤零零一个人，总须有成家立业的一天，流落江湖总不是个了局，今后又作何打算呢？”

龙郎中连干了三杯酒，说：“打算？我这种人天生劳碌命，只配在江湖上混饭糊口，过一天算一天，谁知道这一把骨头要撒在那一块泥土上？沟死沟埋，路死插牌，吃职业凶手这碗饭的人，有几个人会有好结果的？早晚会上报应临头的，再强也强不过天道循环，何必早作打算？”

一只纤纤玉手按住了他斟酒的手，他抬头一看，看到天香那双媚目流转的眼睛，正用关切而火热的眼神，含情脉脉的注视着他。

他感到被握处传来一阵奇异的电流，直传向内心深处，令他不由自主

打一寒颤。这一生中，他第一次感到这种奇异的感觉如此令人激勤，因此在奇妙的冲动中，反而令他发生战栗的感觉。

“龙师父，你的话多可怕啊！”天香有点激动的说。

他轻拍她温暖凝滑的丰腴掌背，苦笑道：“姑娘，也许你一生中从未做过昧良心的事，不然，你就会了解我的心情了。令尊活了一大把年纪，见多识广，对人生必有深刻的认识与体会，你可以问问他，便知我这种人的痛苦心情是怎么回事。哦！也许令尊不会了解，他何必了解呢？好了，酒吧，一醉解千愁。”

天香微笑着夺过他的酒杯，柔声说：“龙师父，不可喝急酒，一个没人照顾的人，不可糟蹋了自己的身体，你得接受别人对你的关心，是么？”

他淡淡一笑，温情地说：“谢谢，你是个好姑娘。”

她没来由地长叹一声，脸红红地道：“但愿我真是个好女孩，但……但我却不是。不知怎地，听了你饱含感慨的话，我似乎也无端地生出太多感慨。”

他放下杯筷，凝视着她说：“姑娘，你是指你和小襄王的事？”

天香转过头去，悻悻地说：“别提他。”

他不放松地问：“你怕他。”

天香勉强地点头道：“我承认。”

他再问：“是令尊有把柄落在他手中？”

“唉！”她低首长叹，久久方说：“我不知家父有何把柄落在他手中，但家父确是害怕。至于我和他的事，当然不能全怪他，但他却……唉！一个好色如命的登徒子，还能指望他对我好么？自从他成了龙虎风云会的少会主之后，艺业大进，也更为嚣张，更喜欢漂亮的女人，简直……唉！别提他了好吧。”

“哦！提起龙虎风云会，我倒想起了一件事。”

“龙虎风云会的事最好不要过问，近来他们派出大批人手，深入名山大泽搜访隐世的高手名宿，不知他们又要耍些什么花样了？”

“小襄王既然公然以少会主的身份行走江湖，他的父亲……”

“他父亲仍然做他的江湖大豪，广收党羽，招纳亡命。因此，像白衣神君天玄剑等等宇内高手，一个个只好逃尘隐世去了。这次大举搜访名山大泽，不知包藏着什么阴谋哩！”

龙郎中不再往下问，转变话题道：“令尊造了这座金碧楼，确是花了不少心血，机关密布，步步生险。只是，精巧之处不多，巴图活佛仍可来去自如，可见未完善。在下略谙机关制器之学，如不见弃，愿效微劳，姑娘可否领在下勘察一番？在下也许可以略加改进哩！”

天香微笑摇头，说：“那是家父的事，一向不许别人过问，咱们不谈这些。龙师父，我刚才说过江湖流浪终非了局，舍下虽不说富甲王侯，也薄有田产，衣食无忧，如蒙……”

龙郎中用一声长笑打断她的话，推杯而起，说：“邱姑娘，功名富贵有如天际浮云，妻财子禄好比瓦上薄霜，谁能保得住青春常在？算了吧！我……”

天香也离座而起，依近他满怀希冀地说：“龙师父，请接受我的至诚邀请，在舍下……”

“在府上做保镖么？”龙郎中半认真地笑问。

“不，在敝地落业。而且我怀有私心，希望能经常向你请益，你的剑术

超凡入圣，肯教我么？”

她喝了不少酒，粉颊酡红。女孩子有了三分酒意，正是最美的时光，媚目中泛着稀有的奇光，颊上有醉人的笑靥，身上有令男人心动的芳香，青春的气息在跳跃。灯光下，她知道自己此际是最动人的时刻。

她半倚在龙郎中的身右，抬起令男人心动的粉颊，绽起勾魂摄魄的甜笑，再加上一句：“你不会不教我吧？嗯？”

龙郎中不住向她详细打量，吸入一口长气，柔声问：“邱姑娘，明天小襄王何时可到？”

“大概晚间方到，别理会他……”

“很好，在下不愿理会这种人，也不愿打交道。夜色也深，姑娘也该安歇了，告辞，谢谢姑娘的款待盛情，晚安。”

说完，神色凛然，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抱拳一礼，大踏步走了。

天香怔怔地目送他去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厕的尽头，久久方喃喃自语道：“这人满脸正气，不易对付，我得费些工夫。”

龙郎中返回卧室，冷冷一笑，自语道：“八成儿是他，这恶贼！哼！即便你隐姓埋名，也洗不掉你手上的血腥，难逃报应厄运。唔！小襄王明晚来，我必须利用明晚的机会迫出老狗的口供，不然良机难再。”

次日一早，他向邱大爷说要往嵩高庄一行，探采路径，以免临时出岔。于三爷正要和荆山四豪前往踩探，不由大喜过望，当即邀请他同行，他不加思索地答应了。

六匹马分为两列，于三爷和龙郎中在前，荆山四豪四骑并列后跟，中间相距五六丈，向嵩高庄驰去。

驰出西村不久，于三爷向龙郎中靠近，笑问：“老弟，昨晚老弟与舍侄女谈了些什么？”

龙郎中含笑扭头笑道：“令侄女要向在下学剑，恐怕她得失望。”

“怎么？难道天香丫头不堪造就么？”

“不，令侄女天赋甚高，是个可造之材。”“那么，老弟……”

“在下四悔为家，萍踪无定，学剑法又岂是旦夕之功？”

于三爷呵呵一笑问：“老弟，凭良心说，舍侄女为人尚有可取之处么？”

“四个字：如花似玉。呵呵！三爷，在下决无轻浮之意，言出由衷。”

于三爷据鞍大笑，接着低声问：“老弟，不必再在江湖中流浪了，兄弟愿为冰人，喝老弟一杯喜酒，如何？”

龙郎中一怔，冷冷地盯着于三爷，久久不答。

于三爷有点窘，尴尬地补充道：“今早邱大哥托我探求老弟的意向，他愿以材东三百亩良田作为老弟落业的贺礼，同时，兄弟也极希望天香丫头获致一个良好的归宿，她确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龙郎中说话了，语气毫无异状：“在下听人说邱姑娘已有了婆家，这是怎么回事？”

“别听人胡说，那有此事？”于三爷急急分辨。

“不是小襄王成绍箕么？”

于三爷一惊，随又定下神，说：“那是小襄王的手下在集中传出的谣言，决无此事。”

龙郎中扭头冷笑一声，冷冷地说：“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是么？三爷，

在下并不傻。

想想看，龙虎风云会暗中扩张实力，多年来羽翼已成，近来方公然出现江湖，可知必定势如燎原之火，实力遍及五湖四海，宇内惊心。我区区一个江湖无名小卒，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和小霸王作对。请转告邱大爷龙某福薄，盛情可感，但只好心领了。”

说完，加上一鞭，马儿发足狂奔。

进了嵩高庄的东庄门，怪，怎么不见有警哨？庄门大开，庄内安静如恒，村民在忙着修理农具，庄外牛羊安静地徘徊。

六匹马仍然分为两列，但龙郎中却落在最后，于三爷和荆山四豪排成一列，并辔驰入龙王庙的广场。

龙郎中今天穿了蓝色劲装，除了插满飞刀的腰带，便是手上当马鞭用的竹箫。他小驰跟入广场，自顾自游目四巡，人换了装，但相貌改不了。

村民开始骚动。男女老幼开始倚门张望，一个个怒目而视，愤怒的神色溢于言表。

“那不是龙郎中么？他被平邱集收买了。”有人低叫。

于三爷向庙后一指，说：“咱们往里走，先溜一圈。”说完，驱马从庙右的小巷冲出，巷中立即鸡飞狗走。

他们在村中驰马，村道中却有二十余匹健马狂奔，狂风似经过嵩高庄向东急驰。是小霸王经过这儿，二十余名男女骑士快马加鞭向平邱集驰奔。而龙郎中六个人却毫无所知。

在各处驰了一圈，马儿回到龙王庙。这时，庙前的台阶上已然汇集了不少人。

龙郎中的目光，锐利地向四周搜视，他发现上次被黑煞符群用鞭击毁檐角的宅院有异，向龙王庙的一座小窗内，有一双神光闪闪的怪眼向外张望。窗内幽暗，看不清里面的人。他神目如目，犀利无比，本能地知道那决不是普通人的眼睛。

于三爷的马在庙门口煞住了蹄，哈哈一笑，向人群一问...“喂！快骊俞庄主和陈州三侠前来答话让他们见见于爷的几位朋友。”

龙郎中策马向那双怪眼所藏的宅院徐徐驰去，接近至五丈内，怪眼不见了。他向左兜转，小驰半周，仍回到庙门，在荆山四豪的老大右首勒住，驻马冷然屹坐鞍桥。

庙左廊长约四丈余，廊上站满了人。最近处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村童，穿得甚是褴褛，但眉目清秀，一双大眼睛明亮清澈，充溢着愤怒的神色，狠狠地盯着马上的龙郎中，小嘴不住抽动。

龙郎中心中暗笑，心说：“小娃娃有赤子之心，爱恨分明，他恨死我了。”

村民已去请俞庄主，还没来。

龙郎中身向前探，向小童咧嘴一笑，笑问：“小朋友，干吗生那么大的气，嗯？”

小童哼了一声，愤怒地叫：“你，你这个大个儿，不是好人，坏蛋！”

“我是坏蛋？呵呵！别胡说。”

“是的！你是坏蛋。前天你帮我们赶走坏蛋，现在你也成了坏蛋。呸！坏蛋，你们都是坏蛋，歹徒。”小童放肆地大叫，脸红脖子粗，用小手点着六个人，叫一声坏蛋指一个人。

四豪的老大勃然大怒，突然俯身一马鞭抽出。

“住手！”龙郎中大喝。

老大吃了一惊，收鞭扭头盯了龙郎中一眼，讶然问：“什么？是你在叫？”

龙郎中冷冷一笑，点头道：“正是在下。”

“为什么？”

“不许你打人。”

“什么？”老大怒叫。

“你阁下是打小娃娃的英雄么？告诉你，不许打人。”

这一面发生争吵，于三爷赶快驱马赶来叫：“龙老弟，你……不可意气用事。”

龙郎中冷哼一声说：“咱们岂是期负材夫小童而来的？太不像话，和这么一个小娃娃计较，这简直是咱们武林人的奇耻大辱。”

老大愤怒地驱马出广场，这几句话他受不了，拔剑怒叫道：“姓龙的，你他妈的神气个什么劲？”

来来来！大爷要再领教一番阁下的绝活。”声落，另三匹马亦已驰出。

龙郎中正待驱马驰出，于三爷立即插在中间，陪笑道：“老弟，不可招人笑话。”

龙郎中冷冷地说：“于三爷，如果要屠杀这些村夫，不必请龙某这种人，龙某珍惜区区虚名，不愿被人耻笑龙某只知欺负村夫俗子。”

老大倏地一举鞭，四匹马同时调头向村外狂奔，扭头叫：“姓龙的，咱们走着瞧。”

龙郎中策马驰出，向于三爷道：“三爷，你先走，我还得四处走走，回头儿。”

于三爷只道他要迫赶四豪，赶上急叫道：“老弟，千万看在兄弟份上……”

“在下还不屑和他们计较，你赶上他们吧。”

“好吧，请赶快回来。”

于三爷左右为难，只好让步，驱马走了。盛气而来，却搞了个不欢而散。

龙郎中等他们去远，驱马在广场急驰一周，然后向先前隐有怪眼的宅院急冲，喝声：“打！”，把飞刀化为淡淡银虹，“喳”一声射入窗内，马儿冲入小巷，狂奔而去。

他驱马从北门冲出后方放松绳，向田野中驰去，扭头回望，果然不错，一匹健马从寨西绵出，狂奔而来。

他一声长笑，双腿一夹，健马放蹄狂奔。

奔了四五里，马儿开始小驰。后面尘埃飞扬中，追来的健马渐来渐近。

等追骑至十丈内，四面已不见人烟，他兜转马头，驻马相候。

追骑到了，在四丈外勒住坐骑。马上的骑士浑身里在一袭灰袍之内，头上的遮阳帽齐眉善着，腮带上插了一具短布囊，黑布巾蒙住了口鼻，仅露出一双冷电四射的大眼。

龙郎中神目如电，已从对方眼四周的皱纹看出八分光景，叫道：“还记得小可龙中海么？请以真面目相见。”

“小子！如果我不以真面目相见呢？”对方洪钟似的语音轰鸣。

“要就是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为什么？”

“因为小可已认定尊驾是故友，所以将真名道出。如果你不是小可要找的人，咱们拚个你死我活的。”

“你要找的是谁？”

“狂丐西门老爷子。”

来人掀掉遮阳帽，拉掉蒙面巾，说：“四百两黄金买我老要饭的，原来是你。”

中海飞跃下马，长揖到地说：“老爷子，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请容小可详说其中缘故小可正需要你老人家援手。”

狂丐在草堆中坐下，笑道：“我已来了三天，跑了一起平邱集，听说有个龙郎中被姓邱的请来专门对付我老要饭的，是怎么一回事？”

“噢！你老人家的消息可真灵通哩！”

“呵呵！不灵通还配闯荡江湖么？平邱集在嵩高庄收买了不少甘心出卖自己的奴才，嵩高庄也派有眼线潜伏在平邱集集消息，我的行踪不得不设法掩藏。

好小子！我做梦也没想到龙郎中会是你。好像伙！早些日子官府到处画影图形要捉你问绞，风声才不过略为松了些，你便在这儿做起职业凶手来了。说说看！你怎么把事情闹得这样糟？快快从实招来。”

“唉！一言难尽……”中海长叹一声，将返家后的变故简略地说了，暂且隐下排云山庄的事，最后说：“疤眼老三只说有人认为邱老贼就是虎爪追魂牟子飞，但老贼决不会承认，不然他就不会改名换姓。

我不能胡乱杀人入人于罪，更不能自己透露口风迫问口供，如果他不是虎爪追魂，岂不便宜了真凶？这是唯一可靠的一条线索，我不得不慎重从事，所以只好混入老狗的家中，待机下手诱出他的真名号来。我已找出了不少线索，只等最后的时机到来。”

“唔！你不怕他发现你的身世和来意么？”狂丐问。

“我想不会的，牟子飞是个江湖黑道恶贼，积案如山，血腥满手，他怎会记得数十年来所杀的人先父既不是江湖人；更非显赫望族，当不致引起恶贼的注意。老实说，那些保镖护院中，却不乏老江湖，相信已有人知道我是杀官逃亡的龙中海了……”

“那……那你的处境危矣！如果有人知道你是龙中海，又假设邱老虎确是虎爪追魂，你岂不……”

“我想不会的，不久前于三还向我说老贼愿将他的女儿许配给我，要我在这儿立业呢。”

“这并不证明他不知道你的底细，而且目下正是用人之际，焉知他不是在用手段宠络你呢？我看危险。”

“所以，小可必须及早下手，更须仰仗老爷子鼎力相援。”

“你有何打算？”

“为免夜长梦多起见，须在今晚下手。老贼不足虑，可怕的是今晚小襄王要来，所以……”

“要我对付小襄王？”

“不必专为小襄王费心，小可只希望老爷子能在集中声东击西闹事，吸引那些保镖护院的注意，小可便能相机行事，证实老贼的真正身份。”

狂丐哈哈大笑：“那还不容易？告诉你，今晚平邱集有的是热闹好看

哩！”

“为什么？”

“泰山村的巴图活佛和枯骨魔僧已决定今晚大开杀界，再加上我和陈州三侠几个人，平邱集大劫临头。放心啦！你大胆找邱老贼就是。”

“但老爷子决不可以真面目出现，小可已和老贼谈妥条件，只找老爷子，不管其他的人！”

“当然，这点我理会得。”

中海取出竹箫，递过说：“老爷子，还认得这管箫的主人么？”

狂丐不住打量箫上的玄玑二字，久久方说：“很像是过去的名宿玄玑子老道的东西，你从那儿得来的？看你的神色，似乎有十分严重的事发生了。”

中海神色确是十分肃穆，迟疑地说：“小可有一件十分不易令人置信的事的重大消息，关系着江湖大劫。天地间唯有几个可商量的人，老爷子便是其中之一。小可在忖度，说出后老爷子会不会不加置信。”

“呵呵！别卖关子好不？天地间难以置信的事多着呢！但若出于你的口中，我老要饭的很难不信的呀。”

“老爷子可记得小可所带的骨灰么？”

“怎会忘了？我正想问你呢。”

中海一字一吐地说：“长春子仍健在人间，目下在暗中兴风作乱。龙虎风云会的会主乃是五妖魔中的毒娘子北宫云娘，是长春子暗中卵翼支持的傀儡，不久将在江湖掀起狂风暴雨，老爷子，你老人家相信么？”

狂丐一蹦而起，吃惊地问：“你的话是真是假？我要证据。”

中海将在排云山往所经历的住事一一说了，最后说：“玄玑子身死大隐屏顶，官府中必定有案可稽。排云山庄的人并未全部死光，只怕他们不敢露面，无法找到他们对证。小可此次由闽入豫，顺道走一趟卢山天池，找到了电剑婆婆童老前辈。

她老人家正准备入川长行，但看了玄玑子的竹箫，问清经过之后，将行期后延十天，传授小可克制天机剑法的电剑心诀，嘱小可务必小心谨慎。因小可的内力修为仍然未登大雅之堂，即使有通玄剑术，亦难攻破长春子的护身罡气，时机未至，切不可透露风声，以免招致杀身大祸。

至于她老人家，说是年已过百龄，气衰力竭，不可能再动刀剑，勉小可尽力而为，力挽狂澜，任重道远，必须小心谨慎谋而后动，免令死者含恨九泉，生者遭受荼毒。小可自问人微言轻，因此向老爷子求援。老爷子一代豪侠，相信不会令小可失望的。”

狂丐站在那儿发怔，久久方悚然地说：“老天！如果出自任何人之口，我也不敢置信。

事体大我们得从长计议。”

“老爷子，小可必须天涯访仇，无暇……”

“什么？”狂丐怪叫，一把抓住他吼道：“你竟想以这付千斤重担搁在我的肩上，你只愿办你的事么？不行！这件事你知道关系着多少人的生死？个人的仇恨又算得了什么？不行！有良心血性的人任何人也不能置身事外。”

“小可并不想将千斤重担卸交老爷子独自去挑，只希望老爷子能出面担当，说服那些自命与世不争不管闲事的高手名宿，一面早作提防，一面候机为世除害。”

“老朽义不容辞。”

“小可也必尽所能，全力以赴，但只能供奔走，那些高人名宿决不会听我一个小辈的话。再就是小可想劳驾老爷子走一趟大峪山……”

“到大峪山则甚？”“长春子的秘窟设在西倾山，那儿只有大峪山主的实力最推厚，如果由雍山主出面……”

“糟！”狂丐跌脚失色叫。

“怎么了？”中海惊问。

“大峪山主危矣！他的泰山丈人是四绝秀士，而四绝秀士却是长春子唯一的对手。老杂毛在西倾山建立秘窟，显然志在大峪山。除非四绝秀士仍然健在人间，不然老杂毛一旦证实四绝秀士确是死了大峪山便会土崩瓦解。”

“哎哟！雍山主岂不是坐以待毙么？”

“所以我必须尽早赶住大峪山，警告大峪山雍山主早作打算。”

中海将箫递到狂丐手中，凛然地说：“玄玑子前辈的信物，老爷子可留作说服高人名宿的物证。”

为防杂毛向大峪山下手，小可在江湖中散播四绝秀士仍在人世的消息，以乱杂毛的心意。我看，老爷子不必管平邱集的事了，何不立即西行？”

狂丐不以为然地说：“急不在旦夕，今晚咱们大闹平邱集，除去邱士雄四兄弟，保全嵩高泰山两村人之后，明天我便西行。”

“也好，晚上见，我先走一步了。”

两人分手各奔东西，已是近午时分了。

中海策马驰向平邱集，平邱集中已起了变化，但在表面上却看不出异样。

马儿从宅右的驰道绕向金碧楼，到了楼前的广场，他心中暗凛，但随即回复冷静的神色，从容驰向阶下。

阶下，荆山四豪左右分列，全用愤怒的眼神盯视着他。左右廊下，十六名陌生的劲装大汉漠然屹立。厅门大开，可看到里面人影幢幢。

他在下马阶下马，厅门口便出来了俊伟的小襄王成绍箕，左右后方，是人熊欧文，怪熊欧武。后面，跟着邱大爷、白二爷和于三爷。

“果然是你。”小襄王站在台阶上冷冷地说。

他在心中戒备，但脸上神色却丝毫不变；沉着地到了地下，双手叉腰向上看，淡淡一笑，说：“冤家路窄，咱们又相见了。”

小襄王冷哼一声，问：“你没忘了汉中道秦岭途中，破在下的买卖，打在下一飞刀的事吧？”

“不错，龙某的记性不差哩！”他的口气满不在乎。

“很好，等会咱们再算账。姓龙的，听说你是为了四百两黄金，受聘前来谋刺狂丐的，是么？”

“不错，不是听说，而是事实。”

“在下记得，狂丐在甘凉道上，曾经帮助过你，没错吧？”

“确有此事，但并无交情。再说，任何交情，也抵不过四百两黄金，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老兄，你不反对这两句话吧？”

“唔！你倒是个挑得起放得下的好汉呢。”

“过奖过奖，咱们彼此彼此，有志一同。”

“呸！你给我说话当心些，不许话中带刺。阁下的好朋友白衣神君呢？”

“哈哈哈哈哈！”中海狂笑，笑完说：“白衣神君也是因缥缈剑诀而远走甘凉的人，他自认在下是他朋友，在下还不愿意高攀他呢！秦岭一别，天各一

方，至今还未碰过面，谁知道他目下在何！

呢？”

“你的话似乎有道理，但以你的为人看来，我不信区区四百两黄金就会令你改头换面。

阁下，你到底是为何而来，还是说出来好些。”

“老兄，你如果愿出高价，在下同样会替阁下办事。”

“说！你是不是为我小襄王而来？”小襄王声色俱厉地叫。

中海心中大喜，他就怕小襄王查出他是为了邱大爷而来的底细，既然对方不起疑，正中下怀，笑道：“老兄，请别抬举在下好不好？在下何许人也，怎敢吃了豹子心老虎胆，和龙虎风云会的少会主作对？以卵击石，智者不为。

老兄，在下只是个江湖亡命，我的案子大概你也曾有所耳闻，不得已只好沦落江湖做走方郎中掩蔽行踪，你何必断在下的财路？让我赚些黄金作衣食，功德无量。”

“哼！且先和你算旧账，擒下你之后，我不信你不吐实。岳文，拿下他。”

十六名黑衣大汉中，跃出一个三角脸的人，应声叫：“属下遵命。”

“要活的。”小襄王大声吩咐。

中海向广场中心一步步后退，笑道：“以区区一名小爪牙，就要活捉我这个敢应聘博杀一流名宿狂丐的职业凶手，你未免大小觑龙某了。”

岳文大怒，一声怒吼，飞回下阶，一面撒剑扑上，一面怒叫道：“小辈，你也小觑了我们十六煞神，纳命。”

中海远在十丈外，狂笑道：“你如果动兵又，在下只好用飞刀回敬，上吧！”

岳文心中不无顾忌，刚才听少会主说曾挨过中海的飞刀，岂敢大意？扑进至三丈内，先前被怒火激起的勇气迅速地消失，脚下倏止，挺剑封住中宫，一步步徐徐迫进，小心翼翼接进。

中海仍然是双手叉腰，虎目中神光似电，徐徐向左移，沉着冷静先声夺人，在神色上他已占了上风。

四周鸦雀无声，数十双眼睛瞪得大大地。

天香楼方向，天香姑娘正率五名侍女沿回廊奔来。

宅院各处，也涌出不少看热闹的保镖护院和家仆。

人熊低声向小襄王说：“公子爷，让属下去拆他的骨。”

“不，要活的，假使他了得，我要网罗他做会友。”小襄王冷冷地答。

“那……”

“我意已决。目下二十八宿中还欠五宿，遗小子身材雄伟，正合用。用人之际，以收罗为上策，杀一个人不如用一个人，他这人能为利所动，自然也会为利而替我们卖命了。”

“属下难以或忘秦岭……”

“别说了，此一时彼一时，我既不计较他救走金凤打我一飞刀的旧恨，你又何必计较？用人之际当以大局为重。日后咱们风云际会之后，再杀他出气并不为晚。”

便场中，恶斗一触即发。

中海已绕了一圈，对咬牙切齿的岳文笑道：“老兄，收剑，在下陪你玩玩拳脚，如何？”

岳文大概拳脚不弱，对中海的飞刀又有所顾忌，闻言心中一喜，问：“你不用飞刀？”

“当然，在下正在扬名立万期间，自然不会乱用暗器，你放心啦！”

岳文迅速收剑，一声沉喝，急冲而上，一跃之下，便冲近了三丈余，再急进二步，来一记“问讯掌”，单掌直推，展开试探性的进击。

中海屹立如故，似岳峙渊亭，不加理睬。

岳文的掌已探近中海的胸口，见对方不加理睬，掌距身已不足半尺，怎么对方不出招封架或闪避呢？岂有此理！简直太瞧不起人了，不由怒火骤升，掌势不变，直劈而出，右脚跟上一蹬，左掌再出“现龙掌”，倏然吐出，用上了内家掌力，登向中海的右肋。

中海突然向左一扭，右掌一勾。

快！快逾电光石火，快得令人眼花，勾住了对方的右手脉门，猛地一翻一带一抖，喝声：“躺下去！”

岳文真听话，手臀“卡啦”两声脆响，身躯来一记“前空翻”，“叭砰！”跌了个仰面朝天，“哎哟”两声大叫，左手按住右肩，吃力地挣扎，大概右肩脱了臼，痛得他咬牙咧嘴冷汗直流，才只一个照面便吃足了苦头。

“噢！”小囊王讶然叫，又向人熊说：“这家伙似乎比半年前更了得哩！端的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不可委屈了他，你出去一趟，小心了。”

人熊应了一声，将九环刀摘下交与乃弟怪熊，跃下台阶奔向广场，一面叫：“小辈，我陪你玩一玩。”

中海向前迎上，心说：“这家伙练了金钟罩，不易伤他，我得小心应付，得将他打倒才行。”

两人接近至八尺内，中海笑道：“老兄，手下留情。”

“要你的命……”人熊怒叫，伸手便抓。

“小心眼睛。”中海笑着叫，向侧一闪，一掌斜削人熊的眼部，捷逾电闪。

人熊变抓为劈，转身硬接。

“噗”一声，双掌的下缘相接，两人同向外飘。

人熊立即反扑，来一招“金雕献爪”，一面狂笑道：“太爷就知道你要攻双眼，着！”

“小心臀部。”中海向侧一闪，飞起一脚扬声高叫，人熊欧文那里会将中海放在眼中？

但中海的身形迅捷他是知道的，也领教过中海的超人机智和高人一等的反应力，比灵巧他自认不行，反正不在乎对方的拳脚及身，料想区区拳脚打击在身上也不会起作用，何所惧哉？

他不理睬中海攻来的脚，一声狂笑，五指箕张抓向中海的下阴，身形毫无顾忌地向中海的怀中撞去。

中海目下的练气术进步惊人，但还不能以拳脚击破对方的金钟罩奇学，岂能让对方近身？不等靴尖接触对方的臀部，人影一闪一扭，鬼魅似的贴上了人熊的身后，铁拳疾飞，来一记“钟鼓齐鸣”，“噗拍”两声暴响，人熊的脑袋左右急晃。接着，右脚猛地出，全力狠蹬，在人熊的腰脊，如山力道骤发。

人熊禁得起拳打脚踢刀砍剑劈，但千斤神力的推撼他仍然吃不消，马步一松，“噢”一击惊叫，砰然仆倒。

中海哈哈大笑，招手叫：“起来，老兄，别赖在地上耍狗熊。”

人熊欧文一跃而起，一声怪啸，“饿虎扑羊”腾身飞扑，恼羞成怒拚老命了。

中海直等到人熊的巨爪行将及身，方向一侧略闪，扭虎躯又是一腿，“噗”一声正中臀部，凶猛的打击力道重有千钧，把人熊欧文踢得前冲三丈余，再踉跄前冲，居然没倒下，脚下不易收势而已。

中海如影附形跟到，俯身伸手一抄，扣住了人熊欧文的右脚踝，喝声“去你的！”

人熊先是向前仆倒，然后身躯飞起，人在半空风车似地飞转一匝，再飞滚着被抛出两丈外，“篷”一声大震，尘土飞扬，落地后在地上滚了两转，方狼狈爬起，晕头转向地大吼：“狗狼养的小王八蛋！太爷要将你剁成肉泥。”

他忘了背上的九环刀已经交给乃弟了，伸手在肩后乱抓；耳听远处有人叫：“大哥退，小心……”

叫声入耳，眼前人影朦胧，奇快的黑影一闪即至，中海到了，凶猛的打击力道及身，暴雨似的大拳头在他的头脸胸腹上开花，他只看到眼前黑影飞舞，连拳头也看不清，双手乱抓乱挥，却抓不住触“砰拍砰拍……”一连串铁拳着内暴响倒是连珠花炮爆炸，他虽没感到痛苦，但眼神已乱，双脚却撑不住沉重凶猛力道的打击，连退两丈余，终于脚下一虚，仰面跌倒，第三次倒地。

他狼狈地爬起，衣裤零落，系刀鞘的带结松脱，刀鞘跌在丈外，披头散发，威风全失。

“王八蛋！你该死。”他晕头转向地叫吼。

奔来了三个人，两个是十六煞神的两个黑衣大汉，另一个是怪熊欧武。

敝熊奔向人熊，两黑衣大汉拔剑猛扑向后徐退的中海。

中海一声长笑，徐徐后退叫道：“谁要是先动兵刃，休怪在下用暗器伤人。”

两大汉凶狠地前冲，不理中海的警告，以长剑护住身躯飞掠而来，左右齐上。

五丈、四丈、三丈了。

中海叉腰屹立，冷笑一声，手一动飞刀已出，一道淡淡银虹破空飞射，快得令人看到虹影时刀已近身。

左面的大汉目力不弱，但也没有看清刀影，刚向左闪沉剑拍击袭向胸口的电虹，岂知电虹突然一分为二，左右斜飞，左面的虹影恰好截住他的去路。

“糟！”他心中绝望地轻叫，已无法闪避，骇然用掌拍出，想拚着用一只左掌将飞刀拍奋，宁可伤掌也不愿伤身。

太慢了，掌刚拍刀已入肉，电虹倏敛；贯入他的右肋。

他只感到肋下一麻，拍出的左掌收不回来了。

接着脚下一动，澈骨奇痛突然光临，冲出的身子已不听指挥。“啊”一声低叫，长剑落地，身于开始打旋。

中海到了，双手齐出，左手找出大汉肋下的飞刀，右手接住还未落地的长剑，一声长笑，剑飞旋而出，接住了另一名疯狂抢到出招的大汉。

“铮铮！”双剑撞击声倏扬，飞腾的剑影倏起倏隐。

“叭匍！”中飞刀的大汉倒了。

“啊……”另一名出招袭击的大汉狂叫，踉跄后退，胸前衣裂血出，右

胸稍下方裂了一条三寸长的口子，深约三分，左胸上方伤痕一点，剑刺入半寸左右，血从伤口向外流，一照面便中了两剑，m点一划，伤誓不重不轻。

剑上所发的风雷声刚饮，中海已退出丈外，脸上泛着坚定宁静的神色，转身一步步向台阶下走去手中的长剑尖端沾有血迹，在他手中发出轻微的震动。

“噢！”有人闷声低叫。

四周的人惊骇地张目结舌，空气像是凝结了。

小襄王冷然向下注视，突然解剑掉在手中，沉静地举步向下走，神色肃穆举步从容，赫瑜有一代名家的风度，在众人讶然注视下，沉实地向中海迎去。

天香姑娘已到了厅口，焦急地正待抢出，刚踏出第一步，便被邱大爷一把抓住了。

“不可鲁莽，丫头。”邱大爷低喝。

小襄王和中海对向相迎，逐渐接近，十丈、八丈、五丈……一步步愈来愈近。

两人一般俊伟，同样从容。不过看上去中海要雄健些，小襄王刚脸蛋白些，多了些儿风流潇洒的风采。中海的脸下，泛着实，坚毅，宁静的线条。两相比较，各有千秋。

双方皆举步从容，踏着坚定沉稳的步度，逐渐接近，在丈许外止步。

中海淡淡一笑，徐徐亮剑行礼，沉着地说：“少会主，令尊一代人豪，尊驾也艺业超人，名震江湖，高据少会主宝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叱风云，英雄了得，难道说，仍放不下秦岭的小饼节么？”

小襄王冷冷地回了一礼，又冷冷地反问：“阁下的身手，比半年前高明多多，进步神速，可喜可贺。请教阁下就业何处，令师何人？”

“少会主过奖了。在下艺自家传，修为不登大雅之堂。”

“刚才阁下的剑术诡异辛辣，凶猛诡奇兼而有之，显系出自名家，家传二字，恐怕难以解释你目前这种奇奥剑的来龙去脉。”

“依你说，你认为在下所使用的是何种剑术？”

“像是天玄剑术，你与施家定有渊源，难怪上次你与施素素救走金凤。”

中海呵呵笑，说：“很抱歉，在下还没见识过天玄剑术呢。”

他不得不扯谎。心中暗懔；小襄王见识渊博，以及目力的犀利是过人之处，深怀戒心，不住地向自己警告道：“在未与长春子决战之前，如不至生死关头，我决不可使用电剑婆婆的剑法，以免恶道看出底细早作防范。”

小襄王拔剑出鞘，将剑鞘抛掉，冷笑道：“你不管用的是不是天玄剑术，天地间剑术繁多，但真正的好手难寻，在下请教你这位少有的剑术高手，你上啦！”

中海立下门户，平静地说：“在下深感荣幸，请指教。”

小襄王剑尖徐降，一声轻叱，剑化长虹风雷骤发，展开抢攻。

中海向左移，举剑轻拂，叮叮两声响，双剑轻触，两人各向侧飘；刹那时的接触，已试出对方内力驭剑的劲道，彼此心中有数。

接着，双方重行扑上，剑影飞腾，电虹凶猛地吞吐腾跃，人影进退盘旋，愈来愈快。纠缠中，“铮铮”两声锵锵的双剑撞击声传出，两道人影倏然分开，各向侧方飞退八尺。一道银芒飞出丈外，翩然下坠，原来是一段五六寸长的剑尖。

小襄王额上青筋跳动，汗光闪闪，手中长剑冷电四射，仍在隐隐轰鸣，声如龙吟虎啸。

中海也额上汗光闪耀，颊肉轻微地抽搐，举起的长剑不仅断掉一段尖锋，而且缺口多。

他的目光依然神奕奕，不住用别人难以听到的声音喃喃地说：“再过些日子，我的内力修为必定可以和他并驾齐驱，超过他的日子不久定可到来，必定为期不远。”

小襄王一阵狂笑，再次飞扑而上，剑影漫天。

“铮铮铮铮……”刺耳的金铁交鸣声震耳欲聋，小襄王气吞河岳，以压倒性的优势疯狂进攻，七绝剑法中的杀着，如同长江大河滚滚而出。连攻十余剑，将中海迫退了三丈左右，锐不可当。

中海从容运剑封架，守势严密，断剑轻灵地飞舞，徐徐后撤，不时回敬三两剑，居然从容不迫地化解了对方十余招凶猛的迫攻，虽然危机一发，险象横生，事实上他却毫发无损，目光坚定地留意着对方剑法中的妙着。

局外人看来，他像是在排山倒海似的剑尖之前进退，小襄王的每一道剑影，都似乎要贯穿他的躯体，危极险极。

经过了半年来的锻练，中海已然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多次激斗死中逃生的磨练搏杀，他的心肠变得异常冷硬，经验提醒他必须在任何场所中保持镇定从容，必须冷静地权衡利害，目前他知道自己内力仍稍差一筹，不宜逞勇走险，所以全神应付源源而来的险机，绝不冒失进招。

麒麟双豪已经随在左右移动，两把九环刀早已出鞘，任何时间皆可加入围攻或者解救小襄王的危局。十四名黑衣煞神也亦步亦趋，形成包围圈。

小襄王抢攻了二十余招，似乎已动了真火，一声长啸，剑法突拏，身形似乎加快了许多，不再直进直退，而是不住地左右飘掠，像是从三个方向同时进袭，剑影如虚似幻，攻出的招术已无法分辨，奇奥狂野有如万钧雷霆。

中海也将身形加快，游走如飞，采取了后退游斗术避实趋虚鬼神莫测，他用如意身法弥补不足，一面心中忖道：“唔！像是老杂毛的天机剑法，但仅是像而已。大概老杂毛传给毒娘子时藏了私，毒娘子传给这家伙又藏了两手，但已经够惊人的了。”

四周的人群随着两人的激斗而移动，圈子愈拉愈大，剑上所发的风雷声和双剑撞击之声，令人闻之头皮发炸毛发竖立。

生死关头将至，激斗中响起小襄王一声得意的叱喝，接着“铮”一声巨响，火星飞溅，人影乍分也。

中海飞翻八尺开外，再退了两步方始稳下身形，右胸稍下方，出现一个剑孔，刺穿了衣衫，但未伤肌肤。

他低头瞥了剑孔一眼，自语道：“距七坎相差七寸。这家伙只学了天机剑法的皮毛，而未获天机剑法的精髓，不足为害。”

小襄王也是满头大汗，冷冷注视着中海胸襟下的剑痕，一步步向前迫进。

中海左手一收，手中便多了两把飞刀，从容地说：“少会主，我承认你的剑术已臻通玄境地，但如想要在下的命，恐怕还不太容易。不用欺人太甚了，在下已经甘拜下风，如再苦苦相迫，在下只好用飞刀了。”

小襄王在丈外开始举剑，中海一步步向后退右手中的断剑不在意地垂在身旁，左手的飞刀在掌心中隐藏，冷然地盯视着一步步迫进的小襄王，始

终保持着丈四五的距离。同时，耳听八方留意着身后的动静。

退着退着，突听身后沉喝入耳：“退回去！”同时，有人上扑。

“啊……”身后丈余扑上来的一名黑衣煞神，右肩并明晃晃地插入一把飞刀，像是中箭之鹿，上身一挺向后方蹦起，狂叫着踉跄地向右方冲窜。

中海的目光不离小襄王，对后面所发出的事浑如未觉，左掌心仍有一把飞刀，冷然后退。

这瞬间，小襄王突然身剑合一“射星逸虹”人剑俱到。

中海向右急闪，右后方剑气啸风之声入耳，他一声冷叱，转身就是一剑，身形像电光一闪，已从中剑人让出的空隙脱出重围。

从右后方扑上来的一名黑衣神煞，右颊裂了一个口子，鲜血如泉水般直往下流，“啊”一声狂叫以手掩住创口全力向侧急窜。

中海退向楼右的宅院，仰天狂笑道：“小襄王，咱们后会有期，哈哈……”

“站住！”小襄王止步沉喝。

追出的麒麟双豪只好停步，其他的黑衣煞神也止步不追。

中海仍然向后从容退走，毫无惧色。小襄王有自知之明，半年前他的轻功不如中海，这时庆是相去更远，房舍太多，即使追也枉费心力他接手下递来的剑鞘，收剑悬在腰带上，喝道：“龙中海，咱们谈谈，请暂留步。”

中海跟本没有走的意思，在未套出邱大爷的身份之前，他无意放弃花了不少心血所造成的机会，只想先脱开被包围的困境而已。

他站住了，相距在五丈外，说：“阁下的人何不退下？陈兵相谈，决无诚意，在下认为没有右谈的必要。”

小襄王挥手让众人退后，连紧跟随在身后的麒麟双豪也被遣走，然后举步上前。

中海收了飞刀，将断剑顺手抛掉。

双方在丈外止步，小襄王意气飞扬地说：“阁下居然接下我三十二招……”

“不！三十三招。”中海抢着接口，又道：“最后一招，你只伤了在下衣襟，很了得。”

“阁下也不凡；能接下我三十三招而不伤，你算是本少会主艺成后交手拚博中唯一幸免的高手”“在下深感荣幸。”中海用近乎嘲笑的声调答。

“惺惺相惜，本少会主愿尽释前嫌交你这位朋友。”

“多承抬爱，在下恐怕高攀不上。”中海答。

但他心中突然一震，似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盏明灯般兴奋，忖道：“如果我打入龙虎风云会，接近毒娘子，探查他们的阴谋诡计不是更容易的多么？”

这瞬间，他已有所决定。

他知道，这条路十分漫长而崎岖，布满了荆棘和凶险，任何时刻皆可能发生可怕的变故，随时皆有不测之祸临头。但他毫无所惧，准备走上这条艰辛的道路。

小襄王却不知他的心意，说：“本会崛起江湖，声势如日中天，英雄豪杰纷纷加盟入会，四海归心。阁下，欢迎你加入本会……”

“且慢，在下请问一声，贵会的宗旨如何，能见告么？”中海打断了对方的话，抢着发问。

“本会的宗旨，首是共谋江湖之福，次是集武林各门各派之秘学，共研武学奥秘，光大武林。”

小襄王放低声音说。

“哦！不错嘛。请教，像我这样亡命之徒，是否能获得安全的庇护所？又能否获得金满囊宝满箱的机会？”

“阁下，本少会主可以向你保证如愿。”

“那不是太妙了么？”

“你愿加入本会了？”

“暂时没这个打算，我得慎重考虑考虑方能答覆。”

“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

“一言为定，咱们已是朋友，请至金碧楼一叙。”

中海举步向大厅走，信口问：“少会主，如果三天后在下不愿入会呢？”

“这件事再简单不过了。”小襄王若无其事地答。

“怎样简单法？”

“加入本会的共分三等人。一是拜过香堂的弟子，也就是会中的核心人物。二是未拜香堂的会友也就是听命行事接受差遣的人。

三是外围设组织活动供奔走的会众，他们仅知道本会的少数主事，人数众多。本少会主引介阁下荣任本会会友，可算是无上殊荣，如果你不愿的话……”

“怎样？”

小襄王瞥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你得死。”

“有这么严重么？”

“正是此意。本会群雄萃集，高手如云，遍布五湖四海，你即使躲到天涯海角，也难逃出本会的掌握。”

中海耸耸肩，怪声怪气地说：“看来，我是非参加你们不可罗？”

“大概是的。”

“我将优先考虑。”

“用不着考虑，我已将本会的事告诉你了，你将是本会的会友。同时，我也考虑在近期间升你为香堂弟子，加入二十八宿之列。香堂弟子的地位，比会友高得多。告诉你，你在秦岭所看到的三生。

他们也只不过是会友而已。”

“哦！看来少会主的地位可真不小哩！”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等我带你回到湖广香坛，你行过入会大礼之后，便知本少会主的地位了呀。”

谈谈说说间，已缓步到了阶下，小襄王低声又道：“别说了，不可让他们知道你我刚才的谈话，对你有好处。本会的戒律不多，漏会秘却是最重刑罚之一，杀无赦，你得开始学学少说话了。”

“喝！在下还未加入贵会哩。”中海怪叫。

“你会加入的，别大呼小叫。”小襄王不悦地叫。

邱大爷接到人，一叠声往里请。大厅中，酒宴早已备妥。在踏入大厅的瞬间，中海清晰地看到左侧廊下的天香姑娘，向他投过一尝幽怨的目光。

他想：“于三爷大概已将我拒婚的话告诉她了。”

三更天，天宇中黑沉沉地一片，风高云密，天候将变。有风有云，地面不会结霜，但深秋的学气依然十分凛冽。午间可穿单衣，晚间则不穿夹袄

便受不了。偌大的一座金碧楼，冷清清地人少灯稀，显得特别寒冷和清。

正屋的花厅中，小襄王正和邱大爷一群人商量要事，不时接见从远道赶来风尘仆仆的会众。中海一个人站在楼下廊外，全神凝听各处的动静。

天宇中不见星斗，他想：“二更快过了，他们该已到达左近啦！”

丙然不错，有二群人马分别到了两里外，人马越野而驰，来势汹汹，在里外停下，马儿留在田野中交少数人看守，人则小心奕奕地向后集接近。

三更初的更鼓声起后不久，西寨门附近突然警锣狂鸣，人声鼎沸。不久，火焰伸上屋顶，共有五处火头，村中立时大乱。

中海立即转身入室，扑奔三楼。梯口侧方设有一间暗室，要面藏了四个人，不分昼夜轮流看守。

他用黑巾蒙了口鼻，头上里了黑帕，进入花园，手一扬，三颗问路石子先后飞出，“乒乒乓”三声脆响，三盏壁间的长明灯一一熄灭，在灯熄的刹那，他已到了暗室的暗门旁，贴壁相候。

丙然不错，暗门突然滑开，奔出一名大汉。

黑暗中，他看得真切，一掌便将那人劈昏，轻轻放下，窜入室中，将三个正在穿着衣裤准备外出的大汉用石子一一制住，推上闭锁楼梯的机掭，方闪身入室带上室门，轻轻地窜上楼梯，在楼门口的机掭一按，门楼徐张。

“谁？”里面有人问。

“我。”他低声答，一闪而入，反手一勾，勾住了从门后小窗口伸出来的一个人脑袋，虎口一收右手食拇扣住那人的双耳门，力道骤发。那人一声未出，仅挣扎了两下，立即昏厥。

三楼的后厅，是邱大爷的秘密练功房，左首是卧室，右面是座古色古香的书房。书房近门楼一侧右保镖的住所。

他刚越过大厅，保镖的卧室突然大开，四名保镖鱼贯而出，第一名保镖还在低头结胸前的兵刃带结。

他向下一蹲，躲在一张太师椅下。

四保镖出到大厅，领先那人说：“咱们各就方位，今晚恐怕有点不妙。”

中海突然站起，说：“诸位，确是不妙，且安静地谈谈。”

一名保镖大吃一惊，奔向壁角想拉动警铃开关。

白虹一闪，大汉“嗯”一声轻叫，蹦了两蹦，“砰”一声冲倒在壁角下呻吟。

“不许动？否则杀无赦。”中海沉喝。

三个保镖看不见中海的脸目，不知利害，呐喊一声，分别往三方抢向机掭。

“啊……”惨叫声乍起，三个人每人的命门穴各挨了一把飞刀，重重地摔倒在楼板上。

中海无意杀人，但事实迫得他不得不下毒手。第一名中飞刀的保镖只伤了右腿弯，只算轻伤站不起来而已。这家伙相当机警，乘中海袭击三名同伴的瞬间，咬紧牙关利用一条腿全力跃起，抓住了警铃的把手一扳。

全楼各处铃声大作，接着沉闷的机轮声入耳，各处皆有人开启机关，整座楼似乎都在震动。

中海一闪即至，一掌将刚脱力下掉的受伤保镖劈翻，加上一脚方拔回飞刀。四把飞刀收回，他进入书房。

这是一间书架上琳琅满目，四壁皆书的雅室，是邱大爷接待高贵客人

的处所，以表示他确是在这儿读书养性，其实那些书他连摸也不曾摸过。

中海也料定这间书房必定藏有关邱大爷的秘密，卧室秘窟易引人觊觎，只有书房是夜行人不屑光顾的地方，因此必定安全，老奸巨滑的邱大爷，极可能将重要的物品藏在书房中。

可是，他失望了，搜遍整座书房，找不到任何可疑事物。他不由暗忖：“我必须冒险进入牢旁的密室找一找了。”

为了搜书房，他浪费了不少时光。奔出书房进入卧室，他钻入一座秘密的小门。

楼外，火光照耀得红了半天边，村中共有八处火头，叫号呐喊声惊天动地，男妇老幼狼奔豕突，乱成一团。”

外敌入侵的前片刻，正宅的花厅灯光辉煌，主人邱大爷与两名拜弟皆在厅中听候小襄王差遣。警锣声传到，邱大爷不管三七二十一，丢下手边的事向内厅急走。

白二爷是本村事实上的主事人，心悬自宅的安危，也不等招呼迳自走了。剩下一个治事能力不差的于三爷，他出声大叫：“有人侵入本村生事，请少会主在厅中等候消息。”

小襄王怎能袖手旁观，向手下们叫：“回去取兵刃，咱们助主人一臂之力，快！”

邱大爷奔近内厅，突见院子里黑影一闪，闪电似的消失在墙外。

他心中一凛，向厅内叫喊着的仆妇们道：“去秉明夫人，快进入内室。”声落，他已越墙而出。

内室，是指后院的秘道，下面建有一座地底密室，右可通金碧楼秘窟，北面可抵花园外的出口。

金碧楼下面的秘窟，藏有他一生中为非作歹挣来的财宝，他必须前往看守。出了屋，他看到各处皆有火头上升，火鸦飞舞，不由心中大急，仰天发出一声长啸，召集得力保镖，向金碧楼奔去。

小襄王带了二十余名好汉，飞纵上屋，火光下，看到隔邻白家的重楼瓦面，四个黑影纵跃如飞，正和白二爷家中的护院交手。

他向十六煞神叫：“十六煞神，留下那四个蒙面人，快！”

十六煞神刚跑下瓦面，四个蒙面人之一已脱离斗场，低吼声隐隐传来：“退！不可恋斗。”接着四们蒙面黑影已跃下瓦面一闪不见。

小襄王一声怒叫，拔腿便追。麒麟双豪不离左右，三个人纵跃如飞，追赶四黑影去了。· 罢超过四栋楼房，左面的飞檐下人影一闪，突然出现一个蒙面人，狂笑声震耳：“哈哈哈哈哈！成少会主，来来来，咱们玩玩。”

火光熊熊，照耀得如同白画，但蒙面人穿了一袭夜行衣，黑巾蒙面，手上有一根长不足两尺的酒杯粗铁棒，看不到庐山真面目。

小襄王拔剑飞扑，一面大喝道：“蒙头露尾，你算不了人物，除了蒙面巾，让太爷看看你是谁，休走。”

蒙面人以一声狂笑作答，向南飞掠，身法奇快，飞檐走壁矫捷如猫。

小襄王岂肯放过？对方既然认识他，显然是冲着他而来，向双豪举手一挥，三个人展开轻功狂追不舍。

另两个蒙面人向另一方向飞掠，引走了十六煞神。

西北方向，八们黑影分头放火杀人，最先的两人一个是巴图活佛，一个是枯骨魔僧，一根禅杖加上一根枯骨杖，锐不可当，飞越檐脊如履平地，

把路的护院保镖望风披靡，没有人可以挡得住他们。

金碧楼四周，保镖们已严阵以待。

邱大爷刚沿长廊奔到楼口，廊顶突然降下两个妖魔。不远处火光冲天，照得大地通明，两妖魔全穿了火红僧袍，袍袂掖在腰带上，一声虎吼，飞降而下。

敖近埋伏的四名护院飞抢而出，跟随在邱大爷身后的五名保镖也急拔兵刃回身反扑。邱大爷站在廊口，一名保镖递给他一把剑，他推开说：“这玩意没有用，记住，挡不住可让他们进来。”

他在门旁摸出一根两尺四寸长的粗铁棒，重新上前，站在廊下观战。

九名保镖护院围住了两僧，其中两名使水火棍的保镖竟然十分骁勇，棍沉力猛，虎生风，居然敢接两僧的招式，短期间还不至于落败。

不久，另六个黑影到了，全是清一色的骠悍大汉，最先那人手执一把双股叉，背上也插了五把小型双股叉，人未到小叉先发，一声长啸，人亦扑而下。

“啊……”一名保镖狂叫一声，颈根挨了一飞叉，倒了。

“飞叉王彦！”有人惊叫。

飞叉王彦，原是关西大名鼎鼎的绿林悍寇，后来被二丐中的神驼杨彪捣了他的山寨，从此隐身江湖。他的飞刀叉绝技号称无敌，名震江湖。

飞叉王彦飞扑而下，使水火棍的保镖一声孝吼，来一记“拱云托日”，突然向上攻去。

“铮”一声巨响，火星飞溅，叉棍相交，凶猛地接上了。

使棍保镖身形向下挫，棍举不起来。恰好枯骨僧抢到，一声狂笑，枯骨杖拦腰便扫，“噗”一声闷响，使棍保镖被扫出丈外，腰几乎断为两段。

飞叉王彦也不好受，被震得下扑的落势一缓，叉向上升，上身后仰，重心已失。

邱大爷一闪即至，铁棒猛地劈落，“噗”一声巨响，飞叉王彦的脑袋开了花。

枯骨魔僧击毙了使棍的保镖，杖势未收，飞叉王彦已中棒倒地。他一眼便看到了邱大爷，吼叫着抢近一杖猛砸。

邱大爷心中着慌，百忙中铁棒急挥，向左侧闪。“当”一声大震，邱大爷像被风吹跑的稻草人，连人带棒被震飞丈外，“叭”一声爬倒在地。

多了六个人，保镖们挡不住，阵势立解，纷纷向金碧楼中逃命。

枯骨魔僧向倒地的邱大爷掠到，伸杖便点，一面叫：“你可跑不了啦！啊……”

最后一声狂叫有如雷鸣，一蹦三尺高，“噗”一声一杖点入地中五寸以上，用手一摸左颊，摸了一手血。原来颧骨下方直至耳后，横裂了一条大缝，深抵骨头，左耳割开分为两截，痛得他狂叫着起来。

邱大爷向侧滚，免了一杖之厄，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爬起来撒退便跑，奔向楼门口。

门口站着中海，正向他低叫：“邱大爷，快进来。”

用不着催促，他比任何人都逃得快，连滚带爬逃入门内，“砰”一声大震，沉重的铁叶门闭上了。

原来中海想入地底密室，到了楼下，却找不到秘道。

上次巴图活佛大闹金碧楼，下层的机关毁坏了不少，邱大爷秘密地派

人日夜赶工，修改了不少地方，包括地道入口，已经改头换面不复是往昔形态了。

正找间，却听到外面杀声震耳，心中一动，便奔向廊门，几个保镖匆匆地从他身侧逃过，他不加理睬。

到了门口，却看到邱大爷遇险，枯骨魔僧的杖已经点下，意在点折邱大爷腿骨加以活擒。这怎么行？他花了不少心血，好不容易等到了今晚的良机，怎可让贼和尚捡现成？该出手了。

他找出飞刀，本想将和尚击毙，贼秃胜算在握，邱大爷已完全失去抵抗力，因此贼秃毫无戒心，护体禅功必定自行消散七成以上，飞刀定可不费劲地射入贼秃的心坎。但飞刀将出之际，他倏又改变了念头。

贼和尚虽则杀人恤麻，恶迹如山，罪行濯发难数，但至少目下已不甘心受龙虎风云会的收买，敢于和小囊王争口食，假使把贼秃杀了，岂不是替龙虎风云会除去一大劲敌，直接助长龙虎风云会的凶焰么。

因此，他改变主意，在贼秃的脸上留下了永远不灭的记号，救了邱大爷。

邱大爷是仰身倒地的，看到了飞刀的形影，对中海十分感激，逃入楼中，向地道口急走，一面说道：“龙老弟，随我进入密室，引他们来，管教贼秃死无葬身之地，走。”

巴图活佛追至窗下，找出宝剑急挥，铁窗格应剑而毁，向后叫：“咱们进去，老狗的机关埋伏毫无用处。”

厅中灯光明亮，几个保镖向各处奔逃，邱大爷的身影还在秘室的门外，密室门正向侧急移。

“那儿走？”巴图活佛狂地叫，狂风似的卷到，禅杖凶猛地点来。

中海在邱大爷的身后，将邱大爷向侧推开，伸左手一拨捣来的禅杖，右手上顺势削去，捷逾电光石火，“噗”一声削中巴图活佛的咽喉。

“哎……”巴图活佛做梦也料不到中海的身法如此迅疾，骤不及防，即使铁打钢浇金刚不坏法体也禁不住中海沉重的一击，虽不致受伤，但沉猛的打击力道也将他震得连退四五步，几乎跌倒，禅杖握不牢，“彭”一击暴响，脱手摔出丈外。

这瞬间，邱大爷和中海已闪入门中去了，暗门悄然闭合。

巴图活佛无名火起，不再拾禅杖，宝剑出鞘，电芒连闪，暗门四分五裂，如同摧枯拉朽，包了铁叶的暗门也禁不起神剑一击。两和尚财迷心窍，先后钻入狂追不舍。

进入暗道，暗得伸手不见五指。还好，前面有隐隐的脚步声传来。

两和尚不顾一切，循脚步向前急赶。

中海故意脚下发声，引两和尚追来。前面是一条向下急降的走道，掀起一块砖形方板。

邱大爷向下钻，说：“龙老弟，小心脚下，走错一步，奇险立至。咱们只须到了下面的密室，大事定矣！”

下降四丈余，突听轰隆隆暴响，邱大爷大喜道：“大事定矣！和尚落水。快！咱们下水牢去看看究竟，我要好好剥他们。”

走道不再下降，向右一折，打开一座沉重的门，眼前大放光明，出现一座四丈见方的地底厅堂。

厅左，有一座巨大的屏风。右首，伸出一座三丈见方的巨池，深有六

丈上下，水声隐隐。

池中，两个喇嘛在水中沉浮。池旁，六名腰悬巨斧手执强弓的人把守着，不时用剑喷射水中的和尚。壁间八个石孔中，喷出阵阵飞雾。

两个和尚水性不佳，仅能乱抓乱爬拚余力支持，只消一沾奇滑无比的池壁，六大汉便会六箭齐发迫和尚放手。

巴图活佛的宝剑已经失踪，大概肚子快装满水了。

厅前面，有一座小门，黑黝黝地，门外有三具尸体，三名大汉向小门紧张地挺剑戒备。由体的装束看来，显然也是把守秘室的护院。

邱大爷一跃而前，向一名大汉问：“怎么？里面有人？”

大汉向门内一指，说：“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三楼的单鞭李信，一个是南京大大有名的大贼夜梟孙德。单鞭李信吃里扒外，是他将夜梟引来的，杀了咱们三个人，躲在里面了。”

邱大爷大吃一惊，急问：“他们是从何处进来的？”

大汉向远处壁角一指，说：“就是从咱们出入的秘道进来的。”

邱大爷吁出一口气，接着焦燥地说：“他们无法活命的，但阻住了出路，里面的人也出不来，必须将他们赶出来才行。”

大汉一怔，问：“大爷，这不是通气孔么？怎么里面还有人出来？”

气孔是假，那是通向内堂秘道的进出路，里面有人，如果内堂的女眷由这儿逃，岂不糟糕？难怪邱大爷焦燥。

这条出路里面有秘门，连在这儿防守的人也不知秘径。

“老弟，请用飞刀往里射，迫他们出来。”邱大爷不回答大汉的话，向中海求援。

中海摇摇头，说：“看不见里面的光景，敌暗我明，对不起，在下不能浪费飞刀。”

其实，他要等诱出口供的机会。他深信目下人少，邱大爷不得不亲自出手拚命，拚命时必须用兵刃，还能不用自己的趁手兵器？

他说完，指了指大汉的剑，又道：“唯一可行之法，便是进去和他们一决。”

邱大爷向大汉问：“他们有暗器么？”

“没有。夜梟的剑术可怕，大爷不可冒险。”

邱大爷扭头奔向屏风后，片刻，壁根下出现一座小门，他向里一钻，不久便又出现在屏风外，手中多了一把金光闪闪的沉重怪兵刃。

不错，正是一把十分神似的虎爪，长有两尺四寸，虎爪可以伸屈，伸爪时可突然增长六寸，是专门锁刀剑的外门兵刃。他挺虎爪冲向暗门，奇快无比。

中海按下心头的激动，叫道：“虎爪追魂牟兄。”

邱大爷脸色一变，止步扭头问：“龙老弟，你叫谁？”

中海淡淡一笑，点头说：“看了你手中的虎爪，我以为你是虎爪牟子飞兄呢。”

“在下姓邱，不姓牟，也从没听说过有牟子飞其人。这把虎爪是我以黄金五百两买来的。”

中海呵呵大笑，接着脸色一沉，冷笑道：“老儿，何必呢？龙某与疤眼老三……不，该叫鬼门陶宣，我与他交情不薄，他已将你老兄的底细告诉我了。”

邱大爷的脸色变了，上前两步讶然问：“你……你胡说什么？谁叫鬼眼丧门。”

中海从容屹立，毫不在意地说：“不管你是不是虎爪追魂牟子飞，在下看见你用虎爪，这就够了反正错杀一个也无所谓。”

邱大爷骇然后退，恐怖地问：“你……你要杀我？你？”

“是的，如果你不承认是牟子飞，我大概会杀你。七年前……哦，到现在该是八年前了，你和陶儿与另外两个人在湖广道州做案，事主以一千五百两黄金作为赏格，你老兄却只分了一百两黄金给陶兄。”

事后，陶兄查出内情，发誓要找你算账，花红规矩该四人均分，你老兄下手分，最多可分一百两，陶兄至少也该分三百，你为何黑吃黑吞下那么多？陶兄告诉我，如果遇上你老兄，要我宰了你出口怨气。”

“胡说！他……龙老弟，但我并不是牟子飞。”

“呵呵，你不是，但你有虎爪，杀了你就算杀错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不！不你……”邱大爷急叫，接着向大汉们叫：“上！宰了他，这家伙岂有此理。”

两名大汉一声暴喝，挺剑上扑。

电虹一闪即没，两大汉狂叫一声；冲倒在地。中海叉腰而立，冷笑道：“在下的飞刀可以连珠发射，没有人可近至丈内，不信你自己可以试试。老兄；你还是承认了罢。”

“你……你想怎样？”邱大爷用近乎脱虚的声音叫。

“我替陶兄讨债，如此而已。”

“你……你要多少？我……我给你。”

“你给我？我替你杀了不少人，你欠了我不少债哩！在下不是贪利小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替陶兄向牟子飞讨债，你既然不是牟子飞，给我一万两黄金我也不要，只要杀你，日后告诉陶兄说杀了一个使虎爪的人便算了。”

这时，水牢旁六个大汉已看到这儿有变，看池中两个和尚已经气息奄奄，便留下两个人，四人弯弓搭箭奔来。

中海闪在屋角内，从左面来的人弓箭没有用，他却可以监视着奔来的人，死盯着邱大爷冷笑。

邱大爷大概急疯了，狂叫道：“不错，我就是虎爪追魂牟子飞。”

“很好，你答应还债罗？”

“你要多少我给多少，但话得讲明白。那次在道州做案，我记得像是杀一对老夫妇……”

“老夫妇是武林人物么？”

“不知道，出赏格的人说他们只会武功。那次的花红甚高，我得了两百五十两，大概给了陶兄一百……也许是一百五十两，他比我还多，他怎敢血口喷人？”

“哼！他血口喷人？告诉我，谁出的花红？我得去问问。”

“我也不知道出花红的人是谁，我只从双头蛇陈魁手中得了两百五十两，天知道，我确是对得起陶兄。”邱大爷狂叫。

### 第十三章

邱大爷前进无路，后退无退所，被中海一逼，一一吐实。

中海听说交花红的人是双头蛇陈魁，猛忆起秦岭道上小襄王手下的老贼双头蛇来。那次小襄王假冒白衣神君的名号掳劫金凤，就是双头蛇出的阴谋诡计。

他沉住气，仍想套出主使的人，压下汹涌的心潮问：“双头蛇陈魁，不是小襄王的狗头军师么？”

“是的，目下他高升任香堂的主坛执法，在会主手下供职，已不受成少会主管束，我的话句句是实，不信你可以随成少会主到湖广找双头蛇问问。”

“我会问的，不止问双头蛇，还得问其他的人，免得委屈你。老兄，除了双头蛇之外，另一人是谁？”

“另一人我不认识，只知他姓屈，还是听双头蛇叫他屈兄，所以知道姓屈。那人比我年长十来岁长像阴沉而狞恶，像个从阴司地狱放出来的恶鬼。”

中海左手贴着墙角连连微扬，连扔三把飞刀。接着狂号声震耳传来，令人闻之毛骨悚然，“噗通通”一阵水响，奔来的四名持弓箭大汉，有三个中刀跌落池下去了。另一名箭手吓得浑身发抖，扭头狂奔，弓箭也丢了。

牟子飞心胆俱裂，骇然叫：“龙老弟，我答应还债，你怎么还杀我的人？你……”

13a 中海脸色泛青，颊肉不住抽搐，大颗泪珠向下直落，用近乎嘶叫的声音问：“牟子飞，你真不知道那次你们杀的老夫妇是谁么？”

“我……我怎知道？你……”

“你知道鬼眼丧门目下在何处？”

“不……不知道。”

暗门中，闪出了两名大汉，左右一分，一名突然打出一枚钢镖，击中了瑟缩在墙角的最后一名保镖的小腹，保镖狂叫倒地，在地上翻滚哀号。

另一名大汉正想扑向牟子飞，中海厉叫：“不许动手！站在一旁。”

声如天雷狂震，把大汉吓了一跳，怔怔地问：“朋友，我夜泉孙德为何要听你的？”

中海大吼道：“我大地之龙的话，你非听不可。牟子飞，那次被你虎爪分尸的老夫妇姓龙。”

牟子飞立时如被五雷轰顶，用半窒息的声音问：“你……你……姓……姓龙……”

“不错，我姓龙，绰号是大地之龙，你要知道鬼眼丧门陶宣的下落么？他死在福建黄泉坡，死在大豹的爪下，那是我大地之龙一手促成的，他已受到报应，九泉瞑目。被你们杀死的人，还在等你们偿还血债。”

牟子飞脸色死灰，用不象是人类的声音叫：“你……你姓……姓……姓……”

“那对无辜的老夫妇，是在下的双亲。”牟子飞扭头便跑，夜泉孙德和同伴同时双剑齐出，吼道：“血债血还，你的末日到了。”

“铮铮！”金芒疾闪，虎爪左右分张，两金剑全被扣住了，两人身形急退虎口流血，摇摇欲坠。

牟子飞虎爪一挥，两枝剑便脱爪而飞，人向暗门口急窜，捷逾电闪。

“打！”中海沉喝。

牟子飞知道中海的飞刀厉害，火速扑倒。

岂知中海已算定他必伏倒避刀，飞刀已先取得必中的路线，半分不差，飞刀插入他的命门穴外方一寸处。

“啊……”他惨号着仆倒，丢掉虎爪向前爬，仍想爬入暗门。

夜梟孙德赶上一脚踏在他的腿弯上，冷笑道：“老贼，你认命吧，快打开藏珍室。”

夜梟的助手抓起一具尸体挡在身前，伸出钢鞭向扑来的中海喝道：“站住，咱们办完事之后便把人交给你。不然咱们宰了老狗，你将一切成空，血仇难报。”

中海不敢不站住，切齿咒骂道：“你这无耻狗贼！你要将性命来换取珍宝么？大爷已经问出了口供，用不着牟老狗了。要命，你两个就给大爷快滚，要死，大爷不妨成全你们。”

夜梟将牟子飞提起向前推，急叫道：“龙兄，咱们好好商量。你为报仇咱们为财，何必何了和气喏！人给你，但必须请你老兄将开启藏珍室的机巧迫出，开启室门便成。”

蓦地，后面的暗门冷风凛凛，衣袂飘扬。平时，这道暗门是进风孔，经常有新鲜空气进入，如果有人闯入。进风孔自闭，风由水牢的喷雾口透入室中。

水池旁的喷雾口突然力道急减，喷啸声倏止。中海扭头一看，看到剩下的三名箭手，正恐怖地躲在池角的短墙下，一步步向进入地道的小门移。

谁都没留意这阵风是否有怪，连中海也大意了，他感到鼻中嗅入一般奇异的幽香，吃了一惊，讶然叫：“咦！什么香？这是……嗯……”

话未完，他倏然地感到头重脚轻，眼前发晕，似乎灯光突然朦胧，所看到的景物都在旋转，“砰砰”一声摔倒在地。昏厥前片刻，他看到暗门里窜出三个人影，夜梟的朦胧身影已在他倒地之前先倒了。

暗门中窜出的三个人，为首的是白二爷，其次是天香姑娘和一名侍女。

天香姑娘的手中，仍抓着她施放迷魂香的紫巾，奔近牟子飞先将一些药末涂向牟子飞的口鼻，急叫道：“二叔，快替爹起刀里伤。”

伤还未里好，牟子飞已经苏醒，狂怒地叫：“扶我起来，这恶贼并未打算一刀要我的命，射中命门穴旁，他定然想刷我消恨，我要他好受。”

白二爷脸色泛青，急急地说：“大哥，先别管这家伙的事，大事不好。”

“怎么了？”牟子飞惊问。

“今晚两贼秃带了六个人同来，而狂丐却带了几个可怕的高手到了。第一起四个人引走了成公子第二批有二个人，由兵刃上猜出，定然是神驮杨彪和白衣神君。他们可能是追踪成公子而来的，十六煞神死了十名之多，人熊欧文被神驼的苍木盘龙杖击伤吐血，金锤罩也护不了身。”

“他们人呢？”

“追成公子去了，庄院仍在火海中，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去而复来？咱们……”

“先别管他们，你去照顾上面的人救火，万一事急时可以进入地道暂避，他们绝不会久留的。”

“龙师父是怎么回事？”白二爷注视着不远处的中海问。

“贤弟没看到刚才的事？”

“没有，小弟和侄女刚到暗门附近，便看到你被人所制，天香侄女便开

启风门施放迷魂香。”

天香已替乃父包扎停当，向中海奔去，正想将解毒药抹上中海的口鼻，牟子飞见状大吼道：“住手！开启地牢，将他扣上剥皮柱之后再将他弄醒。”

“爹，你……”天香讶然惊叫。

“他，他果然是来杀你爹的凶手。快，别废话，你难道不知射我的飞刀是他所发的么？”牟子飞狂怒地叫。

白二爷一怔，久久方说：“大哥，要我帮忙么？”

“你走，我一个人够了。”牟子飞挥手说。其实，他不愿白二爷在场，怕中海醒来时说出他的真姓名：“好，小弟告辞。”白二爷只好告退。

“把她也带走。”牟子飞指着侍女说。

白二爷带着侍女走了，水池旁的三名箭手站在池旁，赅赅着不知如何是好。

牟子飞闭上暗门拾起去在暗处的虎爪，向天香低声说：“准备迷香，放翻水牢刑手。”

“爹……”

“不必多问，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他走向壁间，按向一块方砖。方砖退下，现出砖下方的空孔，伸手入内推动一根铁柱，一面向水池旁的箭手叫：“赵老弟，你们过来帮帮忙。”

三名箭手指了指水池，说：“东主，两个和尚还未沉下去哩！”

“别管他们，池壁其滑如油，深有六丈，如果他们能逃生的话，早就逃上来了，你们阻不了他们的。这样好了，放下闸板。”

机轮声轧轧沉响，池侧壁间与池同大的一块巨型包铁闸板徐徐放下，厚约尺五六，有九根铁链扣吊，沉重无比。

三名前手直待闸板将水池盖实，方推上墙壁上的扳手，向这儿奔来。

先前牟子飞扳动内壁铁柱的左侧，此时出现了一座六尺高三尺宽的秘门，墙向内移，在四尺后停住了，人如进入，须从两侧的空隙折入室内，在外向里看，视线会被壁门所挡。

三箭手刚一走近便踉跄倒地。

牟子飞冷笑道：孩子，刚才姓龙的狗东西已将为父的真名号说出，这几个人全听见了，他们不死，为父将大祸临头。你去开启水牢盖，将这些人丢入水牢永绝后患。”

“爹，龙……”

“我要亲自料理他，看看是谁泄漏了我的底细。如果是双头蛇，那老狗他总有一天会受到报应。”

“爹，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问。总之，性能的一天不死，为父一天不平安。”

天香不敢再问，走向开启闸板的机掇。闸板放下容易，升起困难，她一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了一身香汗，方将闸板升起。

池中，两个和尚已是奄奄一息，用裤子罩上空气做浮筒，为生命作艰苦的挣扎。

裤浮筒不太管用，气泄得特别快，而他们肚中装满了水，力道已尽，每次重新罩气，必定再灌入不少池水入肚。看来，两个家伙快完蛋了。

她毫不动容，转身去拖被迷昏的人，一次拖两个，五个人分三次丢，费了不少工夫。

牟子飞将中海拖入之后。地牢门却为了准备让天香在处理后水牢的事之后再进来，所以并未关闭上。

而她却并不急于进入地牢，因为她不愿亲见中海被乃父用酷刑虐死，尽避中海已经拒婚，她仍然难将中海忘怀。眼不见为净，她只好藉故留在室外，“噗通通……”水击如雷，水柱上冲，两具尸体落水。

巴图活佛相距最近，一阵动荡，裤子做的浮筒向外荡，气体迅速泄出。巴图活佛“咕噜噜”喝了几口水，狼狈地重新做成一个浮筒，大叫道：“放我一条生路，贫僧发誓立即退出中原。”声落，人向下沉，好半晌方重新浮出水面。

天香站在池旁，冷笑道：“秃驴，你说的倒蛮轻松，将你的尸骨沉埋在地牢喂鱼虾，不比放你返回故土好得多么？”

“放了我，我的朋友不会来找你们，不然，日后你们将后悔莫及。”

“欢迎你的朋友前来送死，你不用指望了。”她冷笑着答，转身去拖另两具尸体。

地牢中，中海悠然醒来，首先，他看到眼前站着脸色狰狞、眼神怨毒的虎爪追魂牟子飞。他想动但已经不可能了，身入牢笼，大劫临头。

这是一座地方不小的地底牢房，右首一列共有三座铁栅小间，里面还有四个奄奄一息的囚犯。左面是刑室，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刑具。有上吊刑的吊环。有可打入铁箍的头箍。有四面有栓索的灌水台，有中有压膝板的老虎凳。有拉松筋骨的阎王架……那一列刑具架上，有各式利刀，从细长而薄的分肉刀至砍脑袋的厚重剑刀，样样俱备。

皮鞭、荆条、夹肉竹板、碎骨槌、脚板钢刷、脑凿……每一件刑具，皆令人望之心寒，魂飞魄散的。

他所站处，是一处下面有一深约半尺，圆径五尺余的浅坑，顶壁垂下一根木桩，两侧各有一条设有钢环的铁柱。他的头发被木柱上方的钢环扣系得结结实实，双手外分，左右铁柱上的钢环扣紧他的手腕，用牛筋纹得紧紧地。脚下也有两个钢环，分别以牛筋栓牢。除非有九牛二虎之力，不然休想脱身。

他那插着飞刀皮护腰搁在靠壁根的钉板台侧，衣裤尽脱，只留下一条犊鼻裤掩住下体，地底温暖他居然感到浑身发冷。

“完了！我落在老狗的手上了，当初我该一飞刀毙了他的。”他在心中暗叫，后悔不迭。

身前不远，牟子飞正在系围裙，象个屠夫，壁根火刑炉炭火熊熊，烙具已在炉中发出可怖的红光了。

牟子飞系好防污围裙，在中海面前咬牙切齿地一站，脸色狰狞已极，先“劈劈拍拍”给了中海四记阴阳耳光，然后泛起阴毒的冷笑。

他以饱含怨毒的眼神盯着中海，问：“姓龙的，你知道你目下的处境么？”

中海已看惯了四周的环境，绝了望，知道死期已近，反而倒无面谓了！死，也要死得英雄些，冷冷地说：“这儿是阁下的地牢刑室，先前只道你隐姓埋名已经改邪归正了，看了这座地牢刑室，原来你暗中仍在为非作歹。”

牟子飞阴阴一笑，毫不隐瞒地说：“不错，牟某仍在为非作歹，不然的话，下半世那会有好日子过，你以为有了田地便够开销了么，不够的，官府的钱粮丁役你该知道负担不轻呢，再说，早年我那些朋友仍在世间浪荡，他

们一天不死，我的身份便会有暴露之虞，因此我必须替他们打算，请他们早日离开这乱七八糟的尘世。”

“哦！原来如此，难道你一口气杀了嵩高庄六十四个……”

“你大概还不知道泰山村，那座鸟村死得更多。”

“今晚贵村大概也得陪上不少命了。”

“哈哈哈哈！”牟子飞狂笑，声如泉啼，笑完说：“请放心，死的决不是我牟家的人，多死几个不打紧，我这座藏珍秘室金银如山，要人多的是，有金银可使鬼推磨，你知道今晚来袭的人又死了多少，外面的水牢有两个喇嘛和尚，他两人必定喂王八，而你，哈哈，告诉你，目前你所站之处叫做剥皮柱，你知道我要怎样对待你么？”

中海呵呵笑，哼了一声说：“人死如灯灭，怎样死法在下毫不在乎，至于你呢，我相信不久之后你必将报应临头。”

“你不在乎，我倒在乎呢，你听着。我要先将你折磨得死去活来，然后剥下你的皮，做我那匹乌云盖雪神驹的鞍子，当然啦，太爷不敢自诩是剥皮能手，但只须用些心机，保证你皮离体人仍不致断气，不然就不配叫虎爪迫魂牟子飞。”

“哦！”

你居然以剥皮能手自豪，可见你已经人性全失，天地间该死的人不少，而你却是受到恶报的……”

“叭叭叭叭！”牟子飞怒吼着抽了中海四耳光，手未停，刀伤突被震动，痛得他龇牙咧嘴，脚下站不稳，向前一栽，仆在中海的身上。

中海吸入一口气，默运神功，心说：『老狗，你也活不成。』

他等待着牟子飞抬起头来，果然不错，老家伙的手撑着他的肩胸挣扎着站稳，这瞬间，他突然喷出一口痰，袭向牟子飞的眉心。

真不巧，牟子飞脚下未站稳，下面的积血斜坑壁大滑，猛地打一个跟跄，身体突然下挫。

『嗤』一声轻啸，牟子飞的顶门被已注入内力的痰擦过，擦掉了一层油皮，而且裂了一道口子，鲜血沁出，头发掉了一缕。

“哎……呀！”牟子飞惊叫，惊出一身冷汗，滑跌在地。

“可惜，这老狗命不该绝。”中海在心中狂叫。

牟子飞无名火起，怒吼着爬起，在刑具架上拔出一条虎舌鞭，狂怒地厉吼：“你这该化骨扬灰的狗王八，我看你还有什么伎俩可以施展，太爷教你尝尝万刺攒体的滋味。”

“叭！”虎舌鞭抽在中海的右胸，鞭吸在上面了。

虎舌鞭长仅尺余，宽有三寸，鞭面有无数四分长的小针，一鞭抽下，针刺入肉中，一抖鞭，鞭便突然蹦起，中鞭处会出现无数针孔，沁出点点血珠。

“叭叭！”一连几鞭，中海的胸膛立时血流满身。

他痛得浑身抽搐，肌肉都在跳动，钢牙锉得格支支地怪响，仍然咒骂道：“老狗，你岂奈我何，这一来。你的人皮马鞍大概没有希望了。”

1 叭叭！”两鞭抽到肋下，痛得他大汗直冒，体内像有千万条毒蛇在攒咬不已。

“太爷不要你的皮做马鞍，太爷已有三具人皮马鞍了，今天要将你锉骨扬灰，方消心头之恨，说谁告诉你太爷的真身份的？”牟子飞狂怒地叫。

人皮马鞍，天下间不是没有，那些凶残恶毒的大奸巨豪，不时会想出这种恶毒残忍的花样来对付他们的仇人，食肉寝皮已不是奇闻了，后一代的皇帝正德，就有六具人皮马鞍，那时，朝廷的刑律严禁剥皮，但正德皇帝却不管祖示律训，照剥不误，六具人皮马鞍，有一具制得最精巧，那是用流氓赵燧的皮所造的，正德皇帝每次巡幸宣府，坐骑的鞍镫，就是制得最精的那一具。

中海怎能说是穷学究所透露的消息，说：“在下已经告诉过你，鬼眼丧门已受到报应，当然是他所说的，还用问么？”

“呸！鬼眼丧门根本就不知道太爷的事，你说不说？”

中海懒得作答，不再开口。

“叭叭叭！”牟子飞咬牙切齿地猛抽三下虎舌鞭，中海成了个血人，居然连哼也没哼一声。

“好，太爷要烙掉你一身皮肉，看你受不受得了。”牟子飞切齿叫，走向火炉，抓超一根火红的烙铁，走近中海身前，呸”一声吐口痰在烙铁上，“嗤”一声怪响，痰立刻化为一阵白烟，他将烙铁伸近中海鲜血淋漓的胸口，狞笑道：“如果我是你，还是招了的好，免得死前痛苦。”

中海突然哈哈一笑，道：“世间只有你牟子飞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只有你是卑鄙无耻的匹夫狗贼你配与龙某相比么？可耻！”

牟子飞被怒火冲昏了头，咬牙切齿地将烙铁揪出。

且回头表表水牢旁的事。

天香将五个昏迷的人丢入水牢，接着又将其他的尸体丢下，大功告成，最后一具尸体下水，下面的巴图活佛仍在含糊地叫嚷：放我一条生路，贫僧誓效犬马，为仆为奴在所不辞……”

秘门人口处，鬼魅似的闪出一个灰影，像个无形质的幽灵，进入厅中悄然无声。

天香只顾站在池边向下看，没想到身后来了人，整了整衫裙，向下叫道：“你这人真奇怪，怕死怕得出人意料之外，名列五妖魔之一，江湖上谁不知你血魔巴图的大名，你竟如此怕死，真是辱没了天下练武的朋友……”

话未完，“噗”一声响，她的右耳门挨了不轻不重的一击，被人一把抓住丢在地上人事不省。

灰衣蒙面人侧耳倾听，听到刑室中泄出来咒骂声，循声急掠，小心奕奕地进入了地牢。

中海面向外，已经看情了来人，因此哈哈一笑，把牟子飞骂得怒火如焚，激动得耳朵失去了作用，烙铁刚动，手肘便被后面的灰衣蒙面人抓住了，像一把巨钳，钳得他整条膀子完全麻木。

接着，一只大手扣住了他的后颈，食中指压住他的左右耳门，他想挣孔，却力不从心，不但浑身脱力，而且逐渐陷入昏迷境地，霎眼的功夫，就已人事不省。

灰衣蒙面人丢掉牟子飞，检过龙中海的皮护腰，拔出一把飞刀，割断绞着中海手上的牛筋结，一面苦笑道：“老化子若是晚来一步，你这大意的家伙岂不完了？”

“谢谢你，老爷子。”中海也摇摇头苦笑答。

来人是狂丐西门守成，看了中海的伤势，抽口冷气问：“老弟，你受得了么？”“不打紧，皮肉之伤而已。”中海硬着头皮答。

狂丐拖着昏厥了的牟子飞，说：“来，咱们也要他尝尝烙铁的滋味，他透露了口风么？”

中海摇手阻止狂丐动烙铁，说：“他招了，果然是虎爪追魂牟子飞，收买他的人是双头蛇徐魁，还有一个凶手他只知道姓屈，老爷子，杀人不过头点地，何必再折磨他呢？”

“也好，我把他弄醒，也可教他死得明白，死而无怨，”说完，拉脱了牟子飞双手关节，再在脊心拍了一掌。

牟子飞悠然醒来，第一眼便看到身旁浑身是血的中海，还以为中海仍在剥皮柱上呢，想用手撑起上身，手却不听指挥，腰部的刀伤却痛得他“哎”一声狂叫。

“用你的脚站起来。牟子飞。”中海切齿叫。

牟子飞不是笨虫，立时惊得毛骨悚然，忘了痛楚，猛地一蹦而起，神智倏清，撒腿便跑，一面狂叫：“天香，快来，快……”

狂丐在怀中一探，掏出藏在衣内的虬首杖，点在牟子飞的嘴中，叱道：“鬼叫什么，退回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跑得了么？别做梦啦。”

囚牢中突然有人厉叫：“两位爷台高抬贵手，把这恶贼交给我们治他。”

中海一把抓起牟子飞，双手将人高举过顶，答道：“对不起，咱们救诸位出险，但这人不能交给你们，他必须偿回他所欠的血债。”

击声，将牟子飞向两丈外的钉板抛去。

牟子飞双手脱臼，腰伤奇痛，想挣扎根本力不从心，发出一连串如鬼号般的狂叫，飞向钉板。

钉板方圆一丈，上面安置了无数八寸长的三棱钢钉，人向下坠，“噗”一声贯倒在上面，可以想象得到必定够惨。

“啊……”牟子飞惨号，声如狼号，片刻便断了气。

中海穿回自己的衣裤，不理睬身上的伤势，他还能支持，肌肉的痛苦他受得了。

“太便宜他了，老弟。”狂丐说。

“一死百了，虐死他岂不显得我们也是凶残恶毒的人么？老爷子，该走了，带囚牢中的几个人走。

外面怎样了？”中海问。

“出去再说，这时不便对你详叙。”狂丐答，走向囚牢。

囚牢中困了六个人，恢复自由后向两人道谢，然后在刑具架上各找趁手的兵刃，涌出了刑室。

水池中，巴图活佛仍在气息奄奄地叫：“放我一……条……生……路……”

站在水牢房，中海心中一动，奔返刑室取来一条长绳，打个活套往池中丢。

狂丐一把抓住他的手，急问：“老弟，你要救他们？”

“是的，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呀！”中海平静地答。

“不行，难道说，你要救这两个妖魔出来造孽，杀那些无辜，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俱是神憎鬼厌杀人如麻的凶僧。”

中海站在池旁，向下叫：“两位大师肯否发奋不再造孽，不然在下只好见死不救了。”

枯骨魔僧早就说不出话来了，身躯已在缓缓下沉，巴图活佛稍好些，

庞大的肥胖的身躯仍在不停地挣扎，大概要比魔僧的水性高些，因此仍能支持，还能用裤子做浮筒。

他侧转脑袋向上叫：“除了叫我和尚死，我什么都干。”

狂丐向中海摇头苦笑道：“你听，这家伙就是这种人，我感到奇怪，龙虎风云会为何无法将他们罗致在手中？”

“老爷子，不管他是何种卑鄙恶贼，咱们今晚总算得到他们不少帮助，不救他们于心难安，我们竭尽所能劝他们改邪归正，假使他们仍然在江湖造孽，小可深信他们会受到天谴报应的。”

“好吧，交给我，依你。”狂丐无可奈何地答，接过中海的绳结。

六名在死牢放出的囚徒，大概早日就已受尽酷刑，这时虽然仍能行走，但一个个脚不稳，举动艰难，全站在池旁相候，要等狂丐和中海带他们出困，其中一人突然发现池侧的天香扭动了一下，走近将她翻转。

他大叫道：“好哇！是恶贼的女儿。”

中海扭头一看，急叫道：“住手……”

可是，来不及了，那人手中的刑槌已经击下，总算不错，旁立的一个瘦长大汉将剑刀挥用，铮地”一声大震，刑槌落点偏移，“噗”一声击在天香的左肩上，肩骨可能碎了，但免了脑袋开花之厄难。

中海奔近看了看天香的伤势，不悦地说：“老兄，老贼作孽活该受报，你又何必迁怒在一个女孩子头上，在下真后悔不该救你出来。”

那人惶恐地躬身道：“恩公，你不知道这贼女人多可恶，在地方上横行，比她的父亲好不了多少行走江湖期间，迷魂香下不知收了多少人的命，她若是不死，今后将会变本加厉为害人间，再说，日后恩公在江湖行走，后果可怕，她定然要小襄王全力与恩公为难，恩公岂不步步荆棘？”

“阁下是谁，怎知她有迷魂香与小襄王的事？”中海问。

“在下姓刘，单名隆，江湖匪号飞。早年与牟老狗是朋友，对牟老狗的身世知之甚详，三天前在颖州被他骗来，如不是在下熬刑不招另一朋友的下落，怕不早已被他丢入水牢中了。”

中海在天香的头上拔下一枝金簪，刺入她的气门穴。天香已昏迷不醒，毫无所觉。

丢下金簪，他说：“在下已破了她的气门，兄台亦击碎了她的肩头骨，谅她亦不能再行为害江湖咱们岂能乘人之危赶尽杀绝？”

飞刘隆低下头，惭愧地说：“恩公刚才熬刑受苦，生死在呼吸间，这时依然有如此宏量，在下惭愧。”

这时，狂丐已将巴图活佛拉了上来。巴图像个饱了水的蠢猪，躺在地上哼哼哈哈，不住地将水呕出，狂丐的绳索再次放下池中，许久方将枯骨魔僧套住，吊上池来。

枯骨魔僧已是奄奄一息，由狂丐挤出他腹中的积水，好半天才逐渐恢复元气。

巴图活佛已可站起，看清了中海，抽口冷气道：“噢！你不是龙郎中么？为何救我？”

中海淡淡一笑，说：“不错，在下姓龙，隐名深入邱老贼的府中，目的乃在追查早年一桩血案的主凶，因此与大师利害冲突，希望大师休怪。”

“那老狗呢？”

“在下杀了他。”

“好，贫僧得找他的后人算账。”

“怎么？大师仍然不忘血腥？”

“这鸟池害贫僧好苦，明知贫僧不谙水性，他用这种下面全是软泥的水牢来对付贫僧，不杀他几个人此恨难消。”

“你发誓不再造孽的，难道又忘了不成？”

巴图活佛只好摇着大光头苦笑，道：“好吧，贫僧只好放手。施主，你救了我，我和尚不是不知感恩的人，日后当图后报。请教施主的真名号，日后……”

一旁的枯骨魔僧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接曰道：“这人我认识，他叫龙中海。至于拖咱们上来的人，是狂丐西门守成。奇怪，他们两人大概昏了头，竟救起我们两个妖魔来了，不知他们怀有什么古怪的鬼念头哩！”

狂丐“呸”一声吐了他一口痰，怪叫道：“滚你的蛋！如果不是龙老弟大仁大义认为见死不救于心有愧，坚持救你两个秃驴出险，我狂丐才懒得管你们的死活哩。滚！你这不知好歹的秃驴，日后再要是在江湖上杀人放火，我老要饭的决不饶你。”

枯骨魔僧冷冷地瞥了狂丐一眼，在怀中掏出一颗青玉骷髅珠，递给中海说：“施主的救命大德，不敢或忘。这是贫僧的信物，日后如需用贫僧之处，请将此珠送至巴山宏法禅寺，当有报命，后有期。”

“大师打算回巴山隐修么？”中海问。

“不，贫僧要行脚天下，找机会要小襄王的命。你大概没忘掉鬼愁岭夺剑诀的事，那小狷率领一大群狐群狗党，将贫僧送入狼窝，几乎送掉老命，我岂肯就此甘休？在那次事件发生之前，龙虎风云会已派人和贫僧交涉，要贫僧听他们驱策，贫僧拒绝了，难怪小襄王那次穷迫不舍，要获我而后甘心，原来他是龙虎风云会的少会主。贫僧要慢慢找机会剥了他，施主不反对吧？”

巴图活佛也说：“龙虎风云会对咱们这些无牵无挂的孤魂野鬼，他们是无可奈何的，除了用威迫利诱的手段外，无所施其技。其实，他们却永远无法网罗到我这种人，任何优厚的条件，也不会令贫僧动心，贫僧永不会放弃逍遥自在的生活，永不会让人牵着鼻子走。龙施主，请记住，施主如果光临甘凉一带，贫僧愿为施主效劳。”

中海当然不反对枯骨魔僧找小襄王拚命，也不想到边外找巴图活佛帮忙，但狂丐却说：“巴图活佛，在西倾山附近，你可有什么朋友么？”

“你有何指教？”巴图问。

“如果有，老要饭的倒想借重你和尚的鼎力。”

“你要多少人？”巴图活佛傲然地问。

中海接口道：“龙虎风云会的秘窟在西倾山，大师如果肯找他们，跟本不用在中原找。”

“真的？”

“法兄，龙施主的话，足以采信。”枯骨魔僧接口。

“龙施主，你希望贫僧怎么办？”巴图向中海问。

“大师如肯帮忙，就请在西倾山尽量牵制住龙虎风云会的人，使他们有内顾之忧，感激不尽。”

巴图活佛指了指昏迷不醒的天香，问：“你能答应贫僧……”

“什么？你……”

“施主别误会，贫僧要在这丫头口中套出老狗的藏金所在，保证不伤她

一根汗毛。得了珍宝，贫僧立即西退，用金银招请朋友到西倾山捣风云会的后路。”

狂丐哈哈大笑，说：“和尚，老要饭的助你一臂套出供来，并和你一同西行，怎样？”

“那当然好。”巴图活佛答，又向中海问：“龙施主今后作可打算？”

“在下还得在江湖上走走。”

巴图活佛指了指屋顶，说：“刚才贫僧掉下水牢，剑掉在上面了，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宝剑，名叫追电。施主既然要在江湖走动，何不将剑找到仗以行道？那把剑是贫僧在大宁剑潭山找到的，贫僧不善用剑，送给你吧。”说完解下剑鞘双手递过。

“谢谢大师厚赐，我上去找找看。”

狂丐向他挥手示意，说：“老弟，你先走，咱们老地方见。”

第二天，平邱集的后村仍在燃烧，邱大爷的四兄弟只有白二爷活着，但也断了一条腿，死伤惨重小襄王的人不知逃到何处去了。三村争田的事，无形中烟消云散。

前集未受波及，因为集上住的都是生意人，有些人根本就反对邱大爷四兄弟谋夺邻村田地的乖张举措。同时，邱府大火，必定是有武艺高强的人到了，谁敢外出管闲事送死？因此家家闭户，相戒不敢外出，致未遭波及。

一早，龙郎中又回到了先前住饼的客店投宿，关起门养伤。他一个人落店，行囊和小叫驴全丢掉了。

入暮时分，一匹骏马奔向庄门，一名黑衣骑士入室请见。中海认得来人十六煞神之一，但毫不在意地接见，双方行礼毕，中海开门见山地问：“老兄，少会主目下何在？在下正在等候消息呢。”

骑士吁出一口长气，说：“少会主已启程赴归德府，要在下面陈口信。”

“昨晚是怎么回事？”中海试探地问。

“龙兄昨晚难道……”

“在下昨晚在金碧楼下密室，对外面的事毫无所知。”

“哦！说来也真够丢人，少会主从没有像昨晚那么狼狈过。昨晚不但两个魔僧来了，狂丐也曾出现。而盯咱们梢的人，其中竟有神驼杨彪和白衣神君，还有几个功力奇高的蒙面人，咱们栽得够惨，十六煞神死了十个，连人熊欧爷都重伤吐血。”

“白衣神君来了？”中海讶然问。

“是的，虽则他也和其余的人一般蒙了脸，但他的银锋剑却逃不过行家的眼下。”

“不错，他的银锋剑削铁如泥，银芒辉目，一看便知。”

“因此，少会主对龙兄有点生疑。在下与龙兄谈不上交情，但由少会主口中知道兄台早年的行事十分佩服兄台的为人。所以奉命传少会主的口信，同时对兄台掬诚忠告，幸勿相疑。”

“少会主怎么说？”中海问。

“要兄台速至麒麟山庄报到。喏！这是金云玉版副令，要兄台持副令前往，凭副令方可入庄。”

副令比金云玉版令小了一倍，只有寸余大小。中海纳入怀中，笑问：“敢问兄合适才所说的忠告又是怎么回事？”

“少会主为人工于心计，他疑心你和白衣神君仍有往来，且知道你艺业

不凡，因此要诱你到麒麟山庄加以囚禁。”

“哦！因此他不要在下参予归德府的事么？”

“正是此意，归德府的事，关系着本会，也关系着麒麟山庄的安危，所以不要你同行。”

“到底是怎么回事？”

“恕难奉告，兄台不问也罢。言尽于此，兄台必须早作打算，告辞。”

“且慢！少会主难道对昨晚的事就此罢手不成？”

“不！已飞骑传信召集会友，全力搏杀狂丐、白衣神君、神驼。恐怕会不甚乐观，那几个家伙行踪飘忽，不易追踪。”

“召请那些会友来？”

“三生恐怕要来？”

“会主自己为何不来？”

骑士神色一正，说：“会主已带了大批高手，前往四川办事，龙兄，在下已经说得太多，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中海仍不死心，继续探问：“会主既已入川，为何少会主不一同前往？”

“少会主奉命在江湖走动，以吸引江湖同道的注意。至于会主的行踪，在下也是偶然在少会主口中知道些少而已。时候不早，告辞。”说完，急急走了。

中海返回房中，将煞神所说的话仔细思量，方安心养伤，整天足不出户。经过一天一夜的休养，服了不少疗伤药物。入暮时分，店伙将灯掌来。遣走店伙，他将追电剑在灯光下细瞧。剑身虽甚细小形同钢刺，但沉重而坚韧，芒尾吞吐，冷气森森，略一抖动，但见电虹闪辉，风雷隐隐。看锋口并不锐利，他有点惑然，信手挥向桌角，“喀”一声剑弹起老高，桌角只出现深不足三分的痕迹而已。

“咦！怎么回事？”他讶然低叫。

他亲眼看到巴图活佛用这把剑击破铁窗，如同摧枯拉朽，怎么到了他的手上便砍木不入了？再说看剑靶上的篆文，确是追电二字。看剑上所发的光芒冷电，怎么看也不像是柄废物。

他一咬牙，内力注入剑身，再次挥出。“嗤”一声轻响，手上毫不着力，桌角飞出老远，切口光亮整齐。

他猛地醒悟，自语道：“难怪剑身窄厚，原来这把剑必须注入内力方可绝壁穿铜断金切玉，功深一分，便多一分威力，我倒得好好使用，方可体会出它的妙处来。”

他在橱中取出十二根蜡烛，分别点燃安放在四周高低不同的方向。这是他练飞刀的标的，每天他必须练三次以上。

他站在房中间，剑垂在身旁，吸入一口气，凝神屹立。

人影一闪，烛火摇摇，他已旋退五六步，原先放在身后的三枝腊烛火减芯断。剑虹倏敛，他屹立在熄了蜡烛后方，剑尖斜指，身形已经转正，似乎刚才并未发生过任何事，只不过熄了三枝蜡烛而已。

“很趁手，果是好剑。”他喃喃自语，目光落在已熄灭了的蜡烛上。

三枝熄烛中，一枝烛芯整齐地从已燃处折断，一枝残芯中分，一枝残芯被压在溶解了的烛油上，正在逐渐凝固中。显然，他在这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问，用了三种手法，分别将烛火击灭。

暮地，剑虹再闪，人影飘摇，风雷声隐隐，似乎满室都是银虹，只听

“得得”之声连珠怪响，室中光线倏暗。

人影再止，剑虹倏灭。他站在西北角，凝神屹立。此刻九枝燃着的蜡烛已经全部熄减。

有五枝的后面壁板中，各插了一把明晃晃的飞刀。另四枝是被剑击灭的，每枝烛的残芯皆从中分开，只是有两枝残芯的右一半断了。

“再过些时日，我会得心应手的。”他喃喃自语。

三更天，他到了嵩高庄此面与狂丐约会的地方。这地方在夜间很不好找，但他居然能毫不费劲地找到了。

“咦！老爷子早就该来了呀！”他自语。

平野中目力可以及远，但夜黑如墨，冷风呼呼，附近看不见任何生物。

暮地，南面嵩高庄方向，四条黑影宛若星跳丸掷，飞掠而来。他向下一伏，心中一凛，暗叫道：“不好！西门老爷子危矣！”

他掌心分扣了四把飞刀，贴地迎上。近了，双方相迎奇快飞比。等对方接近至四丈左右，他突然站直喝道：“站住！相好的。”

“是中海么？”是狂丐的声音，但见四条黑影同时伏了下去。

他不敢大意，也伏下隐身，问：“是西门老爷子么？其他三人是谁？”

四黑影全站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龙老弟，你好，伤势怎么样了？”

“天！是侯大叔。”中海叫，收了飞刀奔上，行礼道：“吓了小可一大跳，还以为有人跟踪西门老爷子来了呢。”

白衣神君在江湖行道期间，不分昼夜皆穿一袭白衣，但今夜居然穿灰袍，可知他已经真的隐身闯荡了。

另一个高大的黑影走近呵呵大笑道：“老弟，还记得驼子我么？”

中海恭敬地行礼，笑道：“老伯，你老人家也隐起身形啦！一向可好？”

神驼长吁一口气，苦笑道：“别提哦！飞燕荆萍在黄泉坡逃掉，种下了祸根，龙虎风云会出动大批高手，连黑旗令主的爪牙也在其中，到处追踪我老驼子，不隐起身形怎行？真要命，黑旗令主加入了龙虎风云会，大为不妙。”

狂丐拍拍另一名黑影的肩膀，向中海说：“老弟，见过鬼丐常真，你们不算陌生。”

中海行礼毕，笑道：“常老伯上次在鬼愁岭，曾经护呵小可度过难关……”

“好了好了，坐下谈，别废话。”狂丐急急打岔，席地坐下又道：“昨晚三丐聚会，白衣神君一代高人，居然仍被小襄王溜掉，很不好受哩。咱们且先言归正传，商定今后的行止。”

“老爷子已将……”中海接口。

“当然，我已将长春子的事说给他们听了，为了未来的江湖大劫，他们自然义不容辞。”狂丐抢着说。

白衣神君沉重地说：“我跟踪小襄王已有两月之久，查出不少龙虎风云的党羽，可是，却始终未能证实他们的会主是谁，只知是一个从未以真面目示人的怪物。听老弟所说，如果会主确是毒娘子北宫云娘，事情就相当棘手。那老泼妇本身的艺业本就不在咱们任何人之下，更获得长春子的真传，再加上她所用的毒物，咱们如果和她硬拚，难难难，必定凶多吉少。”“咱们合数人之力，拚了她永除后患。”鬼丐大叫。

狂丐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老兄，这怎么可以？须知我一向虽然为

人狂放，目无余子，但遇上这件棘手的事，也狂不起来了呢。”

“依你之见，又待如何？”神驼问。

白衣神君接口道：“白天我和狂丐谈过，守成兄甚有见地。别说咱们无法追踪他们的会主，那老泼妇神出鬼没……”

“小可打听出来了，老恶妇已经带了大批高手入川。”中海忍不住插口道。

“入川？四川有什么人值得老毒妇亲自前往一走？”狂丐问。

“小可不知，透露消息的人也不知其详。”

白衣神君摇手阻止两人再说，苦笑道：“即使咱们成功，拚死了老毒妇，又有何用？别认为老毒妇死了龙虎风云会便会瓦解冰消，长春子可以另外抬出一个人来接替会主。俗话说：蛇无头不行；如不除去长春子，尽杀那些会众有个屁用。请问，杀长春子的人选，谁能胜任？”

五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狂丐叹月气说：“龙老弟也许能胜任……”

“他？”另三人同声叫。

狂丐并不敢将中海已获电剑婆婆真传的事说出，恐怕人多口杂，露消息就一切都完了。

只好说道：“难在他内力仍差，虽有神剑在手，仍然太过冒险。因此，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让龙老弟有苦练内功的机会，也许可以制妖道的死命。”

“然则妖道的剑也是神物，谁能近身制他的死命？”神驼问。

白衣神君接口道：“因此，我认为目下必须及早进行的事有三。其一，守成兄明日即会同巴图活佛和枯骨魔僧至大峪山主火速请他的岳父四绝秀士出面应变。其二，咱个分别追踪龙虎风云会的巨魁杀一个算一个，剪除羽翼也算是釜底抽薪的权宜办法。其三，咱们多邀请几个朋友，打入龙虎风云会卧底，相机行事，策反会众，传递消息。这件事守成兄已经着手进行，昨晚在地牢救出的六个人，飞刘隆已经打入会中卧底。”中海将金云玉板副令取出，将小襄工命他至麒麟山庄报到的事说了，最后说：“不管如何凶险，小可必须入虎穴一行，双头蛇陈魁既是香堂主坛执法，必定不会经常在江湖中走动，不易碰上，唯一可接近的办法就是投身该会。一方面可伺机诛除些妖道，一方面可以找双头蛇报却杀父之仇，公私两便。”

“双头蛇是你杀父仇人？”白衣神君讶然问。

中海将虎爪追魂的口供说了，又道：“龙虎风云会的秘窟设在湖广，极可能设在麒麟山庄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小可决定冒险一行。”

鬼丐发话道：“龙老弟此举理所应为，亲仇不报，何以为人？何况又可以公私两便呢！”

那毒娘子北宫云娘所以能广罗羽翼，使天下群豪不敢不听命于她，必定除了挟人质以胁迫琴痴等人就范之外，便是以慢性的毒药来控制那些无家室之累的人，不得不防。老弟既然要身入虎穴，必须及早防范。老朽有一好友，名唤回春居士丘宪，一生沉浸于研究毒物凡四十余年，他的解毒药敢说天下无双。目下他隐居在九宫山，易名丘诚。老朽修书一封交老弟携往，将获益非浅。”

“多谢老伯成全，一切有劳老伯了。”中海感伤地答。

白衣神君站起整衣说：“时候不早，咱们就此决定，今晚咱们四个所定的计谋，决不可漏，今后各行其事，人前见面亦形同陌路，除非有十万火急的事，不可聚会见面。有事可到洛阳邙山上清宫找上清老道，他是个世外奇人，是我的知交好友，他会和诸位联络的。同时我也想花些工夫找缥缈仙子，

有她出面，长春子何足道哉？”

“好，咱们就此分手。龙老弟今晚在小店等我，我会将致送回春居士的手书带给你。后会有期，咱个小心珍重。”鬼丐说完，相互行礼而别，各奔前程。

平邱集只剩下两个残废了的白二爷和天香姑娘，再也不敢向嵩高庄泰山村生事了。第三天，中海买了一匹骏马，从容西行。

到了归德，打听出龙虎风云会的人已在昨晚飞骑南下陈州，留下一些眼线催促后到的人赶赴陈州会合。他心中一动，便连夜抄道向陈州飞赶。他已从狂丐口中知道那晚夜袭平邱集时，陈州三侠曾经伴随狂丐前往，因此打算找到陈州三侠打听消息，看看小襄王到陈州有何图谋。

陈州三侠的老大寒剑李如陵，家住南门外陈侯弩台东面不远，附近共有十来户农舍。三更天，一匹栗色健马沿小径奔入村中，在李府前的广场止蹄。门灯光线微弱，只看到马上的骑士一身漆黑。黑头巾、黑帕蒙面、黑缎披风，剑悬在腰下，在披风下摆可看到半截剑鞘。

一双冷电四射的大眼，在黑夜中明亮得有用午夜朗星。

蹄声倏止，骑士从容下马，将绳搭在栓马桩上，举目打量四周，看清了门灯上的“李”字，点点头，稳健地踏上了台阶。

大木门突然开了一条缝，接着闪出一个白发老苍头，站在门廊上向下看，吃惊地后退两步，强打精神问：“三更半夜，爷台隐起本来面目登门，请问有何指教？”

黑衣蒙面人高大健壮，上了阶比老苍头高出尺余，阴森森鬼气冲天，像是午夜中突然从阴司来到凡间的幽灵，令人望之不寒而栗。

幽灵站在八尺外，冷冷地说：“相烦通报李大侠一声，故人求见。”

“故人？爷台是……是……”

“去！少废话，你一字不改地将话传到就是。”幽灵冷叱。

门内暗影中人影一闪，出来一个庄稼汉打扮的中年人，堵在门口瞪了幽灵一眼，哼了一声说：“阁下高姓大名，仙乡何处？说出来也好让小可传禀，阁下岂能仅凭故人二字……哎……哎！”

“叭叭”两声爆响，庄稼汉劈胸挨了一掌，倒撞在门上，撞开了大门，跌入门内去了。

“快去禀报！”幽灵向老苍头叱喝。

门内有一座照壁，庄稼汉跌在照壁下狂叫。接着，两侧接二连三抢出四个人，最后一人是寒剑李如陵，手中抓了一把连鞘长剑，迎上沉声问：“尊驾贵姓？出手伤人，未免太说不过去吧？”

幽灵摘掉蒙面巾，冷笑道：“李兄，还记得龙某么？”

狂丐为人小心谨慎，在嵩高庄并未将中海的内情告诉陈州三侠。那晚夜袭平邱集，陈州三侠只负责听小襄王的人引出，并不知金碧楼所发生的变故。

寒剑李如陵大吃一惊，火速拔剑叫：“阁下意欲何为？你说吧。”

中海退下阶，点手道：“别叫嚷，下来，咱们好好谈谈。”

左右两名大汉正要向下抢，李如陵喝止道：“你们退，不许妄动，我如果有三长两短，替我收便成，不许插手。”

他感到浑身发冷，强按心头恐怖向下走。中海退向广场中心，离大门已有六七丈之遥。

“三村争田的事已了，尊驾来陈州……”李如陵硬着头皮问。

“住口！进招。”中海冷叱。

李如陵一声叱喝，招出“灵蛇吐信”，奋勇抢攻。

中海的披风徐扬，追电剑出鞘，“叮”一声脆响，李如陵的长剑立被震闻，电芒再闪，追电剑的光华已乘势楔入，到了李如陵的胸口。

李如陵疾退三步，向左急飘，摆脱了迫袭而来的剑尖，反击中海的右肋，应变端地迅捷绝伦。

“来得好！”中海轻叫，剑向下拂，“铮”一声巨响，李如陵的剑被拂出空门，光华熠熠的剑影又攻近右肩。

李如陵的身手果然了得，挫腰吸腹疾退一步，以攻还攻错身再攻“云横秦岭”，向中海的腰肋反击。

三照面两盘旋，各攻五招以上，剑影飞腾中，不时暴出数声双剑相触的清鸣，龙吟震耳，人影急剧地进退旋走，罡风凛凛。

李如陵已看出中海的剑有异，映着微弱的灯光，只看到闪烁的光华，看不清剑身，心理上的威胁已令他无法将剑术完全发挥。但硬接了四五剑，自己的剑居然完好无恙，不由胆气一壮，一声长啸，开始放手进击，将寒剑的绝招滔滔不绝地攻出，势如狂风暴雨，十招之后，看上去似乎已主宰了全局剑影出没在中海的身影前后吞吐，每一剑皆似乎要击中中海的要害。可是，他心中却暗暗焦急，这种极耗真力的狂攻，支持不了多久，而对方的神奇身法和从容化解的剑术，神奥得令他难以捉摸，不由他不心惊胆跳。

他心中雪亮，狂攻至十六招之后，他知道，大势去矣！

中海从容挥剑，潇地移动身形，脚下凝实稳健，手中剑轻灵地挥，将攻来的狂野狠招一一化解，不时攻出一两手神来之剑，必定将李如陵的绝招迫得半途而废，毫无发挥威力的机会。

“着！”他突然低叱。

“叮！”李如陵的剑向右下方飘开。“刷！”电芒一闪，李如陵的右胸襟出现了三寸长的裂痕。

人影乍分，飘退丈外的李如陵满头冷汗，恐惧地问：“你……你为何不……不杀我？”

中海疾冲而上，一剑点出道：“接招！”

李如陵向侧闪，回敬了一剑叫：“还你！”

“叮”一声脆响，中海振出一剑，再次点出低问：“小襄王大批人马下陈州，四更后先头人马将到，厅然是为你们陈州三侠而来，你为何不及早走避？”

李如陵一怔，手下一慢。

“继续进招。”中海低喝，剑影连续飞射。

李如陵不敢不接，一面化招一面说：“他们不是为在下而来。”

“为谁？”

“不知道，听说是一个时男时女的女人。”

“那女人目下在何处？”

“听说她从归德到开封，转许州大道下湖广。小襄王一群人抄捷径从陈州赶，可能是先到汝宁府预设伏兵以资堵截。”

中海又攻了五剑，说：“为了防范于未然起见，阁下尚宜走避为上。假使他们顺便来要你的命，你逃得了么？此刻还来得及，走吧。江湖大劫已临，

如想苟全性命，必须迁居退隐。今晚之事，阁下如果漏消息，在下必定杀你灭口。后会有期，珍重。”

声落，剑虹倏敛，黑影化为魅影，一闪便到了栓马槽前，抄起绳上马，驰入茫茫夜幕之中，蹄声逐渐去远，消失在南端的官道尽头。

李如陵抹掉满头冷汗，呆在阶下的老苍头叫：“陈伯，快派人通知周、张两家，四更之前必须离开宅院，不然大祸立至。十万火急，快！”

欲速则不达，半点不假。中海急于查出小襄王要擒捉的人是谁，希望赶到前面及时警告那位时男时女的人，连夜急赶，赶来赶去赶迷了路，在陈州与汝宁交界处的丘陵地带，乱冲胡撞找不到正路啦！表使神差地，他走上了西平道。

由陈州到汝宁府，须经由陈州管辖的商水县，转由汝宁所辖的上蔡县南下。两县交界处，是丘陵平野所构成的起伏平原。这一带的道路都宽大而平坦，分不出那一条是官道，看去都差不多，稍一不留心路旁的路碑，便极易迷路。

官道原向西南伸展，在太平庄向南折，西南伸出一条大道，可达汝宁府西平县。由于分岔道在庄中，路碑树立在路旁的墙根下，晚间赶路更加不易发现。

中海昼伏夜行，晚三更离开陈州，昼间在商水落店。初更天起程，过了太平庄，向西平的大路急驰，南辕北辙，反而向相反的方向，走不了十里地，通向各处村庄的岔道愈来愈多，他只能见路就走迷失在三县交界处的丘陵地里了。

那些岔道时南时北，转东折西，天上彤云密布，夜风凛冽，黑沉沉地伸手不见五指，虽时届初九但天上不见星月，无法分辨方向，他策马在丘陵中乱转，不知身在何处，他自己也有点发现不对了。

看看东方发白，按行程，该已到达汝宁附近了，怎么这一带连一个大点儿的村庄都没有？他想落店，便开始留心找村镇。可是走了四五里，还不见有村影。

他驻马在一座高阜的南端，阜高约十丈余，占地约两三里，密密麻麻地长了不少森林。

这一段道路比以往所经过的道路窄小了许多，似乎不是大道，但地面上也可看到蹄痕和规迹。附近全是旷野，迎风吹来一阵羊粪臭和羊身上特有的气。道路升向冈顶，进入了森林。

他想：“不管怎样，等会所看到的第一座村庄，就是我的宿处，希望小襄王一群家伙没有这么快赶来。”

到了冈下，他在森林前下马，凝神查看四周。东方已现鱼肚白，黎明前的阵黑已过，视界可远及里外，但他仍然毫无所见，便将马系在一株树枝上，独自进入林中。

他进入林木深处，先盘坐在一株巨树下练气，之后是练飞刀，最后是练剑。这是他日常的功课，不管如何忙碌，每天他必须练三次，艺业突飞猛进。

他之所以敢和小襄王及麒麟双豪论长短，不得不归功于他的苦练有成。

他已能完全领悟驭使追电剑的秘诀，唯一的缺憾，是这把剑刃嫌窄了些，假使不想击毁对方的兵刃，转变锋刃太容易了反而有点难以收发由心。同时，用这把剑反而不易发挥电剑婆婆所传的电剑心诀。

渐渐地天色大明，他在树下倚干调息片刻。

蓦地，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踏叶之声，扭头一看，十数丈外，一个白发如银的老头儿点着一根枣木杖，摇摇晃晃地从冈下向上走，似乎并未看到隐在树后的他。

“唔！有人，附近一定会村落。”他自语。

老头儿一步一晃晃，渐渐走近。自眉、白发白须，满脸皱纹，老眼昏花，脸色苍褐，确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中海直待老人家走近，方现身拱手道：“老爷子请了，你老人家早。”

老人愕然抬头，眯着老花眼吃惊地问：“小扮儿，你……”

“小可是赶路的人，迷了路，特请老爷子指示路途。”

“哦！原来小扮儿是迷路的人，难怪会跑到老龙丘上逗留了。哥儿要问的是那条路？”

“小可要到汝宁府府城。”

“噢！小扮儿，你从何处来？”

“陈州。”

“那……那你走错路了，要多走一百二十里才到府城。”

“多走一百二十里？”

“是的，由陈州到汝宁，你本该走上蔡，目前你只有走西平，转回头同样远近，不如将错就错地由西平南下算了。看小扮儿身带宝剑，会不会是练武的英雄好汉？”

“小可闯荡江湖行医营生，救人而不杀人，只不过略具防身小技，根本谈不上什么英雄好汉。”

老人不住地向他打量，点头道：“挟技行医，老汉确信哥儿是个好医生。”

“老丈过奖了。打扰老丈，请问附近可有客店么？”

“有，有。这座冈叫做老龙丘，丘西有一座小镇，叫做太康镇，那儿就有客店。天色大明，正是赶路的好时光，哥儿为何要落店？”

“小可贪赶路程，错了宿头，昨晚奔波了一夜，人疲马乏，必须养养力，所以要落店。”

“哦！原来如此。哥儿，在太康镇落店，听老朽良言相劝，千万不可多管闲事。”

“老丈请放心，小可外乡过客，怎敢管他人闲事？听老丈话中之意，难道太康镇有惊扰商旅的事么？”

老人长吁一口气，苦笑道：“商旅过往，如果不管闲事，倒也将就得过去。镇中共有二百余户人家，其中分为两大族，南北相持，打打杀杀闹了五六年，血案时生，如果再有外人加入，不啻火上添油，更加不可收拾。”

“老丈能说说经过么？”中海问。

“四下无人，小扮又是外地人，说也无妨。太康镇中有钱有势的两大族，镇两姓卫，镇北姓徐，中间则是守本分的各姓商贾和农户。卫姓以卫振明为首，包销许、汝、裕、陈四州的盐和茶，总后则是设在平西，他本人在家乡纳福，招纳亡命，横行州县。

徐姓以徐福春为首，是地方的有名士绅，结交官府，鱼肉乡里，豢养了一大群闲汉，专一惹事生非。俗语说，一山不容二虎；这座村子有了两头虎狼，而且势均力敌，想想看，那多糟，那还会有好日子过？双方都想将对

方赶走，棋逢对手，互不相让。只苦了镇中的人，不但不敢说任何一方的闲话，只稍口气上稍为不慎，大祸立至，更须防备两方的人冲突时遭到无妄之灾，经常出人命。

苦的是双方都希望获得镇民的支持，不许迁离，没有人敢迁到外地谋生。富贵不还乡，如着锦衣夜行，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有财有势，便得在人前神气，如果镇民都走光了，还有什么可神气的？这就是不许镇民迁走的原因。”

中海淡淡一笑，道：“只要他们不将镇民弄个家破人亡，任由两虎相斗也不是坏事嘛！”

老人摇摇头，愤愤地说：“他们两虎相斗，遭殃的全是镇民，只要一方看这人不顺眼，便诬指这人是对方的奸细，不家破人亡才怪，前后已经死了不少家了！”

“难道镇民不会设法和两姓对抗么？”

“谁敢出头？两姓的人以高价请来不少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全是些穷凶恶极的人，镇民又全都是本分的小民，难道玩命不顾家么？”

“老丈，你老人家呢？就这么袖手旁观么？”中海含笑问。

“我？”老人愕然问，接着摇摇头，向冈上一指，又道：“老汉不是镇上的人，住在老龙丘的西麓，一家子养羊为生，我的羊群也不向太康县的方向放。”

“老丈，小可指的不是这些。”

“你意何所指？”

“老丈贵姓？高龄大概不下八十了吧？”

“老朽姓邹，名已早亡，年届九六了。”

“常人若届古稀之年，即使养生有术，目中必有红丝，而老丈虽故意眯目示昏，但难逃小可双眼睛清而瞳人宛如点漆，红丝不落，必是俱有上乘玄门练气术的名宿，难道小可看错了么？”

邹老丈不再眯起双眼，凝神注视着中海，久久方问：“哥儿高姓大名？”

“小姓龙名中海。”

“你管不管这档子闲事？”

“老丈，你呢？”

邹老人摇摇头，无限感慨地说：“练气的人年过八十，如同流水下滩，有下无上……能保持所获的成就，已是万幸，何况老朽已年近百岁，想管也力不从心了。同时，你自然不知老朽的督脉已伤，腰脊无法挺直。脊为身之柱，柱不能支，怎能不自量力地妄自出面管闲事枉送性命？”

中海低头沉吟片刻？

“化解两方的纷争，用武乃是下策。老丈年高辈尊，若能出面排解，化干戈为玉帛……”

“不可能的，哥儿。除非两方俱皆死伤殆尽，不可能要他们化干戈为玉帛。”邹老人抢着说。

“哦！那么，就让他们两败俱伤好了。”

“哥儿的意思是……”

“噢！小可外乡人不愿卷入漩涡，小可要走了。”

邹老人笑笑，向冈上指，说：“老朽的家在丘的那一边，倚山傍水茅舍两间，只有一个老伴一个小孙。如果你认为不辜负大好头颅，认为行侠仗义

除恶锄奸方算是男儿本色，那么，欢迎光临寒舍。

”说完，点着枣木杖颤巍巍地走了。

中海目送老人去远，淡淡一笑，向系马处走去，一面自语道：“两败俱伤，两败俱伤……伤……”

当然，我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先看看再说。”

丘顶阔约里余，下坡时驻马向下看，暗喝了一击采，自语道：“好一座独得天厚的镇集，难怪两姓的人皆想独占其利。”

镇集距丘麓约有三里地，居高临下看得十分真切。那是一座四周丘陵围绕的盆地，中间展开二三十里的方圆，一条略带黄色的小河流蜿蜒其间，丘陵上森林密布，平原上开垦的田地只占五分之一左右，其他全是果林和树丛，远处的冈阜下，不时可发现三两栋屋舍点缀其间。

太康镇位于小河的西岸，右面是老龙丘。镇四周果林密布，花木掩映。镇中槐树成行，柳树款摆虽则所有树叶行将落尽，但不难想像春天临时，这座镇集是怎样一副面目。

镇集向南北延伸，共有五条大道在镇中会合，分别可达西华，临颖，郾城，西平，上蔡。镇南北的房屋比镇中段的房屋宏丽得多，楼台亭阁十分神气。田野和河畔羊群散布，巨大的张角大黄牛在各处徘徊；谁相信这样和平安祥的镇集，会像一座隐有无穷凶险的火山？

中海驻马站在冈顶打量着四周的形势，久久方策马向下走。

太康镇虽有通向五座县城的大道，但并不是往来必经的要冲，往来的大都是附近村落的人，和一些往来五县的行商，所以并不繁华，显得冷清清地。

的答的蹄声从东面传来。镇中心的关王庙左侧，平安客栈兼卖酒食的店门前，两个村夫抬头向蹄声传来处看去，一个脱口喝道：“好健壮的汉子，只是马太蹩脚。”

另一个村夫低叫道：“大牛，你闭上嘴好不？这人恐怕是他们请来的打手，你没看到他的剑？被他听到，可能误会你挖苦他，有你受的了。”

“好，不说就不说，咱们进去喝两杯。”

中海从容策马进入镇中，镇民全向他注目，他安坐雕鞍，留意左右的动静，不理睬镇民投来的目光。

关王庙是镇中心，也是镇民集会的地方，前面有块四五亩大的广场，有三条街在这见会合，店屋林立，但街上人并不多，疏疏落落有点冷清，三五个赶路的人匆匆过镇，很少在镇中流连的人。

还未驰出街口，便看到庙左的平安客栈，酒帘子迎风招展。客栈对面，有一座换蹄掌的店子，店前设有栓坐骑的钉掌架三座，显然店面不小。第一座架上，栓了一匹健马，只有一名师父，正安静而又紧张地替马的右后蹄修掌，被栓白马儿有点不安静。

中海从街南向关王庙广场走，正想驰向平安客栈。蓦地，北街蹄声如雷，八匹骏马狂奔而至。他心中一动，便驰向换蹄铁的店门。

街上的人纷纷走避，八匹健马将到，马上的骑士一色青劲装，带有杀人的家伙。

中海在店前下马，将绳抛给迎出的两名店伙，说：“劳驾，换后蹄。”

“遵命，爷台请至店中小坐。”伙计含笑招呼。

“不，在下要在对面喝两杯，稍停还得落店，马儿替我照顾一下。”

店伙脸色一变，低声道：“要落店不如另走一家，平安客栈有麻烦。”

“有麻烦？为什么？”中海惑然问。

“瞧，八匹马来自徐府。平安老店昨晚来了两个外乡人，听说与徐府的一名打手过去有怨，今晨被人认出，可能要将人带走。”

八匹马在平安客栈前刹住蹄，八骑士飞跃下马，将绳挽在栓马桩上，狂风似的卷入店中。

中海淡淡一笑，问：“带人？带到何处？”

“徐爷在镇北三里地有一座别墅，带到那儿……客官，请里面坐。”店伙惶然地改变话题。

“说下去，老兄。”中海追问。

店伙扭头就走，中海一把抓住他，喝道：“说！”

“客官，请……请饶……饶了小……小的……”店伙苍白着脸低叫。

中海只好放手，转身向对面的平安客栈走去。刚举步，店中人声震耳，子一掀，三名骑士已奔出店门。接着两名骑士架着一个衣着褴褛的中年人，连拖带拉地抢出。

四周的镇民逐渐奔来看热闹，站得远远地张望。

中海迈着稳重的步子，一步步向街心走去。

所有的目光，由店门转向中海集中，谁也不知道他的底细，皆被他的怪异举动所吸引。

有些人知道他是过往行旅，皆不由替他捏一把冷汗。

褴褛大汉脸色苍黄，显然有病在身，虽被两名骑士所挟，仍在拚命挣扎不想走。

接着，子在掀，两名大汉闪出将子拉起，一个貌美如花的村姑踏出店门，脸色苍白，但依然楚楚动人，被身后两名骑士用手捉住后心，押出店来。

“察！察！察！察！……龙中海的快靴故意下得甚重，踏在坚硬的街面上，清晰入耳。

村姑的目光落在中海的脸上，吃了一惊，接着冷冷一笑，状极不屑。

中海看清了村姑的脸容，也愕然一呆，脚下稍一迟疑，然后再往店门走，自语道：“难道说，小襄王所追逐的人是她？”

骑士们全出来了，为首的骑士喝道：“绑！”

有人从马上取来了牛筋索，先绑褴褛大汉。大汉抓住索圈上颈的刹那间空隙，突然一脚疾飞。

“哎……”一名骑士骤不及防，右膝挨了一脚，立脚不牢，滚倒在地。

另一骑士勃然大怒，一掌拍中大汉的左耳门，大汉“嗯”了一声，昏了过去。

忙乱中，没有人注意到轻摇着马鞭走近的中海。被踢倒的骑士真不巧，滚到中海脚前。

中海视如未见，一脚踏下，正好踏在骑士的左手食中两指上，立即皮裂骨扁。

“哎……哟！”骑士痛得没命狂叫起来。

这一声狂叫，立即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其他七名骑士吃了一惊，接着竖眉瞪眼。

“噢！对不起，对不起，踩痛了么？”中海后退一步，含笑歉身道歉。

手指被踏碎的骑士怒火焚心，狼狈地站起，怪眼怒突，咬牙切齿不管

三七二十一，一拳横飞。

中海伸左手一拨，右掌发如电闪，“叭”一声就是一耳光抽出。骑士“啊”一声狂叫，大牙往口外直跳，被击倒在地。

第二名骑士见状，大吼一声，飞步抢到，伸手拔刀。

中海向前欺近，不退反进，马鞭连抽两记，骑士拔刀的手无力地下垂，“哎”一声厉叫，扭头鼠窜。

中海沉下脸，向奔来的两名骑士叱道：“再敢猖狂，在下要废了你们的胳膊。”

两骑士怎会听得进耳？同声虎吼，两支剑发如狂风，左右齐上。

中海向后退，退到街心，冷冷地盯住冲上的人。

“毙了你！”右面攻上的骑士怒吼，剑出“白虹贯日”攻上盘。左面骑士招出“狂风掠地”，从下盘卷入。

光华一闪，左右分张，快！快得令人眼花。旁观的人只看到中海的身影急剧地闪动了两次，一道奇异的光华左右分射。

“啊……”两骑士分向两侧急退，“当当”两声，两支长剑失手坠地，两人的右肩窝鲜血像喷泉般涌出。

中海用奇快的手法拔剑，伤人后又用奇快的手法收剑入鞘，仍然轻摇着马鞭，向店门走去。

四周人声嘈杂，议论纷纷。

中海步履从容，到了店前的阶下，泰然向上走。

被制住的村姑，此时脸上泛起一层迷惘的神色。

四名骑士被击垮，另四名抽不出手来，同时也被中海的艺业所震，吓得挟着人向两侧惶然地退走了。

中海不加理会，向店门走，伸手一掀，扭头向右面架住褴褛大汉的两人问：“老兄们，你们抓他有何道理？”

一名骑士惊得额上冒汗，不敢不答，说：“这家伙是湖广的一名水贼，所以要……”

“住口！你们凭什么认为他是水贼，阁下可是公门中人？”

“这……这……”

“还有这位村姑，难道也是水贼么？”

骑士不敢再胡乱答话，抽口冷气说：“这女人与这家伙同行，因此……”

“哼！岂有此理！”中海不悦地喝叱。

另一名骑士一看风色不对，接口道：“这人姓广名斌，确是湖广大名鼎鼎的水贼，绰号叫分水犀咱们奉主人手谕前来拿人，尊驾出门人，还是少管闲事为妙，太康镇徐福春大爷岂是好相与的？”

中海一脚跨入店中，说：“你们该走了，在下最喜欢管闲事，更不在乎什么乌龟王八大爷。”

骑士们火速奔向马匹，中海又叫：“把人放下，还有解散气功的药也一并留下。”声落，后脚挪入店中。

一名骑士挟了半昏迷的分水犀，突然飞跃上马，马儿迅速地兜转。

门一动，银虹破空疾飞，冷叱震耳：“下来，朋友。”

“啊……”骑士狂叫，手一松，分水犀“砰”一声跌落马下。他自己晃了两晃，伸手一摸右肋背摸到一把飞刀柄。不摸还好，摸到刀柄立即神意大乱，摇摇晃晃也向下坠。

中海站在门前，轻摇着马鞭，冷然扫了众人一眼，向另一名骑士冷冷地说：“老兄，劳驾，把飞刀替我拔回来。”

骑士谄赧不前，不知如何是好。

“你没聋吧？老兄。”中海加上一句。

三丈五六外一飞刀便将人射下马来，端地骇人听闻，这一手把所有的人全都吓得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直打冷颤。骑士如受催眠，乖乖地在同伴身上取下飞刀送上。

中海接过飞刀，在靴底擦掉血迹，冷冷地瞥了众人一眼，入店而去，中传出他清亮的语音：“谅你们几个小辈也擒不住分水犀，必定是买通店家，在食物中下了解散气功的药物，赶快将解药留下等药力行开你们方可离开，不然休怪在下心狠手辣。”

大厅的左首开了一座门，里面方是卖酒的地方。中海踏入大厅，看到长柜台后瑟缩着四名店伙，他叫：“叫掌柜的过来说话。”

四伙计脸色有如死灰，不停地发抖。一名年约二十余岁的青年人奔出柜外，“噗”一声便在中海面前跪倒，不住叩头道：“请爷台高抬贵手，饶了小店吧！”

“咦！怎么回事？在下不明白你老弟的意思，请过来说话。”中海将店伙扶起平静地说。

店伙不住颤抖，恐惧地说：“下药计算客人，不是家父的……”

“令尊何人？”

“小店的掌柜。”

“请令尊前来答话。”

“家父昨晚接到那两位客人，他两位已先有病缠身。小店是本份人，但徐府的曹师父吩咐下来，不敢不遵……”

“如果不遵他们敢怎样？难道杀你们不成？”中海怒气勃勃地问。

店伙打一冷战，结结巴巴低声地说：“他……他们会……会的，不……不杀则……则已，杀则老老……老少并……并除，便……便不会有……有人出头申……申冤了。爷……爷台可……可以打……”

打听，看本镇到……到底前……前后失踪了多……多少家？爷台可以到各……各处走走，凡是店……”

店门上……上封的……的店子，都……都是绝……绝了后死……死光了的……”

中海不再问，从门缝中瞥了外面的人一眼。八骑士已将负伤的人弄上马背。分水犀和村姑大概在试行运气。

他向左面的卖酒处走去，门内十来个食客纷纷让道。厅中设有十来副座头，面对街心设有一列明窗，他在窗下的座头落坐，可以看清街景，也可监视店前八骑士的举动。

落了坐，他向送来茶水的店伙大声叫：“来两壶有蒙汗药的好酒，送上吃了会中毒的四色菜肴。”

快，老兄，在下肚子饿了，酒虫儿也在造反。”

“客官取笑了，小……小店……”店伙尴尬地搓手答话。

“谁取笑贵店了？贵店既然可计算那两个男女，为何又畏首畏尾不敢计算在下？”

“这……这……药是……是曹……曹师父送……送来的……”

“去！派人去叫曹师父再弄一份来，废话少说。”

店伙屈膝求道：“爷台，念在小店……”

中海一把将他拉起，推向窗前，指着对面两家门上贴了封条的店低声问：“说，那两家店是怎么回事？”

店伙左右看看，方放心地低声道：“上首那家毁在徐爷手中，下首那家被卫爷将人弄走了，原因是他两家在关王庙庙会那一天，公然指摘两府的人横行乡里，欺凌镇民。爷台已经闯下了大祸，还是及早远走为上……”

“哦！上酒菜，没你的事。等会儿两府的人来找我，你最好少说废话。”

外面蹄声大作，八骑士走了。片刻，分水犀和村姑进入听中，直向中海桌前走来。

中海脱下披风放了马鞭，冷冷地注视着两人走近。

两人同时行礼，分水犀感激地说：“兄台鼎力援手，铭感五衷。请教兄台高姓大……”

中海向村姑一指，抢着说：“这位姑娘知道，何不问她？”

分水犀一怔，转向村姑惑然地用目光询问。

“他叫大地之龙，姓海名龙。”村姑低下螭首低声答。

镇南端卫府至镇北端徐府，相距不足半里地。平安客栈发生事故，消息传得很快。八骑士的马冲出十来家店面，徐府的接应人马已经来了。

同时，镇南卫府的人马也已经接近至三二十丈内。双方几乎同时到达，有热闹可看了。

双方的领队人皆约束手下，分别在两侧下马。卫府的领队是二总管卫存宗，是卫府的管外事红人镇民叫他做笑里藏刀。他带了三名劲装大汉，大刺刺地进入了店门。

徐府的人早到一步，由做师爷威镇八方玉瑞率领，带着三名打手，其中就有过去曾是绿林大盗，目下任职打手的赤炼蛇周轲。

消息传得真快，几乎所有的镇民全都来了，附近的店门全挤满了人，大闺女老太婆们则躲在阁楼的窗后偷偷地向下瞄，议论纷纷。

中海的座位倚窗，面向进入酒间的门，侧方可看清街上的景况，毫不在意，眼看有人进店，他却向分水犀说：“名号不错，但姓名是假的。足下快走开，别打扰了在下的酒兴。”又向村姑冷冷地说道：“一别三月，姑娘一向可好？咱们之间那段过节，也许日后会有结算的一天。”

姑娘仍不敢抬头，幽幽地说：“恩公饶子午断魂李叔的事，小女子已经知道了。刚才见恩公出现还以为恩公记前隙，与那些恶贼……”

中海挥手，阻止她往下说，不耐地叫：“好了，好了，别说了。那时，在下真想杀尽子午断魂全家，当然也要找你算帐。过去的事，如果你不再挂怀，在下也不愿和你计较，连子午断魂父女我都饶了他们，当然对你更不必再追究。”

## 第十四章

“受人之恩不可忘，恩公……”

“找在下的人来了，两位何不暂在一旁看看热闹？”

教师爷和打手雄纠纠地进入店中，四个人在门口叉腰一站。赤炼蛇生得尖头小耳，红光满脸，戾气外露。

他向中海一指，向威镇八方说：“王兄，必是这家伙了。那两个脸有病容的男女，男的就是分水犀广斌，洞庭王手下的得力红人，把他弄到手送至汝宁，定可获赏。”

分水犀与村姑坐在中海左首一副座头，站起冷笑道：“姓周的，想不到阁下在这三不管地带做起跑腿的来了，不嫌辱没了你这一山之主么？原来是你捣鬼，难怪在这么一个人生地疏的小镇也会有人在我分水犀的头上打主意，我真想不到会是老兄你呢。来吧！咱们该算算老账了。”

赤炼蛇向后退，嘴上仍不饶人，说：“你这头水犀上了岸，等于鱼儿下了锅，神气个什么劲？阁下的主子已成了洞庭湖水汊中的死鱼，还有谁替你撑腰？你认命吧！成大庄主在等着你的脑袋下锅哩徐爷与成大庄主有交情，他这儿高手如云，你已是插翅难飞。太康溪水浅，你也无法水遁，还是乖乖地听候处治，或许可以保全性命，不然你将死活两难。别认为你找来了一个帮手就神气活现地，来一百个同样是枉送性命。”

威镇八方独自上前，在中海的座前叉腰一站，虎视眈眈，不住地向中海打量。

门外，卫府的四个人一字排开，冷眼注视着厅内的变化，等候结果。

中海干了一碗酒，含笑盯视着威镇八方，踢开一张木凳，笑道：“坐下吧，朋友。在下没有三头六臂，怕什么？你老兄贵姓？难道要在下请你上坐么？”

“你贵姓？”威镇八方冷笑着问。

“你想攀亲么？”中海一面斟酒一面问。

“阎王爷想和阁下攀亲。”

“真的？”

“不假。”

中海手一动，整碗酒泼在威镇八方的头脸上，推椅站起说：“好吧，街心外见，看看谁先和阎王爷攀亲。”

威镇八方勃然大怒，一声虎吼，疾冲而上。

中海手一抄，桌面掀飞，酒菜泼了威镇八方一头一脸，菜汁淋漓。

不等威镇八方有所举动，中海迅捷如电欺上，铁拳疾飞，“噗”一声击中对方的右颊。

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抓住对方的双脚，喝声“去你的！”

“拍哒！哗啦啦……”暴声震耳，威镇八方飞出了明窗，撞垮了窗格，跌到街外去了。

中海穿窗而出，一把抓起尚未爬起的威镇八方脱手便扔。威镇八方会飞，在四周镇民的哗叫声中“叭哒”两声，跌在街心中向前直滚。

中海取汗巾擦掉从威镇八方身上溅来的菜汁，向从店门奔出的赤炼蛇哈哈大笑道：“回去叫身手高明些的人来，打这种脓包真没意思，哈哈哈哈哈！”笑击未落，他已跃入破窗。

徐府共来了十二匹马十二个人，见威镇八方被人扔死狗似的从店内扔出店外，再从店外扔到街心吓得手脚都软了，一时还不知怎么办才好。

街北此时又冲来了四匹健马，四名骑士火速滑下鞍桥，其中一个穿青

袍的人快步进入店中。

中海在另一副座头落座，向店伙叫：“重整杯盘，快！打坏了生财器具，在下照赔。”

卫府的四个人到了，二总管笑里藏刀卫存宗满脸堆下奸笑，拱手笑道……“打得好，快哉！威镇八方算不了人物，他只能威镇敝处的八方牛羊，聊算徐家的三流角色。老弟，在下能坐么？”

中海瞥了他一眼，踢开一张木凳说：“别忘了，这是酒店，谁都可以坐，请便。”

“在下姓卫，小名存宗。”

“区区大地之龙。阁下有何见教？”

“老弟台光临敝地，不知……”

“在下是过路的，借贵地歇歇脚。”

“哦！看老弟兄的身手，确是超尘拔俗，兄弟佩服。”

“过奖过奖，小意思。”

“请问老弟台目下在何处得意，仙乡何处？”“仙乡？在下落籍甘凉，只是个鬼都不愿去的糟地方。在下行脚天下，间或做些没本钱的生意。”

“没本钱的生意？”卫存宗似乎不懂，惑然问。

“不错，仿没本钱的买卖。譬如说，招摇撞骗、妙手空空、任打手，做论件计价的职业凶手等等都是没本钱的生意，混口饭吃。”

卫存宗呵呵笑，问道：“兄弟有件事和老弟商量，不知肯否……”

“呵呵！小事情通常都是最凶险不过的事，必须商量。说吧，在下正洗耳恭听。”

门口人影乍现，穿青袍的中年骑士带了二名同伴出现在店内，叫道：“且慢商量，在下有事请教请教。”

中海哈哈大笑，笑完说：“所谓请教，意指麻烦临头。老兄，坐坐。你们之间先不必摆出债主面孔拔刀相向，权且做片刻的朋友，坐下来大家慢慢商量。”

卫存宗与三名同伴本来已怒目相向，大有拔剑拚命的迹象，听中海一说，只好暂按怒火，坐了下来。

青袍中年人向卫存宗投过一道不屑的目光，在中海的右首落座，说：“在下姓徐，名壁，小字福全。”

“哦！听说，镇北徐家大爷名福春……”

“那是家兄。”

“那就怪了，你老兄的名是壁，字却叫福全。难道说，尊府以字作为辈名的？”中海有意在挑毛病。

徐福全淡淡一笑，说：“敝族的辈份以乳名排列，遇上同姓的人方通辈名。”

“哦！恐怕府上定然有难以告人昀秘辛，所以……”

“足下幸勿戏言。”徐福全正色接口。

“呵呵！得罪得罪，咱们言归正传。请教，是怪在下打了尊府的人么？我这亡命之徒虽然从不惹事生非，但也不怕事，尊府的人无理在先，怪不了在下出手伤人。”

徐福全摇摇手说：“小误会，老台弟休怪……”

“那就谢谢福全兄不追究的盛情。请稍候，在下要与这位卫兄商量……”

徐福全急急站起，笑道：“老弟，此非谈话之所，请移玉舍下……”

卫存宗气虎虎地站起，怪叫道：“徐老二，你这是什么话？来也有个先后，你怎么喧宾夺主起来了？”

中海心中暗笑，心说：“这才妙，不然怎会两败俱伤？”

徐福全怪眼一翻，拍案怒叫道：“呸！你配管二爷的什么事？是谁先招惹这位老弟的？告诉你，是咱们徐家的人，你……”

“大家坐下，别鸡猫狗叫地乱喳呼。”中海大叫，稍顿道：“在下要在这儿落店，不领任何人的情，有事商量也好，请教也罢，咱们就在这儿说个明明白白。我大地之龙眼睛里只认得金银，不认得什么朋友交情，与诸位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更无交情，听不听在我。这样吧，在下吃饱了再和诸位谈，请便。”中海下逐客令。

卫存宗堆下笑，说：“兄弟以至诚邀请老弟至舍下一行……”

“有何要事？”中海抢着问。

“兄弟是外事总管，有权处理外事，特与老弟情商，希能至舍下一行，敝族长愿以重金礼聘老弟为敝族武馆的师父。”

“师父？不是打手？”中海怪气地问。

徐福全插口道：“老弟台，在下愿以银子五百两，礼聘老弟为舍下的教师。”

卫存宗高叫道：“敝族武馆的师父，年酬白银六百两。”

中海推椅而起，大声说：“午间在下必有答覆，这时不必浪费口舌，诸位请离开。”

“这……这……”

“在下在这儿落店，谁也不许前来打扰，不然……”

声落，左右手急动，银芒满室，“叮叮叮叮叮”一阵急响，四面八盏壁灯全都被飞刀射落。

所有的人全都目瞪口呆，不由倒抽一口凉气。

中海举步向壁间走，一面拔出射入墙壁足有三寸的飞刀，一面冷冷地说：“各位的耳朵大概还管用，不会听错，但在下不妨再说一遍。我大地之龙在这儿落店，不许任何人前来打扰，否则他得爬着离开。至于诸位所提的事，午后在下必定登门作覆。言尽于此，诸位可以走了。”

卫存宗很聪明，立即行礼告退说：“兄弟告退，午后静候老弟台的佳音。”说完，率领着手下向外走。

徐福全冷哼一声，不怀好意地说：“卫存宗，你少做清秋大梦。”

“徐老二，你也少打如意算盘。大地之龙老弟打了尊府的人，当然得防备阁下阴谋报复，你徐家的龙潭虎穴无人不晓，我劝你还是少打坏主意歪念头的好。”卫存宗冷冷地说完，走了。他的话是说给中海听的，份量相当的重。

徐福全正想冲上动手，却看到中海虎目怒睁，心中一寒，只好忍下了。他向手下举手一挥又向分水犀一指。

中海扬了扬手中的飞刀，冷笑道：“徐二爷，你如果仍想找那位朋友的麻烦，哼！动手吧。”

后门口不知何时到了一个留着山羊胡挂着剑的中年老道，这时踏入厅中，用老公鸭似的沙哑嗓子怪叫道：“你们这些混蛋，都给贫道快滚，贫道要办事。”

分水犀和村姑吃惊地向后退，想从店后逃走。

老道一声狂笑，像个大雁一般飞纵而起，飞越两座桌面，伸出鹰爪般的双爪，凌空下抓。

分水犀将村姑向柜后一推，叫道：“小姐，由店后走。”

叫声中，飞起一脚，踢翻一座木桌，向后急退。

老道一掌震开桌面，脚落实地再次从走道追出，迎面撞上一个徐福全的手下，他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掌将那位走避不及的骑士的肋骨拍断了五根。

“啊……”骑士狂叫一声，被抛出八尺开外。

中海大喝道：“老道，你好厉害的碎碑掌，看刀！”

一道银虹破空而飞，射向老道的胸口。

老道伸掌反拍，“铮”一声飞刀断成三段，鬼眼一翻，桀桀怪叫道：“好小子，你敢在我六盘疯道人面前班门弄斧，道爷要生裂了你。”

叫声中，疾冲而上，伸手便抓。

六盘疯道拍刀的浑雄掌力，令中海心中一凛，不敢硬接，身形一晃，徐老道的身侧掠出，向破窗急射，一面叫：“老道，街心上见。”

六盘疯道不理睬中海，迳朝逃向屋后的村姑飞抢。

中海一声叱喝，三把飞刀齐出。

老道发觉中海的喝声宥异，火速回身，“笃笃笃”三声轻响，三把飞刀全击在老道的胸口，齐向外崩，飞刀尖全断了，毫无用处。

“你非死不可。”六盘疯道狂吼，舍分水犀狂追中海。

中海吃了一惊，向窗外穿出，心说：“这恶道刀枪不入，我得用智取。”

到了街心，身后六盘疯道形如疯狂地飞扑而来，两人在街心开始追逐。中海手按剑靶，幽灵似的闪动，任由恶道掌爪并施也沾不了他的衣袂。他在等待机会给恶道致命一击，机会未至，他不愿拔剑免得恶道看出追电剑是神物而早作防范。

“老道，你找分水犀有何贵干？”他一面游斗一面问。六盘疯道的爪风掌劲直逼尺外，风雷之声隐隐可闻，此刻一见狂攻了十余招仍然劳而无功，无名火起，停止用掌拔剑怪叫道：“那两个男女是洞庭余孽，在贫道的追逐下多次脱逃，这次他们逃不掉了。你必定是他们的党羽，该死！杀！”

暴吼声中，攻出一招“花中吐蕊”，五剑似乎在同一瞬间攻出，剑啸刺耳。

中海向左飘，狂笑道：“好厉害的剑招，但灵活不足，强劲有余。”

“再接我一招！”六盘疯道叱喝，根本不理睬中海是否拔剑回敬，自以为刀枪不入，谅中海也无奈他何。

中海又向左闪，恶道的第三招“日月如梭”又到，恰好截住中海的退后，几乎中的，一发之差，被中海从剑尖前飘走了。

恶道心中也一凛，不敢再狂妄了，一声冷叱，如影附形跟进，绝着“斗转星移”立时出手，裂肤刺骨的剑气，形成一道劲烈的涡流，如虚似幻的剑影排山倒海一般向中海射去。

蓦地，光华乍现，响起中海一声低吼，光华从恶道的如山剑影中楔入，突然外张，再猛地收缩。

龙吟乍起，剑气迸发，人影乍合又分。

“叮叮！”两声锵锵的清吟在人影乍分时传出，剑气倏敛。

中海飞退八尺，追电剑仍在隐隐震鸣。他擦掉额上的汗水，徐徐收剑入鞘，大踏步向店门走去。

恶道站在原地，脸色逐渐发青，身形不住晃动，颊肉抽搐不已。他的剑先前向前举起的，这时颤抖着向下徐降，脚下勉力支撑着身躯，一双怪眼似要突出眶外。他的左肋心坎的下方，鲜血一阵阵有节拍地向下流，“叮！”他的剑终于失手堕落在脚下了，身形一晃，脚下一乱，但他仍然强行支持住不倒。

“站住！你……你用的是……是什……什么剑……剑法？”他用沙哑的嗓子厉叫。

中海前脚站在门内，后脚还在门外，手揪着子，缓缓扭头一字一吐地说：“道长，你的剑术不弱，可是你自恃玄门气功了得，却没料到在下的剑可以断金切玉无坚不摧，因此你毫无顾忌地大意抢攻，自取败亡。在半个时辰内你如果找到治伤圣药，性命可保，但从此你已不能再与人争强斗胜了；心肌已伤，复原无望，好好修下半生，必定可保天年。”说完，便待入店。

“站住！为何不……不……不成全我？给我一……一剑，让……让我死……死得英……英雄些。”

“六盘疯道疯狂地叫。”

中海徐徐转身，冷冷地说：“在下伤人必定伤之有道，杀人究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你的要求，怨难答应。”说完，迳自入店去了。

六盘疯道一声厉叫，起步急追，奔了五六步，突然“砰”一声仆倒在地，发出一声厉号，突然用掌在天灵盖拚力击下，四肢一阵抽搐，渐渐气绝，吁出一口长气。

中海重新入座，向分水犀说：“广兄，听老道的口气，尊驾可能是洞庭王的弟兄。”

分水犀走近桌前，沉重地道：“不错，在下与洞庭王是八拜之交。”

“洞庭王目下怎样了？”

“麒麟山庄上月底大举入侵，血战三昼夜，双方死伤极惨，洞庭水寨瓦解冰消。不过，禹大哥实力仍在，目下已然化整为零，仍活跃在洞庭烟波浩瀚之中，誓与龙虎风云会周旋到底。在下奉大哥之命，护送茗侄女北来寻找大哥的师门长辈，在岳阳被麒麟山庄的恶贼发现，沿途追杀。逃至德安府，被恶道追击，以碎碑掌力将我两入击伤，仍然紧追不舍，被他追到这儿，又落在早年的对手中。如果没有老弟台援手，下场之惨，不言可知。”

中海注视着村姑，惑然问：“那么，姑娘定然是银凤禹二小姐了，怎么……”

银凤喟然一叹，接口道：“那次小女子在李叔府中作客，李叔曾是家父的朋友。恩公大仁大义，义释李叔全家，更不念旧恶，临危拯救妾身出险，此恩此德，没齿不忘。”

中海淡淡一笑，问：“敢问令尊与麒麟山庄的过节，到底是怎么回事？”

“远因是小襄王那畜生，在秦岭假冒白衣神君的名号……”

“哦！那件事在下知道，近因呢？”

“噢！恩公知道家姐……”

“江湖中有谁不知？请说近因，姑娘。”

“家姐被一位姓龙名中海的人所救，返回故里后，家父将经过致书麒麟山庄，彼此之间无形中断绝了往来。岂知上月初，麒麟山庄派人送来了龙虎

风云会的招降令，限十天之内要家父到麒麟山庄投到。家父当然不予理会，并严防偷袭。岂知成老狗早有准备，收买了家父的几名心腹，里应外合，洞庭水寨终于毁在老狗之手。”

“小襄王目下正在分调各派人马，准备在汝宁擒捉一个时男时女的人，听说那人挑了徐州龙虎风云会的秘窟，看起来不是姑娘了。”中海说。

银凤摇摇头，惋惜地说：“这人我知道，我已从那些小走狗中打听出来了。可惜我和广叔身负重伤，自身难保，爱莫能助。”

“是谁？姑娘能见告么？”

“是天文剑的女公子施素素。施姑娘对家姐有救命之恩，而我却无法相助，十分惭愧。

这次我和广叔之所以走西平，便是希望能在路上遇到施姑娘传警，但失望了，反而让六盘恶道追及。”

中海大吃一惊，脸色大变，急问：“禹姑娘，你是说施姑娘可能走西平道么？”

“听小走狗们说，施姑娘从开封南下，必定走西平道，沿途都有些暗桩侦伺，听说如无意外逗留这两天可能快到了。”

“小襄王预定在何处设伏？”

“有两处，一在遂平到府城的路上，一在西平至确山大道，志在必得，两条道路施姑娘必须经过其中的一条。”

中海推椅站起，说：“两位可以走了，在下送你们一程，刚才听广兄的仇家赤炼蛇的口气，可能徐家有人是龙虎风云会的人，他们绝不会轻易放手的，在下断后，请。”

“恩公……”

“不必多言，快！”

店中鬼影俱无，人都被吓跑了。但街心上却人潮汹涌，大家向破窗下挤，想看看中海是怎样的一个三头六臂好汉。

分水犀匆匆返回客房，取来了包里行囊，火迅出店。

中海已在店门口相候，在对面取回坐骑，跨上雕鞍，向店伙叫：“伙计，替我留一间清静的上房我送两位朋友上路后再回来，叫那些想讨野火的人别来找死。”

分水犀和禹姑娘大踏步出了镇东，上了至商水的大道。中海策马断后，送出半里外兜转马头，留意是否有人追赶。直待两人已隐身在老龙丘下的树林中，他仍把守在路中许久许久方驰回太康镇。

午牌末，他换了一身天蓝色劲装，仍然穿了披风，跨上健马，徐徐地向街南小驰。

小镇南北相距不足一里，但只有中间一条大街。中段的街道其实并不长，不到百间，而南面和北面徐卫两府，房舍院子占去全镇的三分之二。站在南首卫府的第一栋大厦的大门口北望，不仅可看清中段街坊的一切，也可看到北面徐府的第一栋楼房的大门楼。两府的主人，另在距镇三两里处建有别墅，平时难得住在街上，这时候大概早已得到消息赶回来。

镇上的居民全部站在大门口，恐惧地向中海注视，畏畏缩缩，有人在低声咒骂：“这家伙可恶，看来他将会投入恶贼们的府中任打手来折磨我们了。”

“的答！的答！的答！”马蹄落在坚硬的街道上，声音敲打着镇民的心头。

中海安坐鞍桥，神色肃穆地向前注视，任由马儿徐徐前行，摆出一付神圣不可侵犯的脸色。

卫府在望，宏伟的大门大开，门内的照壁上，绘有烘云托日图案，两侧的有盖围墙展现出十丈外门外有阶，停车廊、下马阶、栓马栏，一应俱全。

门有门楼，门楼顶飞檐高挑，铁马叮当响。楼上朱栏后，站着四名雄纠纠气昂昂的警卫。巨大的朱漆大匾上，刻了两个大金字：“卫庐。”

大门的台阶上，五个衣着华丽的中年人一字排开，两侧，八名教师爷劲装带刃，虎视眈眈。

“的答！的答！的答……”马儿愈来愈近。

距卫庐还有二十丈左右，已是最后三家店了，之后便是卫府的屋前广场，数十株龙爪槐罗列在广场四周，树叶已经落尽，光秃秃地在寒风中呼啸。

街两旁站了不少人，男女老幼都有。最后第二家商店是糕饼店，突然钻出一个八九岁的小娃娃，向马儿奔来。

中海一怔，勒住俯身问：“小弟弟，有事么？”

接着，奔出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一把将小娃娃抱起，惶然后退，一面低叫：“孩子，不可招惹这些凶神恶煞。”一面说，一面怨毒地瞪了中海一眼。

中海淡淡一笑，不予理会。蓦地，屋侧小巷中奔出两名青衣大汉，恶狠狠左右齐上，挟住了老人往后就拖。

老人脸色死灰，虚脱地叫：“卫爷，饶命，小老儿并未……”

中海哼了一声，叱道：“放手，你们干什么？”

两大汉吃了一惊，火速放手，一个惶恐地说：“这老杀才出言不逊，胆敢对爷台无礼，得罪我家的贵客，罪不可恕。”

中海脸色一沉，冷笑道：“我警告你，这位老伯伯如有三长两短，我唯你是问，不信咱们走着瞧滚！”

两大汉扭头鼠窜，钻入屋角的小巷，溜之大吉。

中海一抖绳，驰入广场。

门口五名衣着华丽的中年人，石首那人是二爷卫振堂，第二名是二总管笑里藏刀卫存宗。中间是大爷卫振明，生得狭颧高额，耳后见腮，留着山羊胡，一双鹰目炯炯生光，阴戾之气表露无遗。

马儿不直接驰向阶下，沿右面的槐树小驰，相距五六丈停住了。

“请移玉大厅待茶。”笑里藏刀高叫，又加上一句：“家主人有请。”

中海不下马，高叫道：“那一位是贵主人？”

卫振明堆下一脸阴笑，拱手道：“在下卫振明，幸会幸……”

“听说阁下要请武馆的师父？”中海问。

“正是。此非说话之所，可否……”

“不必了。在下索酬极高，不知阁下出得起价钱么？”

卫振明脸上有不悦的表情，捺下火气说：“卫某虽说不上富甲王侯，至少也是一方豪富，尊驾需要多少，何不言明？”

“在下以月计酬，只教三名徒弟，每月白银一千两，先付敬师金。徒弟如若天资不佳，在下拒绝授艺。”

狮子大开口，卫振明吓了一跳，暴躁地叫：“什么话？你……”

中海一声狂笑，兜转马头驰出，一面扭头叫：“在下言出如山，决不二价。如果尊驾有意，在下在店中等候消息，不妨携银前来相会。”

声落，马儿已驰上街口，蹄声急如骤雨，向街北飞驰。

笑里藏刀已来不及相阻，向卫振明急叫道：“大爷，糟了！咱们如不请他，徐家……”

“呸！你这饭桶！这家伙根本就没诚心受聘，故意找咱们开心，他以为咱们不聘他，徐家便会争着请他呢！见鬼。你带几个人去看看，如果徐家真用重金请他，咱们得想办法除去祸根，去！”卫振明暴躁地叫着。

街北徐府的房舍，似乎比街南卫府宏丽些儿。府前的广场便约七八亩，具有小校场的规模。东西有擂台，场中有驰道、箭垛、梅花桩、较技场、石鼓、石担、石锁，一应俱全。

中海的马先在练武场小驰一周，略微打量四周的形势，然后在四周投来的无数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到了徐府的大门。

他向上叫：“喂！听说你们要招请打手，出得起价钱么？”

徐二爷福全的上首，是大爷徐福春，中等身材，大腹便便，肥头大耳，留着三绺长须，脸上经常挂着故意装出的阴笑，站在阶上问：“老弟。你打了徐某的人？”

“不必，不打不相识，打了才好说话。”中海笑答。

“你可是前来应徵打手的么？”

“就算是吧，徐二爷福全的盛意，在下在考虑接受。”

“你不怕徐某计算你么？”

“江湖是闯出来的，经不起凶险，畏首畏尾，万事不成，在下何所惧哉？”

“很好，请入厅细叙。”

“免了，条件未谈妥之前，在下忙着哩。”

“在门外谈条件？不是太……”

“门外很好，彼此都好说话。同才在下从街南来，卫大爷府中请武馆师父，在下索价每月酬师金白银千两。尊府请的如果是打手，行情看涨，每月酬金一千五百两。在下于店中静候佳音，告辞。”

“请稍等。阁下的绰号是大地之龙，肯将姓名见告么？”

“有绰号便成，尊驾可以打听。”

“那么，你姓海名龙。”

“怎见得？”

“尊驾两个月前杀了海宇五雄，到底是真是假？”

“不错，那些家伙早年与在下做案，黑吃黑，不讲江湖道义，吞没了大批珍宝，死有余辜。唔！”

尊驾的消息还真灵通。”

徐福春哈哈大笑，朗声叫：“阁下，月酬一千五百两的条件，徐某接受了。”

“很好，请先将酬全送到客店，现金文易，在下即拾夺来报到。”声落，兜转马头便走。

徐福春注视着中海的背影，向乃弟说：“你立即带银子前往，诱他前来，好好地收拾他。不妨多带几个人，恐防卫振明先一步抢聘。”

“如果卫家愿出高价争聘呢？”徐二爷问。

“赶他们走。反正咱们早晚要离开湖广听候差遣，如不早将卫家的人赶尽杀绝，他们会趁咱们离开时下手的。咱们已经准备停当，藉故早日发动岂不名正言顺？”

“好，就这么办，多年来的积恨必须解决，拖下去也不是了局。”

“你记住，千万不可让大地之宠被对方请走，不然大事不妙，咱们很难找出能除大地之龙的人，卫家如果将他请走，势将如虎添翼。”

“好，我带火龙队的人前往。”

“对，请不来活的，死的也好。”

不久，十六匹马从侧门奔出。徐福全所带人有八名黑衣骑士，每人腰间带了三具红色长布囊。囊长两尺六寸，粗如儿臂，这玩艺儿叫火龙筒，装入强力的冲天炮喷射药，筒前设有火石火刀和引线，像个大型的火摺子，火焰可远射三丈外，十分歹毒，利害无比。

由八人组成火龙队，八具火龙筒齐发，足以炼石熔金，大罗天仙也难逃大劫，不但可用来杀人，更可用来纵火。唯一的缺点是易发难收，烧完为止。

中海驰向客店，远远地便看到店前站着不少大汉，笑里藏刀卫二爷已在店门眺望相候，街两侧家家闭户，闲人纷纷走避，除了店前的人，街上显得冷冷清清。

他安坐鞍桥，缓缓策马徐行，他在等待机会。

身后蹄声震耳，徐福全的人追来了。

店门立等的笑里藏刀卫存宗看清了徐家的人马，心中一震，举手一挥，十六名大汉立时四面散开严阵以待。

中海的马到了店前，后面徐府的人马也到了，八名火龙队的人马飞跃下马，向两侧展开。另七名大汉则与徐二爷同行。

“好啊！丙然料中了，好戏即将上场。”他喜悦地自语。

中海泰然下马，笑里藏刀含笑趋前，指着阶上放着的精美银箱，笑道：“敝主人派在下送来白银千两，专程邀请至敝舍安顿，老弟台请。”

“二总管的意思，是马上走么？”中海栓好坐骑问。

“是的，敝主人着在下前来促驾。”

徐福全大踏步上前，叫道：“且慢！海老弟，一千五百两聘金，请查收。”

上来两名大汉，抬着一只沉重的皮鞘，放在中海的脚前，打开鞘露出耀目的银锭，然后行礼告退下去。

双方剑拔弩张，两府的人皆徐徐后退，全用凝重眼神注视着中海的举动。

中海已看清四周的形势，不动声色，先看看银箱，再用脚拨了拨银箱，抬头冷眼四顾。

四周鸦雀无声，凶险的气氛迷漫在四周。火龙队的人，悄然取下了一具火龙筒。卫府的人，各举起一把诸葛连弩。双方冷然盯视，恶斗一触即发。

“在下十分为难，看来，在下只能接受一方的聘请了。”中海一字一吐地说。

徐福全桀桀怪笑，说：“千两与一千五百两之间，差距甚大，五百两银子，足够建造一栋大楼，足敷穷人一家五口的五年衣食。”

“不错，福全兄果是明理的人。俗语说，财宝动人心，天下间决无不爱金银的人。”中海笑答。

笑里藏刀高叫遁：“徐家心怀叵测，前倨后恭，必有毒谋，老弟台万勿上当。如嫌酬金过少，敝下再加白银千两。”

“真的？”中海笑问。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笑里藏刀拍着胸膛叫。

徐福全冷笑道：“在下再加一千，共银二千五百两。”

中海一手抓起银鞘，大笑道：“一言为定，在下接受了。”

笑里藏刀急叫道：“老弟台，三思而行。”

中海笑呵呵，毫不在乎地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下不用三思。”又向徐福全道：“余数白银千两，请立即支付。”

徐福全大概早有准备，向后举手一挥，一名大汉上前递上另一个银鞘。中海将两具银鞘往店内一丢，高叫道：“掌柜的，替我交柜。”

这瞬间，笑里藏刀一声怪叫，他身旁四名大汉双手齐伸，四具诸葛连弩齐发，三十二枝劲矢齐向中海集中攒射，急如暴雨。

岂知中海早有防备，银鞘丢出，身随声动，但见人影一闪，已飞越丈余空间，消失在店门中不见了。

街心大乱，徐福全一声长啸，八具火龙筒连续发射，热浪迫人，烟火飞腾，惨叫声惊天动地，八条三丈余长的巨大火柱矢矫如龙，烈火熊熊。在大街上使用这种歹毒火器，危险极了。

卫家的人不知徐府有火龙队，更没料到对方不顾街坊的安全突在街心使用，风干物燥，万一引起火灾，太康镇不被烧成白地才怪。

弩箭迎火自毁，卫家的人鸡飞狗走，片刻间便被火龙筒烧倒了六个人，六个人浑身是火，倒在地上惨号连天。

卫二爷大惊，狂叫道：“快退！”

机伶鬼不等招呼，纷纷夺马逃命，有些撞开店的大门，利用店铺溜之大吉。

卫存宗在四名大汉的保护下，跃上停在关王庙前的坐骑，亡命飞逃。

从街上退走的共有八人八骑，卫存宗一马当先，越过关王庙的南街口，突见街右的小巷里滚出一张大圆桌，停在街心拦住去路。

木桌来得蹊跷，但卫存宗仍不知大祸临头，马儿向侧绕，狂冲而至。

街南街北锣声震耳，双方都开始召集人手戒备。

相距还有四五丈，圆桌上端升起了中海的头部，仰天狂笑，舌绽春雷大喝遁：“二总管，下马。”

两侧两名大汉不吭一声，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两具连发十八枝矢箭齐飞，崩簧响处，箭如飞蝗。

同一瞬间，银虹破空而飞，中海的飞刀连珠飞射，接二连三划空而过，刀和箭的破空风异声令人毛骨悚然。

“笃笃笃笃……”箭像暴雨般射到，一一钉在圆桌上，寸厚的桌面坚实沉重，足以挡住射来的箭雨。

“啊……”惨号声惊天动地，两名大汉翻落马下，马儿仍然向前狂奔。

“砰”卫存宗的马倒了，马的胸肋中心，一把飞刀尽柄而没，跳跃着冲倒，像倒了一座山。

卫存宗身手了得，人已飞跃下马，向擦身而过的后到骑士伸手，抓住对方的手跃上鞍后。岂知尚未坐稳，马儿一声狂嘶人立而起，砰然倒地，两个人全被摔出丈外，几乎被马儿压毙。

八匹马倒了四匹，另四匹鞍上没有人。八骑士已有四个倒在街上呻吟，另四名包括卫存宗在内，匣早已丢掉了，四个人四枝剑结阵戒备。

诸葛连弩最大的缺点是不易在匆忙中重装，也经不起抛掷，目下失去

了效用，只能用剑拚命了。

满街都是火，徐家的人一时还不能追来。

中海丢了钉满弩箭的圆桌，一步步进逼冷笑道：“你们是到徐府做阶下囚呢，抑或是想伤在太爷的手下？”

卫存宗举手一挥，吼道：“快上，毙了他。”

中海在两丈外倏地止步，点手叫：“上吧，太爷懒得和你们动手。”

四个人心惊胆跳向前迫进，举剑的手不住地颤抖。

中海双手一抄，左右手各捏了两把飞刀，若无其事的信手抛弄，虎目中神光似电，半转身躯徐徐举步走动，目光始终盯视着逐渐逼近的四个人，双脸上泛着冷笑，笑意令人望之心寒，头皮发紧。

卫存宗心中发虚，被中海的冷傲神情盯得有些发慌，冷气从脊梁心直向上冒，硬着头皮吼道：“上！毙了他！”

吼声中，四人疾驰而上，长剑前伸，凶猛地扑至。

中海双手齐扬，上身稍挫，然后站正身躯举步向前就走。

中海发出四把飞刀，然后举步向街北走，迎着越过火场率人奔来的徐福全若无其事地说：“劳驾请派人将在下的飞刀收回。”

卫存宗四个人的右腿跟下，各挨了一把飞刀，踉跄冲出四五步，一一狂叫着冲到。

徐福全率人奔到，喝声：“带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受伤的人捆上，急急打道回府。

入暮时分，徐府堂开盛宴，各处警卫森严，如临大敌。上宾席上，中海带剑高坐，酒到杯干，身在龙潭虎穴，他竟然毫不在意。

大厅中排下五席盛宴，府中有头有脸的人全到了。主人徐福春得意洋洋，笑口常开。

酒酣耳热，他鼓掌三下，大声说：“五六年来，咱们直到今天才仗海老弟的神成，第一次大获全胜。举杯，咱们敬海老弟一杯，等会儿我有话说。”

由徐福全二爷带头起哄，吵吵闹闹地敬酒，然后人声渐静。已有七分酒意的福春大爷，一条腿架在大环椅的靠手上，拉开醉猫喉咙叫。“下月中旬，咱们会友必须到湖广报到，听候指示。因此，在近期内，咱们必须将姓卫的人从本区连根拔掉，以免有内顾之忧。海老弟这次适逢其会及时光临，可以说是天意，不然，咱们难操胜算。明天，咱们乘大胜余威，一举铲除街南姓卫的人，永除后患。今晚，咱们尽欢，后面早春楼有的是女人，各位带了醇酒前往，务期尽兴。海老弟，咱们先走，我替你找到一位人间尤物，包君满意。”

“且慢！”中海醉意朦胧地叫，打了两个酒呃又问：“徐大爷，你所说的会友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哈哈！咱们都是龙虎风云会的会友？”“难道那位六盘疯道也是你们的会友？”

“呵呵！你是局外人，不知其详。咱们龙虎风云会各路英雄互不相识，只知本路的同道。”

“那……那不是会大水冲倒了龙王庙？自相残杀并非不可能的事啊！”

“这倒不尽然，本会虽然人数众多，包罗万有，如果起了冲突，只消报出路名及各所属坛号，自己人便不会有麻烦。”

“大爷，你属于何路何坛？”

徐福春拍拍胸膛，得意洋洋地说：“北路会友，金云玉板令虎字秘令属下，地字坛外坛会友，怎么？值得骄傲吧？”

“恐怕自杀身死的六盘疯道是贵会的人呢。”

“他不亮身份，谁知道他是与不是？管他。”

“哦！下月中旬到湖广有何贵干？”

“不知道，听说是可能入川，那见发现了本会的死对头，对方是谁却无从得悉。”

“赤炼蛇兄弟又怎知日间在下送走的男女，与洞庭王有关？”

“那还不容易？周兄弟来自湖广，早年与分水犀有怨，他这次是公报私仇。本会在上月已攻破洞庭水寨，洞庭王威了空中之，凡是洞庭王手下的爪牙，一律擒往解送湖广麒麟山在。”

“呵呵！在下却误打误撞，将分水犀放走了。”

徐福春哈哈狂笑，怪声怪气地说：“老弟，你以为徐某这般没用么？你错了，附近百里之内，没有人可以不经许可而安全离开。哈哈哈哈哈……”

中海心中一震，但神色丝毫未变，说：“呵呵！在下走了眼啦！小看了大爷哩。”

“你确是走了眼，两个身受重伤的人，还走得了多远？老弟，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徐某也确是珍惜阁下的艺业和人才，有心替你引见本会的虎字令令主，加入本会共享富贵，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

中海摇摇头，道：“对不起，在下恐怕令大爷失望了，天涯闯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乐何如之？”

在下可不愿供人驱策。”

徐福春哈哈狂笑，干了一杯酒，阴森森地说：“老弟，我不会失望的。”

“你倒是一厢情愿哩！”

“不！两厢情愿。”

“你的意思是……”

“刚才第五道菜是什么？”

“如意凤肝，平常得紧。”

“那里面放了朔望散。老弟，你知道什么叫做朔望散吗？”

中海心中悚然而惊，但仍沉着地问：“朔望散？请教。在下孤陋寡闻，愿闻其详。”

“初一为朔，十五为望。吃下了朔望散，十五日如无解药，必死无生。”

中海神色一冷，阴森森地问：“阁下，你想到你自己的安全么？”

徐福春呵呵笑，说：“不错，你的飞刀了得，神剑无敌，举手投足皆可置我于死地。

但……呵呵老弟，我并不害怕。你是聪明人，你不会轻易赴死，杀了我你同样是死，智者不为，是么？再说，我并不亏待你，只要你永远在我身畔做保镖，每半月我给你一次压下毒性的药，你我共享富贵，彼此息息相关，你会乐意的。”

“我可没告诉你我乐意。”

“唉！天下间的事，难求十全十美，我看你还是乐意算了。如果你不嫌弃，我有十房妻妾，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四女中任君择其一，以后翁婿相称，那一点不好？你还没成亲吧？”

中海按下心头怒火，不动声色地说：“十年之后，再谈婚事并未为晚。”

“呵呵……”徐福春大笑，笑完说：“我知道你这种人，眼高于顶，不愿早早成家，被家所累，以免将壮志消磨在床第间。因此，我知道你会拒绝的。今晚，我会给你一个好女人快活快活。”

“呵呵！是阁下的妻妾呢，还是女儿？”中海狂放地问，为免引起对方的疑心，他故意佯放狂意在心中，他已打定主意找机会迫恶贼要解药。

徐福春不疑有他，满以为中海也是个好色之徒，不以为逆，笑道：“我的妻妾和女儿都不在这儿想在今晚送一个给你也办不到。我所说的女人，就是分水犀带着的村姑。”

“阁下是怎么将他俩人捉回来的？”

“老龙丘下有我的人。”

“是一个姓邹的老人么？这人我见过。”

“姓邹的老人？那老家伙只会养羊，冬日来临时，他会替我准备羊胎供膳。”“分水犀目下大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罗。”

“不，咱们好好优待他，要带往湖广呢。那女人是他的侄媳，本来我想留来自用，现在把她赏给你，走！我已叫人给了她一杯青春露，大概药力已然发作了，祝你快活。”

中海推杯而起，摇摇晃晃像是不胜酒力，含糊地说：“走啊！你……你怎老……老狐狸，早该让让我快……快活了，故意吊……吊胃……胃口么？”

徐福春架起他的胳膊，高兴得大叫大嚷，在哄闹声中，向后跌跌撞撞地走了。大厅中闹酒的人，也纷纷退席，从另一道门走向有美女的早春楼。

徐福春架着中海走的是另一道门，前面有两名大汉掌灯引路。佯醉的中海一面打酒呢胡说八道，一面留意所经的四周景况。

经过不少座重门，穿越不少叠廊，到了一座形如碉楼的两层四方大楼，墙壁全用径尺的巨型方砖砌造，小窗格全用酒杯粗的铁条所制，内有沉重的木造窗门，露出一线微弱的暗红色灯光。只有一座门，宽仅三尺，外加铁栅，两名黑衣大汉刀隐肘后，不住地左右巡走。

掌灯大汉在前止步，两名警卫趋前向徐大爷行礼。

徐大爷醉醺醺地向右首一指，道：“老弟，看，那一栋大楼；听，楼中的笑击隐隐可闻；那就是早春楼，弟兄们正在那儿快活。楼中的女人，都是我从各地弄来的，专用来招待各地的朋友，算起来大多成了败柳残花了。这儿，是我建来处治人犯的囚牢，是违法的私刑室。私刑室皇法不容，但谁来管我呢？楼下是男囚房，楼上是女囚房。后端，各有精致的雅室，是我用来试验人性弱点的地方，多少硬汉与多少烈女，皆难以逃过此关，他们早晚都得在那儿暴露原形。”

“你……你是怎……怎样试……试验的？”中海醉昏昏地问。

“很简单，他要求死，我给他用金钱、女人、和酷刑，任他选。奇怪的是，嘴上最强硬；最不怕死的人，在这儿反而最软弱最怕死。老弟，今晚你在楼上雅室快活一宵，不是试你，而是遣女人很野不能放在别处，如果老弟有兴，享受多少日子悉从尊便，不要便将她丢入狼坑算了。”

中海向前走，摇晃晃地说：“废话！你走吧，大爷，少陪了。”

警卫打开巨大的铁锁，移开了铁叶门。徐福春将中海往里送，附耳向警卫说：“小心他，如有异动速行禀报，但不必阻他，他已无能为力不足为害了。”

女囚牢后面的雅室，确是雅，布置得古色古香，粉红色的宫灯映出动

人的光芒，牙床罗帐花园锦簇，幽香满室，令人心动神摇。

室门砰然闭上了，灯光下，床中跃出一个半裸的女人，罗衫半解，酥胸半露，红潮满颊，瞪着火热的大眼，看清室中的人，突然飞扑而上，婉转投怀。

中海一把将人揽入怀中，哈哈狂笑，抓过桌上的茶壶，倒满大杯滚热的茶，挽着人在室中行走，一面怪叫道：“哈哈！心肝宝贝儿，你……呃……你真……真迷死人了……”

声未落，茶杯一扬，热腾腾的茶水从一座小窗格中激射而出，窗格子像被暴风雨所击。

“啊……”外面有人在狂叫，沉重而凌乱的脚步声急急远去。

中海关上窗，回到桌旁，取饼盥洗用的冷水，不客气地将银凤姑娘放在桌上，冷水往她头脸猛浇。

银凤打一冷战，咕噜噜吃了不少冷水。中海将她往床上一丢，火速将所有的官灯熄了，方到床前擒住银凤，先制住她的双肩井，低叫道：“禹姑娘，先别挣扎，低声，我是大地之龙。”

银凤即使想动也无能为力，久久方热泪盈眶地说：“该死，我……我怎么会……会……”

“恶贼用药迷失了你的灵智，不是你的错。”

“你……”

“我混入恶贼家中，不小心被他用慢性毒药暗算，今晚他将你交给我，想市恩要我替他卖命。请听我说，你我两人身在虎穴，随时有不测之祸，暂时你不能离开，你我合作共除此獠为地方除害，也算是剪除龙虎风云会的羽翼。”

“请问恩公，该如何合作？”

“分水犀目下无妨，恶贼要将他解往麒麟山庄，而你的处境却最危险，所以你必须表面上与我亲蜜，不能恶贼要将你丢入狼窟，他们至今还不知道你的身份呢。今晚我要出去办点事，你可以安静地在床上养神，并将锦被堆高，像是我确已入睡。我走了，等会儿见。”

“恩公你……”

“我要将卫家的人弄走，唆使卫家的人前来袭击。”

说完，悄然起身。侧耳听听房外毫无动静，他像一头狸猫，溜出房外，摸下底楼的男囚室。

男囚室分为十数间囚房，两人一间，囚犯们全已入睡，在菜油灯的微弱光芒照射下，他找到囚在最后一间囚房的卫存宗。

没有钥匙，房门无法打开。一不做二不休，他在大门后端的一座小窗上下工夫。追电剑可切金断玉，但必须注入内力，他默运神功，全力向铁枝的顶部按去。

铁格子应剑徐断，三根铁枝应剑先后齐顶而折。看看外面没有人，奋力将铁枝向下扳，千斤神力徐发，铁枝被扳得向下弯落。

他一跃出窗，往墙根下一伏，伏地蛇行进至屋角。真妙，一名守卫就倚在墙角的另一端，贴着墙根伸手抓住守卫的脚跟一拉，另一手扬起就是一劈掌，击中守卫的耳门，应掌而倒。

还有一名守卫，必须全部解决。听另一端传来了足音，另一名守卫快转过这一面来了。

他将昏厥的人制了重昏穴，塞在另一面的墙根下，自己戴上守护的头巾，右手挟了一把飞刀防范意外，倚在墙等候。

天空浓云密布，黑沉沉地伸手不见五指，他倚在墙上，如不留心，很难发现守卫已换了人。

丙然不错，另一个守卫毫无戒心地走近，相距十来步，发话道：“咱们有人质，卫家投鼠忌器不敢来讨野火。真要命，刚从热被窝里爬出来就喝霜风，真受不了。老四，去拿壶酒来暖暖身子，怎么样？”

说着说着，已接近至三步内。中海踏进两步，手起掌落，守卫连人都没看清，应掌便倒。

由守卫的口中，中海知道他们刚换班不久。按规矩，守卫的时刻是搁在灰上点燃的两柱香，约一个时辰。这是说，假使今晚徐府的人大意不来查警，他就有六个时辰可用；如果有人查警，他只有两刻至三刻的时辰可用了，必须尽速进行。

搜出了锁匙，他从原窗口进入，带出被点了昏穴的卫存宗，将窗格铁枝扳回原状，挟起人投入夜色茫茫中。

街南卫府早先闹翻了天，这时三更正的更鼓已经响过了，人声已静。卫二总管和几个爪牙落在徐福春之手，投鼠忌器，卫振明兄弟一筹莫展。这时兄弟俩正在书房中喝闷酒，烦躁地暗自商量如何救人，如何和徐家一拚。

卫振明一向骄横成性，是个暴躁的霹雳火，猛地一掌拍在书案上，咆哮道：“真他妈的饭桶，搞出这桩丢人的大事来。二弟，你说，咱们是不是可以不管存宗的死活？”

二爷卫振堂哼了一声，断然地说：“咱们不能为了存宗的安全受制于人，我认为趁他们踌躇满志时大举进袭才是妙着，过几天狗东西再招来大批党羽，咱们危矣，目下各路朋友皆已到达，这时进袭不啻表示咱们志在必得的拚死决心。为大局着想，存宗个人的生死，何足道哉？”

“但……但咱们如何向大家交待？这会影响咱们的士气呢！向朋友们怎么解说？他们会说咱们连亲情也置之度外，岂不教人心冷么？”

蓦地，灯影摇摇，书房门突然大开，一个蒙面人挟了一个软绵绵的人，接口道：“当然啦！你们连自己亲人也置之不顾，还有谁愿意替你们卖命？三思而行，再思可矣！是湖广口音，有点难懂。

兄弟俩大惊，振堂去拉警铃的拉绳。

“且慢！在下是送人回来的，不必惊动府上的人。喏！这位是府上的二总管卫存宗。他的刀伤并不太严重，目下昏穴被制，并无大碍。”

蒙面人说完，将卫存宗的身躯放平，半点不假，确是卫存宗。

卫振明不由大喜过望，急问：“尊驾贵姓大名，肯以真面目见示么？”

蒙面人摇摇头，说：“事关机密，恕难见告。在下冒险将人送回，与两位做一笔买卖，如何？”

“做买卖？你……”

“足下如果送在下值千金的珠宝，在下今晚助阁下成事。”

“成什么事？”

“救出昼间被擒的人，一举除去卫府的死对头。”

“阁下能否详细说明？如何取信？”

蒙面人哼了一声，不悦地说：“在下敢从牢房中将贵总管救出，如无把握，岂肯前来做交易？”

“这……”“两位如果心中存疑，在下告退。明日徐府将大举进袭，到那时悔之晚矣！”

“且慢！尊驾到底是谁？”

“不必问，只须知道在下是徐府请来的人就成。如果阁下能将价值千两黄金的珍宝给我，在下没有理由再替徐府卖命。”

（请坐下谈谈……”

“不，成功与失败，取决于片刻间，良机稍纵即逝，时辰不多了。阁下，你愿意明晚让徐府的人用火龙筒来收拾你们么？”

振明向门外走，匆匆说：“请稍候，我去取珍宝来。”

“愈快愈好。”

不久，振明提来一楼金珠宝盒，在桌上打关，刹时宝光四射，耀目生花。

他将宝盆向前一推，说：“三串大珠，八件宝石，十二件珊瑚，四色翡翠，共值黄金千两以上，咱们这就谈谈交易。”

蒙面人在怀中取出两张素笺，摊在桌上说：“这是囚牢的概略形势，持此可以救人。那是早春楼的图形，今晚请来的高手大多在那儿快活。今晚徐府大排庆功宴，许多人全醉了。

明晚将倾巢进袭尊府，不如出其不意下手为强。在下在陪中相助，保证成功。”

“那位大地之龙……”

“他醉了，目下正拥美人酣睡。这人由在下负责除去，不劳挂心。”

振明举手三击掌，喜悦地叫：“一言为定，一切仰仗兄台鼎力相助。”

“一言为定，保证马到成功。时候不早，务必火速进行，救人攻府同时并进，多备火器以毒攻毒，保证万无一失。”

“好！咱们这就立即准备。”

“在下先走一步，静候光临。”

蒙面人说完，抓起珠宝箱，人影一闪，便消失在房外。到了郊外，他将珠宝箱藏在隐秘处，拉掉蒙面巾，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囚牢。

还好，查警的人没有来，一来一去，他只花去不到二刻时辰。回到牢中，他不再顾忌，将分水犀带上雅室，三个人暗中商量了片刻，决定一俟卫府的人到达时，他先将两人送离大康镇。

四更的更鼓声刚落，远远地，一声惨号打破了夜空的沉寂。

中海从窗口奔回，叫道：“两位，随我来，走！”牢门早已弄开，三人急急掠出，转过一座别院，劈面撞上两名警卫。中海飞扑而上，追电剑一闪再左右分张，两名警卫的咽喉几乎同时中剑，一声未出便已了账。

他跃上院墙，向东一指说：“由此往东不再有人把守，走，后会有期，珍重。”

分水犀和姑娘屈膝拜倒，姑娘颤声叫：“此恩此德，没齿不忘，恩公……”

中海跺脚叫道：“老天爷！你们还罗嗦个什么劲？还不快走，等会儿想走也走不了啦！”

真是不懂事的家伙。”

声落，他已远去五丈开外。远处，杀声震天，两处火头已经冲透瓦面。”

已用不着蒙面了，他的追电剑便足以代表他的身份，火光下剑上光华

耀目生花，瞒不了人了。为了早日结束太康镇的事，他将中了朔望散慢性毒药的事暂且置诸脑后。

经过囚牢时，囚牢中已乱得一塌糊涂，男女囚犯狼奔豕突各自逃生，原来囚牢已有人杀入。

它眺望着火光和奔窜的人潮，冷笑道：“大康镇今后即使不会好转，也不至于比目前更坏，为了去暴除恶，我不得不开杀戒了。”

他站在内院的院墙上，静静等徐福春出来。突觉人影一闪，一名黑衣人上了左首的院墙，一声怒叱，顺墙顶滑来，劈面就是一刀，“庄稼乱劈柴”拦腰乱砍，声势汹汹。他滑退半步，让刀一闪而过，以奇快的手法拔剑挥出，黑影的右臂随刀飞落，“啊”一声惨号，掉下墙去了。伤人之后，他立即收剑站在墙顶等候。

许久仍不见徐福春外出，他心中忖道：“看样子，他可能已经外出指挥爪牙们拒敌去了，我一味地在这儿守株待兔，岂不失策？”

大火冲天，半边天红光照耀，镇上的人全部出门观火。街上有卫府的人把守，谁也不敢出来救火。

好在徐府的二三十栋房舍与镇街隔了一座大矿场，火不至于蔓延至镇街，镇民乐得袖手旁观，暗中称快。

徐府的火龙筒派不上用场，在自己的宅院岂能使用火器？加以大多数人宿酒未醒，想像得到糟得不可再糟。

中海避开拚命缠杀的人丛，他不愿动手多造杀孽，急急奔掠寻找徐福春。可是，接近至左面的楼房，仍然一无所见。

蓦地，在木材爆裂声中，他清晰地听到北端传来杂乱的蹄声，心中一动，连忙向北追。

出了镇，火光中，不少马匹向郊外沿至西华的大道狂奔。

“好啊！这家伙定然知道大势已去，逃向别墅重整旗鼓去啦，你走得了么？”

巧极，左首一条小巷中，冲出一匹健马，马上的骑士他不陌生，原来是被他痛揍一顿丢出店外的威镇八方王教师爷。

威镇八方这时也看到他了，气虎虎地叫：“姓海的，徐大爷到处找你，只道你被人宰了呢。”

一面叫，马儿急冲而过。中海左手一按鞍后的底部，身躯凌空，右手抓住威镇八方的腰带，笑道着：“下来，阁下。”

威镇八方可真听话，飞离雕鞍抛出两丈外，“砰”一声脑袋撞在墙角上，脑浆外溢。中海抢过绳，马儿四蹄翻飞，向北狂驰。

前面已看到骑影，他加上一鞭，逐渐追近。双方将衔按时，他叫：“喂！大爷目下安在？”

骑士伏鞍狂驰，仅用马鞭向前指，叫：“已先走了，回老龙别墅。”

中海不再问，紧跟着前面的马飞驰。他不知道老龙别墅座落在何处，只好利用这傢伙引路。

老龙别墅距镇北只有三里地，座落在老龙丘的西麓。不消多久，便看到树林中透出的灯光。大道右方岔出一条路，直达林木映掩中的老龙别墅。

这时的老龙别墅如临大敌，外面的围墙高有三丈，门上扯起两盏朱红色的警告灯，墙上人影幢幢，刀枪的闪光比比皆是，沉重的大门半掩，八名劲装大汉高举火把仗刀戒备，检查进入的人马。

两名健马狂奔而至，把门的大汉远远便喝道：“缓下坐骑，谁？”

骑士徐徐勒，高叫道：“我是振声。老五，大爷到了么？”

“刚到一会儿。后面是谁？”

中海扬声叫：“我，大地之龙。”

把守庄门的老五大叫道：“大爷在厅中立等，海师父请进。”

大门至大厅，中间隔了一座庭院。马儿由右面的驰道绕至厅侧下马石停下，中海飞掠下马急趋厅门。

厅门的两廊各有六名劲装大汉把守，厅中灯火通明。踏入大厅，他感到气氛不寻常，有点不大对劲。两旁，八名金刚般的劲装大汉冷然肃立，中间的虎皮交椅上坐着怒火冲天的徐福春，正拍着桌子向九名老少怒吼：“混账！为何查不出来？谁泄露消息的？这几天曾和卫家的人往来，他就有嫌疑，给我查。”

“是！小的当尽力找出线索来。”一名半百年纪的人答。

“老四，人都准备好了吗？”徐福春向一名大汉吼叫。

“即将结束停当，十八金刚全部出动。”大汉躬身答。

“快，老二已缠住他们，支持半个时辰不会有困难，咱们捣他们的龟窝，断他们的退路。”

中海听了许久，心说：“假使他今晚不是得意忘形多喝了俩杯，他会先派人去捣卫家的宅院的。”

可惜我给他来上这么一手，搞昏了他的头，这时再派人断后路，已经来不及了。我何不跟他前往，在半路上擒他？这时他人多势众，不易得手哩！”

他踱向案旁，接口道：“兵贵神速，何不火速前往？”

徐福春一蹦而起；叫道：“你来得正好，镇上怎么了？”

中海摇摇头，苦笑道：“入侵的人大多，而府上的人在下都不认识，杀了几个人之后，在下怕误杀府上的人，只好退出来了。看光景，对方已倾巢而至，唯一的可行办法，便是以牙还牙反击，直捣其穴方可稳操胜券。”

“我本想在镇上将你找到后，立即向卫恶贼的宅院进袭，但现场大乱无法找你，这才赶回来召集人马前往。快！这就走。”

一面说，一面走近，若无其事地伸手去挽中海。

他的神情变化太快，反而引起中海的疑心。中海心中有鬼，怎肯让他的手近身，向侧移开，伸手说：“大爷请。”

徐福春老奸巨滑，也看出中海怀有戒心，挽不着便顺势抬手，金虹疾闪，袖底射出五枚金针，金虹近身，强力绷簧的暴响声亦入耳。

中海已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了重重杀机，早已严加提防，见对方手向上抬，小指屈曲后收，便知不妙，一闪之下，便已闪开五道金虹，危机间不容发。

不等他还击，徐福春已掠出丈外，金针无功，立即撤剑大吼：“海龙，你做的好事。狗东西！你该死一万次。”

十六金刚已一拥入厅，十六把钢刀形成合围，八名老少也各撤兵刃，将中海围在核心。

中海心中凜然，但并不害怕，冷笑道：“徐大爷，好事你已做尽了，也该我做好事啦！”

有说乎？

“囚牢被人先行袭破，谁做的？”徐福春厉声问。

“自然是卫家的人所为。”

“囚牢被袭时，阁下在何处？”

“在楼上雅室，这还用问么？下面囚房所发生的事故，在下并不知道，只怪阁下的房屋建得太坚牢，楼上听不到楼下的动静，能怪我吗？”

“站在内院的墙头杀我的人，难道不是你？”“在下只想保护你的安全，所以站在墙头戒备，谁知那位向在下动刀的人是谁？你总不能叫在下任人宰割吧？”

“哼！强辩知其所穷。你这卑鄙无耻的家伙！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你得了徐某两千五百两聘金却拆我的台，吃里扒外，江湖道容不下你这种可耻的狗东西……”

“且慢信口开河血口喷人。你说，江湖道难道容得下你这种籍仕绅之名，暗底下招纳亡命横行不法的人？怎又容得下你这个暗中下毒迫在下替你卖命的豕狗？”

“说，到底你想不想活，愿不愿替我效死？”

“在下想活，所以找你要解药，你下毒在先，怪不得在下不替你卖命。拿来！”

徐福春钢牙锉得格支支地怪响，神情狞恶已极，厉声说：“本来尚可让你多活十来天，但徐某已等不及了，先杀为快，今晚誓必将你锉骨扬灰。”

“不见得。少废话，拿解药来。”中海却毫不在乎地说。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厅中有二十四个人之多，无一不是可力搏虎豹的好汉，你认为是否会有活命的机会？”

中海扫了四周的好汉一眼，冷冷地说：“唔！全都是可力搏虎豹的高手，真的么？”

“你马上可知道。”

“一群土鸡瓦狗而已，根本不成气候。”中海冷笑着说。

他的话太狂，立即激起公愤。一名大汉一声虎吼，突然急冲而上，钢刀一闪，“力劈华山”疯狂进招。

中海直待对方近身，钢刀下落，方突然从刀光左侧切入，光华一闪，两人错肩而过。

大汉刹不住脚，直冲出丈外，脚下突然凌乱，上身向上一挺，踉跄止步，想转身，却“啊”一声惨叫，“当”一声钢刀坠地，然后身躯向左一扭，旋了半周一头撞倒在血泊中抽搐。地上血迹斑斑，他的左肋裂开一条横缝，骨折肉开，大小肠齐向外挤。

中海离开原地不足四尺，身形微挫，剑诀平置胸前，右手握剑靶置于剑诀外，剑身平举，尖锋指向左后方，凝立如渊停岳峙，脸已平静点尘不惊，仅虎目中神光似电，盯视着剑诀的指尖，对身后倒地的事，浑如未觉。

大厅中突然鸦雀无声，空气像是凝结了，冷意笼罩在每个人的四周，这一记快速绝伦的雷霆一击似乎已将四周的人震麻木了。

久久，濒死的大汉传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大厅方开始有生气，奔出两名大汉，将重伤的人急急抬入内堂。

中海徐徐站直身躯，低沉地说：“世间真正不怕死的人，少之又少。大丈夫视死如归，那是他认为以死所换取的代价是值得的。行侠仗义而死，死得光荣，死得光彩，纵死亦可含笑九泉。诸位，你们的死为什么？诸位的父母费尽心血哺养你们成人，你们却甘心为虎作伥，助这么个无法无天的真恶

贼鱼肉小民，横行不法，甘心辜负大好头颅么？回头是岸，诸位，珍惜你们的万金之躯，死于不义，九泉难以见先人于地下，死后也落得臭名永传。走吧，希望日后咱们以朋友的身份相见。”

一名大汉哼了一声，吼道：“你不也是为了两千五百两银子，才投身徐府做打手的么？你这也叫做行侠仗义么？别他妈的说的比唱的好听了。”

中海一字一吐地说：“两千五百两银子，将是太康镇被徐卫两家迫死的人的恤金。我大地之龙一生之中，不仅不要不义之财，连朋友的周济也不轻于接受。在下行踪遍及半壁江山，各位可以在所经处详查，看看是否有过不义的行径。”

“那么，你是无意中插手管闲事的人了？”

“无所谓闲事。除恶去暴，义不容辞。徐卫两家一日不离开太康镇，在下决不放手甘休。”

大汉收了刀，扭头便走，头也不回地出厅去了。接着，陆续走了十二个人。

徐福春鬼精灵，一看大事不好，闪电似的掠入内厅而去，一闪不见。

中海奋起急追，叫遁：“你走得了么？”

六名大汉突然截出，三剑三刀齐伸挡住去路。

中海站住了，虎目中神光炯炯，吁口长气说：“好吧，在下只好开杀戒了。”

他的剑向前缓缓伸出，剑诀徐引。

六大汉盯了他一眼，其中之一说：“宁教徐大爷不仁，不可令我等不义。咱们冒死阻阁下一阻，仁义已尽，徐大爷该已获得逃生的机会了。山长水远，后会有期。”

说完，六人收刀出厅而去。中海目送众人离去，方追入内堂。不久，他跃登瓦面，凝神倾听四周的动静。

老龙别墅并不大，只有四栋楼房，四周有三丈高的护墙，有前后两座门。前面一群好汉相继乘坐骑离去，后门闭得死死地。

他想：“如果躲在屋内，委实难以搜寻。这恶贼如果聪明，他会独自逃命的，躲在屋内，委实得提防纵火哩！”

蓦地，东南角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大爷，带我走！”

接着，一个黑影奔向护墙。

他本能地想追，但心中一动，忖道：“叫声毫无惊惶的感觉，恶贼怎会让女人缠住？我可不上这个当。”

他的目光离开了爬墙的黑影，扭头向西南角看去。一个黑影突然飞升上墙，不由级道向上爬，身法迅捷。他不加思索，立加狂追。

徐福春做梦也没想到巧安排落空，调虎离山计骗不了中海，满以为逃脱了众叛亲离的老龙别墅，老命保住啦！跃下护墙，拚命狂奔，想逃回太康镇再作打算。

太康镇徐府大火冲天，满天红光，人在明亮的火光下逃走，半里外便可看到。

窜入路旁的一座树林，他想由路左的小河左岸隐身遁走，道路不宜行走，怕被路上的人发现。出了林，小河已在眼前，河岸枯草丛生，光秃秃的柳树迎风款摆，发出轻微的响声。

他像惊兔般窜向一株柳树下，相距还有五六步，树下的草丛中，幽灵

似的升起一个鬼影，熟悉的噪音震耳传来：“才来呀？阁下。”

他不由得惊得毛发直竖，浑身发紧，不管三七二十一，左手急伸，梅花弩筒的金针向鬼影射去，扭头便跑。

还未奔回树林，眼前鬼影又现，语音又响，道：“拿解药来，换你的命，你还舍不得么？”

他一声怒吼，拔剑凶猛地扎出。

“铮铮！”龙吟震耳，火星飞溅，他感到虎口欲裂，凶猛的反震力将他手臂震得一阵酸麻，剑向外荡，身不由己被带得向侧飘。眼前光华耀目，追电剑正指向他的胸口，冷叱入耳：“丢剑，真要逼在下杀你么？”

他咬牙切齿飞退，挥剑急封，一面怒吼：“我跟你拚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铮铮！”双剑接触，中海的沉叱似电雷般响起：“撒手！”

“嗤”一声轻啸，他感到右臂一麻，虎口一震，倒翻滚着飞出三丈外去了。澈骨奇寒的剑尖，第二次光临他的胸口，但见光华一闪，胸前一凉，胸襟斜开了一条裂缝，凉凉地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拿解药来，不然你得死。”中海沉喝。

他突然哈哈狂笑，厉恶地说：“晚了，解药在镇上内院的药柜内，来不及带出，恐怕已经被火烧光了，要重新配炼，需时三月。哈哈！杀了我你同样得死，黄泉路上咱们也好做伴，下手吧！绑下，请！”

中海感到心中一凉，切齿叫：“你说谎！”“嗤”一声轻响，先华一闪，徐福春左颊开了口，鲜血涔涔而下。

“哈哈！吓不倒我姓徐的，你死定了。”徐福春恶意地叫，不理睬颊伤。

中海一咬牙，光华疾吐疾吞，连点两剑，第一剑刺入徐福春的右肩关节，筋断臂垂。第二剑刺入左胯骨关节，大筋与胴筋齐断。

徐福春狂号着跌倒，仰天厉嘶，狂叫道：“杀了我，杀...了.....我...：”中海收了剑，冷冷地说：“废欲一臂一腿，让你下半世好好反省。”

“不！不！要就给我一剑，不然就救.....救命啊！”

徐福春的叫声凄厉刺耳，中海却大踏步离开了。叫声久久方绝，东方天际已现曙光。第二天，有人发现徐福春的尸体倒在一株大树下，是脑袋触树自杀的。

一早，街北徐府仍在火海中，火场四周血肉横飞，尸体零落地散布在各地。街南，卫府的院子摆了二十七具尸体，那是昨晚狠拚中被杀死的府中的高手。这一晚，徐府固然被夷平，徐府的人烟消云散，而卫府也同样地损失惨重，精兵尽失，死了二十七名高手，伤的更多。

红日刚爬上东方的地平线，街两旁早已嘈杂骚动，居民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观看卫府的人来来往往找寻负伤走失的爪牙。

平安客栈前的栓马桩旁，店伙计正在整理一匹健马的鞍辔。店门“吱呀呀”徐徐打开，穿天蓝色劲服着披风挂了剑的中海出现在门口，手中抓了一个珠宝箱。身后，四名店伙抬着两个盛银子的皮鞞子。

街两旁的居民，吃惊的注视着他，人声渐止。

他走到马旁，先向备马的店伙道劳，接过绳，将珠宝箱交到店伙手中，大声说：“劳驾诸位，将珠宝箱和银鞞抬到关王庙，去请本镇的主事大爷与各位亲邻一并前来，在下有话交待。我先到卫府走走，希望转来时各位亲邻已经到了。”

说完，扳鞍上马。街上走动的卫府爪牙大吃一惊，纷纷由街南狂奔报信去了。

“的答！的答！的答……”蹄击徐响，一人一骑向街南徐来。后面跟了一大群看热闹的居民，潮水般向街南涌。

卫府的老弱残兵们，在大门两列助阵。卫振明左手用伤巾吊在脖子上，右手提剑，与九名老少站在阶上严阵以待。

“泼刺刺……”马儿在广场四周先奔驰一周，然后向阶前驰来。马上的中海冲卫振明淡淡一笑，勒住了坐骑。

## 第十五章

卫府已经精英尽失，卫振明听爪牙们报说中海仍然住在平安客栈，这时正乘马前来找他，不由大惊失色，立即召集还可派用场的人在门外严阵以待。

中海在阶下勒住坐骑，根本不在意两侧爪牙们的诸葛连弩，安坐鞍桥沉声向上叫：“卫振明，能听得进在下的忠告么？”

卫振明脸色铁青，愤然地叫：“咱们无话可说，除了放手一拚之外，没有人要听你的话。”

“你要听的，阁下。你知道你目下的处境是如何凶险么？”

“你无奈我何。”

“在下不是指今天，而是指以后，徐福春是龙虎风云会的会友，你知不知道？”

“甚么？你……”卫振明大吃一惊，如遭五雷轰顶，脚下一软，几乎惊倒。

“难怪，就因为你不知道，所以昨晚才烧他的府第，杀他的人，他本来在下月要到湖广听候差遣被你这一闹，阁下，你的乱子闹大了。”

“你……你胡……胡说！”卫振明用不像是人的声音叫，脸色泛灰，生像是死人面孔一般。

中海兜转马头，扭头冷笑道：“信不信由你，反正在下已经告诉你了，如果我是你，即使不立刻逃命，至迟也得在一个时辰之内逃出十里之外，决不会愚蠢得在这儿等待死神的召唤，让龙虎风云会杀个鸡犬不留，时辰不多，阁下好好准备吧，再见。”

“且慢！你……你怎么知道徐福春是……龙……龙虎……”

中海将金云玉版副令取出来扬了扬，重行收入说：“阁下大概没有见过龙虎风云会的金云玉版令这就是，假使你立即派人将黄金千两送到关王庙，在下任由阁下携家带小尽速逃生，但必须在他会友赶到之前离开，慢了恕不负责，如果黄金不立即派人送来，你得偿还昨晚的血债。”

说完，马儿四蹄奔飞，冲出广场去了。

卫振明当然没有见过金云玉版令，不由他不信，片刻之后，卫家鸡飞狗走，马和车全装上了值钱物品，车辘辘，马萧萧，各奔前程四散逃命，一千两黄金，在众人逃离之前，已经送到了关王庙前了。

此后，太康镇卫家的所有宅院，在岁月如流中逐渐崩圯，卫家的子孙永远不见回来整理家园，各地卫家所经营的盐茶行业，几乎在一天中全部关门大吉。卫振明一家子，不知逃到何处去了，也许在天涯，也许在海角，反正没有人再见过这位财势显赫的卫大爷。

中海将珍宝金银交给镇上的主事，要他们转赠给那些曾被徐卫两家迫害的人，救济贫苦，然后策马驰向东面大道，直奔老龙丘，在镇民鸣炮欢送之下绝尘而去。

三里余到老龙丘下，他向右一折，远远地，便看到丘下凋林中，有两栋茅舍，马儿穿林踏草而行向茅舍徐徐驰去。

茅台中似乎没有人，后面的羊栏也不见羊群，柴门紧闭，两条大黄狗远远地便汪汪狂吠。

他在门外下马，将绳系在树枝上，走向柴门。

柴门悄然而开，奔出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人，清秀的脸蛋上泛着天真的笑容，上前笑道：“龙大哥，爷爷算定你必定会来，欢迎。”

中海含笑将少年挽住，笑道：“你爷爷昨晚定到镇上去了，小弟弟，我猜，你也去了，对不对？”少年人脸蛋一红，笑道：“去是去了，但不敢动手。”

“我想，你们一定暗中帮了我的大忙。”

“爷爷不能动手，连高来高去也感吃力，不然昨晚我们也和他们一拚，龙大哥，爷爷说你太大意了，你离开囚牢后不久，便来了两个巡查的恶贼……”

“哦！谢谢你们，你们把那两个家伙解决了？”

“爷爷用不上劲，袖手旁观，我给了他们两颗飞蝗石，打昏了让他们在阴沟里快活。”

“茅舍中传来了邹老人爽朗的笑声，叫道：“哲儿，还不请龙大侠进来入席？”

少年拉着中海往里走，一面说：“龙大哥，我叫小哲，你可不可以叫我小弟？”

“当然可以，兄弟相称有何不可，只怕愚兄高攀了哩！”

邹老人出现在门中，身侧跟着一个白发如银的老太婆，两人含笑相迎。

中海长揖为礼，含笑道：“老爷子，小可幸不辱命，只是有事在身急需上道，故特专程前来听老爷子前往镇中善后……”

邹老人挽了他的手往里走，抢着说：“哥儿；不是老朽推托，隐世避仇的人一旦重管尘俗纷扰，必将自陷死境，何况我已不能再和人争强斗胜了。”

进了厅，厅中宴席已备，邹老人向老太婆伸手引见道：“龙哥儿，这是老朽的老伴，哲儿是老朽的孙儿。”

中海向老太婆行礼，恭敬地说：“婆婆万安，小可来得鲁莽，婆婆尚请多赐教益。”

老太婆笑得爽朗，说：“龙哥儿客气了，老身对内外功拳剑等一窍不通，老头子倒希望为哥儿效劳，有事你可以请教他，哥儿侠胆慈心，而且胆识过人，两天来伤人而不杀人，挑动二虎相争而两败俱伤，轻而易举地替太康镇除去了心腹大患，大快人心，可敬可佩，特备水酒为哥儿道劳，请上坐，哲儿，上香茗。”

中海怎肯入座，他还得赶路呢，摇手道：“婆婆，不是小可矫情，委实

有急事在身，必需赶路，盛情心领了。”

邹老人见他挽至主客位旁，笑道：“龙哥儿，你的事并不急，坐下啦！”

中海不肯坐，诚恳地说：“老爷子，在下的事十万火急，关系……”

“关系着武林大劫，是么？”邹老人打断他的话。

“不猜，确是……”

“放心啦！施姑娘在许州还有几天逗留，小襄王……”

邹老人向东厢房招手，叫道：“若丫头，还不出来拜谢龙哥儿的救命大恩？”

厢房门悄然拉开，西面院门也拉开了，银凤、分水犀几乎同时由两侧进入厅堂，两人同时下拜。

“恩公，义薄云天，不念旧恶仗义援手，恩比天高，请受妾身一拜。”银凤感激地说，盈盈拜了下去。

中海恍然大悟，闪在一旁伸手虚引，急急地说：“不敢当，两位请起。”

邹老人将他按在椅上坐了，笑道：“哥儿，你是不是感到奇怪？”

“小可确是迷糊了。”中海点头答。

“说穿了便不足为奇了，禹姑娘的父亲洞庭王受艺衡山南岳处士温庭芳，而南岳处士与老朽有过命交情……”

“老爷子是……”

“老朽早年的匪号叫飞江剑客，四十岁以上的江湖朋友大多不会陌生，算起来，老朽与长春子三大高手还是同辈的人，只不过老朽的名号没有他们响亮而已，老朽负创隐世，仍与南岳处士互通音讯三年两载中，必定聚首一段时日，那时，洞庭王还是一个少年人呢，二十年前，老友南岳处士遽归道山，洞庭王便在江湖闯荡，他很有出息，可惜路走错了，成了水旱绿林的领袖人物，因此，老朽不许他到舍下打扰清静。后来，我发现他虽是绿林大豪，倒还有出息，恪守绿林规矩，劫富济贫不逾越，所以，我告诉他，如果有困难，方可前来找我，这次洞庭水寨被玉麒麟成君玉里应外合攻破，他目下正在布署反袭的实力，筹划应付龙虎风云会的大计，不能抽身前来，却遣丫头前来找我，丫头地头不熟，在太康镇落店，几乎断送在那儿，我不知道洞庭王已有了子女，事实上我的确早已和江湖断绝了一切往来，如果你不是适逢其会地救了她，老朽岂不是抱恨终生，咱们先喝两杯，再将你的事详加说明。”

哲儿把盏，酒过三巡，邹老人往下说：“小犬目下在开封府经营皮货生意，倒还兴旺，由于我的老伴坚决反对犬子重蹈老朽的覆辙，不许他做江湖人，因此一意经商，成为殷实的皮货商，但我这小孙儿却不甘寂寞，从小便喜欢和开封府的汁梁镖局的伙计们鬼混，因此对江湖见闻甚是广博，昨天他从开封回来，对天玄剑的女公子施素素的行踪知之甚详，她在许州有几天逗留，极可能敦请她父亲的故有八爪苍龙丘重出江湖，所以你用不着急于上路。”

中海略一沉吟说：“老爷，小可想劳驾小弟跑一趟许州，尚请俯允。”

“跑一趟许州？”邹老人讶然问。

“是的，到许州找到施姑娘示警，要她严加提防，小可必须及早南下，无法亲自跑一趟。”

小哲摇摇头说：“大哥，不是我推辞。汁梁镖局的人，都知道八爪苍龙隐居在许州，江湖上的人想找他的人为数不少，但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何处隐居，除了他的少数知交之外，外人根本不知道他的住处，大哥，即使你

亲自跑一趟，也不可能将施姑娘找到。”

银凤也接口道：“龙恩公，施姑娘行踪飘忽，且为人聪明机警，我想，她会得到消息及早趋避的希望她能逢凶化吉，不要落在恶贼们的手中。”

小哲摇头道：“禹姐姐，恐怕你低估了龙虎风云会了，这次该会的人安排得十分周到，开封的武林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呢，禹姐姐你从汝宁来，而且和该会的人纠缠，所以知道小襄王的阴谋诡计，汝宁以北的人怎会知道呢，我敢打赌，施姑娘决不知道小襄王在汝宁布下埋伏要算计他。”

银凤呆了一呆，向中海道：“龙恩公……”

“禹姑娘，请别再将恩公两字挂在口边好不，如不见弃，叫我中海好了。”中海笑着接口。

银凤低下螭首，幽幽地说：“我并不是个不知感恩的人，怎敢放肆？这次找到邹爷爷，爷爷告诉我说你是龙中海，我惭愧死了，半年前，家姐在甘凉道多有得罪，恩公却以德报怨在秦岭道中，冒万险将她从小襄王手中救出，两月前在福建，我又……”

“禹姑娘这些过去的事，还提它则甚？”

邹老人接口道：“丫头，这样好不，你何不跟小哲叫龙哥儿一声大哥，目下江湖大劫已临，你爹敢于和龙虎风云会相抗，极为难得，而龙哥儿又是铁铮铮的侠义英雄，也敢于和龙虎风云会叫阵，你爹日后仰仗龙哥见之处尚多，不必过于拘束，拘束反而生分，是么？”

“那……那……”

中海神色一正，接口道：“禹姑娘，令尊对麒麟山庄是否熟悉？”

一直缄默不语的分水犀笑道：“龙老弟，麒麟山庄的一草一木，我了如指掌，怎样？”

“我要深入虎穴；想仰仗兄台鼎力相助。”

“什么？你……”众人皆俱失声惊叫。

中海干了一杯酒，凛然地说：“龙虎风云会的秘密，我尽知其详，但事关机密，而且说起来也难以令人置信，打击该会揭发该会阴谋的时机尚未成熟，恕我暂行守秘，总之，目下几位高手名宿已在全力奔走，联络天下群雄共襄义举，我人微言轻，不足负此大任，而且血仇在身，因此必须打入龙虎风云会卧底……”

他将在平邱集的事概略说了，取出金云玉版副令让众人传观。

邹老人跌脚道：“糟！你在这儿管了太康镇的事，杀了六盘疯道，你还敢到麒麟山庄自投虎口？”

“小可用的是大地之龙名号……”

“哥儿，你认为龙虎风云会的人全是草包么，你千万……”

“但小可势在必行，凶险何足惧哉？”中海豪放地说。

“那怎么行，这……这不啻自投罗网，你这样做太不值得了！”邹老人声色俱厉地叫。

中海不在乎说：“戮杀小可父母的凶手藏在龙虎风云会中，除非身入虎穴别无他途，小可也知麒麟山庄凶险，因此希望获得广兄的鼎力相救助。”

分水犀拍拍胸膛，不加思索地说：“老弟，水里火里，但请吩咐一声，广某万死不辞。”

“小可单身深入，只需广兄将山庄的概略形势明示。”

“兄弟返回洞庭后，即率人在山庄附近策应，防范于未然，老弟认为妥

当么？”

“小可先谢谢广兄，并请稟明洞庭王，时机未至，千万不可妄自行动自耗实力，宜养精蓄锐，谋而后动，同时，希望广兄知会朋友们一声，传出四绝秀士路老前辈已出现江湖的消息……”

“什么？这……这……”分水犀惊问。

“这消息如果传出，将可挽救不少英雄豪杰的性命，怎奈事关机密，恕小可不能将详情见告。”

“好，兄弟遵命。”

中海放下杯筷，说：“时候不早，小可必须告辞了……”

邹老人一把挽住他，急问：“哥儿，你怎么这就要走，施姑娘恐怕还没到许州呢！”

中海苦笑，无可奈何地说：“小可必须前往许州一行，不能坐等施姑娘到来，因小可必须在十四日之内找除体内奇毒。”

“你体内有奇毒？”

“是的，昨晚一时大意，被徐贼所算，在如意凤肝中下了朔望散，半月内如无解药，将毒发而死“我的天！”分水犀惊叫。

邹老人倒抽一口凉气，倏然站起道：“糟！那畜生的朔望散十分歹毒，如无他所配的独门解药，危矣！咱们分头找他，我与龙哥儿到他的老龙别墅。”

“晚了。”中海苦笑道，稍顿又说：“解药已被焚毁，配药须三月之久……”继而将迫徐福春的事说了。

“那……那……哥儿，你如何打算？”

“小可去找回春居士丘宪老前辈讨解药。”

邹婆婆笑道：“八爪苍龙丘，与回春居士是同堂兄弟，哥儿，还是多等几天，在西平要道上等到施姑娘，她会告诉你回春居士的隐居处所，岂不胜似乱打乱撞，你到许州，你一定能找到施姑娘的呀！”

“龙大哥，过两天我和广叔伤势稍轻，一同到西平等候施姑娘，这样可好？”银凤满怀希冀地说道。

“人多了反而不易守秘，姑娘的盛意，在下心领了。”中海客气地拒绝了，看银凤神色幽怨，只好又说：“你的掌伤不是三五天之内可以养好的，我替你和广兄开张疏血培元的药方，大概十天之内可以复原，你还是在邹老爷子这儿好好调养一番才是，不然日后便不易根除内伤之源，拖得大久。”

邹老人也说：“丫头，你确是不可再事操劳了，等拖到了我这种地步，后悔就来不及啦，小哲明天启程北上，要他爹立即将我早年的好友请至洞庭助令尊一臂之力，你和广老弟在这儿养伤。”

“爷爷，哲儿要和龙大哥去找施姑娘。”小哲噘着小嘴叫。

“不行，龙哥儿要这儿逗留三二天。”邹老人说。

“小可还是到许州好些。”中海迟疑地说，稍顿又道：“难在小可不能久等，又不能不等，万一施姑娘落在小襄王之手，挟她为人质胁迫天玄剑就范，大事休矣！”

邹老人沉吟着说：“你放心，许州以北安全得很，小襄王既然在汝宁的要道设伏，有的是机会，这三天中，我和你走一趟西平。”

“走一趟西平，为什么？”中海讶然问。

“你的剑光华太过，遇上识货的高手，便不会和你正面交锋，便会失去神剑威力，有等于无，如果我老眼不花你这把定是追电神剑，那是大宋皇朝

时代；长春真人丘处机仗以出塞，随元朝皇帝远征西域扬威天下的神物。”

中海将剑解下，呈上说：“剑名确是追电，但却不知是不是长春真人之物。”

邹老人拔剑细察良久，点头道：“确是这把神剑，不仅可断金切玉，且可辟妖邪，如果被宇内三大高手中的长春子老道发现，你的处境便很危险，长春真人共有三把神剑，他的四大弟子在真人仙逝之后，谁也不知神剑落在何方，目下的长春子自认是长春真人的直系传人，此事大有疑问，岂有后辈徒孙也沿用师祖的名号之理，但他自认是长春真人的传人，谁去管他呢，因此，我和你走一起西平，西平的龙泉溪旁，有一座龙泉古井，剑在泉中浸上十二个时辰，再用县西棠溪村的剑潭底部紫泥煮上一个时辰，剑上的光华立敛，外表略带紫黑色，而剑的威力却丝毫不灭，便可以引人上当毫无戒心地送死了，同时，这三天中，老朽愿以练气绝学两仪心诀相赠。”

中海一怔，说：“小可闯荡江湖，披星戴月，四海奔波，无暇苦练，再说，小可何德何能，岂敢受老爷子的厚赐，老爷子的盛情，小可只能心领了。”

邹老人淡淡一笑，慎重地说：“老朽这种心法，没有气功根底的不能练，天资不佳的人不会练，没有大恒心和没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练，连我那犬子也毫无所成，看来，我这种奇学可能成了绝学了，多年来，老朽都在物色有根基且有侠胆慈心的人以便倾囊相授，看看是否真的成为绝学后继无人老朽双目不育，认为你定能将这种刚柔并济的奇学发扬光大，两仪心诀练成不易，但如果能克服困难冲破练气术的守旧藩篱，进境必将十分惊人，百日之期便可有成，刚柔并济，收发由心，威力奇大，我只能将心诀和练法告诉你，是否能够成功，只有问你自己了。”

中海困惑地说：“气功练至炉火纯青之境后，非但可以益寿延年，百病不侵，更可令经回春，而老爷子……”

邹老人呵呵笑，接口道：“老实告诉你，我也没练成。”

“老爷子也没练成……”中海吃惊而困惑地叫。

“是的，没练成，这心诀我得来太晚，而我那时已是半百年纪了。”

“那……那怎能证明这种气功是了不起的奇学？”

“你记得本朝开国时，与武当的祖师爷张三丰相交最深的人是谁么？”

“开国时有两个人，一个是疯子周颠，一是铁冠道人，后期是峨嵋伏虎寺的……”

“不提以后，只说周颠，他向太祖高皇帝告太平，游戏风尘佯狂玩世，功成逃世遁迹庐山，不知所终，你该知道太祖高皇帝是怎样对付他的事迹么？没江、火焚、囚禁、绝其食一月，他居然毫发无伤，这件事决不是空穴来风，太祖高皇帝御笔亲撰的周颠传，以及御笔所书留在庐山的周仙碑说得明明白白。”

“这种两仪心诀难道与周仙有关？”中海问。

“是的，不但有关，而且是他留在尘世的手泽。那年我在庐山攀登紫霄峰石室，寻觅传说中的禹王神经，后面也有人垂绳下室，原来是极少在江湖走动的电剑童大嫂，我俩在禹王神经前审视那些自古以来无人认得的怪经文，一窍不通，却在上面的一座巨石壁上，发现了周仙所留下的真迹，题名是两仪心诀，留待有缘。当时，童大嫂和我在石室中苦参，三日后，童大嫂一笑而别，她认为是后人故意愚弄世人的玩意，不值一晒，天地间武艺分大致内外二途，练气虽是内功，其实也分为两派，一走刚猛，一趋阴柔，决难

冶刚柔于一炉，两仪心诀刚柔并济，显然是欺人之谈，决非周仙的真跋，不屑一练，可惜我年事已高，想练也无能为力，但我可保证，如果找到能不怕困难而且天资特异的人，我相信可以练成，那是你的事，咱们酒已足，哲儿，盛饭来，然后将龙哥儿的马藏好，晚间爷爷和龙哥儿到西平。”

初更时分，一老一少取道奔向西平。

第三天，中海一骑先到西平，然后徐徐南下，他换了一身最令人讨厌的深紫色劲装，追电剑光华已敛，剑身泛着深紫色的光芒，像是一把古老的紫铜剑，毫不起眼，比常剑窄而具有弹性，看不见锋芒，他腰带上的飞刀，仍是银光闪闪。

南下的官道宽阔，车马络绎于途，这是到湖广的大道，南下的人必须经过这条路，走了一天，他只走了三十里，沿途留意经过的每一个可疑人物，但却一无所获。

第五天，他在遂平落店，眼看又过了一天，他心中暗暗焦急。

遂平下行有两条路，东南到府城，南下确山，人必须在这儿等候施姑娘，谁知道施姑娘要走那一条路。

确山原属信州管辖，上月复划归汝宁府。确山县的人大事庆祝，因此，往来的商旅似乎平空多了不少人，这些人中，龙虎风云会的人占了不少份量，中海逗留在遂平，不知道确山所发生的任何事故。

北门城内靠近城门口的高陞栈，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老店，占地甚广，前面的广场可停放十余部大车，店的外围有长廊，廊柱加了外栏，可以拴马，廊内设有十来张长橙，坐在前廊可以监视着出入城门的行旅，但本县有四乡，由四乡入城的人甚多，在城门口守株待兔不是办法，他必须走远些。

一早，他告诉店家说要出外公干，晚问方可回店，要店伙小心照料行李，策马出了北门，五里地有一座建在路右的五里亭，这是送客的所在，也是进城最后一次歇脚的地方。亭后是一座树林，路对面两里地有一座小村寨，他将马儿的嚼环卸下，赶至林侧的草坪中，提着食物包折回亭中，静静坐着等候。

红日高照下秋高气爽，这两天不见云影，是秋末难得的好天气，天气晴和，晚间的凝霜反而结得特别厚，林野中银光闪闪，在朝阳映照下，蒸气朦胧，浓霜渐渐溶解，寒气袭人。

他内穿紫色劲装，外罩青夹袄，头上挽发而不带冠，也没束包头，只用青发结绾住发结，脚下穿的快靴，脸色红润，剑眉虎目，显得英气勃勃，健壮如狮，他的剑用青布卷了，掂在手上，站在亭上向北眺望。

道上几乎全是北行的商旅，南来的少之又少，即使有三两个人匆匆而过，也是从乡间进城售土产的乡民，没有任何岔眼的人物。

他捺下心中的焦躁，在亭栏的砖凳上坐下，自语道：“即使昼夜兼程赶往九宫山，也需五天左右已经过了六天，找回春居士讨解药的时辰不多了，假使这两天等不到施姑娘，我是否撒手不管一走了之呢？”

“不能？”他替自己回答，叹口气又说：“施姑娘的安全，关乎整个武林的安全，万一她被小襄王所擒，天玄剑父女情深，必定被龙虎风云会所胁迫，大事去矣！无论如何，我等冒险等候，这两天如果等不到，我只好放弃进入麒麟山庄的大计，和小襄王一决雌雄，闹将起来，施姑娘定然可以闻警及早趋避了。”

世间不如意常常十之八九，往往决定进行的事，会无端生出不少波折，

不易顺利完成，或者被迫改变计划。

他计划冒险进入麒麟山庄，打入龙虎风云会，找到双头蛇迫问他陷害他流役边寨，屠杀双亲的主凶，如意算盘打得不够精，原因是他没想到利用朋友，只能独力去行事。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怎能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和实力雄厚、组织严密的龙虎风云会相抗衡，但他毫不气馁，无畏无惧地勇往迈进。

将近辰牌未，远远地，县城方面驰来五匹健马，狂风似的卷到，蹄声如雷。

他定神看去，心说：“唔！是五个江湖人，不知是何来路。”

蹄声骤止，五匹马到了亭前，五名黑衣骑士飞跃下马，由一名骑士将五匹马牵至亭左的树林中系好，另四名骑士已经进入亭子。

五骑士人生得雄壮，只是满脸横肉，像貌粗犷凶猛，穿黑劲装，外面加了一件羔皮背心，腰悬单刀，挂了百宝囊，骠悍之气毕露无遗。

第一眼见暴眼骑士踏入亭中，瞥了一眼中海，向第二名虬须骑士说：“二弟，把这家伙赶出去可好。”

虬须骑士应喏一声，走近中海拉开大嗓门叫：“喂！小子，你听见没有，爷要在这儿办事，滚出去。”

中海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徐徐站起，扫了众人一眼，将剑囊挟在腋下，懒洋洋地出亭，在亭侧的树下坐了，食物包和剑囊放在身旁，倚坐着假寐，定神倾听五骑士谈话。

五骑士有眼不识泰山，他们无法看到中海的夹袄内所藏插飞刀的皮护腰，更不知青布包里藏着剑，赶走了中海，五个人占据了五里亭，团团坐下，打开带来的食物包，将五个酒葫芦和肉脯、爆蚕豆、五香豆、花生等下酒物摊放在亭桌上，一面吃喝，一面向北眺望，打开了话匣子。

暴眼骑士咕噜噜灌了几口酒，嚼了一条烤兔腿，用不高不低的嗓音说：“咱们兄弟被派来打头阵必须仔细些，黑旗令主的人在县城监视，咱们如果让鱼儿漏了网，岂不灭了咱们汝州五霸的威风，所以必须认真些，免得走了眼丢人。”

虬须骑士接口道：“大哥，如果咱们发现了正点子，可不可以动手擒下，大功一件哩？”

暴眼骑士摇摇头，正色道：“那怎么行，如果发现，咱们只负责飞骑传书，其他一概不问，不能自找麻烦。”

“难道说，咱们汝州五霸只配做飞骑传书的走卒，五霸联手，武林一流高手照样可以打听，未免大小觑咱们兄弟了。”另一名缺了门牙的骑士愤然地叫。

“三弟，稍安勿躁。”暴眼大哥平静地说，稍顿又道：“如果咱们五霸足以应付，还待出动所有的人做什？千万不可乱了步骤，妄自称雄有百害而无一利，抓不到正点子不打紧，打草惊蛇被正点子知警溜跑，咱们吃不消兜着走，也许会送掉老命，划不来，老三，丢掉你的怪念头，少废话。”

“好，不说就拉倒，不过，把咱们当小跑腿差遣，可真不是滋味。”缺门牙老三嘀咕地说着，神色愤然。

第四名骑士左颊有一道三寸长的疤痕，粗眉深锁地说：“许州的弟兄尚未派人前来禀报，咱们是不是来早了些呢，难道说，正点子还没有消息么？”

“有消息还用得着劳师动众么，那家伙神出鬼没不可轻视哩！”最后一名

吊客眉骑士接口。

暴眼大哥用手向北一指，说：“来了一辆大车，留心些儿，大概是来自开封府中原车马店的长途客车，南下的第一批客人到了。”

倚坐在树根下假寐的中海不住忖道：“汝州五霸结义五兄弟，在武林中小有名望，怎么做起跑腿的人来了，他们的主子是谁？”

他对武林动态十分陌生，找不出答案，只好静观其变，半闭着眼睛留意着五霸的举动，他认为施姑娘可能易了男装，决不会乘车南下，所以对往来的车辆毫不注意。

车声辘辘，越走越近，确是中原车马店的长程客车，两侧开窗，车后设门，轴向两侧伸出，单车辕特长，有两段辕扣，所以可驭四匹马，单车座位相当高，两个赶车的伙计挥动着长鞭，四匹健马轻快地奔驰，轮声隆隆，近了。

亭中五骑士出到路中，一字儿排开，暴眼大哥高扬马鞭，舌绽春雷地大吼道：“停车检查。”

马车徐徐地停下来，车座上的赶车把式含笑道：“诸位爷们有何见教？”

暴眼大哥掏出一块锡腰牌扬了扬，也不管对方是否看清便纳回腰中，说：“咱们是巡检司的巡捕奉命缉拿要犯，叫乘客下车。”

遂平地当往来要冲，治安素称良好，并不曾设有巡检司检查行旅，赶车的人岂有不知之理，赶车伙计一怔，问：“诸位爷是那一个巡司的……”

“废话！下车！不然治你个妨碍公务之罪。”

跋车大汉见状只好乖乖地插上长鞭挂上，一跃下马，疾趋车后放下踏板，拉开车门陪笑道：“诸位客官请下车，巡检司的官兵要缉拿要犯，委曲诸位一下，请下车。”

车厢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女眷，中间用木板隔开，留了一扇门，这是长程客车必须设有的隔厢，便于分隔男女客人，后段是男乘客，全都迷惑地携带着小包里下车接受不速之客的检查，女乘客瑟缩在车中，她们不下车。

汝州五霸在五名男旅客前后仔细用目光搜视，五个旅客全是中年人，没有任何岔眼之处。

“女客也下来。”暴眼大哥怪叫，声如打雷，嗓门奇大，语气凶暴。

四名女客跌跌撞撞地鱼贯而下，两名穿着素的中年妇人，一个老太婆，一个年方二八的小村姑小村姑花帕包头，穿两截夹花衫，弓鞋长仅三寸，怯生生地躲在老太婆身后，清秀的脸蛋上泛着惊恐的神情，像一头受惊的小鹿，手中挽了一个小包里，神情惹人爱，发育匀称的身材，令男人看了怦然心动。

暴眼大哥双目精光四射，先在两个中年妇人浑身上下狠狠地打量，蓦地伸手扣住一名妇人，另一个大指头在女人眼角一抹。

中年女人失声惊叫，极力挣扎。

一名中年人愤怒地抢出，怒叫道：“岂有此理！清平世界……”

“住口！退回去！你想死不成？”虬须老二大吼，手按着刀把逼上。

中年人惊得脸色发白，恐惧地后退。

暴眼大哥的手指放开，女人眼角的笑纹恢复原状，这证明她不是经过化装易容术掩饰本来面目。

连老太婆也经过暴眼大汉的详细检查，轮到小村姑了。他一把将小村姑从老太婆身后拉出，小村姑一声尖叫，惊得膝盖发软，摇摇欲坠。

暴眼大哥似乎经验丰富，左手扣住小村姑的右肩井，假使对方有反抗的企图，大拇指便可扣入制死肩井穴。

他将人向身前拖，叱道：“乖乖地静下来，太爷又不把你吃了，鬼叫什么劲？”

虬须大哥拦在小村姑身后，沉声道：“先制她的气门试试，便可知道她是不是正点子了。”

暴眼大哥桀桀怪笑，得意洋洋地说：“愚兄有更妙的办法对付雌儿，少不了她得露出马脚。”

说完，拧住了小村姑的粉颊。

“救命啊……”小村姑尖叫。

树下的中海站起来，抓起身旁的剑包，一步步向路中走，虎目中神光似电，看了不平事，他把自己的事署诸脑后了。

“啧——”声响，暴眼老人在小村姑的颊上亲了一记暴吻，哈哈狂笑道：“如果是正点子，岂甘受辱？”

虬须老二接口道：“明知必死的人，些少耻辱何足道哉？她会忍下来的。”

暴眼大哥略一沉吟，说：“贤弟所说大有道理，再试上一试。”

声落，一把抓住了小村姑的衣领，食中指已从衣领内深入，接触温暖腻滑的胸肌。

小村姑像是失了魂，一双小手拚命打着暴眼大哥的胸膛，一面嘶声尖叫：“畜生！放手！放…救……救命……”

跋车大汉无名火起，抢出大叫道：“住手！你们没有任何理由侮辱妇女，更不该折辱敝店的客人的……”

“教训他！”暴眼大哥吼。

吊客眉老五一声不吭，从赶车大汉身后冲上，飞起一脚，“噗”一声闷响，赶车大汉向前栽出。

有刀疤的老四恰好伸手将人接住，往上一带，“砰”一声来一记钩拳，钩中赶车伙计的下颌，放手大笑道：“记住了，赶车的人不可管闲事，这是规矩。”

跋车伙计晕头转向，“叭”一声仰面便倒，手脚朝天，吃力地在地上挣扎呻吟。

暴眼大哥手指再动，拉断了小材姑的领钮，手指再往下探，快接触到乳峰了。

“天啊……我……救命……”小村姑嘶声尖叫。

老太婆号叫着奔上，咒骂道：“天杀的！你们这些强盗……”

话未完，虬须老二一把将她抓住，信手一带，冷笑道：“老大娘，你活腻了？”老太婆踉跄跌出倒在丈外号哭。

蓦地，路旁传来中海愤怒的吼声：“狗东西！你们才活腻了。”

汝州五霸似乎一惊，想不到会是被他们赶出亭子的人出头管闲事，来得太突然，五人似乎一时还该怎么办才好，都未有所举动。

中海已在这短暂的疑惑间到了，叱道：“还不放手，你们好大的胆子。”

缺门牙老三迎上，吼道：“王八蛋！你是什么东西，竟敢管记太爷们的事来了，你好大的狗胆。”

中海沉住气，冷笑道：“先别问太爷们是什么东西，你们是巡检司的巡

检么？”

“是又怎样？”

“拿来。”中海伸手叫。

“拿什么来？”缺门牙老三气势汹汹地叫。

“代表身份官阶的腰牌。”中海冷冷地答。

“你配？去你娘的蛋！”老三怒吼，一拳疾飞。

“老三小心。”吊客眉老五大叫，急冲而上。

叫晚了，中海已用剑包拨开老三的来拳，一拳斜飞，“噗”地一声正中老三的左颊，顺势反拳猛带，“噗”一声闷响，老三的左颊又挨了一拳，满口的牙齿全部松脱，狂叫一声，喷出含血的牙齿，倒撞出丈外，跌下路旁的深沟挣扎。

吊客眉老五恰好到达，一声怒吼，拔刀出鞘，来一记“力劈华山”，疯狂上扑。

虬须老二也撤下钢刀，飞步赶上叫：“毙了这狗东西，上！”

中海退出路旁，招手道：“来来来，太爷要你们爬着离开。”

暴眼大哥丢了小村姑，冲上叫：“纳命！那儿走？”

有刀疤的老四去我救三，其余三人狂追中海，中海为了避免惊扰行旅，要引他们到亭后的树林旁草坪动手。

跋草的两名伙计相当机警，火速着男女客人上车，鞭声暴响，大车向南飞驰。

北面尘头大起，两辆大车和八匹健马如飞而来，第二大车中，施姑娘扮成了一个少年流浪汉，倚窗假寐。车经过五里亭，由于她的座位在近亭一边，面向相反的方向，加上正在闭目养神，蹄声和轮声扰乱了她的听觉，未发现亭后的恶斗。

中海退入亭后树林，向侧掩出草坪，冲着衔尾挺刀追来的吊客眉老五冷笑道：“跪下讨饶，发誓洗面革心，今后决不欺凌弱小，此刻还来得及，不然悔之晚矣！”

吊客眉老五用行动作答覆，一连五刀，奋勇冲仆，钢刀劈风的厉击啸风动人心弦，刀招不但凶猛而且防护得毫无空隙，可知这家伙在刀上下过苦功。

虬须老二随后赶到，截住中海的游走方向，攻出一招“青龙入海”，扎向中海的下盘，暴怒地叫道：“大爷要剁你一千刀，着！”

中海在闪闪刀光中闪动，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刀光霍霍中游走，恍如蝴蝶穿花一般，凶狠的钢刀在他身前身后弄影，他毫不在乎。

他一面避招，一面问：“诸位伪装公门中人惊扰行旅，侮辱妇女，罪不可恕，恶行法理不容，从实招来，你们到底是何用意？”

暴眼老三江湖经验丰富，已看出中海的艺业十分惊人，居然在两把钢刀中游刃有余，赤手空拳如入无人之境，冷静沉着，神定气闲，心知今天遇上高手了。

当下不由心中发毛，横刀喝道：“阁下高姓大名，为何插手汝州五霸的事？”

中海一声长笑，身形一晃，鬼魅似的脱开两把钢刀的威力圈，沉声道：“我，大地之龙。”

暴眼大哥吃了一惊，向已放下老三奔来的老四叫：“四刀联手，毙了

他。”

老四一击暴喝，飞扑而上，四把钢刀形成合围，分四方各占方位。四把钢刀齐伸，侧身碎步迫进中海。

“大地之龙，你的末日到了。”暴眼大哥沉喝。

中海屹立中心，弹开布囊口，徐徐拉剑说：“太爷却不愿你们死，每人留下一条右臂，免得你们日后为造孽而死在侠义英雄的剑下，所以大爷今天替你们消灾。上吧，还等什么？”

声落，向前疾射。前面是老大和老四，两把钢刀一上一下凶猛地攻出，连人带刀疾旋而进，发挥了拼命单刀的威力，但见刀光疾闪，风雷隐隐。

后面，老二和老五同声怒啸，火杂杂地上扑，双刀向两侧一张，突然凶狠地聚合。

上下左右四刀齐聚，声势惊人，用一把轻灵的剑在四刀聚合中相抗，不啻以卵击石，毫无侥幸之理。

快！快得如同电光一闪。中海一声长笑，人影倏动，不进反退，突从右后方冲出，紫色的剑影疾闪，笑声未落，已从右后方老五冲上的方向掠出，刀光剑影乍合，像是两人错肩擦过，人影倏止。

鲜血飞溅，一把钢刀划出一道翻滚着的光团，斜刺里飞出三丈开外。擦过左前方老四的身侧。

“铮！”艺业不凡的老四一刀挥出，击落了飞来的钢刀，要不是手急眼快，几乎被飞来的钢刀击中，待至看清了刀影，却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铮！”一条鲜血淋漓的手臂，飞坠在老大身前。

刀阵瓦解，风暴徐息。

老五冲前两步，还不知右臂已失，猛地向右大旋身，想一刀砍向掠过身侧的中海背影。

没有刀砍出，他却“哎”一声厉叫，踉跄地向外急逃。

中海在丈外转身，左手抓着包了剑鞘的布囊，右手紫光闪闪的追电剑在身侧轻轻地拂动，虎目中神光炯炯，冷然地注视着红了眼从三方围来的敌人。

他阴森森地说：“这时你们即使跪下发誓讨饶，已嫌太晚了。对付穷凶恶极的人，用不着慈悲心肠的。”

他的剑徐徐前扬，斜身碎步欺进。

左是老二，右是老四，前面是老大，三个人咬牙切齿，凶狠地迫近，三把钢刀映日生光，微发龙吟。

“呸！”中海沉叱，向右疾进两步。

老四像似吓了一大跳，情不自禁地侧移两步。

左面的虬须老二一声虎吼，钢刀化出一座刀山，“浊浪排空”绝招出手，疯狂地猛扑而上。

暴眼老大本来脚下略显迟疑，但见老二已经扑上，只好刀出“狂风扫叶”贴地旋出，欲行雷霆一击。

中海冷哼一声，向侧一闪，让老二失招冲过，向上一跃，剑突下降，紫虹一闪，他已再次提气上升，飘出丈外，扑向刚想冲上的老四。

“哎”攻下盘的暴眼老大狂叫一声，混身发抖摇摇晃晃地伸腰站直，断了右臂的创口鲜血有如泉涌。

老四心胆俱裂，一声厉叱，招出“虎拒柴门”，急封中海攻来的剑影。

“铮！”钢刀突然脱手翻飞，接着他感到右臂一震，慌忙向左急闪，还未站稳，澈骨奇痛已经袭来。

“啊……”他一声狂叫，扭曲着旋倒在地。

一招落空的虬须老二冲过了头，火速旋身，却看到中海刚把老四的胳膊卸下。老大却跌跌撞撞地用左手拾起被削下的右臂，再歪歪斜斜地向外逃。不由心胆俱裂，恐怖地向外逃，如见鬼魅地死盯着中海，退了五六步，突然撒腿便跑，逃向林中想夺坐骑逃命。

逃了五六步，突觉脑后生风，长笑入耳，如在耳后发声向他嘲笑。他临危拚命，一击沉喝，扭头就是一刀，“猛虎回头”凶狠地攻向附影追来的人。

然而身后却不见人影，一刀落空。他不加思索，再次转身逃命。刚转过身来，眼前出现了中海，紫色的剑尖正指向他的胸口，不由吓得魂飞魄散。

“别走了，老兄，留下手臂。”中海冷冷地说。

他心胆俱裂，一刀封出，折向急逃。逃出丈外，他感到右臂一震，浑身发麻。但他仍不顾一切向前奔，似乎身躯的重心有点不稳，扭头向右肩看去。

他不看倒还罢了，这一看，看得毛骨悚然，看得浑身发软。他的右臂不见了，鲜血像喷泉一般。

这瞬间，他方感到澈骨奇痛突然光临，发出一声厉叫，猛地仆倒在地。

中海已远出五六丈外，收了剑，向五里亭走去。到了树下，拾回食物包，就地打开，席地而坐从容进食。

已经是已牌正了，暖洋洋的红日斜挂在南方天空。官道上车马渐多，他一面进食，一面用目光搜寻施姑娘的身影，不再理会汝州五霸。

汝州五霸互相在创口上敷了刀创药止血，由脸颊红肿大牙掉光的老三他们包扎创口，扶他们上马，然后向县城逃去。

奔入城门，城门口游荡着两个褴褛的中年乞丐。暴眼老大大叫遁…“快禀报老前辈，大地之龙在五里亭找麻烦，咱们兄弟五人丢了胳膊。”

一名乞丐跟着跑，叫：“马前辈已被令主请至高陞栈，何不自行前往？”

五匹马立即折入高陞栈的广场，不久，整座小城人马奔驰，向城外急冲。

五里亭路侧，中海早已酒足饭饱，站在路旁留意往来的行人。县城方向蹄声如雷，他举目看去，心中一怔，自语道：“这许多人马来势甚急，不知是何来路？”

看光景，足有四十余匹健马，分成两路飞驰。等到接近至三十丈内时，他心中一懔，暗忖道：“右面第一匹健马，不是汝州五霸丢掉满口牙齿的那个家伙么？他们召集大批党羽赶来了，人多势众，我得小心些儿，逐个将他们打发走。”

他火速奔回放马处，安上嚼环飞身上马，向田野中驰去，落荒而走。

这一带全是田野，零星堆放着一些高粱垛子，马儿驰过，尘土飞扬。后面呐喊如雷，四十余匹健马潮水般迫来，烟尘滚滚，排山倒海似的涌到。

中海的骑术超尘拔俗，他先向北驰，然后向东一折。后面烟尘滚滚，四十余匹健马逐渐落后，距离愈拉愈长。接着，他反向南冲，冲入烟尘中，楔入马队的后部。

“下马！”他大吼，迫电剑在一名骑士的腿上来上一记。

“哎……”骑士狂叫一声，飞抛马下。

一口气连击五名骑士坠马，他再向东飞驰，扔脱了所有的人，然后折回北门，直奔高陞栈。

驰入店前广场，他心中一凛，两廊下，坐着十余名黑衣劲装大汉，店门口，三名穿了黑袍身材修长的中年人，正抱肘屹立，注视着不远处的城门口。

“这是些什么人？”他自问。

三位黑袍人风度极佳，中间那人剑肩虎目，国字脸膛，三绺长须飘飘，虎目中神光炯炯，不怒而威，腰悬长剑，站在那儿屹立如山。

左首那人圆圆脸，留大八字胡，肩膀特宽，腰上也悬剑。

右首那人长脸，年约四十上下，目光似乎有紫色的光芒幻出，是属于眼有紫夜可见白的一类奇人。

中海发现所有的人皆向他投来难以言宣的目光，但并无异状，心中一宽，将坐骑丈与店伙，从容举步上阶。

左面的黑袍人侧移两步，让出道路。

中海从黑袍人让出的空隙越过，刚刚一脚踏入店门，便听到中间的黑袍人向左首的同伴说：“二弟，我看不必再派人去接应令主了。”

圆脸黑袍人淡淡一笑，点头道：“大哥说得是，又不是遇上什么强敌，令主也用不着派人去接应如果派人前往，恐怕还得受到令主埋怨呢。”

中海不再回房，在厅内留意外面的变故，他已发现店中的气氛不对，这些黑袍人极不寻常，显然即将有大事发生，他想静观其变。

蹄声骤响，一匹枣红健马奔至店门，一名三角脸五短身材的劲装骑士飞跃下马，站在阶下向上行礼，陪笑道：“董爷，小可请见令主。”

方脸黑袍人皮笑肉不笑地说：“令主不在。”

“可否请董爷派人将令主请回？小可有事要面禀。”

方脸黑袍人脸色一沉，冷冷地说：“天南三剑从不受人驱策。阁下，你难道昏了头不成？”

“董爷，请别忘了在下的身份。”三角脸骑士也冷冷地说。

董爷冷哼一声，叱道：“呸！你九头鸟韩萧是个什么东西？瞎了你的狗眼。你滚是不滚？有事，叫那位姓马的来，你不配。”

九头鸟大怒，咬牙道：“姓董的，你大概心怀叵测，故意从中阻挠，要陷令主于死地了。”

董爷向廊下一个黑衣大汉挥手道：“陈兄弟，赶他走路。他如敢反抗，打折他的狗腿。”

黑衣大汉应喏一声，从椅上飞跃而起，越过廊栏向下抢，直奔九头鸟。

九头鸟脸色大变，恨恨地飞回上马，愤怒地加上一鞭，马儿驰出街心，向南走了。

店中的中海吃了一惊，暗道：“黑旗令主在这儿落店，我的处境危险极了，我得走。”

九头鸟所说的令主他事先不知指的是谁，但一听天南三剑报了名号，他便知是指黑旗令主叶星河了。

黑旗令主手下高手如云，天南三剑便是其中声誉极隆的高手名宿，结义三兄弟情同骨肉，义胜同胞，在武林中大名鼎鼎，亦侠亦盗名震江湖。

老大狂剑董千里，与敌交手狂野绝伦，从不将对方放在眼下，不论对

方名头如何响亮，不动手则已，动手便一无所惧放胆狂放。听说，他曾经力斗武当七子，力斗百招仍能全身而退。

老二神剑高文湘，为人一团和气，但出手时却辛辣无比，剑术通玄，鬼神莫测。老三魅剑颜展鸿他的诡异剑术不守常规，极令和他交手的人头痛。

天南三剑追随黑旗令主多年，忠心耿耿，义壮山河，只服从令主的差遣，是令主得力的臂膀。

黑旗令主已被龙虎风云会所用，中海不得不防，立即回房拾夺，带了小包裹结算店钱，匆匆出店去了。

罢从高文湘的身侧越过，走下台阶，糟了！城门口蹄声如雷，马群到了。第一匹马上的骑士，是个高大的马脸中年人。第五匹马上，是被打肿了脸的汝州五霸缺门牙老三。

冤家路窄，缺门牙老三一眼便看到店前的中海，用透风的声音含糊地叫：“这小王八在这儿，在这儿。”

“下马！”马脸中年人怒吼，驱骑驰入广场，飞跃下马。

中海已无法冲出广场，四周一看，心中大定，一咬牙，忖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先看看他们是什么东西，看看他们有什么人才。反正三面的房屋都不太高，必要时丢掉坐骑由屋顶脱身，谅他们也困不住我。老天爷保佑，希望天南三剑不是他们的党羽。”

他火速将剑系在背上，小包裹也背上，不走了。解开披风的绊纽，露出里面的紫色劲装，插飞刀的皮护腰露在外面，准备动手。面对蚁群似的大群高手，他毫无所惧。

天南三剑一群人全站出廊下，神色凝重地袖手旁观。中海心中大定，精神大振。

便场霎时大乱，马匹和停放着的车辆纷外向移动。马脸中年人手拿一柄枣刺短棍，举棍一挥，三十余名高手形成一道半月弧环，堵住了向街一面，刀、剑、叉、棒、枪……各式兵刃全撤下了。

马脸中年人左面，有四名奇形怪状的人。第一位背部微驼，额削鼻尖，皱纹密如蛛网，一双火眼滚圆，双臂特长，活像一头大马猿。提着一把短戟，金光闪闪，看上去十分沉重。

戟尖如鹰嘴，顶锋特长却并不锐利，似可作为点穴之用。

第二位身材高不过四尺，顶门光光，也是满脸皱纹，但红光满脸，像个矮寿星公。挟着一绺虬龙棒，棒带是九合金丝所编造。矮个儿用这种兵刃，出人意料之外第三位像个带发头陀，也像个大肉球，体重有两百斤以上，却只有五尺高下。金鱼眼鲟鱼嘴，朝天大鼻招风耳，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挟着一把镔铁耳牙铲，铲刃光芒耀目生花。

第四位像细竹竿，也像个先天不足发育不全的女人，确也是个女人，但却穿了男人的对襟劲装，满头青丝挽了个包包髻，插了一根金簪儿，脚下是双绣花小蛮靴，靴尖包了钢尖儿。看年纪约有四十上下，瓜子脸，居然五官清秀，颊红齿白。身高在七尺左右，高瘦得令人咋舌。背上系了一柄怪兵刃蛇齿矛，是可刺可钩的怪玩意。矛尖长约一尺，后端分开两根寸长的钩形倒刺，刺弯曲如蛇齿，尖端有孔，根部特制毒囊，钩中物体往后一带，根部便会将毒液从钩尖挤出。十分歹毒。

看了四个怪人，狂剑董千里吃了一惊，凛然向同伴说：“两位贤弟，认得这四个怪物么？”

老三魅剑颜展鸿也神色凛然地吁口长气说：“小弟认得，那是燕山四毒。他们的祖师天他怪客，早年是永乐皇帝封藩燕京时，燕山三护卫的总教习。天池怪客二传百足天蜈和独狼。百足天蜈再传毒娘子北宫云娘。独狼则传艺燕山四毒。”

神剑高文湘也说：“不错，正是他们。火眼毒猴金成吉、矮寿星魏曜、百毒头陀陶潜、青虺四娘姜容。十年前他们曾在中原闯荡一年岁月，名震江湖，以后返回燕山潜修，想不到竟被龙虎风云会所罗致，该会的会主不但神秘难测，交游之广，人所难及，难怪令主会栽在他的手中。”

狂剑董千里哼了一声说：“如果不是令主交错了朋友，被胡海散人那王八蛋所算，岂会落得如此狼狈？”

魅剑颜展鸿突然低叫道：“咦！这位青年人豪气干云，咱们几乎走了眼啦！在高手如云的险恶环境中，他竟胆敢从容迎战哩？他是谁？”

便场中，风暴将至。

中海屹立广场中心，十丈外，三山五岳的好汉布成半弧，跃然若动。

缺门牙老三在马脸人背后嘀嘀咕咕含糊地叫嚷，燕山四毒仅冷冷地打量着叉手屹立的中海，似乎无动于衷，不理睬老三的诉说。

马脸中年人静静地听完缺门老三的话，向火眼毒猴金成吉欠身道：“四位前辈请稍候，晚辈上前问他一问。”

“请便。”火眼毒猴沉静地答。

马脸中年人举手一挥，两名中年大汉立即出列跟随在他身后，大踏步向中海走去，在两丈外止步怪眼一翻，沉声喝问：“阁下，你就是大地之龙？”

中海仍然双手叉腰，冷笑道：“不错，正是区区在下。你呢？阁下。”

“我，马面无常马冀。”

“哦！好好地一个人，却叫做无常，唬人么？”中海用近乎嘲弄的口气说。

“好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你还狂？”马面无常阴森森地叫，神情狞恶已极。

中海尽量放松自己的情绪，以冲淡紧张的心理。俗语说：艺高人胆大，话虽是不错，但在对方高手齐出声势浩大，又是在白天脱身不易的场合中，要说他毫不紧张，未免自欺欺人。

因此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轻松地说：“老兄，狂不狂是我的事，阁下何必出言恐吓？须知我大地之龙是吓不倒的。阁下，劳师动众，是不是想捉我这条龙？阁下，练武人志在行侠仗义，去暴除好，而你们却为的是为非作歹，欺压良善，众所不为，可耻已极，在下不知道诸位的师门戒律是怎么回事，至少我由诸位的行径上看来，有其师必有其徒，诸位的师门长辈已可认定决不会是什么英雄豪杰。汝州五霸本来就是地痞恶棍，却跑到这儿假冒公差，拦路侮辱行旅，伤及老妇，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大道上强暴妇女。哼！假使被辱的人是你们的老母娇妻，在下不知诸位作何感想？在下出手惩戒江湖败类，名正言顺，既敢出头管事，谁去理会是死是活？阁下，你带了这许多人来，大概是想替汝州五霸出口气，要打算将在下生吞活剥罗？哈哈！你们是倚众群殴一拥而上呢，抑或是称英雄道好汉一个一个地上前送死？来罢，在下奉陪。在动手之前，阁下最好将你们的来路说来听听，小小的遂平城竟来了这许多三山五岳好汉，令人心中害怕，谁知道你们在这儿要干些什么勾当？遂平城一向风俗良善，居民实好客，却招来了你们这些江湖败类，

群丑聚会，确是不幸。”

他说得轻松，听的人却受不了。

燕山四毒的火眼毒猴火眼不住眨动，像要喷出火来，冷厉地叫：“马冀，这小狈是不是在教训我们？”

马面无常扭头躬身道：“前辈想必听得真切，他不但在教训我们，更在辱骂我们呢！”

“呸！你还和他废话作什？拿下他。”

“遵命，晚辈立即派人拿下他。”马面无常恭敬地答。

“要活的。”火眼毒猴加上一句。

“是，晚辈遵辨。但这人功力奇高，曾在福建击毙本会的弟子凤阳七女中的五女，更击杀七女所招请的新会友海字五雄，恐怕……”

“少废话，伤了无所谓，不死便成。”火眼毒猴叫。

中海吃了一惊，暗叫道：“糟！是龙虎风云会的人，这一闹，我进入麒麟山庄的大计休矣！”

他即使想走，这时也来不及了。可以说，在汝州五霸面前通名号的时候，已注定了深入虎穴大计的失败命运，他真不该为了一个小村姑的被辱而强行出头的。

可是，他毫不因这件事而反悔，当下把心一横，又忖道：“可能他们就是设计擒捉施姑娘的人，但愿因此而令施姑娘提高警觉。反正早晚他们会发现大地之龙就是龙郎中，我何必顾忌太多？”

马面无常已向两名劲装大汉下令了：“武兄弟，拿下他，要活的。”

“弟子遵命。”两人同声答。

马面无常向后退，两劲装大汉伸手拔刀。两人的刀厚背薄刃，亮晶晶地如同一泓秋水，显然是宝刀。握刀的手一左一右，大概两人动手时必定配合得宜。

丙然不错，两人左右一分，双刀一上一下，一看便知两人对两仪刀法有着极高深的造诣。

中海不敢大意，徐徐撤剑，抱元守一立下门户，神色从容地问：“两位，亮名号。”

右手操刀的大汉缓缓迫进，一字一吐地说：“临潼分坛弟子马氏双英。”

中海一怔说：“两位在关中颇负侠名，为何甘心从贼？”

马老大神情木然，徐徐答道：“一琴三生，亦系盛名隆誉之士，目下亦为本会效死，何况区区武林末流？在下兄弟进招了。”

声落，风雷骤发，两人一左一右地急冲而上，一上一下势如狂涛怒涌，刀光霍霍，风吼雷鸣，两面乍合。

一般说来，两个人想夹击一名高手，极为困难，除非地方窄小没有回旋的空间。但马氏双英的两仪刀法的确不凡，不合则已，合则对方必被刀影所笼罩，严密得像是一道重网将人罩住，不可能漏网的。

中海当然知道厉害，在两刀将合未合的刹那间，突然疾退八尺，轻而易举地脱出刀网之外。

事先，他已看清了四周的环境，早已打定了脱身的主意，前面走不通，群魔已形成了一道铜墙铁壁阻住了。后面是高陞栈，天南三剑一群超尘拔俗的名宿阻断了后路，虽说目下天南三剑毫无敌意，但他们的主人黑旗令主毕竟是龙虎风云会的人，难以逆料他们是否加入。

右面，一列房舍后便是城根，即使能越城而出，郊野中势难摆脱大群高手们的追逐。左面，是街店，只有利用房舍方可脱身。因此他已预先准备好退路，决定利用房舍暂避。

便场左面停了四部大车，接近邻舍，正好利用作为退路。

马氏双英一招落空，一声虎吼，火杂杂地冲到。

中海向左一闪，又在刀影乍合的刹那间先一步闪开了，左飘丈余。

学拳千招，不如一快，快主宰了一切。两仪刀法虽然神奇莫测，凶猛狂野锐不可当，但中海不给他们有合击的机会，威力无法发挥，两仪刀法成了无用之物。中海向左飘掠，捷如电光石火，从左面进攻的右刀马老大，便落了单。右半身暴露在中海的剑下了。

“着！”中海低叱，紫芒一闪。

太快了，从左面进攻的马老二来不及赶上，马老大又来不及旋退，两仪刀法不攻自破，配合不上了。

事急矣！马老大不敢旋退，只好出招封架自救，大吼一声，右旋身来一记“猛虎回头”，刀出“虎尾剪径”。

“铮！”刀被剑压得向下疾沉，紫芒疾吐倏吞。

追电剑在马老大的右肋下一进一退，中海已飘退出丈外去了。马老大连退五六步，身形踉跄。

马老二在这刹那间超越乃兄，急冲而上，“刷刷刷”连攻五刀，奋勇抢攻。

中海故意装出手忙脚乱的怪像，不住后退，退了三丈左右，距最近的一辆大车已不足五丈了。

不远处，马老大以手掩住肋下，钢刀失手坠地，身躯猛烈地颤抖，血从指缝中往下滴。

人群跟着移动，抢出两名大汉，扶走了马老大。

中海心中大定，退路已经获得，他不退了，在马老二攻到第九刀时，一声长笑，不退反进，“嗤的”一错开马老二的刀，从马老二的左方突入，招出“狂风掠草梢”。

马老二左手用刀，做梦也未料到中海不攻右方的空门，反而从左方突入，而且反应也没有中海快刀被错得向右荡，想旋身出招自救，已没有任何机会了。

“哎……”他惊叫一声，左外肩裂了一条血缝，肉裂骨伤，冲出丈外脚下一滑，砰然倒地。

中海收剑屹立，冷冷地说：“念在贤昆仲颇有侠名，略示薄惩，下次小心了。”

马老二还以为中海必定跟踪制他的死命呢！身躯滑倒，顾不了伤势，滚出丈外摇摇晃晃地站起，刀也丢了。

长啸震耳，抢出一名使狼牙棒的半百年纪大汉，飞扑而上，近身便吼道：“无情棒王大爷要你的命。”

吼声未落，狼牙棒兜头便砸，“泰山压卵”恍若雷霆下击。

中海退后两步，一棒落空。

“纳命！”无情棒怒吼，急退两步，招变“顺水推舟”，劈胸便捣。

谁也没料到中海那么大胆，竟敢用轻灵的剑去架狼牙棒。狼牙棒前半部布满了狼牙般的钢刺，抓不得摸不得，而且沉重无比，用轻兵刃去架，不

竟自寻死路。

追电剑向上一挥，硬架狼牙棒，不向下压反向上架。

无情棒既喜又怒，加了十成劲，吼道：“该死！”

远处退到廊上观战的天南三剑，几乎同声惋惜地叫：“多愚蠢啊！”

岂知突变倏生，中海用的是虚招，剑向上架，人却突然从右前方掠出，剑与狼牙棒接触了，但蓄力不发，人掠出剑便顺势抽带，“嘎”一声刺耳怪响，剑已从棒下抽滑而出，一带之下，剑尖顺势划出，只看到人影乍合又分，中海已掠出丈外，剑尖的血珠向下滴，终于恢复了紫芒闪闪的光彩，不沾丝毫血迹。

无情棒踉跄两步，“砰”一声狼牙棒失手坠地，接着身子猛烈地一震，“啊”一声狂叫，侧着身子栽倒，左肋下血如泉涌，内脏外流，在地上抽搐。

“好！”远处的天南三剑大声喝采。

马面无常大怒，大吼道：“汉中十弟子上。”

声落，他已离开人群，直趋店门，站在下面朝天南三剑抱拳行礼，面带不悦地说：“董兄，令主的大驾可在？”

“令主不在。”董千里冷冷地答。

“那么，董兄就是目下主事的人嘱。”

狂剑略一迟疑，久久方点头道：“不错。”马面无常皮笑肉不笑地问：“令主的弟兄们都在吧？”

“部份在此。”

“令主目下在何处？”

“在下也不知道。”

这时，斗场中连续两声慑人心魄的惨号。

马面无常听出惨叫的人是谁，心中大急，冲口说：“目下本会遇上了强敌，董兄请助咱们一臂之力。”

狂剑董千里一怔，沉下脸说：“令主大驾不在，董某做不了主。”

马面无常冷哼一声，一字一吐地说：“姓董的，马某代表会主与黑旗盟连系的人，贵会已由贵令主宣誓加入本会，自然是本会的弟兄，当然也得遵守本会的会规。请记住，会规第二款，不听号令抗命犯上者，火刑处死。”

声落，取出金雩玉版令高举过头，大叫道：“天南三剑听命，速擒下大地之龙。”

狂剑董千里虎目圆睁，举步向下走。

神剑高文湘一把拉住，沉声道：“大哥，不可冲动。”

马面无常将金云玉版令纳入怀中，冷笑道：“马某有自知之明，无法管束诸位，只好禀明会主，交予香堂主坛执法议处，自有人找令主说话的，届时不仅诸位须到香堂应讯，令主也有所不便。”

说完，大踏步走了。

狂剑董千里气得钢牙锉得格格支支地响，恨声说：“总有一天，我要活剥了这畜生。”魅剑颜展鸿长吁一口气，昔笑道：“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走吧，咱们岂能让令主为难，陷他于不义？大哥，忍下这口恶气。”

董千里长叹一声，扭头向廊下的黑衣大汉们吩咐道：“不可擅离此地，更不许插手，小心了。”

三人将袍袂掖在腰带上，向斗场走去。

神剑高文湘低声道：“姓马的用心可诛，他不请燕山四毒出面，反而要

我们出手，用意是要咱们黑旗盟的人卷入漩涡，也想借刀杀人拚掉咱们的实力，更意欲将屠杀武林人物的罪名加在咱们黑旗盟的头上。因此，咱们不能上当，让这位大地之龙逃生，岂不甚好。”

“放水？”魅剑低问。

“是的，但必须计算得天衣无缝。”

狂剑低声道：“愚兄自有主意，两位贤弟记住不用杀着便是。”

斗场外，马面无常拦住了燕山四毒，冷笑着注视着徐徐走近的天南三剑。

圈子内，汉中十弟子只剩下四个了，六个重伤的人被同伴抬出扬外。

四名弟子围住了中海，四把剑都在抖动，恶斗已近尾声，四名弟子全都满头大汗，脸色死灰，只在外围虚晃，不敢上扑，只随着中海移动，章法大乱，状极可怜。

中海神定气闲，剑斜举身前，徐徐左移，虎目中神光似电，不怒而威。

四弟子在丈外合围，恐惧地随着他移动。

一步，两步，三步……中海突然低啸一声，向左急转。

左面的一名弟子惊恐地向后退，脚下大乱，突然一脚踏在一滩鲜血上，脚下一虚，突然滑倒，并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砰”一声跌了个仰面朝天。

这瞬间，风吼雷鸣，紫芒漫天，从右飞旋半匝，人影似虚若幻，剑虹有如无数紫电飞射旋舞。

中海突然静止在滑倒的弟子身侧站住了，一脚踏在那名弟子握剑的手腕上，剑尖斜垂，指向弟子的咽喉。他的目光，却落在前面硕果仅存，脸无人色向后直退的弟子身上。

右面和后面的两名弟子发出一声狂叫，弃剑仆倒，然后再爬起，按住左胸拚命向外逃，手上的鲜血令人悚然。

“饶……饶……命……”滑倒的弟子用近乎窒息的嗓音狂叫。

中海踢掉他的剑，再一脚将他踢得连滚三匝，叱道：“给我滚开！”

这位弟子连滚带爬地奔出三丈外，脚下一软，吓倒了。

四周突然肃静无声，龙虎风云会的好汉们纷纷将惊恐的目光从中海的身上移开，转注在徐徐接近斗场的天南三剑身上。

“这家伙可怕极了，难怪单人独剑便宰了海宇五雄。”一名大汉的目光仍落在中海身上，恐怖地向同伴低声说。

同伴向天南三剑一指，也低声说：“天南三剑来了，用不着咱们卖命啦！”

中海本想脱身，但看到天南三剑愤怒的面容向着马面无常，心中大惑，不想走了。

狂剑在圈外止步，怒容渐消，渐渐换上了这容，素然向燕山四毒扫了一眼，突然哈哈狂笑，笑完说：“马面无常，你太抬举咱们天南三剑了，哈哈！”

马面无常一怔，讶然问：“董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狂剑董千里用手向燕山四毒一指，说：“这四位名宿在下不陌生，闻名久矣！如果猜得不错，他们必定是大名鼎鼎的燕山四毒，独狼的得意门人，天池怪客的徒孙，十年前名震江湖，号称北地之霸哈哈！咱们三剑与四毒，一处天南一处地北，今日幸会。而阁下却要咱们天南三剑出面对付大地之龙显然瞧得起咱们天南三剑，认为咱们三剑比四毒高明，认为四毒只不过是浪

得虚名之辈罗……”

“小子无礼！”火眼毒猴狂怒地叫。

董千里抱拳一礼，笑道：“金兄在下岂敢无礼？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马面无常确是瞧得起在下兄弟，诸位四十余名好汉也对付不了一个大地之龙，却十万火急地用金云玉版令将在下兄弟访来出手，在下难道说错了么？不信可以问问马兄。”

矮寿星魏曜大怒，挟着虬龙棒跃出怒叫道：“呸！你认为你天南三剑是活宝不成？”

狂剑董千里不动声色，笑道：“对不起，这该是马面无常的想法，在下可不敢小觑了诸位，言语间或有得罪，在下道歉。少陪，在下得遵命去擒下大地之龙了。”

矮寿星经不起激将法的刺激，大吼道：“你给我滚远些，等魏某让你开开眼界。”

马面无常大急，急叫道：“魏前辈，请……”

一旁的百毒头陀“呸”一声吐了他一口浓痰，大牛眼一翻，叱道：“住口！你少替咱们丢人，去找这三个家伙来献宝，你事先为何不问问咱们？滚开些！”

马面无常碰了一鼻子灰，讪讪地退到一旁，咬牙切齿地死瞪了天南三剑一眼。狂剑却向他咧嘴一笑，眨眨眼耸耸肩，气得他直咬牙，却又无可奈何。

中海从未听说过燕山四毒的名号，但却被刚才所发生的怪事搞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看马面无常的神情，决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却能下令驱使名号响亮的天南三剑，而天南三剑又不在于燕山四毒，马面无常却称燕山四毒为前辈。他迷惑地注视着这群内部起哄的人，没想到该赶快离开险地矮寿星像个小老鼠，又矮又小，而中海高大雄伟，健壮如狮。两个人面对一站，简直不成比例。

矮寿星在中海面前相距一丈左右止步，怒容消失了，换上了傲慢阴沉的神色，大声问：“小辈，你凭什么叫大地之龙。”

中海的目光落在矮寿星挟在胁下的虬龙棒上，对这根雕了龙纹侧藏金丝扁带的怪兵刃，感到十分陌生，看长度约有五尺，比矮寿星的身高还要长，心中暗生警念。接着，看到其他的人皆退后旁观，并无群殴的迹象，心中更加警惕，也立时大定。紧吸住对方的神情，说：“龙分九种，最上者谓之神龙，可以变化飞腾，兴云行雨，凡人肉眼凡胎难见其首尾，大地之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不能飞腾变化，却可横行陆地，群兽慑伏。尊驾满意这般解释么？”

“这么说来，你相当自负呢。”“人往高走，水向低流，区区虽是末流，却也不敢自甘菲薄。”

“你姓什么叫什么？”

“名不见经传，何必献丑？不说也罢。你也不愿通名罗，是不？”

“呸！老夫岂是似你这等无名之辈？燕山四毒排行第二，矮寿星魏曜，你大概总该有过耳闻。”

“抱歉，在下没听过阁下的名号。”

“你年纪太小，没听过不足为奇。你说，你凭什么胆大包天，三番四次地和本会作对？你敢蔑视咱们龙虎风云会？”

“在下不知道江湖中有什么龙虎风雩会，只知行侠仗义去暴除恶，路见不平便挺身而出，无所畏惧。至于是否专与贵会作对，得问问贵会的行事……”

“住口！你还敢……”

“笑话，在下为何不敢？”

矮寿星有自知之明，斗口占不了便宜，恼羞成怒，一声怪叫，虬龙棒拦腰便扫，罡风乍起。

中海一怔，这家伙出手快捷绝伦哩！招出罡风砭骨，内力之浑厚，委实惊人。他向后急退两步，棒头在腹前闪电似的掠过，凶猛的刺骨罡风迫得气血翻腾，似乎有一股直迫内腑的潜劲凶猛地压到。

糟了！他防得了棒，却没留意虬龙棒紧贴在棒身上的九合金丝带，刚让过棒头，眼看矮寿星并未抢入迫攻，不免大意了些。

矮寿星反手一振棒头，金虹乍闪，大笑道：“翻！炳哈！”

中海的反应力超尘拔俗，可是这次却无法应付突变，但见金虹一闪，一双小腿便被缠住了，奇猛的力道将他掀起，摔出丈外，连翻两个空心斛斗。还好，金丝已经松脱，他提气轻身挺腰吸胸平安落地。

人影跟踪而至，虬龙棒又到，罡风似殷雷，得意的暴叱清晰入耳：“小辈，爬下！”

金丝像电光一闪，向脖子上缠来。这瞬间，他已知道该怎样应付这种奇怪的兵刃了，不退反进，突然俯身向前急冲，抢近矮寿星的身前，身剑合一硬向对方怀中抢入，金丝带从他的顶门拂过，厉啸刺耳。

矮寿星不在乎他的剑，剑身泛紫，显然是久未打磨的青铜剑，杀鸡不死劈柴不入生废物，何所惧哉？只向侧略闪，棒头一带，喝声“躺”！砸向中海的左肩。大意轻敌，终于自食其果，伤在功力比他差得太远的中海手中。

中海一声低叱，扭身避棒招出“春雷惊电”，电剑心诀的绝学出手了，近身相搏生死须臾，他不得不用绝学伤敌自保，紫芒突然折回，扭曲着从左吐出。

“喳！”虬龙棒从他的左肩外侧擦下，他感到如被千斤巨所击，凶猛的力道将他震飘八尺开外整个左肩麻木，如被举实，左肩必定报废，危极险极。

矮寿星却“啊”地一声厉叫，甩掉虬龙棒，用手捂住左耳下的颈部，飞退丈余，接着厉声狂叫：“师弟救我，血脉已……已……断……”

颈侧挨了一剑，颈骨已伤，耳下的大动脉断了，即使不死，也废定了。鲜血像喷泉般涌出，他按住下端，但仍止不住血，狂乱地跌入抢出的百毒头陀怀中。

毒虺四娘姜蓉大吃一惊，挺蛇齿矛飞扑而上，怒叫道：“小辈纳命！”

她来势太急，同时以肩中海左肩已毁，所以毫无顾忌地扑上，又是一个冒失鬼。

中海脸色泛白，一声不吭扭头向大车奔去，要上屋脱身，人向后奔，追电剑入鞘，喝声“打！”

三把飞刀向后疾射。

## 第十六章

中海被矮寿星的虬龙棒擦伤左肩，同时小腿适才被九合金丝带所缠，也感到火辣辣地生痛。矮寿星的雄浑内力令他心中懔懔，再不走，老命恐怕得丢在这儿了。

他奔近屋旁停放的马车，后面青虬四娘行将追及，已无暇多想，收了剑喝声“打”！右手连发三把飞刀，全力向后猛掷。

青虬四娘追得太急，而且也太大意，双方相距不足丈五，冲势既急又猛，飞刀的迎击更加快得匪夷所思，已没有任何回避的机会，银芒甫始入目，飞刀已至。

“铮！”一把飞刀被她的蛇齿矛震落。

“噗！”第一柄飞刀击中她的右胯骨，划破了裤管，但飞刀被她的护体奇功所挡，震落地面。

“嗤！”厉啸刺耳，从她的顶门掠过，打散了发髻，带走了不少头发，金簪从中而折。

她大吃一惊，身形倏止。

中海跃上车顶，转身向后戒备，反纵而起，直升两丈上了瓦面。脚刚沾着瓦面，身后劲风压体，原来瓦面上早已有人潜伏，一只大掌已向脊骨拍到。

他虽然向外留意是否有人跟踪追上，但眼角看到左肩后有人影，事急矣，猛地向右一扭，左转身一肘顶出。

身后突袭的人一掌拍空，中海反击的左肘已经迫近面门，百忙中向后急退。

一肘落空，中海如影附形迫近，反掌便拍，直取对方的脸部。

暗袭的人是个穿着褴褛的中年人，是原来把守在城门口的暗樁，身手居然了得，再退两步，避开反掌一击。

这一招叫做“连环顶心三击”，是跟踪袭击的狠着，肘攻心坎如果落空，对方不管是侧闪或后退皆逃不出接肿而来的猛袭。侧闪，掌便削出。后退，则反掌击到。即使避开反击一击，第三式是翻掌登出。一招三式一气呵成，打击连环而至，不易化解，更不易避开。

中海欺身直上，翻掌一登，“噗”地击中对方的右胸。

“啊……”褴褛中年人狂叫，身躯向后便倒。

中海贴身迫上，俯身抓住对方的双脚，喝击“打”他以敌人做兵器，旋身将人向后扔出，砸向刚跃上瓦面，但脚尚未落实的火眼毒猴。人扔出扭头便走，穿房越脊纵跃如飞，向市中心走了。

“砰”一声，火眼毒猴被飞来的人撞中下身，两个人同向下堕。

下面大乱，高手们纷纷跃登瓦面，在屋顶狂追已经远出十丈开外，越过五六间屋顶的中海。

这次遂平狠斗，大地之龙的名号脱颖而出，一鸣惊人，名震江湖，谣言愈传愈离谱，再加上有心人的故意宣染，事实反而失真。有人说，大地之龙大闹遂平，在龙虎风云会百余名高手围攻之下，击毙杀伤二十余名功力奇高的会友，力退天南三剑，击伤燕山四毒，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容而退，如入无人之境云云。

由大闹遂平的事，便牵出福建击毙海宇五雄、诛歼凤阳七女中的五女

等等事迹，消息不径而走，江湖震动，武林骚然，大地之龙的声誉，跃居江湖十六高手之列了。

城北闹事，市面张惶。中海越屋而走，进入城南闹市，甩脱追踪的人，然后，从偏僻处越城而出奔入乡间隐身。

城中大乱，龙虎风云的人大举搜查，整整闹了一天，毫无结果。

入暮时分，中海在一处村落中买食物充饥，饱餐一顿，然后再次向城中走。

由于黑旗令主属下的出现，他想起了穷学究临死前所说的话，说是安庆双丑已经投奔黑旗令主，机会来了，何不前往找人问问安庆双丑的下落？

经过白天的纷扰，城中已是步步危机他竟然会去而复来。谁也没料到，他仍然胆敢回到高升栈生事他在城外等到二更将尽，方始越城而入。夜市已收，街上行人稀少，他穿街越巷到了高升栈的后面小街，翻越院墙向右侧第三进上房掩去。

三更初的鼓声远远传来，是时候了。

上房的外侧，是招呼上房客人的店伙计住处。他必须先找伙计问明底细，不能乱打乱撞。

所有的房间灯火全无，只有店伙计所住的房中有灯火，菜油灯的光芒暗淡，从门缝中出更是朦胧不清。他蹑手蹑脚模近门旁，侧身倾听。运气不错，里面的人还未睡，正在聊天呢。

他先不急于入室，定下心仔细听他们说些什么。先是一个年青人的声音，神情愉快地说：“老天爷，送走了这群黑道好汉，可松了一口气啦！接了这种豪客，整日里胆战心惊，真不是味道。”

“谁说不是？动刀动枪打打杀杀，真要命，一个弄不好，把老命赔上才冤枉呢！”另一个中年人的声音说。

“李叔，黑旗令主这群人，说好在咱们这儿落店，怎么又匆匆走了？怪事，这些人行事委实令人莫测高深，他们该不是搬到永顺老店去投宿吧？”青年人问。

“永顺老店？见鬼！他们大群人马出了南门，往确山去了。他们的坐骑都是千中选一的骏马，保险天没亮便可赶到确山。”

“不会吧？既然要到确山，怎么遗留下两个人在咱们这儿住宿？”

“谁知道他们是什么用意？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呢！别说了，睡吧，明天要早起呢。

咱们在这儿胡猜乱说，犯了他们的禁忌，被他们知道，咱们脑袋明天可能就不会在脖子上了噢！你...你.....”

中海突然出现在房中，两名店伙惊得直打哆嗦，恐怖地往床旁退。

中海以黑中蒙脸，两店伙无法看出他的身份。他堵在房门口，平静地说：“诸位不用害怕，请问黑旗令主留下的两个人住在那间上房？”

“在.....在西.....西跨院上.....上房。”

“劳驾，请带在下前往一行。”

“这.....这.....”店伙恐怖地叫，语不成声。

“走罢，你只须站在远处指点.....”

话尚未完，中海突然将灯吹熄，迅疾地贴在门后。

门外廊下暗影处，传来低沉的低喝：“老兄，出来吧，不必劳驾店伙指引，咱们湘西谭氏兄弟恭候大驾。”

中海大踏步出房，在廊下叉腰屹立。天宇中万里无云，星月交辉，洒下满地银光，寒露侵肌。他所站之处附近三丈内空荡荡地，左右皆植有几株扁柏，假使有人从扁柏下用暗器袭击，十分可虞。但他不在乎，向左面的柏影低叫：“两位若是黑旗令主的弟兄，便请出来说话。”

两黑影徐徐出现，黑头巾，黑劲装，左手握着连鞘长剑，身材中等，极有风度地缓缓走近。月光下，两人的脸孔皆无所遮掩，都是国字脸堂，留着短须，面色有如重枣，看来年纪约在五十左右，一看便知是亲兄弟，相貌相同；打扮一式。两人在两丈外止步，左首的人说：“阁下的胆气高人一等，在下佩服。”

中海淡淡一笑，说：“老兄过奖了，语声发自三四丈外，两位的足音也瞒不了在下，似乎用不着顾虑两位在房外袭击，与胆气无关。”

“有道理。足下可否以真面目相见？”

中海拉掉蒙面巾，冷冷地说：“有何不可？在下并未打算偷偷摸摸。”

“噢！大地之龙。”左首的人讶然低叫。

“不错，正是区区在下，两位是……”

“在下谭家昌，舍弟家盛，在令主手下供驱策。”

“黑旗令主一代英豪，亦正亦邪，亦侠亦盗，为人不失豪杰之风，为何甘心受龙虎风云的驱策？”

“有说乎？”中海冷冷地问。

“这些事，尊驾最好不必过问。”谭家昌也冷冷地答。

“阁下找咱们的令主，请教有何贵干？”谭家昌接口问。

中海似乎有所发现，徐徐凝神四顾，一面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在下今晚的来意……”话未完屋顶陡地传来一阵长笑，有人得意地高喝：“尊驾的来意，定然是昼间以为有机可乘，所以晚上来说动天南三剑，有意进行策反阴谋，不错吧！可惜你枉费心机了。”

中海心中暗惊，但镇定地扭头上望，发现瓦面上站着三个黑影。远处的屋脊上，月光下，隐隐可见不少伏在瓦面的人影。对面屋脊上，五六个黑影也徐徐站起，刀剑的光芒闪闪生辉。

左面柏树影下，缓缓升起三个劲装大汉。右面屋角，幽灵似的闪出四个灰袍老人。他暗暗心惊，暗说：“糟！我陷入重围了。”

对面瓦面上，传来马面无常愤恨的叫声：“让他说完，看他能供出些什么来。”

谭家昌呵呵一笑，接口道：“大地之龙，你看清了么？”

中海暗中戒备，沉着地问：“阁下，看清什么了？”

“尊驾的处境，你难道没有看出凶险？昼间天南三剑籍故推托，让阁下从容脱逃。马副坛主料事如神；知道阁下必定与天南三剑有勾结，且料定阁下必定会去而复来，阁下的坐骑还留在店中呢。因此将天南三剑打发走，布下天罗地网等候阁下光临，果然不错，阁下下来了。”

中海心中焦急，但仍从容地问：“阁下不是黑旗令主的人？”

“哈哈！当然是。但是投弃令主之前，咱们兄弟原是会主的亲信，奉命打入黑旗盟卧底。”

中海已留心退路，知道不能再拖了，正想走，对面屋上马无常已率领四个大汉飘下院中，掠近冷笑道：“阁下，你已进了网入了罗，想自恃了得硬闯，不啻是自寻死路。先定下神，咱们谈谈。”

中海呵呵笑，说：“没有什么可谈的，尊驾如想从在下口中套出口风，就不必枉费心机了。”

“真的？”马面无常怪声怪气在歪着脑袋问。

中海心中一动，忖道：“龙虎风云会与黑旗令主之间，存在着猜忌与不信任的种种问题，我何不利用机会，替他们之间增加磨擦，增加他们之间的冲突，岂不妙哉？”

打定了主意，他词锋一变，似乎软弱了许多，说：“在下相信是真的，你说吧，在下洗耳恭听。”

马面无常傲然地用手向四周一指，说：“你从后冲来，未进入店后咱们就盯住你了，所有房间的灯光全熄，你果然上当飞蛾扑火向唯一的灯光找来。瞧，四周全是本会的高手名宿，没有外人骚扰，你不可能再找到白天那么容易的脱身机会了。”“哦！你要说的就是这些话吗？”

“不必焦急，请听下文。马某的身份阁下知道么？”

“呵呵！大概是贵会的副坛主，谭兄已经透露过口风了。”

“本会会主之下，设有副会主分为内主坛和外主坛。主坛设坛主一人，副坛主四人之外分天下为五路，府州设立分坛。不论主坛分坛，皆设十六煞神与二十八宿，之下便是弟子。

坛外的弟兄，则分称会友及会众，可以说，本会实力雄厚，天下豪杰归心，高手名宿网罗殆尽，风云际会龙聚虎集。阁下以区区一人之力，敢和本会作对，马某不能不佩服阁下的胆气，但也深对阁下不识时务的愚蠢行为感到不以为然，马某虽在江湖只算得小有名气的人，但荣任本会外主坛副坛主，负责与黑旗令主联系转达会主的令谕。”

“请教，黑旗令主在贵会……”

他是本会西路会友，但不久他将正式荣任归州分坛护法。”

中海冷哼一声，冷冷地说：“黑旗令主一代人豪，只配任贵会一位分坛护法？岂有此理！斌会这种用人作风，未免令天下英雄寒心。”

马面无常笑道：“阁下是替令主抱不平罗？”

“正是此意。”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本会的弟子，入会与否决不勉强，正式入会必须由坛中弟子引火上架盟誓参拜祖师圣像，不然只能任会友。黑旗令主能荣任分坛护法，已是破例的宠幸了。这是因为令主的黑旗盟总部在施州，归州扼三峡之中，也是令主的西路门户，所以让他任归州护法，可以照顾施州总部的事，不然还轮不他呢。”

“哦！原来如此。”

“昼间阁下的表现，深令马某佩服，论胆识，论艺业，足下皆高人一等，因此……”

“因此，阁下要誓除区区而后快罗！”中海轻松地接口。

“正好想反。马某在会中地位虽然不算太高，但举足轻重，在会主之前，说话甚有份量。因此马某不追究你击杀海宇五涟、击毙凤阳七女中的五女等等大罪，愿荐引阁下加入本会为弟子，所以用计骗走燕山四位前辈，专诚和阁下开诚布公谈谈。”

“燕山四前辈在贵会的地位是……”

“是外主坛护法。但足下不必担心，他们也许不会记怀昼间大意失手之恨。”

“阁下的意思是……”

“很简单，有两件事和你商量。其一，在下荐引你入坛加入本会共襄风云盛举。其二，把阁下与黑旗令主勾结的事说出，咱们好好研讨，希望及早纠正令主行事的错误，免得伤了足下与令主之间的感情。”

“哈哈！绑下的话倒是十分动听。”中海大笑着答。

“阁下意下如何？”

“不说也罢，说起来阁下必将失望的。”

“马某有自信，不会失望的。阁下是聪明人，当然知道权衡利害，在本会六十余高手重重围困之下，你会知所抉择的。常言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不是么？”

中海举目四顾，老天爷！在如银月色之下，四面八方屋上都布满敌踪，若想脱出重围，势比登天还难，唯一的希望是能冲开一个缺口，利用夜色脱身。而该死的月亮明晃晃地，天宇中万里无云，地面上的一草一木也看得一清二楚，纤毫难隐，除了拚死硬闯，别无他途。

他一面相度形势，一面敷衍道：“不管怎样，在下须先见过黑旗令主之后再谈其他。”

“不行，马某不是你想像中的笨蛋。”

“阁下的意思……”

“限你立即答覆。”

“你不怕在下口是心非衍你么？”

“笑话！马某从不轻信任何人的话，给你吞服一颗本会的龙虎金丹，你便会对本会忠诚不贰了。”

中海心中一动，伸手说：“在下答应你，先让在下看看贵会盼龙虎金丹。”

马面无常伸手入怀，一名大汉叫道：“副坛主，恐防有诈。”

“哈哈……”马面无常狂笑，说：“不服金丹，他将死无葬身之地，服下了之后，他便和咱们共享富贵，何诈之有？他又不是傻瓜，难道连这点有关生死的大事也不会权衡取决么？”

说完顺手抛过一颗金色丹丸，约有鸽卵大小。中海伸手接住，放在鼻端猛嗅。但金色丹外包金色蜡衣，嗅不出药味。

他握住金丸，笑道：“能告诉在下金丸的作用么？该不是毒药吧？”

“是一种慢性补药，只是药力霸道了些，所以必须每月服用一颗化补丹而已。阁下想必知遗；人是大补之药，但如吃了过量，也会口鼻流血盈溢而死的。”

“那……那在下拒绝吞服。”

“你非吞服不可。”马面无常厉声叫。

中海摇摇头，说：“在下决不吞服，以保持对令主的忠诚。”

谭家昌大吼道：“废话！你这我从来都没见过。谭某在令主身侧三年于，他的朋友在下全见回，却与阁下陌生得紧。你定然是本会的对头派来策反令主的人，怎敢胡说八道？”

马面无常取下枣刺棍，高高举起厉声问：“说！你吞还是不吞？”

“见过令主之后，再吞并未为晚。”中海答，立即准备突围，左手移至皮护腰上准备拔飞刀。

“不行，吞。”

中海不再回答，反将龙虎金丹悄悄放入百宝囊。

“吞！”马面无常大吼。

中海突然冲出，人影似电，吼声震耳：“你做梦！”

“铮”一声巨响，沉重的枣刺棍崩开了刺来的一剑，接着，传出一声狂叫，马面无常的枣刺棍凌空扔出，他的右胸射入一柄飞刀，旋转着向侧仆倒。

两名大汉左右齐上，人影急动，“嗤嗤”两声错剑的怪响传出，三人同时飘退，火星飞溅。

中海被震退八尺，心中一懔，这两个大汉内力之浑厚简直骇人听闻，剑法亦超尘拔俗，居然能将追电剑错开，将是一大劲敌，千万不能让他们缠住，不然死定了。

这瞬间，瓦面上一声长啸，三名黑影飞扑而下。后面客房中，四个黑影一闪即至，四柄沉重的鬼头刀急挥而上，来势奇猛。

是走的时候了，他一声低啸，突然暴退，银虹连珠飞射，旋身向客房冲，吼道：“打打打！”

“啊！啊……”狂号声惊心动魄，从后面冲上的五名使刀大汉，在百发百中的飞刀下仆倒在地，中海在冲至廊下的刹那间，一声虎吼，向上挥出一剑，将凌空下扑的一名黑影削断了两条腿，挫身跃过冲到的使刀大汉顶门，一跃上廊。

这瞬间，屋角的四个灰衣老人一声狂笑，四种奇异的暗器齐飞，一闪即至。

中海是暗器大行家，千手哪吒云峤不但教他使飞刀，对各种奇妙的暗器也多加指点，所以不用看飞来的暗器，由对方的得意狂笑中，已猜出是诡异霸道的玩意，大意不得。他越过体，人向下落，却不站起迎暗器，顺势挫倒突然贴地向里急滚。

“刷刷刷刷……”奇异的啸声从上空掠迥，但见无数的淡淡黑影在上空飞舞，异啸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可是，他在地面滚动，暗器在他预定冲过的地方飞舞，却未料到他会机警得贴地滚进，暗器失去了准头，全部落空。

快！快逾电光石火，生死关头，怎能不快？他几乎连吃奶的力气全用上了，滚到了房门下，追电剑注入内力，一绞一崩，木门应剑而毁，下半截破了一个大洞。他像个老鼠般一窜而入。

身形窜势未止，房中突然大放光明，三名躲在门后的大汉有一名点亮了油灯，两名大汉大喝一声一把双刃斧和一根子母棍猛劈而下。

必须抓住机会脱身，用不着浪费时刻，他手脚猛撑地面，宛若弩箭离弦，贴地射出丈外，到了房后的壁根下。

“卡喳！当！”子母棍和双刃斧砍劈在他靴底后面的方砖上，火星直冒；没上。

他在壁根挺身站起，追电剑紫影急闪，奋神威向壁上猛挥，同时抓起一张木橙，向灯台掬去。

外面呐喊如雷，高手们纷纷向房门涌。

有人叫：“把住左右客房。上屋，防他破瓦逃走。”

“砰澎！”油灯熄灭，房中立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轰隆！”有人击破窗户，抢入房中。

追电剑注入了内力，加以他已全力施展，尺余厚的泥墙虽比砖墙难对

付，但神剑削铁如泥，绞撬旋扭之下，片刻间便出现了一个大孔。

房中漆黑如墨，这刹那间，冲入房中的人，谁也不敢先亮火摺子，怕被中海那阎王令似的要命飞刀击袭，短期间甚至还不敢移动脚步，以免发声暴露隐身的地方。

有人听到壁土的落地声，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冒险大叫道：“在外面亮火把，快！”

谁也没想到中海能掘壁而出，便宜了他。用泥土的墙，锤压得坚实无比，厚有尺余。建时用的木框有些宽有两尺，便会有两尺厚的土墙。这种墙偷窃盗最感头痛，必须一分分卖劲地撞，不像砖墙可一块一块撬下那么容易。

如想在极短期间将墙挖开逃走，事实上绝对无此可能。因此墙后近城根的死角上，没有人把守，只有十余名高手在瓦面防备他破瓦而出。

中海一面挖墙，一面用碎土向各处掷击，以扰乱已经入室的人，只片刻间，他仗追电剑的神威，挖开了一个两尺大圆孔，向外一钻，溜之大吉。

屋后有一道水沟，通向城根，秋冬之交，沟中无水，他伏下身躯，沿沟急窜。

从院墙的沟口爬出，不远处便是城根。他一咬牙。潜院墙向街后急掠。不久，店中人群四散，二十余个黑影沿沟追向城根，大部份高手开始在店中狂搜。

中海从后街绕出，上了店左邻屋的瓦面，伏在接近店房一面的飞檐下，凝神留意着店中忙乱的人影。四处灯光通明，他看到所有的人全都穿了黑劲装，也全黑帕包头，左臂缠了一条白巾。

而先前所见的四个灰衣老人，虽没穿黑劲装，也没缠包头，但左臂上仍然绕有白巾。看人群乱闯到处穷搜，心中一动，便将里面穿的白汗衫撕出一条白布带，往左臂上一缠。再将紫劲装的内衬撕下一大块，将头发缠住。深紫色的衣裤，在月光下看去，与黑衣相同，如不仔细留心细察，不易分辨的准备停当，突听一个宏亮的嗓音叫：“这家伙机警绝伦，狡猾万分，不会躲藏在店中的，咱们分开来搜，加快脚程把守出城的要道。”

接着有人在分派人手。不久，十二名黑影从店门奔向大街。接着又出来了十二个人，为首的人在下面叫：“走！咱们上屋，留心察看他是否由屋上逃走，咱们由屋顶搜向城西。

上！分开走。”

房屋都不太高，风声凛凛，第一名黑影从中海藏身的檐角上了瓦面，第二名接着一跃而上。

他等到第十二名黑影应上，立即向上一翻，轻如鸿毛，像个无形质的幽灵。

十二个人分为四批，按四个方位向西飞掠。街上的房屋高低不同，参差错落，上下之间，不可能互相照顾策应。看看到了西大街的尽头，前面那家伙刚飘落一栋矮屋的屋顶，前面是一栋高出一层楼的建。前面两人已经跃上，最后一人急行两步，提气腾身而起。

可是，身形刚起，脑门便挨了致命一击。

中海将人击倒，将体塞在脊角的暗影中，向上跃登，追踪前面的人向西走。

前面两人不知同伴已换了人，纵上跃下向前急掠。中海赶上了第二个人，大敌当前，慈悲不得，石手拉了一把飞刀，突然从那人的右侧掠过。这

个黑影身手不等闲，耳力不差，居然发现身后有人加快追上，扭头一看，便看到中海的装束和臂巾，大意地以为是同伴要赶上来，毫无戒心地转头留意脚下。

中海在超越的刹那间，左手一钩，钩住了对方的脖子，右手的刀子已经插入对方的肋下一绞一扳没有任何击音发出，他已将人宰了，将首塞在瓦椽上，再追逐第一名黑影。前后相距不足两丈，可笑前面的黑影居然毫无所觉。

前面出现一座宥后花园的大宅，所有的人全分道绕过，他在前面那人折向左面矮屋的瞬间赶上了这家伙大概是个冒失鬼，一面沿屋脊掠走，一面低叫：“老三，急什么？别抢先。”

中海已到了左侧，伸手一勾，说：“你太慢了。”

右手勾住对方的喉部，左手一掌在耳门劈下，挟着人跃下花园，从花园的左面连越三条小巷，在一座马厩旁的暗影上伏倒，将人放平，先拉脱对方的双臂关节，再在双环穴上点了两指头，方着手用推血过宫手法将人弄醒。

这家伙是五短身材的中年人，背上的兵器是霸王鞭，固然不是庸手。神智刚清“咦”一声怪叫，便待站起。

写S孟シ嵌匕诙苑降男“股希 第挚じ谱叛屎恚 沂值姆傻对该苑降谋羌馍夏子四イ 秃鹊溃\*“老兄，要命的就小声些，问你一句答一句，不许隐瞒，不要命的话，太爷送你走路。”

黑暗中看不清面容，但中海的声音他却分辨得出来，吓得浑身发抖，恐惧地叫：“你……你是……是……大……大地……”

“不错，大地之龙。”

“你……你……”

“我问你，黑旗令主目下在何处？”

“饶……饶我，饶我……我……确……确是不……不知道。”

中海用飞刀尖塞入他的鼻孔，冷笑道：“废话！你吐不吐实？”

“兄台明……明鉴，在……在下只知他……他们向南走了。”

“不到黄河不死，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哼！你……”

“我……我发誓，确……确是不……不知道。只……只知副坛主说，正……点子已……已过了遂平，要……要他们向……向南追。”

“正点子是谁？”

“听说是……是天……天玄剑的女……女儿。”

“黑旗令主的手下，是不是有安庆双丑在内？”

“有……有这两个人，是……是会主派……派去黑旗盟卧……卧底的。”

“人呢？”

“在确山。”

“乱说！黑旗令主午前在高升栈，双丑怎会在确山？”

“黑旗令主……这次来了五……五批人，两……两批在庐山，两……两批在……在遂平，一……”

一批在……在濯马庄。”

“湘西谭家兄弟目下走一路？”

“他们往……往南搜的。”

“好，念在你为人干脆，饶你一死，但得昏睡到天明。日后请转告马面无常，太爷手下留情，飞刀仅射伤他的右胸，留下他的狗命，要他不必管太

爷和黑旗令主的事，不然下次太爷将射穿他的心。”

说完，制了对方的睡穴，将人塞入马厩中，向城南如飞而去。

搜向城南的十二个人有谭氏兄弟在内，他们沿南大街两侧的小巷向前搜，进展甚慢，一再转折，耽误了不少时刻。到了城南附近，中海已先到一步等候他们了。

一比十二，对方是否有高手在内，难以估计，中海不得不慎重从事，俾免自陷绝境。因此，他藏匿在一道屋脊上伏倒向下瞧，注视着逐渐搜近的人。在明亮的月光下，他看到谭氏兄弟走在右侧，显然走在前面的人身份，地位和艺业，都比谭氏兄弟要高。谭氏兄弟的造诣他未领教过，但决不会太差至少在内力修为上说，必定比他高明。

想起在客栈突袭马面无常时，那两个错剑震退他的人，他心中不由惘然，忖道：“我的练气基础太差，假使早两年遇上明师指点该多好？飞虹剑客邹老前辈所赠的两仪心诀根本是不可能练成功的练气术，我得再下些苦功才行，内力修为不够，即使有宝剑也无法和绝顶高手一拚！”

他对两仪心诀缺乏信心，在邹老人的三天指点下，竟知难而退，只遵照天玄剑所授的心法下苦功进展虽速，无如基础不够深厚，与那些浸淫于练气术数十寒暑的高手相较，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用而后知不足，碰上真正的高手，他感到自己确是差劲。假使不是他机警过人，并且剑术和飞刀术高人一等，可能早已死在别人的手中了。因此，他痛下决心苦练的念头，不断地驱策着他力求上进。

权衡实力，他不愿冒险以一敌十二，决定仍然宁可斗智不斗力，必须找机会将谭氏兄弟引开，在他们的口中迫出口供，并且设法离间黑旗令主与龙虎风云会的感情，扩展他们之间的裂痕，挑拨他们互相火拚。

他从后方绕出，紧蹊在谭氏兄弟的后面。

谭氏兄弟这一组共有三个人，另一个是个身材壮实的中年大汉，手提一柄哨棒，举止沉实，是个老江湖。

机会来了，这一组三个人进入一条小巷，与其他三组分开了，互相不见面，中间隔了一排房屋。

他拾起一小块瓦片，抖手向壮实大汉身后抛去，扭头便走。由壮实大汉的举动中，他知道对方很了得不敢过于接近，小巷中不易脱身，近身偷袭太过冒险，必须将他们引走，远离其他的三组人。

“叭”声轻响，瓦片在地面坠碎。不但壮实大汉火速转身，谭家兄弟也闻声知警，迅疾地贴壁戒备。

“有贼！”他叫，向后狂奔。

二人急起便追，追出了巷口。

他折入另一条小巷，一闪不见。

“招呼其他的人，沈兄。”谭家昌向壮实大汉叫。

沈兄一面狂追，一面说：“不必了，是个鼠辈，咱们擒住他问问，不必惊动其他的人。”

中海沿小巷急掠，到了一处偏僻的荒野，往灌木丛中一钻，故意将树枝弄得扑簌簌怪响。

“那儿走？”沈兄飞步赶上沉喝。

中海已经取掉臂巾，窜至林后的矮草坪，向下一伏，再俯身蛇行向侧方远窜出十余丈，再将臂巾缠上。

三个人追至草坪，失去了中海的身影，沈兄在林缘向四周定神细察，四面鬼影全无，远处疏落地散布着一些房屋，可能是城西南的贫民窟。

“看这儿。”沈兄指着脚下说。

谭家昌瞥了一眼，低笑道：“由左面窜走了，这笨贼。”

枯草的叶片上，淡淡的白色浓霜有被人践踏碰触的痕迹，在月光下看得真切，一看便知。

沈兄冷哼一声，低声道：“谭兄，咱们分道抄出捉他来问问。”

“好，舍弟从右抄出，兄弟走左面。”

三人一分，相距五六丈向前急射。沈兄沿着中海所走的路急窜，单哨棒作势戒备。

中海毕竟江湖经验稍差，一时大意忘了留着霜痕，这一来，他不得不面对面应付突变了。在沈兄相距在三丈左右，他拔剑出鞘，左手拔出两把飞刀，徐徐站起。

沈兄见人影升起，再一看对方左上臂缠有臂巾，挺身急走两步讶然叫：“咦！你是……风！”

他喝问暗语，中海却莫明其妙，无法回答，信口道：“沈兄，是我。”

他早已听到谭氏兄弟和沈兄的对话，所以想将对骗倒，只消对方大意走近至两丈内，便可用飞刀塞了。

沈兄不愧称老江湖，一听口气不对，重新伏下叫：“谭兄，小心，在这儿。”

左右的谭氏兄弟相当机警，立时也伏下了，小心奕奕移近，形成三面合围。

中海见妙计落空，对方伏下之后，飞刀便不宜使用了，冒险向前移步，一面忖道：“必须速战速决，免得让他们召集同伴赶来声援。”

他可以用飞刀一举将对方击毙，但难在他必须留下活口，因此便不能射要害，况且对方的艺业还未摸清，飞刀能否有效还难以逆料。再说，经常使用暗器，说起来也不见得光彩，对方只有三个人，夜间用暗器有失光明。因此，他的飞刀迟迟未发，如不是生死关头，他还不打算用飞刀。

谭氏兄弟已接近至三丈内，沈兄以棍护身，站起叫：“阁下是谁？亮名号。”

中海哈哈一笑，说：“就是阁下要找的人。”

沈兄不再顾忌，欺上问：“你是大地之龙，可找着你了。”声落，仰天发一声长啸，发出警讯中海一惊，不迅速解决便糟了，一声长笑，疾冲而上，招出“落叶飞花”，展开抢攻。

沈兄有点顾忌，不敢硬接，扭身避招，哨棍拦腰便扫，棍中段的铜环发出巨响，立还颜色。

谭氏兄弟同声暴喝，长剑映月生辉，龙吟倏发，同时从两侧攻上，也截住中海的退路。

中海知道哨棒会析回，不能接架，接棍头棍身便会乘机捣入，接棍身棍头便会折回击到，他向侧飘闪三尺，一声低叱，旋身接住了抢来的谭家盛，“铮”一声巨响，双剑硬接，两人同向侧飘，半斤八两功力悉敌。

在未与长春子交手之前，中海不想发挥追电剑无坚不摧的威力，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击毁对方的兵刃，因此双方的兵刃一触即分，旗鼓相当。

沈兄乘机迫到，“老树盘根”急取下盘，“着”大喝一声。

中海如果后退避招，刚抢到的谭家昌必定可以捡便宜从背后下手，只好向上跃。

“哈”一声怪响，哨棍的棍头突然向上飞，“喳”一声自靴缘掠过，危机一发，左腿几乎送掉。

事急矣！不得不冒险用绝招制敌。

他的剑向下沉，“铮”一声抢制机先，将哨棍拨开，人如电闪，剑化龙腾，脚落实地招出“拂云扫雾”，抓起这刹那间的空隙，揉身抢入对方的怀中，剑气倏发倏敛。

这瞬间，他的剑刺入沈兄的左肋背。沈兄的棍尾一折，“噗”一声也击中他的左胯，凶猛的打击力道，将他向右震出八尺外，脚下一乱，几乎坐倒，人未稳下，谭家盛已然到了，兴奋的喝击惊耳：“躺！小辈。”

“接刀！”他几乎在同一瞬间叫出，发飞刀自救。

同一瞬间，沈兄“啊”一声怪叫，连退五六步，突然坐倒在地呻吟不已，左肋背血如泉涌。

“砰砰！”中海也失足跌倒，左胯的一棍他有点禁受不起。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谭家盛，满以为便宜检到了，一剑削中海的右小腿，十拿九稳啦！

岂知只顾杀人，却未料到中海突发飞刀自救，听到喝声，银虹已到，相距太近，想闪避已力不从心，百忙中猛一挫腰，剑向上拂。

“叮！”剑击中了飞刀的柄部，银虹一歪，仍然一闪即至，“喳”一声钉入右肩并稍下处，深入肺部。他浑身如受电击，猛地一震，再向前仆倒。

同一瞬间，谭家昌已一闪而至，一声怪叫，剑出“流星坠地”，刺向中海的胸膛。中海仰面倒地，背部刚着地，剑已刺落，命在须臾。超人的反应力令他奋勇急滚，反而向谭家昌的脚前滚去，追电剑脱手丢掉，一把扣住谭家昌的足踝，凶猛地滚动。

谭家昌的剑落了空，刺入地中半尺以上，仅从中海的左外侧擦过，伤了衣衫裂了一条小口子而已可是，他感到右脚胫骨像被千斤巨物所压，痛入骨髓，想撒腿后退，但踝骨已被扣实紧紧地压在地面无法收回，想用后面的左腿反击，奈何重心已失，无能为力。他“哎”一声怪叫，身不由己直挺挺地坐倒。

中海仍向对方的下身滚，背部翻上压住对方的下身，再一滚右手顺势反拍，“噗”一声闷响，拍在谭家昌的胸腹交界处的蔽骨上。

这地方是脆弱的要害，禁不起打，一掌下去，人全身都会发软，力重可以致命，力轻也感到吃不消，假使蔽骨受了伤，至少也得躺上三两个月。

“嗯！”他轻叫一声，痛软了。

中海一跃而起，拾回了追电剑。十余年来打熬出来的筋骨皮肉，不分寒暑风雨不懈的锻，使他禁得起打击。沈兄那棍他挨得起，只是疼痛感并未全消而已。

首先，他将飞刀取回，缴了三人的兵刃扔得远远地。三个家伙的伤势都不轻不重失去了反抗力。

远远地，有不少人影向这里狂奔，远着哩！

他一把将谭家昌抓起，“拍拍拍拍”右手发如电闪，先给对方四记阴阳耳光，再放倒在地用膝盖压住对方的小肌。

“老兄，你先苏醒苏醒。”他恨恨地叫。

谭家昌有种，发出一声糊的咒骂。

他的右手食指指点在对方的眼上，凶狠地说：“问一句答一句，不从实招来，太爷先挖掉你的眼珠子，再割断你的手脚大筋。”

谭家昌横不起来了，凶焰全消，哀叫道：“请……请高……高抬贵……贵手。”

中海的声音相当大，是说给沈兄听的，问道：“你是风云会派到黑旗盟卧底的人，除了你兄弟两人，还有谁？说！”

“在下委……委实不……不知，会主高……高瞻远瞩，深谋远……远虑，人所难测。到底有……

有多少，谁……谁也弄不清。”

只消听谭家昌的口气，中海便知必定问不出什么结果来。长春子老谋深算，早已事先默默布置爪牙，分配至各地打入江湖豪群的内部，每个人除了知道自己是风云会的人外，不会知道其他会中派来的人。

正如谋杀他父母的主凶一般，由一人出面收买第一个凶手，第一凶手收买双头蛇，双头蛇收买虎爪追魂，虎爪追魂再找到疤眼老三。动手时临时聚会，暗中行凶，事后各散东西。

因此任何一个人出了意外，线索便会中断，除非找到其中一人逐个追索，不然决难找出主事的人。

要想弄清风云会分派至各地活动的人，必须找到首脑方能迫出。即使逼死谭家昌，也必定问不出结果的，用不着枉费心机，同时，他并不想追问，赶来声援的人快到了，他必须走。反正引起那位称为沈兄的人起疑，他便算是达到目的了。

他再抽了谭家昌四耳光，沉声道：“记住了，老兄。你是令主的人，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江湖上最犯忌的事就是吃里扒外，伏线卧底亦为人所不齿。要就忠于令主，不然就离开黑旗盟回到龙虎风云会去。记住，大爷警告过你，要在令主身侧恋栈不去，干你那卑鄙的勾当，大爷会好好的整治你，或者禀明令主，由令主决定你的生死。别再寄望龙虎风云会可以永远庇护你的安全，要杀你真是易如反掌，任何时候你兄弟俩都可以发生意外，决非空言恫吓，反正你自己心里明白就是。”

说完，向远处急掠，去势如电，三两起落便消失在茫茫暗影中。

听说施姑娘已经过了遂平，他心中大急，回到先前买食的农舍，草草度过一宵。他的金银并未遗失，买了一匹建骠，换上灰直，脸上找一包黄果子捣碎做染料，加上些少明矾和锅灰，脸面和手脚变了颜色，成了一个庄稼汉。

整个人变了样，成了一个背部微驼的村夫。灰夹袄直加上一双多耳麻鞋，头顶盖上一顶老旧的三片瓦。破包里背在背上，破荐垫下藏了用布包好的追电剑。跨上骠背向确山驰去。

任何人看了他的打扮，都会以为他是个骑光背骡赶集的村夫。

事先，他已打听清楚遂平至确山途中的地名，但竟没有人知道濯马庄在何处。他想知道黑旗令主有一批人留在濯马庄，不知有何阴谋。同时，他也希望安庆双丑已从确山赶来濯马庄会合，也免得到确山和小襄王碰头。

他却不知，一天一夜中，施姑娘已经深陷牢笼，危在旦夕。

日日月半年来，她居然敢四出奔波，代父传信给各地的友好，要他们及早藏身，真够辛苦的。这次他从京师到南京，走徐州进入河南，目的是到

许州暗访乃父昔年的好友八爪苍龙丘宪。这位的老前辈隐世二十年，宛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任何人也不知他下落，仅谣传他呆在许州，连乃父天玄剑也不知他老人家的下落。

行走江湖其间，少不了经常伸手打抱不平行侠仗义，没想到在徐州挑了龙虎风云会的秘窟，露了行径，惹下了天大的麻烦。恰好碰上小襄王正在归德附近行脚，看穿了她的底，为了慎重其事，暗中调动大批人马捉她。

她蒙在鼓里，丝毫不知已经被人钉上了。幸而她为人谨慎，飘忽不定，钉梢的人疲于奔命，消息经常中断。这就是小襄王不敢操之过急的原因。

她到了许州，白费了几天工夫，得不到八爪苍龙的消息，反而让小襄王有从容布置天罗地网的时间，真是天意，合该她倒霉。

她离开许州后便化装成小流浪汉的身份，不再急于赶路，坐长程马车直放湖广，想瞒过江湖人的耳目，居然被她平安地到达遂平。

遂平有骡车站的分站，乘客在这儿上下。站中有黑旗令主的眼线，也有龙虎风云会的暗桩。她居然瞒过了龙虎风云会的人，却逃不过黑旗令主布下的眼线。

黑旗令主一代大豪，只因交错了郎友，与长春子的得意门徒湖海散人结为知交，反而被湖海散人所算，被迫替龙虎风云会卖命，内心的痛苦不言可喻。因此，他虽发现施姑娘，却不敢声张，暗中安排要让姑娘平安脱险。

可惜，事与愿违，白费了一番心血。骡车站中，先前在五里亭遇上汝州五霸的大车也在这儿下客车把式以及车中的客人，将遇难的事加油添醋地传出，引起了不安的骚动。消息传到了姑娘耳中，她心中暗惊，认为遂平可能有大批江湖人活动，决非佳兆。目前敢于在江湖上明目张胆胡作非为的人，非龙虎风云会莫属。她不敢再多逗留，必须及早离开为上。

马车预定在遂平停留两刻时辰，然后南下，夜宿南乡集，次日已牌时分到达确山，但她心中有所顾忌，等不及急于上路，便赁了一匹小驴，急急南行。这一来，反而引起了龙虎风云会暗桩的注意，终于被人看破了她的伪装，立即飞骑禀报确山的小襄王。

至于马面无常，这家伙奉命在遂平阻止施姑娘可能随行的同伴，用不着他前往动手，他却缠住了中海，同时遣走了黑旗令主留在遂平的人。

黑旗令主早一步发现施姑娘，苦于有龙虎风雩会的人在旁，不能贸然出面，只好先带着人走了。

驴车店出租的小驴十分扭，它永远不会听从顾客的驱策，永远用不慌不忙的步度走路，有时甚至会作弄客人，说不走就不走，任凭鞭策死不听命。毛病来了，它会往沟边走，会往树干上擦，把客人吓得心惊胆跳。

这种驴不用赶驴的人，各站的驴皆行走着固定的路线。客人先交租钱，尽避牵走可也，店里的人决不怕客人将驴骑跑，因为小驴到了目的地之后，连止蹄的地方也有一定处所，到了站，它决不会多走一步，等候管驴的小前来带它上厩，客人根本无奈他何。

施姑娘骑上小驴，蹄声得得向确山赶。她心中焦急，小驴可不急，慢条斯理从容不迫，急得姑娘心中冒火，用上了硬劲。偏偏小驴不买账，反而愈走愈慢，欲速则不达。

她渐渐心中纳闷，怎么后面不见有马车赶来？

并不怪，龙虎风云会的好汉们，已经封锁了交通，南下的车马，全被拦阻在城南十里地的吴庄，翌晨方解除封锁。他们做得太过份，反而因此引

起了姑娘的疑心。但在龙虎风云会看来，认为这种举措可以阻住泵娘随后而来的同伴，却未料到姑娘只有一个人，并无同伴。

遂平到濯马庄，整整五十里。这是一座小河旁的三家材，原称三马庄，有三家姓马的人在此地落业生根。

两年前姓马的迁走了，由一家姓翟的人买下了这一带的田庄，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土寨，将西南面的丘陵地带开设成一个占地广扩的大牧场，养了三百余匹健马，上千头牛羊。小河穿过丘陵地带，向东流入汝河，牲口经常在小河旁饮水，在河的南面草原和灌木丛中奔驰。因此，小河被人称为濯马溪，土寨子因溪出名，附近的人戏称它为濯马庄，意思是姓翟的来了，洗掉了原来的马姓三户人丁啦！难怪中海在遂平庄打听濯马庄，当地的人一问三不知。

濯马庄的人在本地只算是新迁来的土财主，但在江湖中却是大大有名的，绰号称神爪需蛟，姓翟名俊贤，黑道朋友无人不知。没人不晓。目前他改了名，不叫俊贤，叫荣茂。当地的人因为他生得高大凶猛，黑脸膛乱虬须不怒而威，所以称他为霍爷，背地里叫他做黑煞神。

神爪黑蛟本是太湖的水寇，上了年纪爱惜性命，不再干打家劫舍的风险勾当，急流涌退洗手做良民。他是玉麒麟成君玉的好友，事实上他根本无法摆脱杀人越货的强盗生涯，暗地里仍与那些赋子贼孙保持交往。

他看上了这处通衢大道的好所在，不但风水佳，而且西南角百十里绵绵不绝的丘陵地带，向西南伸展至确山县西北的朗山、竹沟，不但可以作为大好的牧场，更可作为逃匿的好地方。因此，他带来了一群凶神恶煞，神不知鬼不觉地收拾了马家三户的人丁，建起他的濯马庄。

玉麒麟是龙虎风云会的内主坛副坛主。内主坛和外主坛都设有四名副坛主，但内主坛的权力比外主坛大得多。内主坛掌理决策，外主坛负责执行。因此，他与马面无常在名称上皆称为副坛主，但一内一外，事实上完全不同，外主坛的人，对内主坛的风云人物一律行晚辈礼。

神爪黑蛟因友而贵，因此也成为龙虎风云会的会友，濯马在也因此而成为龙虎风云会的秘窟和宿站，也是情报的搜集与交换中心。牧场中，零星散布着不少秘密房舍，藏污纳垢，危机四伏，不许任何人在附近乱闯。

濯马庄建在官道的西南，相距约十来丈，路旁设有两间野店，前后五里之内没有村舍，贪赶路而错过宿头的人，可以在这儿打尖投宿，马贩子则可沿大车道入庄，自有人加以照顾。往来的朋友，自然得经过许诺盘查，方可入在投帖拜会庄主。

施姑娘午间从遂平出发，按行程，她该在濯马庄以南十里地的黄西集投宿，半天走六十里，小驴胜任愉快。

可是她和小驴闹上了扭，看看黄昏已临，距濯马庄还有十里远近。

沿途她一直不见南下的车马，心中起疑，不由她不提高警觉。偏偏该死的小驴找她的麻烦，歪歪倒倒摇摇摆摆地愈走愈慢，看光景，她必须及早落店了。但骡车店在黄西集，她不能在半途找地方歇宿，一气之下，她下了小驴，气虎虎地牵着驴儿赶路。

小驴怎强得过她？先是挣扎，最后被拉得受不了，乖乖地跟着急走。

暮色四起，落日余晖映得大地一片火红，远处炊烟袅袅，群鸦归巢。她焦急地向前眺望，笔直的官道上空荡荡地鬼影俱无。

“糟糕！这该死的小草驴可把我坑惨了。”她恨恨地咀咒。

蓦地，她听到身后蹄声急骤，两匹俊马已到了后面里余的官道弯曲处。

她想：“找个人来问问，看前面可有宿处？”

不久，蹄声如雷，两人两骑并辔骑来，渐来渐近。

“吆喝，慢些儿！”她压着嗓子大叫。

小驴突然一声怪叫，猛地一蹦，“拍”一声绳倏断。

她吃了一惊，骂道：“你这该死的畜生！”

她想抓起驴络头，小驴却发起性来，像是离弦之箭，跃过路侧的水沟，落荒狂驰，渐渐去远。

她长吁了一口气，不再追赶，气愤地自语道：“早知如此，还不如靠一双腿赶路呢！这该死的臭驴。”

两匹马勒住了，骑士是两个五短身材的生意人，右面那人笑道：“小兄弟，有麻烦么？”

她只好苦笑，说：“别提了，我的小驴跑掉啦！老兄，前面有宿处么？”

“八九里地是濯马庄，那儿有客店。这样吧，咱们带你赶两步，明天再来找驴，可好？”

她怎能和陌生的男人同乘一匹马？当下摇头拒绝道：“谢谢你，小可还能走，两位请便。”

两骑士并不坚持帮忙，说声“得罪”迳自策马走了。八九里路不久便到，奔到了丁字路口，一名骑士向挑着灯笼店伙叫：“点子将到，少庄主来了么？”

“刚到，入庄不过片刻。”店伙高声答。

“小心了，留下她。”

“小的理会得。”店伙答。

马匹奔入岔路，冲入庄门不见。不久，数十名大汉将小店四周团团包围，伏身在树林丛草中，严阵以待。

庄中灯火尽熄，但大厅中灯火通明。中间的虎皮交椅上，踞坐着小襄王，右首是黑旗令主叶星河黑旗令主一袭黑袍，佩着七星剑，脸色阴沉。他就是在雁石从子午断魂手中救出中海的黑袍老人。

两侧的大环椅上，坐着麒麟双豪，人熊的伤势已经痊愈，依然龙马精神。之外是玉书生荆伟明、云栖生、司马长青。天南剑客薛冠生，三生全到了。凤阳七女剩下的两个也在座。

天南三剑默默地坐在最远处，冷冷地注视着小襄王。

方的剑向上飘，接着剑虹下沉，贯入对方的小肌。

她斜身从侧掠过，到了墙下飞跃上墙，扭头一看，施汝正脚下虚浮地奔来，后面灰影如电；快追近身后了。

只消看第一眼，她便知施汝受了伤，大吃一惊，猛地将剑脱手飞掷。

追施汝的人不敢用剑攻上盘，怕失手将正主儿刺死，正俯身出剑，点向施汝的腿弯，却不知上面有剑下降，“喳”一声贯入他的后脑，一声未出便向下仆倒。

施汝右肋被金刀卓泰撞伤，但要不了他的命，咬紧牙根向上纵，脚下一触墙头，浑身突然一软，向下便坠。

素素一把抓住他的手，背上便跑。

施汝低声道：“入庄，由庄中脱身。”

素素也恍然大悟，高手全在在外，庄中该是最安全的地方，沿寨墙跑

怎跑得了？她向下纵，果然下面没有人。

“入屋放火，向东走。”施汝在发令，扭了扭身子，又道：“我不行了，放下我，我替你阻止追兵。”

“不！咱们生死相共，患难同当。”素素叫。

“放下来，你的安全与否，关乎江湖大劫，我算不了什么的！”施汝挣扎着叫。

“闭嘴，你把我素素看成什么人啦？”

辩论声中，窜入一条小巷，又进入一所大宅院，遇上一群女人，灯光下，人影乱窜，喊叫声大起两人抢入内间，夺灯放火，再由屋后窜出。屋后是马廊，素素心中一动，接过施汝的剑，说：“好，快！”打开廊门，在几匹健马身上刺了几剑，砍开所有的木栏，马见受惊向四面八方狂奔。

两人弄了两匹马，用绳索做了两个套圈，捆住马腰，脚套入后面的圈中，手拉住前面的圈套，并控住络头的绳，一前一后向东狂奔。“在他们赶回之前，咱们必须从东面出寨。”施汝叫。

马嘶声大起，庄中大乱，赶回庄中的人已经入庄，两匹马却奔向东庄门。

小襄王太过自信，作梦也没料到施素素非但不向荒野逃命，反而从庄中脱身。因此，庄中没有高手防守，只有黑爪神蛟的手下小贼，派不上用场。

素素和施汝入庄之后，便在房舍中乱窜，等到小襄王率人赶回，庄中已经大乱，谁也不知道两人究竟藏身何处，像是一群被捣了窝的蜜蜂，循叫喊声发起处聚集，瓦面上人影起落，飘掠如飞，庄中各处马群嘶叫奔窜；乱得一塌糊涂。

要命的是大宅中火起，锣声狂鸣，庄中的人忙着救火，高手们也分散在各处搜人，谁也没想到人已经利用马匹走了。

马儿四出奔窜，施汝和素素藏身在马腹下，绕到了西寨门，寨门已闭，墙门楼两侧，四五名管门的大汉衣衫不整，迷惑地眺望着大乱的庄中人群。

“硬闯，上！”施汝叫，滑上了马背，踢掉套圈。

素素的马冲向门下，突然脱出马腹，人似怒鹰冲霄而起，跃上高仅丈余的寨墙。

一名大汉吃了一惊，退了两步叫：“什么人？你……”

“阎王老爷！”她叫，冲上一掌挥出。

大汉百忙中伸手急封，一面拔刀一面叫：“鸣锣报警，老三，啊……”

姑娘不等他拔刀，另一掌急出，闪电似的劈在对方的右肋下，肋骨应掌立折，她伸手找出对方的单刀，一声娇叱，旋身一刀扎向从后面扑上擒人的另一名大汉的胸口，刀光一闪，刀尖透后背而过。

施汝已用剑刺倒另两名大汉，叫道：“下去，快走！”

两下跃下寨墙，向西面的荒邻牧场的陵地带落荒而逃。

门楼上锣声震耳，警讯传出了。

不久，大群人马出了西寨门，漫山遍野向里搜，同时，另一批人马沿牧场的小径全力驰向远处，要截住西面山区的退路，阻断两人的窜逃方向，天明不久，各处的截击人马已布置妥当，牧场镑地通道全部封锁完成，就等警讯传出的时刻到来。

牧场中心的一栋木屋中，暴跳如雷的小襄王带了一群人坐等，咒骂着昨晚把守西面的人。

分配在各地守候的人，以及负责策应巡逻的小组，皆携带者警锣和流星箭，任何一处发现两人的踪迹，只要警锣一响，或是流星箭升空。所有的人便会从四面八方奔来接应，准备得十分周到，看来两人插翅也难飞出这处丘陵区。

一匹健马从庄中驰出，直奔牧场中心的木屋，马上的骑士浑身大汗，在木屋前下马，由门外的警卫将他引入屋中，木屋内，小襄王气尚未消，对高大如熊，满脸虬须宛似锅底的黑爪神蛟暴躁地说道：“你说，牧场外围所派的人手够是不够？”

黑爪神蛟摇摇头，说：“西南至朗山的路径太过隐秘，林深草密，委实抽不出人手……”

“胡说！难道你不能将庄中的人抽调出来么？”

“只……只是，万一有人到庄中闹事……”“废话！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前来捋虎须？快去，把庄中能派上用场的人通通给我找来。”“是，属下遵命。”神爪黑蛟无可奈何地答。

火眼毒猴安逸地半躺在睡榻上，接口道：“少会主，何不命天南三剑带人前往？”“金前辈，万一他们心怀叵测，反而纵走……”

“呵呵！放心啦！咱们的人在外围，天南三剑不是笨蛋，不会自找麻烦的，把黑旗令主放在东面最不关重要的处所把守，一东一西，他们便不敢狼狽为奸了。”

小襄王深以为然，向一名灰袍老人说：“周前辈，请劳驾以金云玉版令谕知黑旗令主遵办，马副坛主不在这儿，与黑旗令主联系的事，有劳前辈了。”

灰衣老人颌首微笑，站起说：“少会主放心，本座理当为少会主分忧。”

灰衣老人和神爪黑蛟辞出，远途驰到的骑士到了，在门口便行礼高叫道：“外主坛弟子刘同春，奉马副坛主之命，有事禀报少会主。”

“进来，遂平方面有事么？”小襄王颌首问。

刘同春擦掉汗水，急急地说：“昨晚大地之龙果然不出副坛主所料，当晚去而复来。”

“怎样了？”

“他竟然在重重埋伏数十高手合围之中，如入无人之境……”

刘同春将昨晚所发生的故事说了，最后说：“马副坛主身受重伤，但并无大碍，仍能指挥弟子们彻底搜查城里，可是已失去大地之龙的踪迹，特派弟子前来禀明少会主，大地之龙极可能已经前来找黑旗令主必须小心防范。”

谭家兄弟与沈前辈已乘车赶来，将昨晚的经过向少会主面禀详情，请少会主早谋对策，及早预防，黑旗令主被大地之龙说动，制止令主心生异念。”

小襄王一再遭受挫折，心情异常地乱，暴怒地叫：“混蛋，连一个大地之龙也对付不了，简直岂有此理！马副坛主自作聪明，贪功误事，自作主张假传口信，将金前辈四人骗来濯马庄，将黑旗令主的人也打发走，以致实力削灭，被大地之龙从容脱身，不但伤毙了本会不少弟子，更灭了本会的威风真该死。”

黑旗令主有什么要防的？他有人质落在咱们手中，吞下了龙虎金丹，每月必须向咱们讨解药，他敢心生异念？你们简直在庸人自扰。要说他不尽力替本会卖命确是事实，如认为他敢心生异念无人敢信。

至于他手下那群盟友，骄傲得很也是事实，只要黑旗令主存在一天，他们都将会为本会卖命，仅凭黑旗令主的名头，便足以吓阻不少想和本会作

对的人，也替咱们罗致了不少江湖豪杰，你们何必对他的骄傲不满？我要追究这件事，外主坛香堂执法弟子何在？”

一大大汉向里面大声叫：“少会主要外主坛香堂执法弟子。”

内堂应声转出一名老道，戴九梁冠，穿青道袍，背剑，手执云扫，三角脸皱纹密布，鹰目厉光像利箭一般，花白山羊胡稀疏几根，阴沉沉地说：“本座在，少会主有何吩咐？”

“速派人将马副坛主械送反坛，追究遂平失机之罪，本少会主无权处治内外两坛的重要弟子，交由该坛坛主开刑堂追究。”

“本座立即派人至遂平处理，先送汝宁分坛，再由分坛派人械送主坛，少会主请作书交本座派人前往拘捕马副坛主。”

小囊王即席修书，刚交到老道手中，门外突然奔入一名大汉，高叫道：“西北角马场有流星箭升空，正点于出现了。”

小囊王一蹦而起，喜悦地叫：“备马，快！速召集咱们的人，随我前往。”

众人涌出大门，果然不错，西北角传来了隐隐警锣声，可是，大概只响了十来声便倏然而止，听声源，约在四五里以外，不久，二十余名高手逐渐到来会合。

二十余匹健马向锣声传来处飞驰，烟尘滚滚，蹄声如雷。

施汝与素素乘乱逃出翟马庄，仗天上的星斗指示方向，向东狂奔，却不知东面的丘陵地带正是翟马庄的牧场所在地，不知高低地迳向里闯。

奔了十来里，已进入丘陵起伏，杂树零落的荒野，两人都浑身大汗，施汝已经支持不住了，他气喘吁吁地说：“该已脱离险境了，歇会见再走。”

素素将单刀插在草地上，扶施汝靠在一株松下，擦掉汗水关心地问：“施兄，何处受伤？我看看。”

施汝指指肋下，苦笑道：“被金刀卓泰在右肋下撞了一肘尖，假使不是我手快，先一刹那拍中他的脊心，我这条命就送定了。”

“肋骨是否断了？”素素惊问。

“没有，还好，只是逃了这许久，吃不消，未能及早疏筋活血，相当麻烦。”

素素探手入怀，取出一只小玉瓶，一面说：“施兄，躺下来，脱衣。”

“脱衣？见鬼？这么冷的天气……”

素素抬头向四周打量，向东北角一指，说：“瞧，那儿有灌木丛，野草浓密，可蔽浓霜风寒，有我家传治伤圣药万应千金丹，可用推拿术替你疏筋活血，此刻动手还来得及，走。”

施汝摇头拒绝，说：“不必了，我可以用真气治伤术自治，等会儿让我静下来，汗收后便可行功了。”

素素一把将他拖起，焦急地说：“那怎么行？等会儿风寒入体，想行功也力不从心了。”

那怕将你累死，我也得迫你立刻行功，我用推拿术助你，双管齐下便永无后患了，走！”

不管施汝肯是不肯，拖起便走，住编木丛中一钻，真妙，这儿是一座积满了树枝干草的兽窟，霜风不侵，月光透不过头顶的枝叶，里面黑沉沉地。

素素将施汝放平，先将一颗万应千金丹塞入他的口中，解腰巾替他擦汗，柔声问：“施兄，你会冷么？”

施汝笑道：“佳人在室，满室生香，佳人在旁，温暖自生……”

“呸！你还油嘴？”素素笑骂，又道：“脱下上装，我替你推拿。”

“我的天！你一个黄花大少女，日后看你怎样见人，荒郊旷野，你替一个大男人……”

素素在他胸前掏了一把，笑道：“你这假货生得好一张油嘴，这时还有心情开玩笑？脱啦！施兄快。”

施汝缩成一团，他怕痒，笑得直不起腰，叫道：“小妖怪，你还叫我施兄？”

“你甘心做我施家的人，可惜我的弟弟还小，不然真希望叫你一声嫂嫂。”

“呸！，你想得真不错……”“别废话了，快，准备行功。”

素素制止施汝再说，三不管解开她的外袍，拉掉他衣内的胸围于，内衣外露，胸部倏然高耸，果然也是个女人。

足足过了一个更次，东方已泛鱼肚白，素素方停止推拿，擦掉满脸汗水，替施汝盖上外袍，低声说：“你再行功运气三周天，我到外面看看，不久前远处有脚步声，不知是人兽，不可不防。”

她钻出树丛，凝神向四周打量，在朦胧的黎明微曦下，视野可及里外。

但这一带是丘陵地，草长及腰，树丛密布，视界不广，最远只可及十来丈，便被树丛所遮断，不易发现人兽的形影。

她定下心神，侧耳倾听，在这种环境中，耳力比目力更为有用些。

起初听不到异响，只听到飒飒寒风掠过枝头的轻微啸声，荒野中已没有秋虫的清鸣，只有间歇地传来夜枭的凄厉叫号。不久，左侧隐隐传来踏草擦枝的声音，听声源约在十丈外，但看不到半个人影子。

她心中一凛，暗说：“不止一个人，希望不是追来的恶贼。”

她凝立不动，静观其变。

踏草拨枝越来越近，终于，在树影中可以看到模糊的人影子，共有六人之多，每个人的肩上皆露出刀剑的把手，穿的全是黑色动装，正从左侧接近。

“希望你们不搜到我藏身的地方，不然，不是你们死就是我们活了。”她在心中自语。

她想起她的刀，真糟！刀还插在前面的树下，相距在七八丈外，她所藏身的地方看不到，但她确是记得是在对面那株不高不矮的松树下，这时想前往拾取，已经来不及了，也只好放弃将刀取回的念头。

脚步声越来越近，她的心情逐渐紧张，假使来人的身手高明，那便糟了。

脚步声突然停住了，就停在五丈外的两株大树下，她清晰地看清这些人的身影，全是高大健壮的中年人。

六个人有三个在树根下席地而坐，其中之一用愤怒的声音说：“见鬼！为了两个贱女人，累咱们辛苦整夜，在重重埋伏下居然让她们给跑掉了，说起来也真丢人，我不知少会主究竟存的是什么心眼。

刀剑无眼，动起手来稍一失着，不死即伤，怎能要活的呢？困不住她们，怎能责俾是咱们的错？擒不住也并不打紧，万一失手宰了两个雌儿，说不定还得偿命，才划不来呢！真要命。”

另一个叉腰向四周用目光搜索的大汉说：“南云兄，别发牢骚了，万一让别人听见，我看你少不了要挨顿鞭子！”

另一个半躺在树根下的人笑道：“挨鞭子小事一件，牢骚是要发的，喂！你们说，牧场周围四十里地，咱们不足两百人，像不像是在大海里捞针？”

“也不尽然，咱们负责潜伏拦截的人共有二十五组之多，青天白日视界可以及远；每一组监视的地区足以管制方圆五六里，再加上十组巡逻搜寻队，和少会主直接控制的五组接应队，只消有一组搜到，还能逃得掉？”另一名秃头中年人极有把握地接口。

“汉阳兄，你说，少会主下令要活的，是不是失策？”一名头带青巾的人问。

“你知道个屁！”秃头中年人答。

“哼！要死的还不是一样么？”

“死的要来何用？你简直糊涂。”

“我才不糊涂，咱们志在天玄剑老匹夫，不管小丫头是死是活，写上一封信，按上小丫头的手印，天玄剑怎会知道那是死人的手印呢？管叫他上当，只消咱们不将死讯泄出，谁知道小丫头是死还是活呢？”

秃头的汉阳兄仰天哈哈大笑，笑完说：“桐华兄，世间恐怕就你这个老顽固老道学被蒙在鼓里，也只有你才不知道少会主的用心。”

“什么话？你……”

“我说的是老实话，别不服气，谁都知道你是个大好人，平生不喜女色，视女人如洪水猛兽，所以不知道女人的可爱。”

“么话！你扯上我干什么。”

“不说你，说少会主，半年前少会主在甘凉道上，曾经见过那丫头，但那时少会主正在追踪金凤。”

小丫头身边又有狂丐和白衣神君两个怪人，所以不敢打歪主意，你知道少会主是个好色如命，见一个爱一个的风流种子，为何要活的，你还不明白？真该打入十八层地狱，哈哈哈哈哈……”

桐华兄愕然，久久方说：“汉阳兄，这是真的？”

另一名大汉冷冷地接口道：“桐华兄，摸摸你自己的脑袋，看是不是还在脖子上，如果在，那就是真的。”

桐华兄下意识地摸摸脑袋，抽口冷气说：“那么，岂不是苦了咱们？”

“何足为奇？活该咱们倒霉。”汉阳兄若无其事地答。

“昨晚死的人，岂不冤枉？金刀卓泰功力高人一等，蚩不难以瞑目？”桐华兄一字一吐地说。

“瞑不瞑目谁去管他？冤不冤枉自己心里明白，反正少会主在扯下小妞的罗裙时，决不会想到昨晚枉死的兄弟，更不会想到金刀卓泰，这是铁的事实。”

另一名大汉大声地说：“别尽发牢骚了，小心隔墙有耳，要是让少会主治你个扰乱军心妖言惑众挑拨离间的死罪，那又何苦来哉？俗语说，祸从口出，闭上你们那闯祸的乌鸦嘴，省些气力准备以后快活吧！”

久久，没有人作声，暗中偷听的素素，却不由惊出一身冷汗，数十里之内到处埋伏着人捉她，岂不可怕？万一当真落在小襄王的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不久，又有人说话了：“喂！谁知道遂平那位大地之龙的消息？”

汉阳兄懒洋洋地站起，说：“据我看，八成儿吉多凶少。”

“你说咱们的人吉多凶少？”

“不！我说大地之龙吉多凶少，咱们的人却凶多吉少。”

“你老兄未免太长他人志气，减自己的威风了。”

“信下信由你，老兄，想想看，白天里在光天化日之下，燕山四毒和天南三剑都在场，双方的高手不下百名之多，大地之龙居然击伤打死咱们十二人，四毒的矮寿星陶老前辈成了残废，青虺四娘姜前辈发髻被飞刀打散，他居然从容脱身，毫发未伤。

晚上马副坛主能带多少高手埋伏？黑夜间更不易将人拦住，想杀大地之龙，哼！算了吧，这叫作螳臂挡车，自不量力，走吧！咱们向南搜到老李的小木屋吃早饭去，辛苦了一夜，委实难熬哩！”

六个人鱼贯而行，勿勿走了，大概是累了，懒得在附近搜索啦！在素素身前四丈左右走过，素素伏在原地不动，摒住了呼吸，暗中戒备，出了一身冷汗。

六个人已经去远，她身后传来施汝的声音：“素素，知道我们的处境么？”

她徐徐站起，苦笑道：“四十里内危机四伏，任何一组人发现我们，只消发出警讯，各处的埋伏高手必将闻警赶来，我们将陷入死境。”

“不错，虽不至于死，但比死更难堪。”施汝接口说。

“施姐姐，我看你还是走吧，连累了你……”

“你呢？”

“我？我和他们拚啦，吸引他们的人，你便可从容脱身了。”素素斩钉截铁地说。

“这么一来，我昨晚所花的心血不是白费了么？”

“姐姐义薄云天，小妹心领盛情了。”

施汝淡淡一笑，挪了挪剑鞘说：“少说废话，我这人任性而为，只有知己不知有人，只有你认为我义薄云天，我可消受不起。”

“我不信，姐姐能将真名号见示么？”

“你连我小甬人妖也不知道，还走什么江湖？”

素素吃了一惊，注视对方片刻，愕然问：“咦！靳姐姐，你为何救我？”小甬人妖神色凄然，说：“上月初，风云会的会友四海游僧智方老贼秃，在江西南昌将我的好友薛梅姑先奸后杀，手段残毒，惨绝人寰，我追踪月余，知道贼秃早些天到了小襄王身边，所以我赶来了我并非有意救你，只想利用机会将贼秃诱出，这就是我为何要 you 从庄中脱身的缘故，没想到还未入庄，便被金刀卓泰用肘撞伤，只好和你一同逃命了。

“哦！原来如此，事情虽已闹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是有机会脱身呀！”

小甬人妖摇摇头，淡淡一笑道：“我并不关心江湖大劫，我对世间的人毫然好感，谁主宰武林大局，皆与我小甬人妖无关痛痒，我照样可以在江湖中神出鬼没，任意横行。

龙虎风云会明知我小甬人妖过惯了自由自在的日子，却一再到小甬山找我入会，我拒绝受命，他们却卑鄙得派秃贼惨杀我唯一的好友，我岂肯甘休？我已探明四海游僧确是在小襄王身侧，不杀他我寝食难安。

目下我的内伤虽无大碍，但不能用劲过度，因此，我认为很难逃出他们的埋伏区，不如让你脱身，我挺身而出，用你的名号和他们拚命，必能和四海游僧见面，和他同归于尽，一方面报了我薛小妹的仇，也成全了你。权算我这人妖唯一的一次替江湖大劫尽力，量不两全其美？”

素素神色凛然，一字一吐地说：“你想让我脱身，我也想让你出困，推推拉拉不是了局，必须有一个放弃自己的意见，而我却不愿放弃，你呢？”

“彼此彼此。”

“今天的事与你无关。”

“权算我做一次有利于武林大局的事，你的安全关乎江湖大劫，我算得了什么？一个孤零零愤世嫉俗，心狠手辣含笑杀人的女妖而已。”

“你该离开，靳姐姐。”

“我告诉了你，不，我这人向来说一不二……”

“好吧！”

素素叹口气说，稍顿又道：“咱们生死与共，干脆并肩迎接即将降临的灾难。”

“你真不替江湖劫难着想么？”小甬人妖问。

江湖大劫不是我个人的事，家父一代英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别说我落在他们手中，即使家父不幸身陷魔掌，相信千刀万割他亦不会皱眉，岂会为我而屈辱从贼？龙虎风云会的人，未免太轻视家父了。”

小甬人妖点点头，神色肃穆地说：“不错，我相信令尊确是这种人，世间真正令我折服的人有三，其一便是令尊。”

素素心中大乐，笑道：“靳姐姐，另两人是谁？”

小甬人妖指指自己的鼻子，也笑道：“我自己算一个。”

“不害羞！另一个呢？”

“你忘了？甘凉道上的龙中海，记得么？那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不为威武所屈，不畏钢刀加颈，一诺千金，万里迢迢替人带骨灰返乡，而这人却仅是他的难友而已，我问你，这世间谁能办得到？要是我，哼！才不干呢。”

素素瞧了他一眼，打趣道：“难怪，你在山神庙里轻易地放了他。”

小甬人妖拍拍胸膛，笑道：“你说得对，我才不怕白衣神君找麻烦，当时我早已知道飘渺剑诀是假的，量会冒失地去检查他的骨盒？只是看出白衣神君有点不信，所以才叫他打开骨盒以释白衣神君之疑而已。”

“靳姐姐，你真的是为了释白衣神君之疑么？”

“小表头，何必让人下不了台？”

小甬人妖粉脸泛红地骂，又道：“说真的，我确也怀疑骨灰的真假，但是当我看到那些骨灰之后，我惭愧死了，如果不是你和狂丐白衣神君决定送他出峡，我也会送他的。”

“送他？嘻嘻！你……”

“不许乱说，小表头，老实说，我一生爱戏弄人，游戏风尘，不拘小节，才被人叫作人妖，但对真正的英雄好汉，我同样尊敬他们。”

“有关龙大哥的事，你知道多少？”素素问。

“知道了，只知早些日子，官府画影图形捉他，说他杀官造反，你知道不？”

“姐姐可知道我和他在秦岭救金凤的事？”素素反问。

“知道些，唔！是你拖他下水和小襄王作对的吧？”

素素叹口气，幽幽地说：“我那时找不到帮手，所以事急从权找他帮忙，事后我后悔极了，我真不该拖他下水卷入江湖是非中的。”

“这确是你的不是了。”小甬人妖摇头道。

“当时他确是不愿冒险的，我知道找错了人，便放弃拯救金凤的打

算……”

“但你仍然和他……”

“姐姐，你不知道啊！他这人值得敬佩的地方，就是侠胆慈心，当他知道小囊王是个淫贼之后，反而不愿放手啦，所以……”

“所以害得他与小囊王结仇，害他不敢在江湖露面。唉！你知道他的下落么？”

“人海茫茫，谁知道他亡命何处？说真的，我觉得他可算是炎凉世道中的稀有大丈夫，很值得人关心，是么？”

“素素，日后我如果遇上他，便告诉他你在关心他……”

“呸！狈嘴里长不出象牙来，不和你说，走啦！”素素羞红着脸，轻打了小甬人妖一粉拳，便待向外钻。

小甬人妖含笑将他抓住，低喝道：“不可！不等霜化了决不能走！留下足迹让人追踪么？”

素素一阵迟疑，抬头看看日色，说：“已经是辰牌正，再不走……”

“还得半个时辰，浓霜方可化解，这时正是半化解期间，任何高明的轻功，也休想不留痕迹，除非你会御气飞行术。”

“好吧！那就先躲上半个时辰。”

“哼！原野茫茫，丘陵起伏，想围困我们，他们怎能如意？等会儿霜一化，雾气即起，咱们便可以……禁声，伏下……”

远远地，一队由六个人组成的巡逻小组，正从西面小心奕奕地搜来。

“我想，他们会搜到咱们藏身之地的，准备动手。”小甬人妖沉着地说。

素素蓦地想起她夺来的刀，向插刀处一看，惊道：“糟！我的刀。”

“你的刀？”小甬人妖讶然问。

“刀插在对面的树下，糟了！”

“剑给你，我在他们手中找兵刃，高手走江湖，是否带兵刃无关宏旨，难道你不会空手入白刃的招术……”

“我不是指这些，我是指那把刀可能被他们……糟！丙然被他们发现了。”

六个人发现了插在树下的刀，齐向树下奔来，一名大汉一把抓起刀，惊叫道：“这是郑二爷的刀，郑二爷昨晚死在寨墙下，刀被那小丫头带走了，怎么会插在此地。”

一名满脸横肉的中年大汉伸手拔出沉重的九节鞭，沉声道：“搜！他们很可能就藏在这附近。”

六人四面一分，先搜西面，逐渐接近至树丛附近，一名大汉用刀向树丛中一指，向同伴说：“我进去看看，你从右手进入，树木太矮，易于藏匿，得小心些。”

他向树丛跨进一步，用刀拨开树枝向里钻，素素就躲在里面，突然急射而出，暴起发难，从大汉的右侧猛扑而上。

光天化日之下，伏在草中不动，短期间也许不易被人发现，但一动便瞒不了人。

大汉总算了得，草一动他便知道不妙，可是已来不及了，树中无法出招，只好百忙中抽身向后急退，一面大叫：“传警，啊……”最后的一声狂叫，惊动了所有的人。

素素如影附形扑上，一掌拍中大汉握刀的小臂，另一掌几乎同时劈中大汉的右肋，大汉狂叫着倒了，她夺过单刀，飞扑使九节鞭的大汉。

小甬人妖比素素高明，她一剑刺中从另一方面进入树丛的大汉咽喉，除了枝叶摇摇之外，没有声响发出。

“砰”一声巨响，一枝流星火箭破空而飞。

另一名大汉在腰上解下一面警锣，紧张地拚命猛敲。

“当当当当……”警锣声狂震，警讯传出了。

小甬人妖大惊，一把夺过被她刺死的大汉落在草中的单刀，奋神威脱手掷出。

单刀把重尖轻，掷出时会不断翻腾，但他的神力惊人，刀居然平稳地化虹而飞，射向鸣锣大汉的背心。

鸣锣大汉一面敲锣，一面抬头四望，希望能看到附近有人闻警赶来，没留意身后有变，刀到如中朽木，透腹而出，一声惨叫，扔掉金锣仆倒。

小甬人妖飞扑刚将流星箭放起的人，一面叫：“速战速决，快！”

素素当然知道必须速战速决，可是使九节鞭的大汉十分了得，鞭沉力猛，修为不弱，九节鞭虎虎生风，凶悍地挥鞭进击，她不惯用刀，急切间无法进身。

小甬人妖果然不愧称五妖魔之一，虽因肋伤用不上全劲，但她依然闪掠如电，一枝剑辛辣无比，把放射流星箭的大汉迫得手忙脚乱。

“铮铮铮！”她连挥三剑，大汉居然全部接下了。

“着！”她娇叱，第四剑变点为拂，大汉退了两步，挥剑招架，也用的是拂字诀。

岂知她招发一半，突然向后急收，“呼”一声轻啸，大汉佛出来的剑落空了，电虹一闪，她的剑尖又送出，右脚也随剑迫近，“喳”一声轻响，刺入大汉的小肱。

她出手有如电闪，火速夺下大汉的剑，向素素掷出叫：“接剑，杀！”

声落，她已追向最后一名大汉，大汉扭头便跑，一面嘶声狂叫：“老李，老李，救我！”

半里外是第二座牧马场，老李的木屋就在那儿，他叫老李救命，真是妙想天开。小甬人妖岂肯让他溜掉？飞步赶上，快逾电光石火，照大汉的背心穴就是一剑，立即暴退往回走。

“啊……”大汉狂号一声，上身一挺，再向前踉跄仆倒。

素素正在心中焦急，听侧方小甬人妖叫接剑，避过大汉砸来的一鞭，眼角已看到抛来的剑影，心中一动，一系叱喝，攻出一招“平湖落月”，直削而下。

大汉一鞭斜抽，大喝道：“撒手！”

他想用过人的臂力，将素素的刀砸飞，岂知素素的刀下得太快，鞭抽到刀已降至下盘，按理，双方的招式已老，该收招变换方位重新换招进击啦！

素素鬼精灵，不收招，刀反而向前一送，人向侧闪，伸手接住了飞来的长剑。

使鞭大汉鞭招还未及收回，下身刀光一闪，刀已离开素素的手，飞向他的肱，想躲已来不及了“啊”一声惨叫，丢掉九节鞭，人向后飞退，手抓住小肱前的刀身，想站住脚已不听指挥，直退出两丈余，方被浓霜所滑倒。

小甬人妖到了，向西南一指，说：“快！越快越好。”

走不了里余，前面人影闪动，山坡上六名大汉正向下飞降，其中有四名黑衣人，远远地便可看清面貌。

小甬人妖向西一折，说：“是黑旗令主的人，有两个家伙叫作安庆双丑，避开他们，免得被他们缠住。”

奔了里余，前面土冈上锣声震耳，有人站在冈上叫：“缠住他们，少会主快到了。”

高冈上的草丛中，天南三剑黑袍飘飘一字排开，左右雁翅排开八名黑衣大汉，右侧不远处，六名龙虎风云会的人，正在大敲警锣，高声叫嚷。

小甬人妖当然认得天南三剑，大惊道：“糟！闯不得，还是向西南走！”

两人重向西南逃，逃向先前的山坡，山坡上的安庆双丑六个人，已降下坡底，看不见了。

小甬人妖的轻功，没有素素高明，因为他不敢用全力，恐怕诱发胁伤，素素的江湖经验没有她丰富，让她领先觅路。

越过百十丈小树丛，前面是山坡下的草原，对面二十余丈，安庆双丑领先抢入草原中。

“杀！放手拼！小甬人妖向素素招呼。”

两人即迎而上，素素低声说：“何不引他们追来逐个消灭？硬拚会被他们缠住的。”

“有道理，随我来。”小甬人妖从善如流，立即改变计划。

双方急迎，相距不足三丈，双丑的老大怪叫道：“姑娘们，请留芳驾，哈哈……”

小甬人妖突然向右一折，纵跳如飞，素素也紧随身后，急如漏网之鱼。

“那儿走？笑话！”双丑的老二大叫，折向便追。后面四名大汉轻功稍差，全力狂赶，渐渐落后了。

双丑名不虚传，两人的相貌委实让人不敢领教，老大身高七尺，老二不足六尺高，老大是斗鸡眼，塌鼻，歪唇，漏风的尖利黑黄色门牙往外暴，满脸横肉上长了不少黑粉刺，老二鼠目，朝天鼻，高颧骨，大嘴巴，耳朵一大一小。

两人不是亲兄弟，但相貌都丑得惊人，所以叫安庆双丑，江湖人只知道他们是安庆府人，反而对他们的姓名陌生，提起他们的姓名，知者不多。

两人的轻功相当了得，掠走如飞，小甬人妖低声向右肩后的素素说：“逐渐放慢，宰掉他们。”

追近坡腰，丑老二比老大的轻功高明些，逐渐追近了素素。

这家伙相当阴险，始终不发声，脚下加了十二成劲，三两个起落便追近了素素身后，悄然伸手戟指点向素素的脊后穴。

“杀！”素素突发怒吼，身形一扭，倏然旋身一剑狂挥，剑使刀招，她发了狠。

双丑反应力惊人，身子一扭，侧冲而出。“刷”一声血光暴现，双丑的头皮带起发髻，飞坠丈外“哎”一声惊叫，“砰”一声冲到三丈外，骨碌碌向坡下滚去，滚了七八丈方行止住，仍在扭动挣扎着。

几乎在同一瞬间，小甬人妖如电闪地转身，身剑合一向飞掠而来的大丑迎去。

大丑一声长啸，闪身一剑急封“铮”双剑接触，火星直冒。

小甬人妖志在必得，这一剑已用了全力，立将大丑的剑震开，揉身抢入，“刷”一声就是一剑刺到。

大丑身形未稳，百忙中沉剑急架，小甬人妖左手一闪，倏然后退，左

手食中二指鲜血触目。“噗噗”两声轻响，两个血团落地，原来是两颗眼球。

大丑的双眼只剩下了两个空空的血框，仰天长号向后便退，剑吃力地在身前挥动护身，左手掩住了左眼的血洞。

小甬人妖踏进一步，“铮”一声击落大丑的长剑，继而一剑刺入大丑心窝。

中海苦苦追寻的线索，又断了一根。

另四名大汉还在五六丈后，大惊失色，不敢再追，一个大叫道：“退！咱们远远地盯住他们。吆喝……”最后两声狂叫，是招呼同伴的警讯。

远处小霸上的天南三剑，已经率人向这见赶来。

东北角的草原上蹄声如雷，小襄王的大队人马到了，这时，轻雾已起，其实不是雾，而是浓霜溶化后所蒸发的水气，如烟似雾，视界逐渐模糊，听得到蹄声，却看不见人马，虽则山坡比草原高得多仍然无法看见。

小甬人妖已无法对付四大汉了，他们像狼一般盯在身后，远隔五六丈紧跟不舍，保持距离，亦步亦趋，只要他们有回头袭击的举动，四人便分别止步或各向后逃，不断地用啸声招呼，召引其他的人赶来，这一着果然够狠，不易摆脱他们。

小甬人妖心中暗急，但无可如何，向素素说：“不好！这些家伙讨厌，不宰掉他们麻烦得紧。”

素素留意片刻，说：“靳姐姐，你先走一步，我可以设法将他们摆脱掉。”

“好！你的轻功比我高明些，到前面的矮树丛分手，你可在树中截他们的后路，或者将他们扔掉再追上平原。”

两人掠走如飞，在朦胧的雾影中向坡顶急奔，窜入一处小编木丛，素素向树下一伏，凝神待敌。

四大汉鬼叫连天，呐喊着在后面跟到，他们上了小甬人妖的当，只顾向枝叶响动处急追，追入树丛，一名大汉倏地醒悟，止步叫：“且住，前面的声响不对。”

小甬人妖故意拨枝发响，向前窜掠。

另一名大汉也呆了一呆，说：“是呀！她们怎会发出这么大的拨枝声响，会不会是故意引我们去追？”

他们所站处，已经超出素素藏身的地方，声落，素素已从后掩上，叱声震耳：“不错，杀！”

杀字刚出，剑已贯穿最后一名大汉的背胸，接着，剑影如银蛇旋舞，风雷骤发，击向见机旁跃的另一名大汉。

大汉只想逃命，不敢回手反击，又没有素素快捷，想得到要糟，剑虹一闪，右臂飞落，右肋被划开，“啊”一声惨叫，跌出丈外去了。

另两名大汉心胆俱裂，往树影中一钻，亡命飞逃。

素素不赶追，逃命要紧，循前面的响声飞跃，一面叫：“宰了两个，谅他们……”

话未完，前面树影中传来“哎”一声轻叫，接着“铮”一声铿锵的金铁交鸣声震耳传夹，显然前面已动上了手，而那一声轻叫，正是小甬人妖的声音，素素骇然一震，急掠而上。

坡上的雾气比下面要淡薄得多，动手处在五六丈距坡顶不远，矮树一阵摇曳，小甬人妖急退而下看得真切，她的左肩上有血迹，脚下不稳，从树影中急退。

接着三个灰衣花甲老人从上面的树影中突然出现，如同怒鹰下搏，手中剑闪闪生光，向下面急退的小甬人妖扑来。

后面和两侧，同时出现了四名灰衣老人，长笑声震耳，一个老家伙伸手拔剑，嘿嘿怪笑道：“阴山五老等候多时，来得好，弃剑投降，丫头们。”

素素大吃一惊，知道糟了，阴山五老近二十年来横行漠北，极少在中原走动，今天，突然在这儿出现，想脱身势比登天还难，她心悬小甬人妖的安危，急掠而上，让过小甬人妖，截住了下扑的灰衣老人，奋勇挥出一剑叫：“接招！”

身后山坡底部，蹄声如雷，突然传出一声惊心的惨号。

山坡是倾斜三两里的起伏坡地，矮树丛生，荒草绵延，坡度甚缓起伏不定，站在坡顶向下望，阳光下一目了然，人马行走其间，无可隐身。

浓霜溶解后所生的淡淡雾气，在坡底稍浓些，坡顶居高临下，可以俯视十里外的景物，但这时被雾气所遮掩，五六里外的景物已无法看清，只看到高大的树梢耸立在飘渺的雾气上，似在云端飘浮的幻影。

坡下方雾气比坡顶浓。这时蹄声已至坡下，雾气被冲得徐徐移动，树木若隐若现，隐隐可见人马的影子，如虚似幻地出没其中，像是一群幽灵在幻境中飘浮。

蓦地，如雷蹄声中传出一声惊心动魄的惨号。西面远处的高冈上，天南三剑一群人已经不见了，冈下有人影闪动，显然也正向这儿赶来了。

素素抢救小甬人妖，奋不顾身出剑截入，插入老人和小甬人妖的中间，挥剑直上。

另四老撩起袍袂，仗剑向下走，大摇大摆地满不在乎，似乎对两人毫不在意，神情相当傲慢。

“铮”一声巨响，素素攻出的一剑老人崩开了，剑缺了豆大的一处缺口，人被震得向侧飘出八尺外。

老人嘿嘿狂笑，追到说：“如此而已，手到擒来。”他剑向前点出，揉身抢入，捷逾电光石火。

素素已别无选择，不管身形是否已经稳下，猛地一剑挥出自救。

老家伙就是要他出剑，信手振腕，“叮”一声轻响，双剑相交，再向侧按出，两剑像是吸住了，嘿嘿汪笑道：“区区小辈，不值得劳师动众，到手了。”

声落，伸手便抓素素的右肩，素素的剑被压出左侧，抬不起抽不出，身躯扭转，右半身整个暴露在老家伙的左手下，手来势奇急，声出印至，大势去矣！

小甬人妖回身抢到，她左肩被划开了一条血槽，鲜血不住流出，她奋不顾身抢近，一剑挥向老家伙后面的右腿，这一剑她已用了全力，奇急奇猛。

老家伙的手稍一停顿，扭头冷笑一声，毫不在意地反而一脚向削来的剑去，这记虎尾脚倒还相当凶猛。

“噗！”剑砍中了，人影倏分。

老家伙低估了小甬人妖的艺业，竟胆大得用脚去接剑，小甬人妖名列五妖魔，齐身于宇内十六高手之林，如无惊人绝学，岂能至此？

刚才她急于觅路脱身，没想到一头钻入阴山五老的潜伏处，人影突然出现，她百忙中出招自保，变生仓卒，剑上只用出三成劲，被老家伙一剑震退，而且肩上受伤，几乎失手被擒，想不到因此一来被老家伙视得把她看成

了五流小混混，所以敢用脚接他的剑。

“哎哟！”老家伙怪叫一声，单脚跳出圈外，右脚后跟鲜血淋漓，护体神功护不住脚，深砍至脚骨。

素素在这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脱离脸境掠出八尺外。

“噢！”四名老人讶然叫，急掠而下。

小甬人妖挥手向素素叫：“快走，别管我。”

素素掠回焦急地叫：“不行，你不走我也不走。”

被砍伤的老家伙站稳了，瞥了创口一眼，只看到靴后跟裂了一道大口，鲜血涌出，他勃然大怒，切齿叫：“小贱货，老夫要拆了你们的脚。”

小甬人妖和素素撒腿便跑，绕右侧窜上了坡顶，不辨方向不顾高低，全力逃生。

阴山五老怪叫如雷，随尾狂追，还好，这一面山坡倾斜度比另一面大，两里下便是翟马庄的南牧场，是三大马场之一，西面，是通向朗山的山区，林深草茂，鸟道羊肠，只须越过马场到了西面，便是易于藏匿的安全地带了。

下面雾气渐散，不时传来震耳的马嘶声。幸而山坡上的矮林比另一面多，两女在矮林深草中急走奔窜飘掠快速绝伦。

五老自命不凡，不屑在矮林深草中钻窜，分道狂追，几番转折，始终未能追及。

后面的山坡上，小襄王的人马正向上狂奔，越野而上。

天南三剑的人已从另一面抄出，驰向马场的西端。

马场的东面，不少人已快接近马场了。

阴山五老的后面，也有一组人，狂敲着警锣，指示两女逃走的方向。

在山坡上东逃西窜，逐渐接近了平野中的马场，马场便阔，西北角有一排木屋，有不少马栏，一列仓房建在树林前，里面堆满了马儿的冬粮。

天南三剑一群人已守着西面的山区人口，小襄王所带的二十余骑，已经超越了坡顶，正排山倒海似的向下狂冲，烟尘滚滚，蹄声如雷。

两女将降至马场，看清了淡雾中的四周光景，不由倒抽一口凉气，她们看到雾影中人影隐隐，马影瞳瞳，全向她们逃走的方向集中，这一带怎么埋伏了这许多人？糟了！她俩却不知锣声已标示了她们的行踪，所有的人皆加快赶来，截住了她们的去向。

远远地，下面有人大吼，“来了，准备擒人。”

小甬人妖抽口凉气说：“素素，这时想脱身已难似登天，看来咱们都得断送在这儿了，命也。”

素素掠到一处草原中，银牙一挫，说：“生有时死有地，咱们拚了！失手时便自杀，他们休想将我生擒活捉！”

“当然，没有人能将你我生擒活捉，双剑合璧，准备生死相拚。”小甬人妖傲然地说。

两人立下门户，严阵以待。

四面八方人影飘掠，逐渐合围。

后方，阴山五老行将接近。

左侧，十二名大汉，正由一名老和尚率领，纵跃如飞，渐来渐近。

右面，一群高手如飞而至，前面马场方向，高手纷纷赶来。

外围远处有不少人列阵相候，右侧不足半里地，天南三剑一群人把守在木屋右侧的山坡下，向这儿遥望，他们只负责把守，未前来参予合围。

素素仰天长笑，向脚跟受伤咬牙切齿掠来的老家伙豪放地说：“龙虎风云会今天重魔齐聚，对付我们两人，想不到咱们两人居然有此荣幸大会群魔，实足自豪，来吧！恶贼们！”

马群将到，第一匹骏马上小襄王的脸容已可看清，右后方第五匹马上，一名骑士伏鞍急驰，看不清面貌，似乎这匹马在这时突然加快了些，只片刻间便超越了第四匹马，冲刺之势有增无减。

“少会主驾到！”右后方第二匹马上骑士大喝。

“克勒勒！克勒……”蹄声震耳，人马渐近。

被小甬人妖砍伤脚后跟的老家伙狂怒地冲上，剑出“飞星逐月”，愤怒地强行抢上进击。

另四名老人左右一分，冷然袖手旁观，似乎只须一个人便可将两女解决，懒得插手，但左首第一个老人在双方行将接触的瞬间，叫道：“少会主到了，先耗尽她们的精力，再好好整治她们。二弟，小心些，可别误伤了啊！”

这瞬间，风雷骤发，剑影漫天，但见三个人影倏然契合，狂风大作，剑气飞腾。

“铮铮铮……”剑鸣声震耳，三人纠缠片刻，蓦地人影倏分，旋动的人影突然停顿，风息雷止，激射的野草纷纷下坠。

被称为二弟的老人站在八尺外，上身一阵急幌，山羊胡无风自摇，鹰目睁得滚圆，左大袖的袖桩信段不见了，脸色泛青。

小甬人妖连退五六步方始定下身形，粉面泛青，持剑的手徐徐下降。

素素也退了四五步，脸颊上的血色徐徐退去，但持剑的手凝实坚定，秀目冷然前视，脸上的肌肉似乎已经冻结了，肃穆地徐徐深深吸气。

老人缓缓举剑向后面的四位同伴一招，沉声道：“三弟，上，和愚兄联手，大玄剑术果然厉害，愚兄以一敌二深感困难。”

一名老人大踏步而出，拔剑冷笑道：“二哥，兄弟占太阴位，你取少阳，我为主攻。”

小甬人妖突然举剑向左侧奔到的老和尚厉叫：“四海游僧，你过来领死。”

老和尚左手抓钵，右手挟着方便铲，奔迎至四丈外，此刻闻声一惊，双脚倏上，讶然叫：“咦！”

小甬人妖！”

马群已接近至十余丈外，小襄王大叫道：“小甬人妖格杀勿论，上。”

四海游僧一声大吼，飞步上扑。

阴山五老的二三两老一声长啸，举步抢进。

八名中年悍贼同声呐喊，向小甬人妖猛扑。

马群续向前冲，小襄王已挺起上身，准备勒住坐骑，他的右手已经举起，示意后面的骑士勒停步。

先前超越第四匹马的骑士，已经到了第三匹马的后面，依然伏鞍狂奔，马群与小襄王并驾齐驱，后面的骑士则分为数路前冲，这位骑士到了第三匹马的后方，即是说已到了将与小襄王并驰了，再往前冲刺便超过小襄王啦！

这瞬间，斗场中人影乍合，金铁交鸣声大起，两女力斗十一名高手，危机一发，尤其是小甬人妖。

小襄王已下令对他格杀勿论，她的处境比素素危险百倍。

“啊……”惨叫声乍起，两名大汉突然抛剑倒地，被小甬人妖刺倒了。

“纳命！”四海游僧狂吼，抓住小甬人妖身形未定的瞬息间，左手的铁钵脱手投掷，砸向小甬人妖的下盘，方便铲一记“泰山压顶”兜头便砸。

“铮！”小甬人妖的剑被五老的三老架开，震得她虎口血出，剑几乎脱手。

铁钵已飞近下身，方便铲开始下落，她身形不稳，脚下已虚，剑又无法收回，只好扭身拚余力一闪，绝望地低叫道：“我命休矣！”

这瞬间，右面的素素也惊叫一声，阴山第二老的得意叫声震耳欲聋：“撒手！手到擒来。”

“铮”一声巨响，素素的剑脱手飞抛，二老的手，已经劈胸抓到，她一声厉叱，奋余力一脚踢向二老的小肮，拚个两败俱伤。

两女皆身陷死境，命在须臾。

这瞬间，一声长啸如天雷狂震，倏地博来，骑声震耳，烟尘滚滚。

小襄王的吼声，也直震耳底：“退回来！哎哟……那是谁？”

谁？

是龙虎风云会的人？

还是两女的救星？

